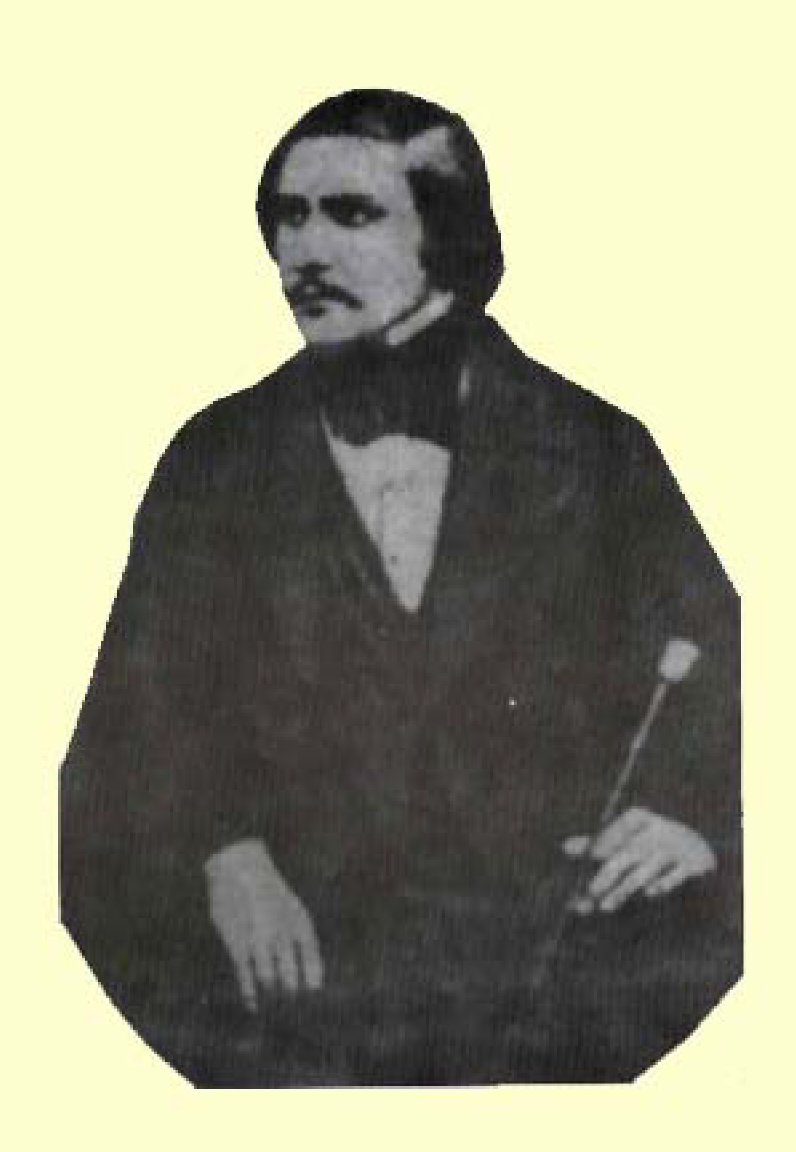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死魂灵

［俄国］果戈理



死魂灵

〔俄〕果戈理　著

王　路　译

前　言

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是俄国伟大的讽刺作家,《死魂灵》是他的代表作。

这部小说的第一卷于一八四二年五月出版,出版之初就引起了俄国文坛的巨大反响,甚至可以说震动了整个俄国。尽管当时的反响更多的是否定性的诽谤、谩骂和围攻,但伟大的作品自有其不息的生命力,直到今天,这部小说仍旧受到人民的喜爱。

这部小说用生动逼真的文笔,揭露了当时俄国社会的真相,展示了俄国农奴制下的社会生活,它以主人公乞乞科夫到外省购买死农奴为主线,展现了一个个地主的丑陋荒唐的嘴脸,揭示了官吏的庸俗与贪婪,是俄国当时社会的生动写照。

这部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但作者构思却十分巧妙,使故事紧张而曲折,扣人心弦,同时,果戈理充分运用了幽默、讽刺的艺术手法,让读者深深为之吸引。可以说,《死魂灵》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奇书。难怪俄国文学家别林斯基称果戈理是继普希金之后的“文坛盟主”、“诗人的魁首”,相信读者读过本书之后一定会有此同感。

我们翻译此书,正是为了让读者能够从中领略到果戈理超凡的艺术才能,但限于学识,错误偏差再所难免,请读者指正。

一九九九年五月

第 一 卷

第　一　章

一辆非常好看的小型弹簧轻便折篷马车慢慢地朝着省会NN市的一家旅馆门口驶来，车里大半是单身汉：上尉啦，退伍的中校啦，被百来个农奴服侍着的地主啦，一句话，就是那些可以称之为中产阶级的绅士们。在轻便折篷的马车里坐着的绅士们当中，有这样一个人，他其貌不扬，可并不丑陋，不瘦也不胖，虽不算老年，但也并非年轻。他的到来并没有带给这个城市多少骚动，任何特别的事故都没有发生；惟一值得一提的是两个俄国的庄稼佬在旅馆对面的一家小酒家门口嘀咕了几句，交流了一下各自的看法，而他们的话题并非与军国机密有关，只是有关马车，连马车上的乘客他们也没提及。“你看看，”其中一个人说道，“你觉得这车轮怎么样，假设它是要驶向莫斯科的，就凭它能到达那里吗？”“没有太大问题。”另外一个人回答道。“但是如果去喀山是不是要另当别论？”“那是，到喀山可不行。”另外一个人随声附和道。他们的谈话到此为止。除了前面描述的这一幕之外，在旅馆附近这辆折篷马车又招致了另外一种场景；马车迎头碰上一位身着一条极瘦的白斜纹布裤子的年轻人，一件时兴的燕尾服，用一支土尔出产的手枪形铜别针扣住的硬胸露在外面。年轻人转头看了那马车一眼，立即用手捂住险些随风而去的帽子，又开始低头疾步往前走了。

马车驶进了旅馆的院子，一个旅馆的侍仆热情地迎接了这位绅士先生，按照俄国惯例，这侍仆也可以称之为伙计，这伙计动作麻利异常，甚至别人连他的脸都来不及看清楚。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手里拿着餐巾纸，他的整个高挑的身材裹在一件长长的线呢制常礼服里，后领几乎一直挨着他的后脑勺，他麻利地把头发往后一甩，极快地把绅士带上楼去，领着绅士穿过一条木制

长廊，来观看绅士即将下榻的地方。卧房与一般卧房一样普通，因为这种旅馆在省城里可是比比皆是，旅客们在此住宿一晚上只需花费两卢布，而且基本上可以保证舒服安全，无数李子干似的蟑螂爬满了房间的每个角落。房间被中间的一个五屉柜分隔成两部分，住在隔壁的房客虽然不善言辞又不太爱动，但是却有着极强的好奇心，他不想放过来人的一丁点儿细节。旅馆的内部与它的正面一样呈对称布局：很长，有两层楼；没有抹水泥的底层已经显露出了砖头的红色，砖头本来就不干净，寒来暑往几十载，颜色便更加显得乌黑；上层毫不例外地涂上了黄漆；一排卖马轭、绳子和羊皮的小铺子排列在下面。在一个角落里陈列着的一个铺子的窗口跟前，端坐着一位卖热蜜水的小贩，一只赤铜制的茶炊放在他的身旁，远远望去，小贩的脸风吹日晒变得与茶炊一样颜色，不仔细看看你还以为是两只茶炊呢，而事实上他们的区别也只在于小贩脸上有着漆黑漆黑的胡茬。

正当绅士在巡视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他的行李已经被拖进了房间：首先抬进去的是一只白皮箱子，从它磨损的痕迹来看，我们断定它一定陪着主人进行过多次跋涉。抬这个箱子的伙计谢里方约摸三十来岁，矮个子，穿着一件大皮袄，另外一个叫彼得卢什卡，也是三十岁上下的年岁，身穿一件破旧的，肥大的常礼服，显而易见那是东家抛弃的东西，这小伙子生得有几分严厉，脸上长着一个大鼻子和两片厚厚的嘴唇。随后搬进来的行李是一只红木小匣子，上面有美纹桦木的精工镶嵌花纹，另外还有几副皮靴楦头和一只用蓝纸包着的烤鸡。当所有这些东西都被搬进来之后，谢里方跑去喂马了，小听差彼得卢什卡留在了狭小的前厅，他又开始收拾自己的住地，他的小屋黑沉沉犹如狗窝，他把自己的一件外套抱进来放在那儿，同时，他身上那种气味也随之带了进来，这种气味把随后拿进来的装各种仆人行头的一只满满当当的小口袋也传染了。他把一张并不宽阔的三只脚的床拿到小屋里放稳，再把他从旅馆主人那里要来的一条很小的

垫褥般的东西铺上，这个东西薄而扁的形状酷似一张薄饼，想必其油腻度也正似一张饼。

当仆人们忙碌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主人走到大厅里去了。对于这些大厅的样子，所有的旅客都耳熟能详：几堵涂着光漆的墙，其上部被烟草冒出来的烟熏得发黑，下部印满了各种各样的人，尤其是商人们背蹭得油亮油亮的污迹，因为商人们在赶集的日子里经常会上这儿来，六七个人坐在一起喝上两壶茶；那块熏黑了的天花板一成不变；一只熏得发乌的枝形吊灯，一串串的玻璃珠垂在下面，当无比灵巧的伙计托着堆满了不计其数的碟碗的托盘如一阵风似的经过的时候，呼啦的风声也使上面的玻璃珠跳跃起来，叮当作响；墙上的油画总是那么几幅——总而言之，在一般的旅馆里，这些东西都是再平常不过，只有一丁点微小的差异：其中的一幅油画是这样的，画中一位仙女，一对乳房硕大无比，恐怕读者们从未亲见过。然而，这种夸张的恶作剧在各种历史画中倒是屡见不鲜，这些画是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由何人带到我们俄罗斯的，我们不得而知。其实也许不能排除一些天才的艺术爱好者——达官贵人，当听了他们的向导的劝告以后，在意大利批发的。绅士把帽子脱掉，把一条用各色毛线织得花花绿绿的围巾摘了下来，大凡有妇之夫，这种围巾应由妻子亲手编织，而且一边织一边还无比温柔地告知应怎样戴最保暖，至于那些光棍呢，是谁织的也就不太好说，老天爷应该知道，而我却从未戴过这种围巾。当解下围巾之后，绅士就吩咐上菜。伙计把饭馆里常有的菜肴和盘端出，例如：青豌豆煎牛脑子，白菜配香肠，炸肥母鸡，咸腌黄瓜，时时备有随要随到的酥皮甜馅饼，还有好几个星期以来就为客人准备的过路时食用的菜汤加酥皮馅饼；当这些菜一股脑儿被端上之后，绅士就与那个侍仆，或者伙计海阔天空地瞎扯起来：这个饭馆以前的老板是谁，现在又是谁在作东，收入怎么样，东家的人品如何，对于这个问题，伙计直言不讳："哦，先生，是一个骗子。"不管是在文明的欧

洲或者是在文明的俄罗斯，都不乏许多值得敬重的人，除非与仆人们闲谈几句，否则他就别想在饭馆里吃下饭，甚至有时还要跟仆人们很滑稽地开一个玩笑。然而，过路绅士也不是一味地开无所谓的玩笑；他非常巧妙而细致地了解了这城的省长的姓名，民政厅长是何人，检察长是什么人，——一句话，对于一些居要职的官员他一个也没有放过。对于一些重要的地主，他打听得尤其详细：他们拥有多少魂灵[①]，住地距城区有多远，连他们的脾气如何他也要盘问，他们是否经常进城；他又很关切地询问了一下这一带乡村的情况：他们的城里可曾流行过什么疾病——比如像流行性热病啦，要命的疟疾、天花啦，反正就是诸如这些的病。这一切他都询问得特别详细，一点儿也不马虎，似乎是他着迷于此。绅士的举止行为庄重威仪，就连他擤起鼻子来也响亮异常。别人很难想像他用了什么绝招，只是鼻子里发出来的声音如同喇叭鸣响一样响亮。然而，就是这些细小而不易察觉的细枝末节给他平添了一种令全旅馆上下无不尊敬他的东西，每当他的这种声音响起来，侍仆们总要把头发往后一甩，挺直了腰板，恭恭敬敬地弯着头问道："您要什么东西吗？"用完了晚饭，绅士喝完一杯咖啡，他坐在沙发上，背后垫了一块靠垫，在俄国的旅馆里，他们用石头般硬梆梆的东西代替了塞在靠垫里的柔软的羊毛。就在这时，他哈欠迭起，他被别人领进了他自己的房间，只躺下几分钟就沉沉地睡去了，一口气睡了足足两个小时。醒来以后，按照旅馆侍仆的请求，他把自己的官衔、姓名，写在了一张纸片上，以便按规矩送往警察局备案。当伙计下楼的时候，他一字一句地把写在纸上的一行字念了出来：六等文官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地主，私事旅行。正当侍仆还在字斟句酌地辨认字片上的人名的时候，乞乞科夫本人已经出门去观察城市了。显而易见，他对这座城市很满意，因为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这个

---

① 魂灵：在俄文当中魂灵一词亦可指"农奴"，在这里应当理解为"农奴"。

城市都不比其他城市逊色：砖房上的黄色油漆鲜亮得触目惊心，木头房子的灰色油漆阴暗而色调低沉，显得深沉而冷静。房子有一层的，一层半的，还有两层的，都无一例外地附上了省城建筑师们认为好看的阁楼。这些房子的布局各具特色：有的在旷野中显得孤孤单单，形单影只；有的簇拥在一起，显得局促而拥挤；有的地方可以看到更多的行人和盎然生气。一块遭受雨水浇淋几乎看不见字迹的招牌扑入了他的视野，上面的图画有小甜面包和高筒皮靴两种，有一处上面画着一条蓝色的裤子，下面写着某一个华沙裁缝的名字；有一家出售鸭舌帽和制服帽的商店，标示着"外商华西里·菲约陀罗夫"的字样；另外一家店面的招牌上画着一张台球桌，桌边有两个人在打台球，两个人都身着燕尾服，就是戏院里当演出到终幕剧时才露脸的看客们所穿的那种燕尾服。这两个人在画上的姿势是正在拿着台球杆在瞄准，两条胳膊微微有点往后缩，两腿弯曲，一副腾空弹跳后刚刚落地的样子。在图的下面注着："台球房在这里。"也有的人索性就临街摆着几张桌子，卖着胡桃、肥皂和与肥皂相似的姜饼。还有一家小饭馆，招牌上是一条肥大的鱼，鱼身上有一把叉。其中最为常见的是暗淡失色的双头鹰国徽，他们如今的象征意义只有"酒家"。路面显得很是糟糕。他也到城市的公园里走了一圈，公园里只有几棵根扎得非常浅的孤零零的枯树，每个树底下都有一个漆得非常漂亮的三角形架子支撑着。尽管我们亲见这几棵树几乎没有芦苇那样高，但当描写节日的欢庆气氛时，报纸上如此描写道："多谢地方父母长官为民着想，我城才有幸享受如此庭园之乐，园内种满嘉树，枝繁叶茂，浓荫如盖，夏天炎热之时，使人享受到清凉的乐趣"，又说"观斯市民满怀感激之情，让人感动非常，以至于感激涕零，对市行政长官感恩戴德，此种情景真叫人叹息不已。"他又通过岗警仔细地打听了去寻找市议会、省长、政府机关的捷径，此后，他又去看了一下自城中间流过的河，顺手撕了一张贴在柱子上的戏报，目的是想在回到旅馆之后仔细回

味一番。这时,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士沿着木头人行道远远走来,他非常专注地看了那女士一阵子,然后又瞥了一眼周围的景物,似乎他想把周围的一切都烙在心底,他这才转身离去。当他刚迈进旅馆大门的时候,一位侍从便立即跑过来扶他上楼,进了他的房间。他品了一杯香茶,然后端坐在桌前,指使别人拿过一支蜡烛,把在路上撕的那张戏报在灯下铺开,仔细地研读开了。然而,令他遗憾的是戏报上并没有什么令人注意的东西:正在上演的是柯楚布[①] 的剧本,其中罗拉的角色由波普廖文先生扮演,柯拉由齐雅勃洛娃小姐扮演,其余的角色便没有人再去注意;但是,他却一丝不苟地把这些名字读了一遍,甚至读到了戏票的票价,并且知道了这戏报是由市政府印刷局承印的,接下来,他又把戏票翻了个,想看一下背面有没有可读的东西,他终于没有找到,于是他擦了擦眼睛,把戏报整齐地折叠起来放进了他的那个小木头匣子,这是他长期以来形成的积习,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杂碎东西,他总会把它们放到那个小木头匣子里。最后,他似乎吃了一小盘冷牛肉,喝了一瓶喀瓦斯[②] 之类有点发酸的冷饮,接着便酣然如梦了,用在俄罗斯广为流传的说法便是:鼾声雷动,他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天,他便整天地去拜客访友;过路客人对城里所有的官吏进行了一番访问。他首先访问的是省长,与乞乞科夫一样,那省长原先不胖不瘦,脖子上挂着安娜勋章,甚至有人传言他就要荣膺星形勋章[③] 了;不过,他的心肠非常好,自己偶尔还在透空纱上绣几针呢。接下来他又去拜访了副省长,再然后他又拜访了检察长,民政厅长,警察局长,专卖商,官办工厂的督办……我们

---

① 柯楚布(1761—1819):德国反动剧作家,乞乞科夫读的戏报上登的是《罗拉之死》的广告语。

② 喀瓦斯:一种用面包或水果发酵制成的清凉饮料。

③ 星形勋章:诸如斯丹尼斯拉夫勋章之类,是旧俄时代给高级官员专门授予的勋章。

在此不能把他所拜访的有权人士一一列举，着实有几分遗憾，但是，只有一点我们只要指出来就已经够了：过路的客人对拜访别人这件事表现出极其高涨的兴趣，甚至连对卫生监督和城市建筑师也表示了他的敬意。接着，他又独自坐在他的折篷马车里思考了许久，在心中寻找还有哪些人他尚未拜访到，但是结果他发现城内该拜访的他都去过了。当与这些官员谈话时，他极尽夸赞之能事，对于每个人都极力恭维奉承。在与省长谈话时，他说道，当一位外来的陌生人到达他管辖的地界时，感觉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道路平坦光滑得如同天鹅绒一样。又说，那些善于任人惟贤的当局是值得大大赞扬的。对于警察局长，他说了一大堆悦耳中听的好话。当他与副省长和民政厅长说话时，他明明知道他们也不过是个五等文官，却故意两次说了错话，称他们为“大人[①]”，这使他们感到异常喜悦。这样的结果是：副省长当场邀请他参加一个家庭晚会，其余的官员也都纷纷出示好感，向他发出了热情的邀请，有的请他吃饭，有的让他玩波斯东牌戏，有的请他喝茶。

过路人在言谈中尽量避开谈论他自己，即使非说不可时，他也只是泛泛而谈，而且言语之间表现得极其谦虚。在这种场合，他的谈话显得非常斯文儒雅，一副温文尔雅的腔调：在茫茫人海中，他只是一个不足挂齿的小角色，不值得别人去关注；他一生阅历很多很广，由于他是真理的忠实信徒，他因而多次受到碰壁的磨难；他有许多敌人，他的敌人对于他都是欲置其于死地；他现在除了安宁外别无他求，因而他迫切地需要一块地方来安身，当到了这个城市之后，他认为恭维巴结此地的每个官员是他的分内之事。这位即将在省长的家庭晚会上出现的人物，人们对他的了解仅限于此。对于这次晚会的筹备活动花费了两个小时，过

---

① 大人：在旧俄时代，“大人”这词专用于称呼高级官员，比如四等文官之类，五等文官是不配被这样称呼的。

路客人对于参加晚会非常在意，光修饰装扮就花去这么多时间这可真是稀罕。他在饭后小睡之后，让别人端来清水洗浴，他把香皂涂在脸颊上，用舌头顶着脸颊搓了好久；接下来他从旅馆侍从的肩上拿过毛巾，把脸从前到后从左到右擦了个遍，在这个动作之前他还冲着旅馆侍者的脸响了两下鼻子。然后他对着镜子把硬胸穿上，把两根伸出外面的鼻毛拔掉，接着他穿上了一件非常招摇的燕尾服。如此这般地打扮一番之后，他坐上了自备的马车，沿着一条光线扑朔迷离的极其宽阔的街道飞驰而去。省长的府邸灯火通明，亮得如同白天，即使开舞会的气派也不过如此而已；门前热闹非凡，一辆辆弹簧马车都亮着灯。门口有两个宪兵在放哨站岗，前导马骑手们[①] 的遥远的吆喝声从老远的地方传来，大凡光艳显赫的东西，这里应有尽有。刚一踏进大厅，乞乞科夫不得已把眼睛眯上一分钟，否则，蜡烛，灯和女士们银光闪闪的衣服会使他眩目难忍。所有的东西都洋溢着光芒。黑色的燕尾服或者分散或者聚作一团，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又在那里闪动、飘荡，正如仲夏时节的群群苍蝇围着糖块旋转一样；正在这时候，已经有些年岁的老管家婆在敞开的窗户前面把亮晶晶的整块的糖砸成碎片，一大群孩子簇拥在她周围，饶有兴趣地观看着她粗糙的手握着拳头一上一下地运动。大群大群的苍蝇成群结队地混进屋里，如同它们的主人们一样，老婆子视力不好，加上阳光照耀，更加发花，它们趁机三三两两地进攻，有的地方结成密密的一团，趴在甜美可口的糖块上。其实，美丽的仲夏给它们提供了俯拾皆是的丰美食物，它们早就食饱喝足了，它们飞来压根儿就不是为觅食，只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紧挨着糖块前后左右地乱飞一气，随便蹭一下腿脚，或者搔弄一下翅膀下的身子，或者用两只前爪搔一下脑袋，然后又轰一声飞去，接着带上

---

① 前导马骑手：在旧俄时代，富豪权贵之家的马车成纵列套着好几匹马，其第一列前导马往往由仆人骑着。

一群令人生厌的陌生的苍蝇再次飞来。

乞乞科夫还没有把自己周围的东西看清楚，省长已经拉着他的胳膊，他便立即被带去见省长的太太。这种时候，过路客人的行为举止优雅得体，一点儿也不失身份。他说了一串与他的官职与地位相称的非常适合于这种场合的话，当大家被成群的舞伴挤到墙根的时候，他非常有风度地背剪双手，很专注地注视了他们大约两分钟。许多女士穿戴得美艳动人，另外有一些女士靠着自己的五花八门的行头的掩盖把自己打扮得乱七八糟。这里的男人也可以按照别处的标准把他们分为两类：一种是瘦子，他们老是死皮赖脸地围着女人的屁股转，这种男人与彼得堡的男人无甚区别，他们有着修剪得非常精细而且梳理得也很漂亮优雅的连茬胡子，有些索性就剃个光滑体面的鹅蛋脸，他们毫无顾忌地贴近女人的身边，操着一口法国话，就连他们与女人逗笑的动作也与彼得堡的男人们一般无二。另外一种是胖子，也可以说是与乞乞科夫一样，不胖也不瘦。与前一类男人完全相反，这些男人对于女人连正眼看都不看一眼，如同躲避瘟神般地躲着他们，只是偶尔四下里扫视一眼，看看省长的仆人们是否在别的地方摆出了打惠斯特牌的绿呢桌没有，大凡他们的脸都是丰满的，圆鼓哝咚，有的上面还有一些小硬瘤作为点缀，他们的头发不梳成鸡冠式，也不打鬈儿，也不梳成法国人所谓的“任其自然”的式样；他们的发型只有两种，不是梳得滑滑的那种就是剪得短短的那种，而脸庞大多是圆滚滚的，非常结实的。这些人便是城里受人尊敬的官员们。唉！这个世道使胖子处理事情远比瘦子精明强干。瘦子多半是专业的差使，或者只是挂个名而人却在四处鬼混；他们的存在几乎没有什么分量，飘飘忽忽，游移不定。胖子却永远占据主要位子，要坐便坐主要位子，并且一旦他们在哪里坐下了，便扎了根，稳稳当当地存在了，宁肯把屁股下面的那张椅子坐得瘪下去，压得格格直响，他们也决不让位于其他的人。他们讨厌表面的流光溢彩，他们身上的燕尾服不像瘦子们的裁剪

得那么合身合体，而在他们的首饰盒里却堆积着上帝赐予的珍宝，瘦子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而胖子却过得殷实安康。转眼间，在城市的另一头出现了一幢用他妻子名字买进的房子，接着城市的另一头又出现了另外一幢房子，接着在靠近城市的地方他又拥有了一个田庄，然后他又拥有了一个水土肥美的村庄。最后，当胖子为国家和人民辛勤耕耘一生之后，便光荣隐退，带着人们普遍的敬重换个地方定居下来，变成了地主，变成了非常慈善的俄国老爷。他们大方济世，日子过得风和日丽。当他们仙逝之后，一些瘦子作了他们的继承人，他们按照俄国的积习把老爸的祖业挥霍得一干二净。不用说，在乞乞科夫细心地审视那堆人的时候，这些念头就争先恐后地占据了他的心间，其结果呢？他转身加入了胖子们的行列，那儿的人几乎全是他的熟识者：检察长，他脸上有两道非常浓密的黑眉毛，左眼有点眨巴的小毛病，似乎在说："兄弟，跟我到隔壁屋里去，我有体己话要对你讲。"然而，他却是一个严肃庄重又沉默寡言的人；邮政局长，个子不高，但是谈笑风生，是个哲学家；民政厅长，一个行事谨慎而又宽厚温和的人，——这三个人如同对待老朋友那样地招呼着乞乞科夫，他稍稍弯下了腰，但还是满含殷勤地向他们鞠躬答礼。正在这个时候，他与温和而非常有礼的地主玛尼洛夫和外貌显得木讷的地主索巴凯维奇相识了，后者在结交时无意间踩了一下他的脚趾，对方连忙向他赔礼道歉："请多多包涵。"接下来就有人递给他一张纸牌邀请他去玩惠斯特牌戏，他又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接过了纸牌。他们在绿呢桌前坐定，直到晚饭以前，他们一点地方都没挪动过。他们彼此一言不发，那情形正是当人们专注地干事情时惯常表现出来的情形。虽然邮政局长油嘴滑舌，但一牌在手，一副沉思的表情立马就上了他的脸，上下嘴唇互相咬着，这种姿势在整个打牌过程中一直持续着。当他打出一张大牌的时候，总要用手重重地擂一下桌子，如果是王后，他就会吼道："去你的，老虔婆！"如果是国王，他就会说："去你的，唐波夫的乡

下佬！”而民政厅长则会这样叫：“我撕掉你他妈的胡子！ 我扯掉这娘们的胡子！”他们偶尔一边重重地往桌上摔牌，一片毫无禁忌地大叫：“啊，见鬼去吧，别无他法，就打红方块吧！”或者他们干脆叫道：“红桃，红桃烂货！ 黑桃草包，”或者大叫：“黑桃蠢货！黑桃傻冒！ 黑桃傻小子。”甚至干脆叫一声：“黑桃黑鬼！”——他们一伙玩的时候，牌便被他们冠上了如此种种的称呼。打完牌之后，他们免不了要互相争吵一番，嗓门扯得相当大。我们的这位过路人也参加了争吵，但是也不知为了什么，他吵得非常巧妙，大家立刻发现他虽然是在争吵，但吵得别人一点儿也不难受，相反却感觉相当舒服。诸如“您出错牌了”之类的话他从来不说，他总是说：“很不好意思，你的小二子不幸被我吃掉了”，凡此种种。为了使对方更加心悦诚服，他每次都要把他的一只镶嵌珐琅的鼻烟匣送到大家跟前，在这只鼻烟盒的底上有两朵紫罗兰花，放它的目的是为了增添香气。前面提到的两位地主玛尼洛夫和索巴凯维奇尤其引人注目。他马上把民政厅长和邮政局长叫到一边，打听起他们来。客人提出的问题显示出他极大的好奇心，而且满有把握，因为他首当其冲地就打听他们拥有的农奴数量，他们的田园的经营状况，在问了这些之后他才问起他们的名字和父称。没用多久他们就对他本人非常感兴趣。地主玛尼洛夫正值年轻力壮，他的眼睛总是眯缝着，而且像蜜糖一样甜媚，乞乞科夫把他迷得晕头转向。他握着乞乞科夫的手在自己手中很长时间，恳切地请求乞乞科夫光临他的寒舍，依照他的说法，他的田庄距离城关只有十五里[①]距离，乞乞科夫听完，非常有礼地把头侧向一边，文雅地鞠了一躬，诚心诚意地紧握着对方的手，回答说，他不但十分乐意遵命，并且认为这是他至高无上的神圣使命。索巴凯维奇很简短地说了句：“我也请你上我们家去玩。”一边说着他一边用脚后跟磕碰一下行了个礼。

---

① 里：此处指俄里，一俄里等于1.06公里。

第二天，乞乞科夫在邮政局长家里吃了午饭并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晚上，那天晚上，他们的惠斯特牌局从饭后三点钟开始便摆了起来，一直持续到深夜两点钟。顺便提一句，就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地主诺兹德廖夫，这个人三十岁上下，长得活泼麻利，他们只交谈了三言两语就互相“你我”相称起来。对于警察局长和检察长诺兹德廖夫也称呼“你”；谈吐之间他们表现得异常亲密无间；但是当他们一坐下赌起大的输赢来的时候，只要被他吃掉的牌，警察局长和检察长都要非常仔细地验过，并且几乎自始至终都十分关注他每次的出牌。乞乞科夫第二天晚上在民政厅长家里度过，民政厅长穿着沾满油渍的睡袍跑出来迎接客人，对于有两位太太在场他毫不在乎。接着，他又到副省长家里度过了一个晚上，又在专卖商家里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又在检察长家里吃了一顿规模不算大，可也不逊色的丰盛的午饭，又出席了商会会长招待的晨祷以后的茶会，虽然是茶点小吃，但也和午饭一般无二。总的说来，他在家里没有闲过一个小时，旅馆只不过是他用来住一宿睡一觉而已。也不知为什么，过路客人不知如何应对的任何事情他都能应付自如，充分显示出他是一个富有经验的上流社会绅士。无论对于什么话题，他应付得总是游刃有余：说起养马场，他就大谈特谈；说到良种狗，他也能说上一大堆颇有见解的话；说起一桩税务纠纷，他又表现得对于法院里玩的那些话也不是一无所知；说起修养与道德，他又会滔滔不绝地说上一大堆，而且眼睛里热泪充盈；讲到烧酒的酿制，他也能娓娓道来；说起海关与海关稽查的官员们，他也可以大加评论，仿佛他自己亲自当过海关官员或海关督察员似的。但是，有的地方尚值得一提：当讲到所有这些话题时，他总是措辞严谨，一丝不苟，举止得体。他说起话来不轻也不重，正好。总之一句话，凡是他遇到的场合，他总是把自己表现得非常正派。没有官员不喜欢这位新人物的到来。他在省长眼里是一个忠诚的人；他被检察长认为非常能干；宪兵上校认为他多才多艺。民政厅长说他见多识

广，值得敬重。警察局长认为他可亲可敬；警察局长的夫人认为他会尊重别人，风度不凡。即使对于评价别人总是很刻薄的索巴凯维奇，当他那天晚上晚归以后，脱掉衣服，蹭到他那骨瘦如柴的妻子床上时说："亲爱的，在省长家里我欢度了一夜，在警察局长家里吃过午饭，还与六等文官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认识了，他真是一个让人愉快的人！"他的妻子听完没有作答，只是用鼻子哼了一声，并踹了他一脚。

这位新来客人受到如此礼遇的事情立即在全城炸开了锅，这种新闻一直是全城茶余饭后的谈资，直到新来客人做了一件事情，依照省外的说法，也可以说他做的一件离奇怪事，读者将会在下文知道，使全城的男女老少都迷惑不已。

第　二　章

新来的绅士呆在城里已经一周有余，他接二连三地赴宴，用人们的话说，日子过得潇洒惬意。终于，他打定主意要把拜访的目标向城外发展，他决定到地主玛尼洛夫和索巴凯维奇家里走一趟，这是他曾经给他们的承诺。或许，促使他这样做的原因还有另外一种原故，一件更严重、与他关系更为密切的事情……但是，所有这一切，读者不要先急于了解，以后会慢慢讲到，小说后面一定会提及，这部小说篇幅很长，越到结尾部分，情节将会更宏大，场面也会更加豪华。马车夫谢里方得到指示，要他第二天大清早便把读者已经知道的那辆轻便折篷马车准备停当；彼得卢卡什被指示留在家里照看房间及皮箱。多关注一下主子身边的这两个奴仆对我们读者来说并不是无关紧要，诚然，他们并不是什么呼风唤雨的大人物，他们只是二三流人物，虽然他们的角色在这部长篇中的地位并不十分重要，他们也只是顺便一笔带过，并不作太多的描写，但是作者的积习便是要将一切事情都交

待清楚，从这个方面看来，作者虽然是个俄国人但却具有德国人的细致和严谨态度。然而，这也并不花费太多的时间和占用太大的篇幅，因为该知道的前面已经向读者作了交待，不需要再重新进行啰嗦，已经为人所知的东西正如卢什卡身上的一件老爷穿旧了的稍稍显得肥大的深棕色长礼服，并且正如他这种身份的人一样，生着两片厚嘴唇和一只鼻子。他天生就不善于言辞而是少言寡语；甚至非常好学，也可以说是他的求知欲非常强烈。至于书的内容，他从来不会觉得为难：对于他而言，一本曲折缠绵的爱情小说和一本识字课本或一本祈祷书都没有什么差别——他同样会一股脑儿扎进去；即便他碰到一本艰涩的化学方面的书，他也毫不放过。他读书的乐趣不在于书的内容，而是读书的整个过程，说得再确切一些，读书这件事本身的经过，正如他所言，字母拼起来永远都会构成一个字，有时鬼都不知道这字的意思。这种读书的事儿，他大多完成的地点是前厅里的床上，他躺在床垫上读书的习惯，把床垫弄得又薄又扁，活生生像一张薄饼。除了喜欢读书之外，他的其他两种习惯形成了他的另外两种性格：一个是睡觉时往往和衣而卧，就穿着他那件常礼服，二是他总是会散发出一种非常特别的气味，那是他自个儿身上的气味，有些类似卧房里的气味，因而，无论在哪里，即便一间屋子从前从来没有人住过，只要他一把自己的铺盖搬进去，屋子里的气味马上变得似乎已经有人在里边住了几十年。尽管乞乞科夫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人，有时甚至到了苛求的地步，但是只要他一闻到这股气味，他只是皱皱眉头，无奈地摇摇脑袋，说道："这死家伙，怎么搞的，又出汗了，你赶快去泡个澡。"彼得卢卡什听了以后也不说话，立即回转身子去找点别的事情做去了，有时拿一把刷子来到老爷穿的燕尾服面前，有时索性收拾一下东西。当他静静地沉默时他在进行着怎样的思考呢？也许他在自言自语："真是的，同样的话都说了快几十遍怎么就不觉得腻烦呢？"——这时也许只有上帝才会知道，当一个家奴受到老爷的呵斥时他心

里在想些什么，常人当然不得而知。以上这些便是彼得卢卡什初次给人的一切。至于马车夫谢里方就是完全相异的另外一种人……但是，让读者如此地听关于两个下等人的叙述，作者实在于心不忍，因为经验告诉他读者对于下等人一般不太感兴趣。俄国人就是如此：他宁愿与一个那怕官衔只比自己高一等的人结交，与一个伯爵或亲王的点头之类的平淡之交，他认为甚至比一个最亲密的朋友之间的交情要深厚许多。作者都替他的主人公感到害怕，因为他不过才是一个六等文官。或许，他是七等文官愿意巴结的对象。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升到将军级别的人而言，天知道呢，恐怕会对他抱以蔑视的态度，正如一个人神色傲然地对待那些毕恭毕敬屈膝地趴在他膝下的人那样，甚至还要更糟糕，他或许会不屑一顾，这对于作者来说无异于致命的打击。虽然前后两种情况都是很让人同情的，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回过头来再对我们的主人公作一番交待。这样，就在第二天晚上他又作出指示。次日凌晨，洗漱完毕，他用一块浸湿的海绵将自己从头到脚擦洗干净，这件事情他只有在星期天才做——而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天，——接着他又把脸刮得干干净净，使脸颊平滑光洁得如同缎子一般，接着他穿上一件樾桔色带着闪光点的亮晶晶的燕尾服，然后又加披了一件熊皮外套，旅馆的侍仆一会儿从这边，一会儿又从那边搀扶着他走下楼去，坐上了轻便马车，马车咕咕隆隆地叫着跑到了大街上。一个过路神甫看见了他脱帽站立，有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伸出脏兮兮的小手说："老爷，请赏给孤儿一点钱吧。"马车夫发现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甚至想攀着车子爬上脚踏板，于是他就抽了那孩子一马鞭，于是马车便在石子路上蹦着跳着地又上路了。非常令人高兴的是，他们看到了前面的一个有条纹的拦路杆[1]，这种标志告诉他们石子路和其他一切苦难

---

① 拦路杆：旧时设在城关卡上的一根可以吊起来的、有条纹的圆木，作为障碍。

都到了尽头，乞乞科夫的脑袋又在车身上重重地磕碰了几下之后马车便载着他在疏松的泥土路上飞驰起来。城市越来越远去了，眼前的道路两旁开始出现的景色令人感到凄凉。杉树啦，土墩啦，一丛丛又矮又细弱的幼苗啦，被烧得黑乎乎的老松树的枝干啦，野生的杜松啦，反正就是如此种种的东西。几个一望无际地延伸着的村庄扑入视野，村庄里家家户户的屋子的结构都特别像垛起来的柴禾垛，屋顶被灰色的东西覆盖着，屋顶下面有雕刻的木头的装饰品，形状特别像一条倒垂着的绣花毛巾。有几个庄稼人无所事事地坐在门前的板凳上闲聊。脸面如盆，腰胸束得紧绷绷的女人们从窗子里面向外张望；下面的窗子里不是一头小牛就是一头猪在偷偷地望着。总之一句话，这些景物人们早已对它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当走完了十四里路之后，他才恍然大悟地记起来地主玛尼洛夫曾说过这里似乎是他的地界了，但是，十五路都驶过去了，他的田庄连个影子都看不见，如果不是迎面碰上两个庄稼佬的话，那么他们八成是要白来一趟了。听到有人向他询问玛尼洛夫的村庄距离这儿的路程，庄稼佬脱下帽子，其中一个长着一把山羊胡子的略显精明一些的人说：

“也许你说的不是查玛尼洛夫而是玛尼洛夫吧？”

“没错，是玛尼洛夫。”

“噢，找他，你只要再往前走一里地，往右拐就可以了。”

“朝右转？”马车夫重复问道。

“没错，”庄稼佬说，“你已经走在玛尼洛夫的路上了，但是查玛尼洛夫这人压根儿就不存在，他的名字就是玛尼洛夫，查玛尼洛夫这人压根儿就没有。在那里，你放眼望去的那幢房子、砖房，修成两层楼的，老爷的宅子，也就是说老爷本人就住在那里。那就是你要找的玛尼洛夫，但是你应该清楚，这儿根本就没有什么查玛尼洛夫，从来也不曾有过。”

他们于是只好去拜访玛尼洛夫，走出了大约两里路，遇到一条岔道，折进去又走了三四里土路，但是他们始终连两层楼房的

影子都没有看到。这时乞乞科夫猛然记起来了一句教训，如果朋友邀请你到十五里以外的他的家里去，那你至少也应该走上三十多里的路程。玛尼洛夫家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吸引的来客并不甚众。在开阔的空地上，老爷宅孤零零地坐落在那里，在一处山丘上面，任意刮一种东南西北风，都免不了要被吹着，被修剪得短而齐整的草坪覆盖着丘岗的斜坡，有三只美丽的花坛按照英国的式样点缀在斜坡上，里面栽种着黄色的金合欢和紫丁香；几处地方还零散地分布着几棵白杨树，树梢轻挑地挂着几片细小的叶子；有一个绿色扁圆顶，蓝色木头圆柱的凉亭坐落在其中的两棵树下面，上面的题词为："沉思冥想之神殿"；再往下走几步路，有一个被绿色浮萍覆盖着的池塘，不过，这种池塘在俄国地主的英式花园里并不算什么稀罕之物。在丘岗脚下，好几个灰扑扑的用圆木搭建的农舍纵横错落地散落在斜坡上。也不知是什么力量的促使，我们的主人只是粗略地点数了一下，结果发现有两百个左右农舍。没有一棵蓬勃生长的树或一片绿荫分布在这二百来个农舍当中；随处可见的只有一根根的圆木。两个漂亮而艳美的娘们欣喜地撩起衣裙，把衣襟团团掖在腰间，在齐膝深的池塘中涉水慢行的画面给周围风景大添光彩，她们俩正在用两根木杆拖一张破鱼网，鱼网里有两只被网住的龙虾，还有一条鳞光闪闪的斜齿鳊；看起来这两个女人正在吵嘴，也许是为了什么事情在破口大骂。再远一点的地方，有一片青灰的松树林子，萧瑟地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天公也不作美，那一天的天气不晴朗也不阴沉，而是天地之间笼罩着一层灰色。为了使这幅画面更加完备，我们给它加上一只公鸡，公鸡是这种变化多端的气候的预报者，尽管它头上华丽的羽毛已经被其他的同类因彼此之间争风吃醋而啄光了，但它还是扑打着两片光秃秃的翅膀，非常尽职而高亢地鸣叫着。乞乞科夫的马车还在院子大门外面，他已经看见主人穿一件绿色毛呢常礼服站在台阶上了，他的一只手搭在眼睛上遮着太阳光，以便能更加仔细地审视这辆马车。轻便折篷

马车距离台阶越来越近了，他的眼睛也随之变得快乐起来。

“巴维尔·伊凡诺维奇！您总算没有忘记我。”当乞乞科夫从马车里跨出来的时候，他叫道。

这两位朋友非常热烈地接过吻之后，玛尼洛夫把乞乞科夫带进里屋。虽然他们穿过门廊前厅和餐厅用不了多少时间，但作者还是要趁此机会说上一些奉承我们的主人的话。然而，作者不得不承认要办这件事情真的不太容易。如果你的描写对象性格非常鲜明那倒也罢了；你只需随手把颜料往画布上一涂：一双乌黑发亮的，垂下来的火烧般的眼睛，前额皱纹纵横，再加上搭在肩上的黑色或火红色的斗篷，其形象便可一目了然；但是，我们面对的眼前这位先生却是众生中极其平常的一员，看上去他们之间的外表似乎没有太大差别，但当你仔细看时，就会发现许多难以捉摸的特征——描画起来可真要费一些精神。这就要求我们仔细地端详，才能不漏掉对方一切微乎其微的、几乎看不见的细节，总之，我们必须用精于挖掘的眼光去尽力搜索。

对于玛尼洛夫其人，也许只有上帝才能把他描画清楚，通常有这样类型的人，人们可以说他毫无特别，不好也不坏，俗话说，他既不是城里的包格丹，又不是乡下的谢里方。玛尼洛夫也许就在这类人之列。从外表来看，他相当体面；他的相貌亲切可爱，但是在亲切可爱里面，更多地掺杂着一些甜味儿，他的举止言行总像是要讨好别人卖乖，很有几份有意奉承的味道。他的笑很动人，他长着一头黄头发，一对蓝眼睛。当与他谈话不到一分钟时，你会说他是一个多么令人愉快而无比善良的人。片刻之后，你便连一句话都不想说了，如果再拖延一分钟，你就会发牢骚：“鬼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于是你便会义无反顾地走开，即使不走开，你也会被忍受不了的厌倦折磨得死去活来。从他的嘴里，你休想得到一句富有生气，而且自强自爱的话，尽管当触及到每一个人的嗜好时这句话都会从每张嘴里听到。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嗜好：或许一个人宠爱猎犬，另外一个人认为自己对音乐情有独

钟，对于音乐中的神妙神韵领略得淋漓尽致；第三个人也许热衷于各种各样的美食；有些人也许一生就乐于扮演比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高出一筹的角色；也有些人做梦都想着与某个达官显贵一起傲然散步、蹓跶，以便向自己的亲朋好友以及一切艳羡自己的人炫耀一番；还有的人也许天性赌性成灾，总希望能摸一下红方块或者在小二子上面押上赌注；而另外一个人则无论他走到哪里，总是着了魔似地想整顿一下秩序，尤其爱找到驿长[1] 或者马车夫的面上去，——总之一句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但是玛尼洛夫在这方面却一无所有。在家里他总是保持沉默，似乎大多数时间都在沉思，但是，他究竟在琢磨什么，只有老天爷才知道。根本不能说他是在经营田产，他甚至连乘马车到田里视察一番都做不到，庄稼是在自个顾自个地生长。每当总管对他说："老爷，要是能这样做就好了。""没错，这样做很好。"他惯常的动作是一边抽烟一边回答，他抽长烟杆的习惯早在部队里服役的时候就养成了。当时，别人认为他是一位训练有素、温文尔雅的军官，"是啊，这样可真不错。"他还会这样重复一句。如果有一个庄稼佬跑过来找他，拍拍后脑勺说："老爷，请您允许我去干点私人的活儿，挣点外快好交人头税。""去吧，"他亦会一边抽着长烟一边说道。他压根儿就不会想到这个庄稼汉根本就是偷空去玩风花雪月的事情了。他有时站在台阶上向着院子和池塘不住地张望，嘴里还会咕哝着说：假如从屋门口起筑一条地下通道，或者在池塘上架一座石桥，在桥上开设许多小店，让商人们在里面卖农民们生活必需的日用小百货该有多好。这时，他的眼睛就会变得异乎寻常地亮晶晶起来，脸上的表情也是非常非常地心满意足的样子，但是，他的所有这些想法只能归于漂亮的肥皂泡。他的书房里总放着一本书，有一张书签夹在第十四页上，他已经反复地翻读这一页已经两年有余，

---

[1] 驿长：旧俄时代的最低级官员，向旅客供应驿马，常受到顾客殴打和辱骂。

他的屋子里总是好像缺点什么东西:有一套漂亮的家具安放在客厅里,有一块非常漂亮的丝织料子蒙在上面,料子的价格一定不菲,但是两把椅子上却没有料子,于是,这两把椅子便一直罩着一层蒲席;但是,好几年以来,凡是有客人来,主人总是用几句千篇一律的话来警告他的客人:

“不要再在这把椅子上坐了,它们现在还坐不得。”另外一间屋子里却什么东西都没有。在婚前的几天他曾说过:“亲爱的,最好明天辛苦一下,给这屋里弄几张家具来摆设摆设,哪怕是为了应付着凑合凑合也应这么做。”黄昏时分,一只暗铜制的挺漂亮的烛台就被摆放在了桌上,颜色古朴典雅的希腊三女神像以及非常好看的螺钿托板装饰在上面,放在旁边的一只烛台是瘸腿的,歪歪扭扭的,落满了尘垢,仿佛一只铜制的残疾人,然而对于这一点,不管是主子,奴仆,他们全都不在乎。他的老婆……,不过他们也是彼此欣赏,互相都很满意。自从他们结婚至今的八年多时间里,他们自始至终相敬如宾,彼此互敬一个苹果,一粒糖果,或者一颗胡桃的事情时有发生,他们会用一种充满恩爱而又十分动人的声音说道:“亲爱的,把你的小嘴张开,我要放一小块东西在你的嘴里。”勿容置疑,那小嘴自然地张开了,妩媚无比,每次到了生日的时候,一件意外的小礼物,诸如用小玻璃珠子穿成的小牙签套之类,都会被提前准备好,给他们带来意外的惊喜。这样的事情会经常发生:原本两个人好端端地坐在沙发上,忽然由于莫名其妙的原因,一个人把手里的长烟杆放下来,一个人把手里的针线活停下来,互相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接一个长长的吻,那个吻持续的时间之长完全可以吸完一小支雪茄。总的说来,他们俩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诚然,在一个家庭里,除了长久地接吻和意外的礼物之外,需要去做的其他事情诚然有很多,也存在着众多的各种各样的疑问。打个比方,为什么做起饭来厨房里总是乱七八糟的呢?为什么就没有秩序呢?为什么储藏室里总是空空如也,没有任何东西储备在里面?为什么管家婆总是

小偷小摸呢？为什么仆人们个个精神不振，士气低迷呢？为什么所有的下人们都贪嘴贪睡，而醒来之后仍然不改变原来的恶习呢？凡此种种，琐碎而低贱，而玛尼洛夫太太是有教养的。众所周知，只有在寄宿的女塾里才能蕴育出优良的教养。而且众所周知，在寄宿的女塾里，三门主要的功课构成人类美德的基础：一种是法语，是家庭幸福生活必不可少的；二是钢琴弹奏，是用来供丈夫在闲暇时娱乐的；三是家政，也就是用手工制作各种钱包和可以给人带来意外惊喜的礼物。但是，在教学方法上的改进和提高却层出不穷，尤其是在目前，而这些大多由寄宿女塾的校长的本身素质来决定。在有些寄宿女塾里，先后次序是这样来安排的，首先是钢琴课，其次是法语，家政被排列在最后。但是，有时也会这样安排：家政第一，其次是法语、最后排钢琴弹奏。方法真是不胜枚举。但是，我觉得还有必要指出一点：玛尼洛夫太太……不过我还是要承认，我对女人天生害怕，更何况我现在又要回过头来写我们的两位主人公了，他们此时已经在门口站了有好几分钟互相谦让着让对方进门。

“行行好吧，别老这样子和我谦让了，我走在后边没有关系。”乞乞科夫说道。

“不行不行，您是客人理该先走。”玛尼洛夫一边用手指着门一边说道。

“请您别这样客气了，我后头走好了。”

“绝对不行，让您这样一位有身份有修养的客人走在后头我会于心难忍的。”

“哪里能谈上有身份有修养呢？……请吧，您先请。”

“嗳，还是您先走。”

“那怎么了得呢？”

“嗳，这很正常！”玛尼洛夫脸上浮起了令人愉快的微笑说道。

推让了半天，两位友人同时侧了一下身子，同时挤进了门。

“请让我把我的内人向您介绍一下，”玛尼洛夫说道，“亲爱的！这位是巴维尔·伊凡诺维奇！”

经他一提醒，乞乞科夫这才注意到了方才在门口没怎么注意的跟玛尼洛夫在一起的太太。她长得还过得去，打扮挺符合身份的。一件浅色绸布长袍有模有样的穿在她的身上，她的纤纤玉手把一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随便往桌上一扔，把一块一个角上绣了花儿的麻纱手绢抓了起来。原本坐在沙发上的她这时站了起来。乞乞科夫非常乐意地走近她并且把她的手亲了亲。玛尼洛夫太太这才打开了她的话匣子，她说话时有点绕口，她不会发 P 这个音，她说，他们夫妇非常欢迎贵客的光临，她又说，她的丈夫每天都在想着他。

“是这样的，”玛尼洛夫又补充道，“她不停地盘问：‘你那位朋友为何仍未光临？’‘再等会儿，宝贝，他会来的。’好极了，您现在终于大驾光临了。这真是给予我们莫大的幸福。这真不愧是五月的春色，盼望的节日……”

当乞乞科夫听到对方说出期盼的节日一类的话时，反倒心中有些惭愧起来，于是他便非常谦虚地回答道，他自己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官职，也没有什么响亮的名望。

“您什么都有，除了您提到的东西之外，别的一切您都拥有，而且远远不止这些。”玛尼洛夫脸上浮现出令人愉悦的笑容。

“您对我们的城市有什么感受？谈谈您在那里住的情况如何？”玛尼洛夫太太问道。

“那座城市相当不错，在各个方面都可以说是比较令人满意的，”乞乞科夫回答道，“我在那里过得相当愉快；我所碰到的每一个人都相当出色而且极懂礼仪。”

“您觉得我们的省长人如何？”玛尼洛夫太太又问道。

“你认为他并非一个非常和气非常可爱的人吗？”玛尼洛夫又补充着问道。

“他是一位最和蔼可亲，最值得敬仰的人，”乞乞科夫说道，

“而且，他对自己的职务研究得非常深透，非常博大精深！我真希望自己能变成他那样的人。”

“他就是精于此道，您知道，恰如其分地接待每一个人，处世为人的讲究可多着呢。”玛尼洛夫脸上浮上了一层笑容补充着说。他非常高兴，眼睛差点儿就眯上了，活像一只猫被人在耳朵后面搔了一下。

“他特别有礼貌，特别能让人感觉愉快，”乞乞科夫接着话碴儿说下去，“他的一双手如此灵巧却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他把名目繁多的家庭刺绣做得如此精妙绝伦真是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他给我出示了他手工制作的钱包，极少有老太太能绣得如此精致。”

“难道你认为副市长就不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吗？”玛尼洛夫又眯起眼睛说道。

“他的确是一个值得敬重的人物。”乞乞科夫答道。

“嗯，您觉得警察局长这人如何？难道你认为他是一个相当令人愉悦的人吗？”

“是的，他不但让人感到愉悦，而且极为聪明博学，我还与检察长和民政厅长一起在他们家里打过惠斯特牌戏，一直打到雄鸡啼鸣才停止，他的确值得人们尊敬！”

“嗯，您对警察局长的太太有什么看法？”玛尼洛夫太太又补充了一句，“她是一位顶级可爱的女人，是不是？”

“哦，这个，在我所认识的顶好的女人当中，她的确算一个。”乞乞科夫答道。

接着，民政厅长，邮政局长，他们都一一提名问过了，这样，他们差不多把城里的官员们逐个儿回忆了一遍，原来他们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人。

“你们是常年都在乡下居住吗？”折腾了好久，轮到乞乞科夫提问了。

“多半时候住在农村里，”玛尼洛夫回答道，“但是，我们偶尔

也到城里去，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与素质优秀的人碰个头。您也知道，如果一个人老是孤僻的生活的话，他肯定会变得不合群的。”

“太对了，太对了。”乞乞科夫说道。

“当然，”玛尼洛夫继续接着说，“如果四面都是亲友与好邻居的话，那就应另当别论。打个比方，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你和他谈一些做人美德，谈谈良好风度，探讨一门学问，借此来陶冶一下自己的魂灵，使精神得到升华……”当他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似乎意犹未尽，可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已经扯得太远了，于是他就用手在空中划了一下，接着往下说：“诚然，乡村生活和所谓的离群索居自然有它自身的妙处。可是，当真的没有这么一个人时……你只能偶尔捧读一下《祖国之子》①。”

对于这一点乞乞科夫没有表示半点异议，他还补充道，幽居乡间，与自然界的原始之美相依为命是世界上最最快乐的事情……

“但是，您必须清楚，”玛尼洛夫补充道，“如果你的幸福与痛苦没有一个朋友来与你共同承受，那总是……”

“哦，没错，没错！”乞乞科夫接住他的话头说：“真的要是那样的话，纵使世界上有珍奇异宝，那又有什么用？一位圣贤曾说过这样的话：‘即使不名一文，但求结识英雄’。”

“您又不是不知道，巴维尔·伊凡诺维奇！”玛尼洛夫说道，他的脸上洋溢着一种非常甜蜜而且甜得有点过头的表情，这种表情可以这样来形容，当一位整日在上流社会周旋的医生给一种药狠狠地加上太多糖的味道，“那时候，你所能感受到的只是精神上的喜悦……打个比方，现在，我正拥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用来向你请教……”

---

① 《祖国之子》：一种综合性刊物，始创于一八一二年。自一八二〇年开始逐步倾向反动。

“真是折煞我了，请教我真是不敢当……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如此而已。”乞乞科夫说道。

“哦，巴维尔·伊凡诺维奇，请听我一句真心之言，我甘心情愿献出我的一半财产，来换取您所拥有的那些优点。”

“不敢苟同，我倒认为我在这方面真的……”

如果不是一个前来禀报午饭已经准备就绪的仆人打断的话，真难以想像这两位朋友要互相谈心到什么时候。

“我请您原谅，”玛尼洛夫说道，“请多多包涵，我们对您的招待比不上上次在京城金碧辉煌的大厅里招待的那种水准，我们只是很随便地按照俄国的风俗，招呼您吃一点白菜汤，但是我的心真是诚挚的，我请求您能够赏脸。”

这时候，在互相谦让谁该先请谁该后请的问题上他们又浪费了一些时间，最后，乞乞科夫侧着身子走进了饭厅。

在饭厅里，玛尼洛夫的两个儿子已经好好地站在了那里等待客人光临，他们已经能够与客人同桌进餐了，但是他们还必须使用高脚椅。在他们的身旁站着一个家庭教师，教师面带微笑，谦恭地鞠了一躬。女主人在汤盘前落座；客人在男女主人的中间落坐，仆人把毛巾围在孩子们的脖子上。

“这孩子可真可爱啊！几岁啦？”乞乞科夫问道。

“大的八岁，小的昨天刚过完六岁生日。”玛尼洛夫太太说道。

“费米斯托克留斯！”玛尼洛夫脸朝着大儿子呼唤了一声，大儿子此时正在为把下巴从仆人给套的围巾中挣扎出来。听到这个带有浓厚的希腊味的名字——为什么玛尼洛夫非要给他加上“留斯”的结尾呢——想到这里他眉头皱了一下，但是他立马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

“费米斯托克留斯，说说法国最好的城市的名字！”

这时，家庭教师的目光全聚集在了大儿子的脸上，并且想拼命跳到他的眼睛里去，当听到那孩子说出“巴黎”二字以后，她的

心才咚地一声落地了。

“好样的，你再告诉我我们国内的最好城市的名字。”玛尼洛夫又说道。

教师松弛下来的神经再一次又绷紧了。

“彼得堡。”费米斯托克留斯又回答道。

“另外一个呢？”

“莫斯科。”孩子毫不思索地说道。

“好孩子，真聪明。”听到这儿，乞乞科夫称赞道，“然而，奇怪的是……年纪小小的就这么聪明，已经知道了这么多的东西，将来一定能成大器。”乞乞科夫接着又若有所思地补充了一句。

“哦，您知道的还不完全，”玛尼洛夫答道，“他有许多聪明至极的地方。而我那个小儿子亚尔基德就不比他哥哥聪明。我的大小子无论他看到什么东西，哪怕是一只飞虫，一只龙虱他都要无比好奇地跑过去把它看个究竟。我希望他是个作外交官的材料。”接着他又问了儿子一句：“费米斯托克留斯，你愿意当公使吗？”

“当然愿意！”孩子一面啃着面包，一面摇晃着小脑袋回答道。

这时，服侍在旁边的公仆把公使的鼻子用餐巾擦了擦，这一着来得可真是简直是救命，否则，一大滴鼻涕就要流进汤盆里去了。接下来平常生活的乐趣就成了饭桌上的谈资，女主人关于城里剧院及女演员的意见时常打断谈话。家庭教师非常仔细地端详着谈笑的人们，一发现他们笑他也立马张大了自己的嘴巴。也许他很珍惜这知遇之恩，力争寻机会以求报答。然而，有一次他却例外地用两眼直勾勾地瞪着两个孩子看，而且用刀叉严厉地把桌子敲得震响。这一敲来得真是及时，因为玛尼洛夫的大儿子把小儿子的耳朵咬了一口，小儿子眯起了眼睛，咧开小嘴，非常可怜地作出欲大哭的样子，但是他立即意识到如果要哭出来的话，那代价将是不能吃盘子里的美食，于是还是恢复了原先平静

的样子，噙着眼泪吃起了羊骨头，他的两个腮帮子被弄得油亮油亮的，女主人总是频繁地转过脸去给乞乞科夫劝菜："您吃得可真少，您总得给面子多吃一点。"乞乞科夫每次总是一迭连声地说："非常感谢，我吃得真够饱的，我吃得太饱了，愉快的谈话胜过了所有的佳肴美味。"

吃罢饭，大家起身离席。玛尼洛夫显得很是心满意足，他用一只手轻轻地按着客人的背，打算这样陪他去客厅，但是客人突然恍然大悟似的明白过来，而且深有感触地宣布他还有一件事情。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先在我的书房里呆一会儿。"说着话玛尼洛夫便把客人带到了自己的书房里，他的书房的窗子正好对着一片灰蓝的树林子。"这是我修身养性的地方。"玛尼洛夫介绍说。

"这房间真是令人愉快！"瞧了一眼房间以后，乞乞科夫说道。

这房间的确让人赏心悦目，四壁的颜色是一种近似浅灰的浅蓝色，四把椅子，一把圈手椅，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本书，书里面夹着一个书签，有关这本书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还有几张纸上面写满了字，但是最多的是烟草，烟草放置的姿势各种各样，有装成袋状的，有放在盒里的，有的索性就堆在桌上。即使两边的窗台上，也放满了从烟斗里面磕出来的烟灰，而且都煞费心机地摆放得十分美观，可以看出，这是客人消磨时间的绝佳机会。

"请您坐在这把圈手椅里，这样您肯定要愉快得多。"玛尼洛夫说道。

"没关系，我坐椅子吧。"

"不好意思，坐椅子可不好。我这圈手椅是专为客人准备的，不管您是否愿意，您都得坐在上面。"玛尼洛夫笑着说道。

乞乞科夫终于屈服了。

“请您抽一支烟。”

“不，谢谢，我从不抽烟。”乞乞科夫作出一副非常难为情的样子。

“为什么呢？”玛尼洛夫非常困惑地问道。

“我如今还没有养成这个习惯，而且抽烟对于健康不利。”

“请听听我的忠告，您这完全是一种偏见，我认为，抽烟远比闻鼻烟对健康有益，我们先前的部队里有一位中尉，他非常出色，而且教养不俗，但是他的烟斗几乎从不离口，不仅在饭桌上他是如此，不文雅地说，他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他现在已经四十有余了，但是他的身体却特别结实，特别健康，这真是咄咄怪事。”

乞乞科夫也附和着说：“大自然界是有许多离奇之事，即使是最智慧的头脑也难以理解清楚。”

乞乞科夫又接着试探地说道：“不好意思，我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不正常，也可以说是有点奇怪，他甚至不安地回望了玛尼洛夫一眼，玛尼洛夫也望了他一眼。“您的纳税人口花名册[①] 是不是已经上交很久了？”

“是啊，已经很久了，也可以说我都记不太清楚了。”

“哦，您还记得打那以后，你们这儿死掉的农奴数吗？”

“这个，我却不好作答，这件事我需要问一下总管才能知道。喂，来人哪，去把总管叫来，他今天必须到这儿来。”

过了一会儿，总管来了。这个人四十岁左右的样子，脸上刮得很干净，穿一件礼服，看起来日子过得很悠闲，因为他的脸略略发福，一对小眼睛嵌在发黄的皮肤里面，对于鸭绒褥子和鸭绒被子的滋味他太明白了。他在地主爷府中一步步的发迹史一目了然，最开始他只是一个略识几个小字的小厮，后来与太太手下

① 纳税人口花名册：在旧俄时代，每隔七至十年地主必须将农奴的名单呈交给政府，以便政府征收人头税（妇女与孩子不计算在内），此项名单称之为花名册。

的一个受到宠爱的奴婢结婚，后来自己当了管家，后又一步步升为总管。毫无疑问，在当了总管之后，他的行动就与所有的总管的行为一般无二了：结交的全是田庄上一些富足的人家，彼此称兄道弟，结为干亲或亲家，加派赋税和劳役给庄上比较贫穷的农民，而他自己呢，早上九点多钟起床，待茶烧滚了，慢慢地品上几杯。

“听着，伙计，自从上次把纳税花名册交上去以后我们这里有多少农奴死掉了？”

“死掉多少，这怎么说清楚呢？记得是死掉了不少。”说到这儿，总管打了个嗝，他立即用厚似盾牌的手将嘴捂了起来。

“是吗，我估计也是这样。”玛尼洛夫接着话碴儿说道，“真造孽，很多农奴都死掉了！”说到这里，他又面向乞乞科夫补充了一句，“真的，死掉的农奴可真不少。”

“难道没有统计过数字吗？”乞乞科夫问道。

“是啊，这个数字统计下来有多少呢？”玛尼洛夫重复着问了一遍。

“至于这个数目，很难说，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死了多少，也从来没有统计过。”

“没错，情况就是这样，我估计死亡率一定不低，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个农奴死亡了。”玛尼洛夫转身又对乞乞科夫补充说道。

“那么，我麻烦你们帮我统计一下，把所有的人按照姓名列张清单出来。”乞乞科夫要求道。

“对，把所有人的姓名都列张清单出来。”玛尼洛夫也立即附和着说道。

总管答应一声，就出去了。

“我能问一下您要这张名单的目的吗？”玛尼洛夫当总管退出去以后问乞乞科夫。

显而易见，这一问题使客人有点难以作答，他的表情立即显

得有些紧张，脸都涨红了——那是一种有话要说但又不能说的窘迫感，说实话，在这里玛尼洛夫真是感受到了人们闻所未闻，奇怪而又非同寻常的事情。

“您想知道我这样做的目的，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我想买进一些农奴。”这里，乞乞科夫再也说不下去了。

“但是，您是怎样买进呢？是想连人带土地一起呢还是只是过一下户，即不带土地。”玛尼洛夫问道。

“不，我要的并非全是农民，我要的是那些死掉的……”乞乞科夫说道。

“说什么，我耳朵不好使，是不是我听到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话……”

“我打算买进一些人虽然已经死了，但是他们的名字却还存在在纳税花名册上的农民。”乞乞科夫解释道。

这时候，玛尼洛夫惊讶地把长烟杆在地板上一磕，张大了嘴巴，他的嘴张着的动作持续了足足有好几分钟。刚才，这对朋友还大谈特谈人逢知己精神爽呢，现在却变得凝固般的安静，互相用两只大眼睛瞪着对方，活脱脱地像古时候对称地挂在镜子旁边的两幅人像，最后，这个僵局还是玛尼洛夫用拾地上烟杆的动作打破了，他趁机偷看了一下朋友的脸，他想尽力发现对方的嘴上有没有飘过一丝微笑，他是否是在开一个玩笑；然而，令他吃惊的是这种迹象一点也看不出来，乞乞科夫的脸比以前任何时候都严肃而冷静，后来他又思量，莫非是客人受到了意外的刺激，精神失常了，于是他便非常担心，他又全神贯注地看了客人一会儿，但是，客人的眼睛完全明澈纯净，里面没有丝毫的疯子般的那种狂野和痴傻劲儿，一切都异常平静，没有任何异乎寻常的东西。任凭玛尼洛夫怎样思来想去，他最终还是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该从哪里下手，最后，他无奈只能从嘴里喷出一缕残烟来自我解嘲。

“我想让您考虑考虑能不能把事实上已经死亡，但是在法律

形式上还活着的农民转让给别人，如果您有别的更好的处理办法也可以考虑采用。”

但是，玛尼洛夫窘迫到了极点，他感觉到十分为难，只能瞪着眼睛看别人。

“我觉得你是否有什么难言之隐？”乞乞科夫盘问道。

“不，一点儿也没有。只是我很不理解……不好意思……当然，我是没有那么幸运能够受到像您这么出色的教育，您的教育程度渗透在您的一切行为之中，我的讲话的艺术水准没有那么高深……或许，在您刚才作出的这种解释里面……埋伏着另一种……或者，您这样说完全是为了语体的优美。”玛尼洛夫结结巴巴地说道。

“不是，我没有别的含沙射影的意思，我的意思只在于字面上那些死掉的农奴。”乞乞科夫接着话碴儿说道。

玛尼洛夫这下是真被整迷糊了。他意识到他必须做点什么，但是到底做些什么呢？鬼才知道。于是，他只是一个劲儿地一口又一口地往外喷烟，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的鼻子也在喷。

“话已至此，如果没有别的什么问题，我觉得我们也该签订买卖契约了。”乞乞科夫说道。

“什么，关于死农奴的买卖契约？”

“哦，您误会了。我们应该把他们写成活的，正如纳税花名册上所写的那样，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愿意遵照民法的规定，尽管这种习惯使我在奔赴前程的过程中栽过跟头，但是本性难改啊，责任在我眼里是永远神圣的，至于法律——在法律面前我总是俯首屈从。”乞乞科夫说道。

玛尼洛夫对他的最后几句话深深地感兴趣，但是对于这种事情本身的意义他还是有点琢磨不透，因而他沉默不语，只是一口一口拼命地吸着长烟杆，弄得长烟管就跟巴松管似的咕嘟咕嘟直响。看来，他是想借抽烟来揣摸一下那番话的深刻含义，但是长烟杆似乎的确已帮不了他任何忙。

“或许，您还有哪些地方不明白吗？”

“噢，是哪儿的话，我一点疑惑也没有，我要说的并不是对您有什么，即有什么不满。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这件事也可以说是这笔生意，会不会与民法条例或俄罗斯今后的法令相抵触？”

话说到这儿，玛尼洛夫的头摇了几下，略有所思地看了看乞乞科夫的脸，一种无比深谋远虑的表情浮上了他的嘴唇和眉宇之间，除非一位智慧超常的部长，那表情是不会轻易在一个人脸上出现的。更何况他的脑子里正在思索着一件非常恼人的问题。

但是，乞乞科夫非常果断地回答说，这类事情，更确切地说这种交易根本上就不违反民法条例和俄罗斯今后的法令规定的，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道，这样交易，国库还会增收呢，因为可以从中收取一笔合法的手续费。

“您真如此认为吗？……”

“我认为这件事情一点也不坏。”

“如果真是件好事，我们就应该认真考虑，对此我不再发表任何意见。”玛尼洛夫毫不惭愧地说道。

“现在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交易价格了。”

“讲什么价钱呢？”玛尼洛夫刚一开口又立即打住了，“难道你觉得我会有一种企图为了死去的农奴而收你的钱吗？既然这种别开生面的想法已经成为现实，那么我自己看来，我会无条件地把它们移交给你，我甚至愿意承担签订契约所花费的费用。”

如果为这段事件作记录的历史学家忘记交待的话，当玛尼洛夫说出这些话之后，客人欣喜若狂，那么，严重的谴责将会落在历史学家身上。尽管乞乞科夫平时稳重成熟，而他此刻则如同一头羔羊似的跳将起来，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蹦跳的动作只有当人们怒不可遏的时候才会作出来。他在圈手椅里猛烈地将身子扭动了一下，椅子上的毛巾禁不住撕扯而裂开了一道口子，玛尼洛夫在一旁迷惑地看着他。在万分的感激之下，他说出了许多感恩戴德的话，使对方异常尴尬，血一下子就涌上了脸，他不住

地摇头，最后终于说道，这根本没必要提及，他只是想略表心意，心灵的向往，精神的指引使他变得如此大度，然而实际上死去的农奴确实不算什么。

“话不能这么说。”乞乞科夫紧紧地握住了对方的手。这时候，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看得出来，他的确有许多知心的话要与对方谈；他终于声情并茂地说出了下面一大段话。

“这样看来，这堆没用的废物的确帮了一个举目无亲的人的大忙，这点您也许还不得而知。实话告诉你吧，什么坎坷，挫折我都经历过了，我与在汪洋大海上漂浮的一叶扁舟没有什么区别……迫害、斥责我什么都经历过了，什么痛苦滋味我都尝试过了，但是我是为了什么呢？我是在为维护真理而斗争，为我的崇高的良心而奋斗，为了给一个孤儿寡母伸出救援之手！……”说到这儿，他甚至用手帕擦了擦夺眶而出的眼泪。

玛尼洛夫深深地感动了。他们长久地将手握在一起，互相热泪盈眶地注视了许久。不管怎样玛尼洛夫都不肯放松这位客人的手，对方以至于不知道该怎样抽回自己的手。但是，他终于还是把手抽了回来，并且还说道，不妨干脆尽快把契约签好了，为此，他必须抓紧时间到城里走一趟。然后，他便抓起帽子，起身告辞。

“怎么，你要告辞？”玛尼洛夫突然恍然大悟，他的叫声里边不无吃惊。

玛尼洛夫太太此时走进书房里来了。

“莉赞卡[①]，”玛尼洛夫不无遗憾地说，“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他要告辞了。”

“因为我们使他感到烦恼了。”玛尼洛夫太太说道。

“夫人，您太会说话了！这儿，这儿，在心里面，我牢牢地记住了与你们共享的美好时光，我今生今世将永远难以忘怀。我敢发

---

① 莉赞卡：叶莉扎维塔的爱称。

誓，我平生从来没有感到和你们在一起的这种快乐和幸福，咱们以后即便不能同住一屋，至少也要与你们作个贴近的邻居。”乞乞科夫说道。

“好的。一言为定，伊凡诺维奇，如果能与你住在一起，在同一个屋檐下，或者在同一个梧桐树下面讨论一下哲学，或者对某个问题进行一番深透的研究，那将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事情。”玛尼洛夫带着十二分的赞同语气说了一大通。

“噢，那可真是天字一号的乐事！”乞乞科夫叹了一口气说道，“再见啦，夫人！”他又接着说道，并且走过去吻了吻夫人的手。“再见啦，我最可爱的朋友，别忘了我对您的请求。”

“噢，您尽管放心吧！”玛尼洛夫回答道，“咱们最多也就分别两天时间。”

大家一齐来到了饭厅。

“我可爱的孩子们，再见啦。”当看到玛尼洛夫的两个小儿子正在玩一个木头做的轻骑兵时，高兴地对他们喊道，“请你们原谅我，这次我没有带礼物给你们，我得承认，在我到这儿来之前我难以确定你们是否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今后我要再次来时，我一定要带最漂亮的礼物给你们。我带给你们一把宝剑吧；你要宝剑吗？”

“要的。”大儿子回答说。

“我给你带一个鼓，好不好？”他弯下腰去问二儿子。

“一个鼓。”二儿子压低声音说道，并且他把自己的小脑袋低了下去。

“没问题，下次我一定会带给你一个鼓，一个非常好的鼓，打起来会发出这种声音的：得尔……鲁……得啦—哒—哒—哒，哒哒……宝贝，再见啦！”说到这里，乞乞科夫弯下腰去亲了小脑袋一下，于是他又转身朝着玛尼洛夫和他的夫人微微一笑，为一个天真的孩子要向他的父母表达他天真无邪的想法时惯常采用这种笑。

“我说句实话吧，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你还是好好地留下吧，您看看吧，乌云已经布满了天空。”当大伙儿已经走上台阶时，大伙儿又挽留道。

“一小块云，不碍事的。”乞乞科夫说。

“你可熟悉去索巴凯维奇那边的路？”

“我正想请教您呢。”

“请您稍等一下，我立即告知你的车夫。”说完玛尼洛夫便把路径对他的车夫讲了一遍，甚至有一次他竟然称那车夫为“您”。马车夫听说要连过两个路口，到第三个路口再拐弯进去，于是马车夫说道：“请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指引走路。”于是，乞乞科夫告辞了，当他远处回头时，主人还目送着他们，而且长久地鞠着躬，挥舞着手帕。

玛尼洛夫愣愣地站在台阶上，折篷马车已经驶得连影子都没了，但他依旧痴痴地站立着，抽着他的长烟杆。最后，他终于如梦初醒般地走进屋里坐在一把椅子上，思绪翻滚，心潮澎湃，他因为自己能够给客人提供一点小小的恩惠而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后来，别的事情又扯走了他的心思，最后，他到底在想些什么连老天爷也许都不大明白。他在想，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他又畅想，最好莫过于与一个朋友住在某处的河边，然后他出资在河上架一座桥，然后再建造一座大房子，在屋子上面筑一座高高的塔楼，从那里最好可以一眼望见莫斯科，夜晚他们可以在那里喝酒谈天。然后他又想，他与乞乞科夫一起搭乘讲究而漂亮的马车去拜会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的高雅谈吐和优雅举止会召来别人怎样的尊敬和艳羡，甚至也要让国君知道他们之间的天长地久的友谊，因而赐给他们将军的头衔，他思绪飘忽，最后他到底想些什么，老天爷都难以捉摸了，而他自己也更加搞不清楚。忽然，乞乞科夫的奇特请求将他从幻想的海洋中拉了出来，当他一想起这事，脑子就特别不好使，不管他怎么样翻来覆去地琢磨这件事，也不能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于是他就一直坐着，抽着他

的长烟杆，直到晚饭时为止。

第　三　章

这时候，乞乞科夫正在得意洋洋地坐在他的轻便折篷车里，飞速地在有里程标的大道上飞驰。在前面一章里，对于他的爱好，志向与目的，我们都作了交待，因而，他的心思很快就已经全泡在里面了，这似乎毫不足为奇。他的一个个如意盘算使他得意忘形。他正致力于对他的想法自以为是，对于他的马车夫由于受到玛尼洛夫家的优厚待遇而正在向套在右边的那匹拉边套的马做着非常切中要害的评价，一无所知这匹花斑马狡猾异常，它只是做出使劲拉车的样子给人看，而实际上却不费吹灰之力，别的两匹马不但使劲拉车，而且他们的眼睛里还流露出无怨无悔的敬业神情。“我看你狡猾，我让你狡猾！”谢里方一边说着一边斜着身子使劲地用鞭子抽着那匹花斑马。“你不能玩忽职守，你这种德国小丑！枣红马是一匹多么忠实的马，他旁边的马也是非常不赖的……，喂，摇你的耳朵做甚，你这个笨蛋，人家在说你呢，你还不虚心听。你这傻冒，我会让你干正事的。看你那漫不经心的样子都走去哪里了。”说到激动处，他又使劲抽了一鞭子，还添加说，“喂，野种，你这个老不死的波拿巴[①]！……”接着，他对着三匹马一齐吆喝道：“快，快，快点跑呀，我的好伙计！”同时，他又同时抽了三匹马一鞭子，不过这次不是惩罚而是表示了他的满意之情。当这样安慰了它们一下之后，他又对着那匹花斑马唠叨起来：“你以为自己聪明过人可以瞒天过海，你还是给我老实点儿，否则，你别想得到人家的信任。我们刚才到过的那可是一家好人哪，如果遇上好人，我就愿意与他交谈；跟一个好人总是有

---

① 波拿巴：即拿破仑。

无穷无尽的共同语言；哪怕是喝杯茶，或者吃点下酒菜我都十分乐意奉陪，只要他是个好人。任何一个人总会对好人表示尊敬。举例说吧，咱们的老爷就挺受人尊重的，因为他当过官，他是一个驴品官[①]”

就这样，谢里方就没头没脑地钻到抽象议论中去了。如果乞乞科夫对于他的抽象议论有所注意的话，他就会听到许多关于他自个的细节，但是，他的脑袋已经被各种各样的自己的事情塞满了，因此，当晴空一声霹雳，他才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他四顾一望：乌云布满了天空，尘土飞扬的驿道上已经布满了许多雨点。又一声霹雳更响而且更迫近，一分钟后大雨便倾盆而下。一开始，雨丝密密地斜织过来，打在车身的一侧，后来又打在车身的另一侧，后来又改变攻击方向为垂直下落；再后来，泼溅过来的雨点终于打在了他的脸上。这样，他迫不得已将只留有两个只供观察窗外景物的小圆洞的皮窗幔拉上，又吩咐谢里方把车赶快一点。谢里方正在兴致高涨地训着话，突如其来的大雨把他的话头也打断了，他明白再也不能这样耽误时间了，立刻把一件旧灰呢大衣从赶车人前座下面拉出来套在自己的袖子上，手紧紧地抓着马缰绳，对着前边的三匹马大声吆喝，而前面的三匹马经过他的这番训斥，已经显得浑身乏力，力不从心了，因而四蹄都软软地在雨地里跋涉。可是，这时谢里方已经不记得自己到底是驶过了三个弯还是两个弯。当他稍微回想了一下走过的路，他隐约记得似乎已经走过了好几个弯。因为在最危急的时候，俄国人往往特别善于急中生智，而不愿意再仔细多考虑一分钟，所以当再次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他就将马车向右一拐，吆喝着说：“哦哦，快走吧，好朋友们！”于是他就让它们撒开四蹄奔跑起来，对于这条路会引向何方，他考虑的真是不多。

但是，根据目前的形式看来，这个雨是不会马上停下来的。

---

① 驴品官：书中人物将俄语里的“六品官”发了讹化音……”

没过多久，路上堆积起来的泥土就被搅成了一团团的泥浆，眼见着几匹马在吃力地拉着轻便马车往前走。走了这么许久，乞乞科夫还是没有看到索巴凯维奇的村庄，他开始隐隐地感到担心起来，据他的估计，目的地应该早都到达了。他拼命地朝着两边扫视，但是触目所及全是黑乎乎的一大片，可以说是伸手不见五指。

“谢里方！”他终于按捺不住从马车里探出头来说道。

“老爷，什么事情？”谢里方答道。

“你总该看一看吧，村庄看不看得见呢？”

“望不见，老爷，一点影子也没有看到！”此后，他又用力地挥舞了几下鞭子，接着他便开始唱起一种歌不像歌，而且拖得没完没了的调子。一切东西都被这个调子包含进去了：其中既有遍布俄罗斯的各种各样的呼喊声，又有一些随时即兴脱口而出的稀奇古怪的形容词。就这样一路叫着，到了最后，他差点没把马喊成书记大人。

就在此时，乞乞科夫发觉到这辆折篷轻便马车开始东摇西晃起来，他的确是被结结实实地栽了几个跟头，这使他立马认识到他们肯定已经偏离了马路而在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耕过的田野上了。显然谢里方也不是没有察觉，但他始终保持着沉默。

“骗子手，你这到底是在干什么？你瞧瞧车被你开到哪里去了？”乞乞科夫说道。

“老爷，我也是毫无办法，天都黑成这样子了，马鞭在哪里我都看不清楚！”说完这句话，马车立即开始剧烈地摇摆起来而且极度倾斜，迫不得已乞乞科夫只得用两只手来支撑着自己。他这时才看见谢里方可真是已喝得烂醉如泥了。

“把马勒住，把马勒住，你把车子弄翻了。”乞乞科夫大声叫道。

“没有，不会的，我决不会把车子弄翻，”谢里方说道，“谁都知道把车子弄翻是不好的，我也决不会这么做。”说着，他开始让

马车调转方向，转啊，转啊，最后马车终于翻倒在了地上，乞乞科夫的双手和膝盖一齐触进了泥泞里，幸好，谢里方还是把三匹马给拉住了。本来，即使马车夫不拉那三匹马也会自动停下来的，因为它们本来已经累得忍无可忍了。这一始料未及的突然事故使他大吃一惊。他从前边赶车人的座位上爬起来，双手叉腰站在马车前面，而老爷此时却正在泥泞中挣扎，他试图努力从泥泞中爬出来，谢里方略加思索之后便对着车子咕哝道："瞧瞧你，竟然翻了个身。"

"你醉得太不成样子了！"乞乞科夫说道。

"老爷，您说到哪里去了，我根本就不会醉的，我知道我喝酒是不应该的。我也只是和朋友聊聊天而已，因为与一个好人聊天是没什么坏处的，更何况一块儿吃顿饭，我认为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总可以和一个好人吃吃饭吧？"

"难道你忘了上回你喝醉了酒我是怎么对你说的吗？啊？你难道真的忘了吗？"乞乞科夫说道。

"大人，我一点儿也没有忘，我知道我该做的分内事情，我也清楚喝酒是挺不应该的；我只是跟一个好人聊了几句天而已！"

"我看我应该狠狠地揍你一顿，你才会知道怎样去和一个好人聊天！"

"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要鞭打要脚踢任你随便，我决不抱怨，如果我挨之应该，那您就看着办吧，打与不打，全由您。鞭打是必须由于有些庄稼汉太没礼貌，礼仪是必须得有的。要是想打我那就打好了；怎么不打呢？"

对于他的这番议论，老爷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但是，此时此刻命运似乎偏偏也对他特别眷顾。狗叫声从老远的地方传过来，乞乞科夫就跟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吩咐马车夫驱车朝着狗叫的地方前进。俄国的赶车人的敏锐的感觉往往比他们的眼睛还有用，正因为此，他们常常能闭着眼睛赶车，而且还把车赶得准确无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谢里方居然把车赶到

了一个庄子里，当轻便马车的车杆碰上篱笆墙的时候，他才发现前边已经无路可走，他这才把马车停下来。透过密密的大雨丝，乞乞科夫辨别出了一片屋檐状的东西。他让谢里方去寻找大门，很显然这事情相当浪费时间，除非那大门口有几条恶狗在守门。恶狗的吠叫声尖厉刺耳，他不得不用手把耳孔堵上。有一道光闪过了一个窗户，仿佛一团模模糊糊的雾一直照到了篱笆墙，这样，他就给我们的主人指明了大门所在的方位。谢里方走上前去敲门，很快走出一个女人来，她把整个身子裹在一条旧呢长褂里，这个女人用沙哑苍老的声音说道：

“是谁呀？干吗敲门使这么大劲儿呢？”

“大娘，我们是过路人，请您让我们在您庄上过一夜吧。”乞乞科夫说道。

“看你这个夜猫子，你来的可正是时候！这儿并不是你下宿打尖的客店，这里可是一个女地主的庄园。”老太婆说道。

“大娘，行行好吧，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我们走迷路了，您总不忍心让我们在这种天气里露天过夜吧。”

“是啊，这又黑又冷还下着雨。”谢里方又补充了一句。

“把你的嘴给我闭上，你这个孽障。”乞乞科夫说道。

“这么说，您是什么人。”

“贵族，大娘。”

“贵族”一词似乎使老大娘略为有点震惊，“您先等会儿，我进去与老太太通报一声。”她转身去了没有两分钟就端着一盏油灯回来了。此时大门打开。另外一个小窗户里又闪出了一小点火光。轻便折篷马车驶进了院子，在一幢小小的房子前面停住了。天色太暗，这房子根本就没法看清楚，从窗子里射出来的一道光正好把房子照亮了，房子前面的一滩积水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窗子里射出来的光正好笔直地照着那个水洼。雨点响亮地打在木屋顶上，就像淙淙而流的小溪似的流入了一个大圆木桶里。这时候，一群狗疯狂地用各种各样的声音叫了起来，它们的姿势

千奇百怪：其中一条狗伸直了脖子，拉着长腔叫着，似乎它这样做会得到一笔难以估量价值的赏金似的，另外一只狗也急急忙忙地争着抢着叫起来，与教堂里的诵经人特别相像；有一条也许是一只小狗崽子的声音夹杂在这两条狗的声音中间，因为它的叫声中含着童音。最后，大概是一条老狗的声音，否则也是一条结实而健壮的雄狗，因为它加进了一阵阵粗哑的吠声，仿佛一个教堂唱诗班里的男低音歌手。这些狗的规模宏大的，叫声响亮的合唱向人们揭示了一个事实：这个村子的规模一定不小；但是，被雨水淋得浑身湿淋淋的仿佛一只落汤鸡似的主人公，他们只想着一张温暖舒适的床，其余的什么都没有想。轻便折篷马车几乎还没有停稳，他就一步抢先跨上了台阶，打了一个踉跄，差一点就摔倒了。在台阶上，有另外一个女人出来迎接他，比刚才在门口碰见的那位年轻一些，但是与她非常相像。他被这女人带进了屋里。乞乞科夫把房间草草地扫视了一眼：房间的墙壁上贴着破旧的条纹糊墙花纸；挂着一些翎毛画；在窗与窗之间挂着一些镶在深色木框里的小镜子，那些木框被雕刻成卷叠起来的叶子式样，要么是一封信，要么是一副古老的纸牌插在镜子后面，甚至还有袜子，还有一只挂钟，它的刻度盘上画着一朵朵花儿……至于别的其他的东西，就再也识别不出来了，他觉得他的上下眼皮直打架，而且粘糊糊地仿佛被谁涂上了一层蜂蜜。没过多久，女主人就进屋来了，她是一个上了些年纪的妇人，头上戴着一顶显然是匆促带上去的睡帽，一块法兰绒披肩围在她的脖子上，凡是这样的地主婆、老大娘，她总是哭自己太穷，嫌自己收成不好，经常亏损，但是与此同时，她会歪着脑袋一点一点地把钱塞进抽屉柜里的一只绣着花的粗布钱包里，其中所有的面值为一卢布的银币放在一只钱包里，另外的一只钱包里装满了面值半卢布的硬币，而第三只钱包里放的全是面值为二十五戈币的银角子。乍一看，抽屉里还有内衣，睡衣，几根毛线，还有一件已经拆成半成品的女罩褂，看样子它即将被改装成一个衫子，万一一件旧衫

子不幸地在女主人烤过节甜饼或各种各样葱肉馅饼时被烧坏了，或者在自然的磨损或风化过程中破损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衫子都会被烤坏或自然而然变破，老婆子对于东西的使用是非常非常谨慎而小心的，因而这件褂子也便拥有了这样子被拆来拆去以至于长久地放置在抽屉里的命运，直到她临终时立下遗嘱，和其他七零八碎的东西一道被遗留给的七哥八婆或者甥女为止。

乞乞科夫对于自己这位不速之客的惊扰深表歉意。“没关系，没关系。”女主人无所谓地说道。“但是，老天爷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打发你上我们家呢！外面漆黑一片，而且大风凛冽，您一路上肯定辛苦至极，应该吃点什么东西才对，但是在这种时候，我们的确也无能为力呀！”

奇怪的一阵咝咝声把女主人的说话打断了，客人也被吓了一跳，这种声音十分恐怖，似乎整个屋子里爬满了一条条的蛇，可是，当他抬头往上边一看时才放下心来，原来是墙上的挂钟在临响前发出的声音。在又一阵咝咝声之后又传过来一阵嘶哑的呼哧呼哧声，挂钟终于憋足了劲响了几下，那声音酷似一只破砂锅被敲击发出来的声音，接着钟摆又嘀嘀哒哒地响了起来。

乞乞科夫向女主人表达了自己的谢意，他说自己并不需要什么东西，请女主人不要操劳，他除了要找一处栖身之地，在这儿过一夜之外别无他求。接着他又打听了一下他们这是来到了哪里，这儿距离索巴凯维奇家是不是挺远。他这一问，老太婆告诉他压根儿就没这样一个人，她从来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您对于玛尼洛夫地主至少有所耳闻吧？”乞乞科夫问道。

“这个玛尼洛夫又是何许人？”

“大娘，他是位地主。”

“不，我从未听说过有这样一位地主。”

“那么，这儿的地主都有些什么人？”

“斯维尼因，哈尔帕金，卡纳帕捷耶夫，包勃罗夫，特烈帕金，

普列夏科夫。”

“他们是不是每个都家财万贯?”

“不,他们都不是太富,有的有二十个魂灵,有的有三十个魂灵,但是没有一个人拥有百把个魂灵。”

这些非常残酷地告诉乞乞科夫他走到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来了。

“这儿离城是不是挺远了?”

“有六十多里路,我真遗憾没有东西好好招待你,老爷子,要不要喝口茶?”

“谢谢,大娘,我只想借宿一夜,别无他求。”

“谁说不是呢,走了这么多路,休息是必不可少的,老爷子,我就安排您睡这张床吧,喂,菲契尼娅,把绒毛褥子、枕头和床单拿来。老天爷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天气可真是太坏了;这么响的雷——我几乎彻夜都在圣像面前点着蜡烛祈祷。哎呀,我的老爷,你简直把自己弄得与猪没有多少区别,在您的腰和脊背上几乎全是泥! 你这是怎么搞的?”

“这已经算我相当走运了,我只是把身上弄泥了,没把腰或脊椎骨弄断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上帝啊! 这太可怕了。要不要用什么东西来给你擦擦背?”

“不用,不用啦,我只请求您让女仆把我的衣服烘干,刷刷干净。”

“听见了没,菲契尼娅?”女主人转身对刚才拿着蜡烛走到台阶上的那个女人说,那女人已经拖着一床绒毛褥子进来了,她用手拍了拍绒毛褥子,一下子屋子里就有许多绒毛在飞。“稍等会儿,你把老爷的上衣和贴身衬衣衬裤一齐拿去,去用火把它们烘干,再把它们搓干净,刷一刷。”

“没有问题,太太!”菲契尼娅说着,就把床单铺在绒毛褥子上面,把枕头叠放整齐。

“好了,床铺已经铺好了,老爷子,祝你晚安。还要不要其他

的东西，我的爷，有没有养成习惯临睡前要别人帮你搔搔脚后跟，否则会难以入睡。”

但是，客人并没有要她搔脚后跟。女主人离开后他立刻翻身上床，把身上的所有衣服都脱下来交给了菲契尼娅，于是菲契尼娅向他道过晚安，就卷起了这些湿淋淋、沉甸甸的衣服走掉了。当室内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十分满意地看了看那些高得几乎碰到屋顶的床。看来菲契尼娅拍打绒毛褥子是个行家里手，当他用一只椅子垫着脚爬上床以后，床几乎被他压得沉到了地上，挤到外边的褥子绒毛被挤得飞到了屋子的每一个角落。他吹灭了蜡烛，用一条花布被子盖了全身，把自己的身体缩成一个小圆面包似的一团，马上就进入了梦乡。第二天他一觉醒来，时间已经不早了，太阳透过窗户照在他脸上，那些昨天晚上还好好地停在天花板上的蚊子一齐向着他飞了过来：一只苍蝇停在了他的嘴唇上，另外一只在他的耳朵边飞过来飞过去，甚至想在他的眼睛上歇会儿，还有一只甚至想在他的鼻子上停留一会儿，他不幸在迷糊中把它吸进鼻孔里去了，他被害得狠狠地打了个喷嚏。——这件事情之后，他被彻底惊醒了，他睁开眼睛环顾四周，他这才彻底看清楚了，画上画的不全是鸟儿，还有一张库图佐夫[①]的肖像画和穿着像巴维尔·彼得罗维奇[②]统治时代的那种镶着红边制服的一个老头儿的油画像。这时时钟的咝咝声又响了起来，时间已是十点钟；一张女人的脸从门缝里探了进来，但立即又消失了，因为为了保证睡眠质量，乞乞科夫脱了一个大光身。他觉得在门缝里出现过的那张脸有些眼熟，他开始在记忆里搜索起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过了好久他终于想起来了：原来这正是女主人。他把已经烘干刷干净的衣服穿在了身上，来到镜子面前，他一边走一边又响亮地打着喷嚏，一只公火

---

① 库图佐夫（1754—1801）：俄国将军，在鲍罗金诺一战中击败过拿破仑。
② 巴维尔·彼得罗维奇：即沙皇巴维尔一世。

鸡正在这时走近窗口，而窗户距离地面又不高，这个公火鸡就用谁也不懂的语言对他说了一通话，其意思想必是祝他健康平安之类的话吧，乞乞科夫气极骂了它一句“笨蛋”。他来到窗前，开始观赏起他眼前的景物来：窗外几乎是一片养鸡场；至少可以说他面前的小小庭院里有着各种各样的家畜家禽。数不清的公鸡和母鸡，一只大公鸡在鸡群中昂首阔步，不时地晃动着自己的鸡冠，并且把脑袋侧向一边，似乎要倾听什么似的；一只母猪带着它的全家也出现在这儿；也就在这儿，它拱开一堆垃圾，而且顺便把一只小鸡也吃掉了，对于这件残害生灵的事情它浑然无觉，仍然在自个顾自个地啃着西瓜皮。在这个小院子里，确切地说是在这个饲养场里，一道木头栅栏把园子围了起来，一块非常宽广的种着白菜、葱、土豆、甜菜以及其他一些蔬菜。还有一些苹果树和其他的果树在园子里，为了防喜鹊和麻雀，树上都罩了一层网，麻雀此时好像一片片乌云似的斜飘过来，一会儿落在这里，一会儿又落在那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还用几个竹竿扎了几个稻草人，张着手臂站在那里；其中有一个还戴了一顶跟妇人似的睡帽。有一排排的农民住的房子坐落在园子后面，它们虽然盖得稀稀落落，也不太规整，但是，在乞乞科夫看来，这些小木屋是他们居民生活富裕的象征，因为它们被维护得特别好：屋顶上残破不全的破木板已被新的代替；大门的窗子都一个个地很规整；在面对着他的那些有顶的板棚里，他看见有一辆几乎是全新的备用大车停放在那里，有些地方还停放着两辆。“她的庄子可真大。”于是他就决定要与女主人多聊聊，以加强一下交情。通过她刚才探头进来的那个门缝他往里边张望了一下，看见他坐在一张茶桌旁边，于是他带着一副欢快的，温柔的样子走进屋里去了。

“老爷子，早上好，您昨晚上睡得可好？”女主人稍微欠了一下身子，她穿得比晚上稍微好看了一些，上身一件深色的衫子，头上也没戴睡帽，可是脖子上却围了件什么东西。

“很好，很好。”乞乞科夫在一把扶手椅里坐了下来说道，“您睡得可好，大娘？”

“太糟了，老爷。”

“这是怎么回事呢？”

“失眠，睡不着觉，老是腰里疼，还有一条腿，从脚腕以上，骨头老是酸得要命。”

“这点疼是会过去的，会好起来的，大娘，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但愿上天保佑，叫疼痛不要再折磨我了，我已经涂上了猪油，又擦上了松节油，您的茶里要加点什么东西吗？壶里有果子汁。”

“挺不错嘛，大娘，那咱们就来点果子汁吧。”

我想，读者也不是不知道，尽管乞乞科夫的神态特别温柔客气，但是这时他的谈吐比起玛尼洛夫来要随便一些，并且完全不讲究礼节了。必须随便提一句，如果说我们俄罗斯人在其他方面与其他国家的人相比还逊色一些的话，那在待人接物方面，他们的本领是完全超乎平常人的。对于我们待人接物方面的一些细枝末节我不再一一列举了，这一点一个德国人或者一个法国人是永远都无法弄清楚的，对于他们待人接物的一些特点和差别他们永远也许都无法理解，对于一个亿万富翁和一个小烟店的老板，他的态度完全是一样的，虽然在骨子里，他对于前者还是有些奴颜和低声下气的。在我们这里，情况可就不同了：我们的一些聪明人，他们与拥有二百个魂灵的人说话和跟一个拥有三百个魂灵的人说话语气完全不一样；跟一个拥有五百个魂灵的地主和一个拥有三百个魂灵的地主说话又不一样；对于一个拥有八百个魂灵的地主和一个拥有五百个魂灵的地主又大不相同。总的一句话，即使数目达到一百万，他们说话的口气也会有诸多微妙的差别。举个例子：假设不是在这里，而是在距离此地十万八千里远的一个国度里，有这么一个衙门，假定这衙门里有

一个长官，当他踞高坐在他那些下属当中的时候，请你们瞧瞧他们吧——你肯定会说不出话来的，又骄傲，又威严，他的那副表情真是包括了各种各样的表情！只要你拿一支画笔来，照着他的样子把他画下来就行了：普罗米修斯[①]，一个十分相像的普罗米修斯！他的眼光严厉而凶猛，从容自然，庄重地迈着自己的步子。同样是一个人，他只要一走出这个房间，一进入他的上司的办公室，他就会变得像个鹧鸪似的，脚步匆促而低着头，臂窝里夹着公文包，大气也不敢出一声。在所有的交际场合和晚会上，只要在场的官员们的地位不是很高，那时候他依然是他的普罗米修斯。只要有人比他的官职稍微高一些，他立刻会变成奥维德所设想不到的变形：变成一只苍蝇，甚至比苍蝇还要小，甚至变成一粒沙子！当你看到他时，你会说："这不会是伊凡·彼德罗维奇，伊凡·彼得罗维奇个头高大，但这个人又黑又小；伊凡·彼得罗维奇说话声音洪亮，绷着脸从来不笑，但眼前这个人也不道是怎么了，声音变得非常小而且像只小鸟似的啁啾着，并且老是点头哈腰赔笑脸。"当你走近一看时，你会发现这个伊凡·彼得罗维奇还是伊凡·彼得罗维奇！"哎呀，真是难以想像！"你只能在心里边这样想……我们还是言归正转来讲讲我们正要登场的人物吧。乞乞科夫已经铁定主意要抛弃所有礼节，因此，他把茶杯拿在手里，倒进了一些果汁，然后开口说：

"大娘，您的庄子不错，一共有多少农奴？"

"老爷，庄子上共有八十多个农奴，但是糟糕的是年景不好，就拿去年来说，收成真是坏透了，真得请老天爷保佑！"女主人说道。

"但是，庄稼汉看来样子都挺健壮，小木房子盖得都挺结实，请问您尊姓大名？我可真是马虎……昨天到贵庄已是半夜三更

---

①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一位胆敢与最高天神作斗争的巨神，他是人的尊严的化身，作者在这里有讽刺的意义，形容他盛气凌人，自命不凡。

……”

“柯罗博奇卡，十品文官的寡妇。”

“多谢多谢，那么本名和父称是什么？”

“纳丝塔西娅·彼得罗夫娜。”

“噢，这个名字高雅得很哪，我倒有一个嫡亲姨妈，是我妈妈的妹妹，她与您的名字一模一样。

“那么，您贵姓大名呢？”那地主问道，“看来您是一位税务官吧？”

“不，大娘。”乞乞科夫笑着回答道，“我不是税务官，我只是为一点个人私事出来走一趟而已。”

“啊，那么你一定是为买东西而来，实话实说吧，我已经把一些蜂蜜便宜出售了，非常可惜，如果我能够早点碰到你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卖给你的。”

“我可不想收购蜂蜜。”

“你想要别的什么东西吗？难道你要大麻吗？我这儿的大麻也不多了，也许只有半普特[①]。”

“不，大娘，我想要点别的什么东西；请你告诉我，您这儿死掉过多少农奴？”

“噢，死掉过十八个啦，而且死掉的全是些顶好的人，他们个个都是好劳力。后来虽然生出来许多，但是他们能有什么用呢？全是一些小孩子，税务官一来，他们非要按人头纳税，人虽然已经死掉，但人头税照纳，上个星期我的一个铁匠死了，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铁匠，连钳工的活儿他都能干。”老婆子叹了口气说道。

“难道你们这儿曾遭过一场大火吗？”

“托上帝的福，这儿没有遭遇火灾，否则情况就更糟了，我的老爷，他是自个儿烧死的。他喝了太多的酒，肚子里不知怎么地

① 普特：俄国的重量单位，合16.38公斤。

就烧了起来，只见他的肚子里喷出来一团蓝色的火焰，整个儿浓烟直冒，直到他被烧成黑炭般的一堆，但是他的确是一个异常能干的铁匠！我现在出门也没车坐啦，而且也没人给马钉马掌了。”

“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大娘。违抗神的意志的话，我们一句也不能说……您还是干脆把他让给我算了，纳丝塔西娅·彼得罗夫娜？”

“老爷子，我让给你什么呢？”

“就是这些已经死掉了的奴隶啊！”

“怎么能够把他们让给你呢？”

“这当然很方便啦，否则，卖给我吧，我可以付给你钱。”

“这怎么能行呢？实话告诉你，我弄不懂你的意思，难道你要把他们从地下刨出来？”

乞乞科夫看到这老婆子是真被他弄糊涂了，于是他想必须给她解释清楚了。他极简单明了地说道，转让或者购买只是在纸上写一写，登记时还得把农奴登记成活的。

“你要他们来做什么呢？”老婆子凸出眼睛问他道。

“那可就不关你的事啦。”

“但是，他们毕竟已经死了呀。”

“我也没有说他们是活的，正因为他们是死的，你才会吃亏而且受损，而且还得为他们纳税，我现在就是要让这批损失转嫁到我身上来，明白吗？而且，不但使您免税，而且您还可以得到十五个卢布的报酬，现在听明白了吗？”

“说真的，我还是不太明白，收购死魂灵的事情以前可真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女主人一字一句地拖着长腔说道。

“那自然不用说，如果以前有人买死魂灵，那可真是一桩怪事，难道你认为他们当真有什么用处吗？”

“当然，我没有这样认为，他们可真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不过，让我感到为难的是他们已经死了呀。”

“看来，这个老婆子可真是榆木脑瓜。”乞乞科夫在心里骂

道。“请听我讲，大娘，您可真应该好好考虑一番，为死去的魂灵交纳税款，仿佛他们还活着，这样您会很快就倾家荡产的。”

“哎，我的上帝，这事还用你来提吗？就是前个星期我还交过一百五十多个卢布呢。而且还塞了一些钱给纳税官。”地主婆接着话茬说了下去。

“大娘，这样吧，你现在仔细来想一下，从今天起以后的日子你再也不用向纳税官送钱，现在由我来承担所有的人头税，出钱的是我，省钱的是你，就连签订不动产买卖契据的费用也由我来承担，这件事您还明白吗？”

老婆子又陷入了沉思。她似乎搞明白了这件事情的利弊，只是这事也实在太新鲜了，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因此，她开始琢磨这个买主是不是要变着法子来引诱她上当；也许只有上天才知道他的来历，并且他来的时候又是在深更半夜里。

“那么，大娘，我们是否可以交易了？”乞乞科夫问道。

“我的老爷，说真的，出卖死人的事情我这可是头一回。活人倒是出售过，前年我把两个姑娘卖给了大司祭，每个姑娘的价钱是一百卢布，他非常感激我，这两个姑娘干起活儿来也很出色，两个人都是编织餐巾的好手啊！”

“我并没有说活的，我说的是死的，活的我并不感兴趣。”

“说实在的，乍一听，我真觉得非常奇怪，我老担心自己稀里糊涂地吃了亏，也许，我的老爷，你是在骗我，他们实在……他们实在值更多的钱。”

“请您别乱说，大娘，他们怎么会更加值钱呢？请您仔细想想，他们实际上只是一堆灰你懂吗？他们只是一堆灰而已。就拿随便的一件什么不值钱的东西来说吧，比如一块普普通通的破抹布，甚至破抹布还有点价值呢，至少可以把它们卖到造纸厂里去，但是这些死魂灵却一点儿用处都没有，哎，你倒是说说，死魂灵到底有什么用处？”

“话说的也是，他们压根儿就毫无用处，但是，仅就他们是死

的这一点可真让我难以拿定主意。”

“这个榆木脑瓜真是气死人。”乞乞科夫暗自想道，他自己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千万别想和她打交道，你会和她纠缠一辈子也纠缠不清的！这个蠢笨的老太婆，都磨得我出汗了。”这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额头上渗出来的汗水，然而，乞乞科夫发这么大火实在没有必要：有些，甚至是值得尊敬的，担任国家重要领导职务，闹到最后，也会还是个百分之百的柯罗奇卡，只要他脑子里一旦形成某个念头，你就休想打消掉，不论你提出来的论点多么浅显易懂，他都会一一驳回，其情形正像一只皮球被一面墙弹回来一样。乞乞科夫擦了汗之后，他决定重新下手再从别的地方来找突破口。

“大娘，您不会是不想理解我的话吧，或者是诚心和我玩，只是说几句话来敷衍敷衍，我要给您钱，这可是十五卢布钞票哪。你懂吗？这可是钱哪。您随便在大街上可是捡不到这种东西的，老实说吧，您的蜂蜜卖了多少钱？”

“一普特卖十二卢布。”

“您可千万别信口开河，一普特卖十二卢布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但我真的是以这个价钱卖出去的。”

“哦，你可知道？你这可是蜂蜜。如果你要把这东西收藏起来，光功夫就得耗上一年，而且还要百般操心，要费不少力气，费好多手脚。而且您得去放蜜蜂，熏蜂蜜[1]，还要把它们在地窖里喂上整整一个冬天，但是，死魂灵却不给你带来任何麻烦，在这方面不用耗费你一点儿力气，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给你的家业带来损失，这全是上帝的旨意。蜂蜜给您带来的十二卢布是你的心血和汗水的结晶，但是，你可以不花一分力气而在这件事情上赚到钱，并且收到的不是十二卢布而是十五卢布，并且不是银币而

---

[1] 熏蜂蜜：用烟把蜜蜂熏得昏迷过去，以方便从蜂房中取出蜂蜜。

是一些崭新的蓝票子。①"当这些有非常强说服力的论据被提出来之后,老婆子的让步在乞乞科夫眼里简直是确信无疑了。

"实在地说,这种先前从未见过的事情竟让我这个老婆子遇上了,我还是想再等一等,万一有商人再来,我想将价格比较一下。"地主婆回答道。

"大娘,简直是太让人瞧不起了,您这是怎么啦,您好好用脑子想想吧,还有谁会来买这些死魂灵呢?它们对买主又有什么用呢?"

"没准儿在家业方面还有一些用处……"老婆子反驳了一下,但是她的话没有说完,接下来她便大张着嘴,几乎是恐慌地看着他,想听到他是如何回答这句话的。

"您把话都说到哪里去了,死人在家业方面有用处?你是不是想用这句话到果园里去恐吓麻雀,还是有其他目的?"

"我的上帝,你说的这些话太吓人了。"老太婆一边用手在胸前画着十字一边说。

"您说他们还有什么用场?而且,骨头和坟全给您留下来,所谓转让只是一纸协议。喂,怎么样,行还是不行?你至少应该吭一声才对。"

老太婆又一次陷入了沉思。

"您在思考什么呀?纳丝塔西娅·彼得罗夫娜?"

"说实在的,我还是不敢放心地卖给您,我还是卖给您大麻好了。"

"不要跟我提这种东西,我要买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可您却偏要塞给我大麻!大麻是大麻,下回我也许会要,这样总算行了吧?"

"说句真心话,这货物也太奇怪了,我真是闻所未闻。"

这时,乞乞科夫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他抓起椅子往地上狠

---

① 蓝票子:旧俄时代的纸币,票面价值为五卢布。

狠的一摔,叫她去见鬼。

当地主婆听到“鬼”字时,吃了一大惊。

“哎哟,上帝保佑,你可千万别跟我提鬼。就在前天晚上,我梦里遇见的全是恶鬼。晚上作过祷告之后,我突然想起用纸牌卜个吉凶,可是这么一来,上帝准是让恶鬼来惩罚我啦,我梦中见到一个如此可怕的恶鬼。头上的两只角比牛犄角还要长。”

“我倒是希望做梦能多梦见几条恶鬼,我这种做法完全是基于基督教的博爱心肠:我不忍心看到一个寡妇悲痛欲绝,受到贫困的折磨,……好啦,让这些恶鬼把你连你的田庄一起拖垮吧。”

“哎呀,老爷子,你怎么能骂街呢?”老婆子被这一突如其来的行为惊呆了。

“我简直已经对你完全失望了,怎么说呢?我觉得你像是一只看家的母狗,躺在草垛上,自个儿不吃草,还不让别人吃。本来我打算向您采购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因为我也负责为国家采购物资……”他在并无刻意说谎的情况下说了一个谎,那只是顺口而出的一句话。没想到竟然歪打正着。他给国家采购物资这件事对这位地主婆产生了影响,她立刻用恳求的声音说道:

“不用发这么大火嘛,要是早知道你这么容易发火的话,我就不会这样子跟你顶嘴了。”

“根本就不值得发什么火!一点鸡毛蒜皮事还值得发火吗?”

“好啦,咱们就用十五卢布的价格成交吧。不过,我的老爷,你可要在给国家采购物资这件事情上多照顾我点,如果要采购黑麦粉,荞麦粉或者小麦仁之类,或者需要宰杀牲畜时,你务必不要忘了我。”

“大娘,我会把你记住的。”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擦着脸上直流下来的汗水,他问她城里是不是有她的什么熟人或者经理人,可以全权委托他代她办理签订不动产买卖契据以及一切应该办的手续。

“当然有啦,大司祭基利拉神甫就是,他的儿子在厅里当

差。”柯罗博奇卡说道。

乞乞科夫请他给大司祭写一封委托信，为了不至于引起麻烦，他亲自担任了这封信的写作工作。

“这下可好了，如果他在为公家采购时能从我这儿买进一些面粉和牲口，那可真不错。他这个人可真是值得拉拢一下，昨天和好的面还没完全吃完，我去告诉一下女仆，让她烤几张薄饼；最好还能做一个鸡蛋素馅饼，咱们家做这个非常拿手，再说，也不是说要费很大的劲。”柯罗博奇卡心里想道。女主人为着她自己的鸡蛋素馅饼的主意出去了，此外，也许她的家庭面包房和厨房里的各种美食也包括在内。乞乞科夫来到他晚上过夜的那间客厅里去，他的目的是为了从他的小木匣子里取一些要用的纸张。客厅里已经收拾得井然有序，那个蓬松的绒毛褥子已被搬走了，一张铺着桌布的桌子摆放在沙发前面。他把那个小匣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就坐下来想松口气，因为此时他已汗流浃背，仿佛在河水里浸泡过一遍似的：他身上的衣服从里到外全都湿透了。“瞧它把人给折磨成什么样子了，这个该死的老太太。”稍微歇了一会儿以后，他就把小匣子打开了，作者深信不疑，我们有些读者的好奇心是非常重的，他们甚至想知道这匣子里边的物件和内部设计结构。那好，就让他们暂时满足一下吧。匣子的内部结构是这样子的，一只肥皂盒放在正中间，一个六七层的放剃刀用的狭窄的隔板位于肥皂盒后面，然后有两个四方形的格子，一边放着一只沙瓶①，另外一边放着一只墨水壶，在两个方格子中间挖有一道沟槽，放着鹅毛笔，火漆② 和一些长度比较大的东西；另外，是各种各样的隔板，有盖的和没有盖的，是用来存放一些比较短的东西的，其余的便是各种各样的拜客名片，讣告，戏票以及其他存放起来作纪念的东西。整个上层抽屉连同所有的隔

---

① 沙瓶：内放沙子，瓶盖上有孔，把砂子撒在用墨水写过的纸上，用以吸干墨水，当吸墨水纸还没有出现之前，是使用这种沙瓶的。

② 火漆：古时候，写完信之后，经常用火漆给信封加上封印。

板都是活动的，下面有一个大空档，堆放着各种规格的纸，另外，还有一个藏钱用的秘密抽屉，可以从小抽屉旁边不被别人注意地抽出来。这只抽屉往往在别人毫无注意的情况下被主人飞快地抽出来又推进去，因此上，里边究竟藏了多少钱谁也说不清楚。乞乞科夫立马动手，他把鹅毛笔削尖，开始草拟介绍信，正在这时，女主人走了进来。

"我的老爷，你这只匣子可真不错，是不是在莫斯科买的？"她挨着他坐下来的同时说道。

"没错，是在莫斯科买的。"乞乞科夫一边写一边回答道。

"我一看就知道，凡是那边的东西都非常精美，前年我妹妹在那边给孩子们买了几双靴子；货色非常结实，直到今天孩子们还在穿着。哟，你这匣子里有多少印花纸啊？"她向匣子瞟了一眼说道。实话实说，那只匣子里的印花纸可真不少。"送给我一张好吗，我只要一张也可以，我确实缺少这种纸，如果有一天要给法院写份呈文，那我该如何是好？"

乞乞科夫给她解释道，这种印花纸并非她所要的那种印花纸，它是用来作为签订不动产买卖契约的，不是用来写呈文的。然而，为了使她们放心，他把一张票面值一卢布的送给了她。他把信写好之后送给她让她签名，又问她索要了一张庄稼汉的名单。但是，这地主婆从来也不作任何笔记，也没有什么名单，花名册，但是在心里她却几乎记得每个庄稼汉的名字，他叫她马上念出来，他也同时作了记录。一些农奴的姓使他大为吃惊，他们的绰号也使他感到非常惊讶，每次当他听到这些姓及绰号以后，他总会停顿一下，然后才会把它们写下来。其中尤其当他听到一个名叫彼得·萨威里耶夫·涅马伐查依—柯雷托①，他禁不住说："这姓怎么这么长啊？"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后面附带了这样几个

① 直译意是：不必敬重洗衣槽。

字：“柯罗维·基尔比奇[1]，”还有一个人的名字非常简单，叫做：柯列索·伊凡[2]，终于照抄完毕，他长叹了一口气，一阵油煎热点心的味道飘了过来。

“请尝尝吧。”女主人招呼道。

乞乞科夫回头一看，只见小蘑菇饼、小馅饼、鸡蛋烤面包，土豆烙饼，油炸包、薄饼，上面加了一层作料的各种烤料：葱花的、罂粟籽的、酸凝乳的、胡瓜鱼的……已经摆满了一桌子。

女主人热情地招呼道：“品尝一下鸡蛋素馅饼吧！”

乞乞科夫用这样的行动来作为对她的回答，他把三张薄饼卷在一起，在融化了的牛油里把它们浸了一浸，把它们送往嘴里，然后又把嘴唇用餐巾纸擦了擦。他把这一整套动作重复了三遍之后，他请求女主人找人给他的那辆轻便马车套马。女主人立即让菲契尼娅去把这件事办妥，同时，她还命令她再带来几张薄饼。

“大娘，您府上的煎饼真是好吃极了。”乞乞科夫一边说一边不停口地吃着端上来的煎饼。

“我们家的煎饼烤得还可以，让人遗憾的是连着欠收，面粉的质量受到了影响……老爷子，这么着急着就要上路了，你的车还没有套好呢？”女主人说道。

“没事的，大娘，我的车夫非常麻利，他马上就会套好车的。”

“那就随你便吧，噢，别忘了在为国家采购粮食时照顾一下我。”

“我不会忘记您的，绝对不会。”乞乞科夫一边往门廊里走一边说道。

“您需要买猪油吗？”女主人跟上去追问。

“要的，不过这回是不行了。”

“我大约在圣诞节前后会有猪油。”

---

① 直译意是：牛屎堆。
② 直译意是：轮子伊凡。

“我要的，我要的东西很多，当然也包括猪油在内。”

“你也许会需要鸡毛，在菲里波夫斋戒期前我会有鸡毛的[1]。”

“好的，很好。”乞乞科夫回应道。

当他们来到台阶上时，女主人扯着嗓子比划着说：“你看看，我的老爷，你的那辆马车还没套好呢。”

“马上就会好的，马上就会好的。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去大路上该怎么走。”

“这个可真不好说，这里要拐好多好多的弯，要么我派一个小丫头送送你，给你带一下路。你那赶车人的前座上可得给她留个座位。”女主人说道。

“那是当然啦！”

“那我就派个小丫头送你，但你应该保证不把她拐跑，上回就有一个商人把我的一个小丫头拐跑了。”

乞乞科夫向她保证决不会把她的小丫头拐跑，于是女主人放心了，她开始观察院子里的一切东西；她的目光集中在刚从贮藏室里走出来的手里捧着一个装有蜂蜜的木头小口罐的管家婆身上，又盯着门口的一个庄稼汉看了好久，她就这样子又一点点地把整个心思沉到家务中去了。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来叙述这个地主婆呢？不管是这个地主婆或玛尼洛夫太太，不管是她们操劳家务也好或不操劳家务也好——我们都一概不去管它！世间的事情也真是安排得非常有意思：只要你沉醉在欢乐中的时间稍稍长一点，那稍纵即逝的欢乐就会变成悲哀，那时候，你的头脑里会产生什么样的念头也许只有上帝才会知道。也许你会这么想：行了吧，难道这个地主婆在人生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就处于如此低下的位置吗？难道她与她的姐妹之人真有那

[1] 旧俄历十一月十四日为菲里波夫节。此后为期四十天为菲里波夫斋戒期。从十一月十四日起便不再杀鸡。

么深的难以逾越的鸿沟吗？这个姐妹生活在贵族家庭中那厚得难以攻破的高墙后面，家里生铁铸的楼梯，亮闪闪的铜器，红木的家具和华贵的地毯上洒满了高雅的香水，她手里捧着一本只读了一半的书正在哈欠连天，全心全意地等待着机智而高雅的客人来拜访，好让她趁机炫耀一下她的才华与富贵，把她背熟了的那些见解和盘托出。这些见解往往要重复一个星期，这些见解丝毫不关她的家庭以及田庄上的任何事情，而是关于法国的政变，天主教的流行趋势之类。但是，不要再提及这些！我们提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但是，正当我们没有顾虑，欢畅愉快地度过一段时光的时候，另外一种光便会在某个瞬间一闪而过？笑容仍旧挂在脸上，周围的人物也没有变，但是你会发现你已经不是你自己，而你脸上的光线已经变了样……

“马车备好了，马车来了。”乞乞科夫看到自己的轻便折篷马车开过来时兴奋地叫起来，“你这个傻瓜，怎么消磨了这么久，是不是你昨天的酒还没醒呢？”

谢里方一言不发。

“大娘，再见了。哎，怎么还不见那个姑娘来呢？”

“喂，彼拉盖雅！快帮这位大爷带带路。”地主婆喊道。台阶附近站着一个约摸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上身穿一件用土法着色的粗布衣服，光着两只脚，远看倒挺像穿着一双高筒靴。原来她的腿脚上都沾满了泥浆。

姑娘在谢里方的帮助下爬上了赶车人的前座，她的一只脚踩在了老爷用的脚踏板上，脚踏板被她踩得全是泥浆。她这才爬上了车，在谢里方旁边坐了下来。接着，乞乞科夫也把一只脚踩上了脚踏板，因为他的身体重量比较大，以至于马车篷都向一边有些倾斜，他终于坐稳了，这才说了声：“啊，这下可好啦，大娘，再见啦！”马儿便开始向前跑动了。

一路上谢里方的脸色一直特别阴沉，这是他长期以来形成的积习，每逢他犯了什么错或者喝醉了酒，他就会摆出这个样

子。三匹马的毛色这时经过刷洗已是一尘不染。其中有一只马轭在这之前一直是稀稀落落地凑合着，垫子里的棉絮都从皮套下面露了出来，这时也被非常细致精巧地缝过了。一路上马车夫只是沉默不语，他再也没有对马发表什么议论，只是偶尔挥舞鞭子抽打几下马而已。那匹花斑马看样子是想聆听一下他的议论，因为此时它的马缰绳总是松松垮垮地握在赶车人的手里，而鞭子此时并没有抽到它身上，只是在离开背部好远的地方空比划了几下。但是，此时，只有憋气而让人不愉快的声音从他的嘴里传出来："冒失鬼，看你怎么搞的，老是心神不宁的样子。"除此之外他便什么都没有说过。枣红马和陪审官也因为没有听到"好伙计"或者"好朋友"而灰心丧气，斗志低沉。那匹花斑马身上丰满的地方还是挨了几鞭子，滋味看来挺不好受。它的耳朵竖了起来，似乎在说："瞧他们那刁钻劲儿，专挑不能挨打的地方下手。"

"是不是要往右边拐？"谢里方干巴巴地问了坐在他旁边的那个小姑娘一句，顺便用鞭子指了指萦回在清翠欲滴、清新鲜活的田野中间的黑色大道。

"不是，不是，我到时候会主动告诉你的。"小姑娘回答道。

"那该怎么拐呢？"马车又驶了一段之后谢里方又问了一句。

"就是那边。"小姑娘用手指着回答道。

"你可真是，那还不是朝右，怎么连左右都分不清楚！"谢里方咕咕哝哝地报怨着。

天气虽然十分晴朗，但是地上经过雨水浸泡以后变得全是泥泞，仿佛裹上了一厚层牛毛毡，车子走起来就更加吃力，更何况土质又是粘糊的。就因为这些原因，直到中午他们才走出了乡间小道。如果没有小姑娘从中指点，他们恐怕还走不出来。因为纵横交错的叉道就像从麻袋里放出的虾一样伸向四面八方，谢里方走几条弯路自是在所难免，不过这次也全都怨不得他。过了一会儿，小姑娘手指着一个黑乎乎的建筑物说："大路就在那边。"

“那座房子是什么？”谢里方问道。

“那里是家饭店。”小姑娘答道。

“行了，我们现在可以自己走了，你赶快回家吧。”谢里方说道。

他把马车勒住，好让她下车，他顺便又咕哝了一句：“唉，你这泥脚丫子。”

乞乞科夫给了她一枚铜币的小费，她于是就慢吞吞地往家走去。对于她自己曾在赶车人的前座上坐过的这段经历她已经相当满意了。

第　四　章

当来到小饭店的时候，为了两种目的乞乞科夫让车夫把马车停下来：一来是为了让马休息一下，二来是为了自己也能吃点东西，顺便歇会儿。作者对于这种人的良好的食欲和优良的胃总是特别羡慕的。他们对于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阔人先生们关心的倒不多，他们关心的只是明天三餐该怎么吃，后天的菜谱应安排些什么内容，这样打发时间要愉快得多，饭前吞一颗药丸是他们的长期习惯，牡蛎、螃蟹和其他珍奇食品都是他们涉猎的对象，然后他们会到高加索山或卡尔斯巴德[①]山上去住一阵子。然而，作者对于这些阔人先生们从来没有产生过羡慕之情。但是，那些中等先生们就是完全另外一回事情了，在一个驿站上他们要了火腿，第二个驿站上他们要了乳猪，第三个驿站上他们要了一块大鲟鱼，抑或葱烤灌肠之类。接着，无论什么时候，又会没事般坐到餐桌跟前，津津有味地享受起放有鳕鱼肉和鱼膏的鲟鱼汤来，

① 卡尔斯巴德：现在为捷克的卡罗维发利市，是非常有名的温泉疗养地。旧时代的俄国贵族女士都喜欢前往这个地方游览，休息。

同时嘴里还吃着用鲶鱼尾肉做馅的烤饼和鱼肉做馅的包子,那种津津乐道的神情别人看了一定会口水直流的——确实,这些先生才真正懂得享受呢。许多阔人们都心甘情愿地用他一半的魂灵作牺牲,或者用他半数抵押过或者没有抵押过的,附有各种外国的或者本国的改良设施的田庄,来换取像中等先生们那样优良的胃。但是遗憾的是,不论他们花多少钱,甚至赔上了自己附有改良设施或者没有附上改良措施的田地,对于中等先生的胃他们也只能停留在羡慕上。

这是一幢木头结构的发了黑的小饭店,就在它的召唤下,乞乞科夫挤进了这家饭店,在两根刨光的小木柱上面支撑着那把遮阳伞,木柱一眼望上去与旧时教堂的常用烛台非常相像。小饭店与俄国农家里的小木头房子非常相像,只是规模大一点罢了。在窗子附近和屋檐下面,嵌满了新木头做成的各种各样的雕花楣边,这使得本来昏暗的墙一下子显得非常突出鲜明;护窗板上面画着几只插了花的水壶。

踏着窄窄的木头楼梯来到楼上,到了宽敞的走廊上,门吱嘎一声开了,一个穿着印花布裙的胖老太太出现了,她喊道:“这边。”在屋子里,他碰上了经常出入于路上随处可见的小饭馆里的老朋友,它们是:刨得滑溜溜的松木板壁,盖满霜花的茶炊,屋角里一只搁着茶杯、茶壶的三角柜,用蓝红双色带子吊盖的鸡蛋悬挂在圣像前面,刚刚生过一窝小猫的老猫,一面可以把所有物件照得变形的破镜子,最后,一束一束的香草和石竹花供在圣像旁边,它们已经枯了,如果有人凑近了闻一闻,保准他能打好几个喷嚏。

“乳猪,有吗?”乞乞科夫向站在旁边的妇人问道。

“有的。”

“加酸奶油和辣椒的?”

“没错。”

“来一份。”

老婆子走开了一会儿，托来了一只盘子，一块已经干硬得与干树皮没有两样的抹布，还有一把薄如削笔刀，骨头柄已经发黄的刀子，一只还剩下两只齿的餐叉，一只怎么都不能在桌上放稳的盐盒。

按照陈规，我们的主人公立即与她聊了起来，问这家饭店是不是她自家开的，另外有没有主人，这家饭店的收入如何，儿子是否与父母住在一块儿，儿子是否结过婚，老婆怎么样，是不是有一大堆化妆奁，老丈人是不是令人愉快，有没有嫌聘礼太薄，总之，什么细节他都不放过。毫无疑问，他又打听了附近有些什么地主，结果他大有收获：巴契塔耶夫、梅尔耐依、勃劳兴、契普拉科夫上校、索巴凯维奇[①]。“啊，你知道索巴凯维奇？”他惊叫道。那老婆子立即回答道她不但认识他而且还知道玛尼洛夫，玛尼洛夫要比索巴凯维奇气派一些；他来了就要一只煨鸡，一个煮小牛肉，有羊肝的话他也要羊肝，所有的菜他都要尝一尝才罢休，而索巴凯维奇每次只要一个菜，而且吃得一点不剩，甚至要求加菜却不付钱。

他就这样一边吃着乳猪，一边说话儿，当盘子里只剩下最后一块肉时，一阵马车声传进了他的耳朵。他往窗外看了一眼，他发现一辆套有三匹马的轻便折篷马车在饭店门前停了下来。两条汉子跳出了马车：一个高个子，淡黄头发；一个黑头发，矮个子。高个儿穿一件深蓝色的骑兵短外衣，矮个儿只穿一件条纹长褂。还有一辆四轮马车缓慢地从远处驶来，这车空着，驾着四匹长毛蓬松的马，都已经破烂不堪，用粗绳子套着车。高个儿已经走到了楼梯上，矮个儿还站在街上，他不住地在轻便马车里摸着东西，一边和仆人说着话，还朝着随后驶来的马车挥了挥手。在乞乞科夫听来那声音真是有点耳熟，当他认真地观察那人的时

---

① 这些姓的词根是：跳蚤、阅读、肥皂、狗和鞍褥。因而有了“各种各样的地主”一词。

候，那位高个已经推门而入了。这汉子有一张瘦瘦的或者说是未老先衰的脸，留着一小把红胡子。根据他的脸来作出判断，他很懂烟，不是枪林弹雨里的硝烟，而是烟草。他非常有风度地向着乞乞科夫鞠了一躬，乞乞科夫也以同样的动作回敬了他。没过几分钟，他们已经相当谈得来了，而且变得就像老朋友似的。因为他们有相同的心理，他们对于晚上的大雨冲干净了空气，今天乘车出玩既清爽又愉快表现了同样的好感。正在这时那位矮个子走了进来，他把帽子从头上拉下来放在桌上，一只非常有力的手把一头浓发搔得蓬乱无比。这个人也不太矮，中等个儿，身材挺好，非常年轻，胖胖的，脸颊泛红，一眼看上去显得非常健康。

当他第一眼望见乞乞科夫时，就叫了起来："咦、咦！真是太有缘了，我们怎么能在这里会面呢？"

他就是诺兹德廖夫，他们一起在检察长家里吃过饭，一开始的几分钟他就与乞乞科夫打得火热，以"你我"互相称呼，从乞乞科夫方面来说，他似乎并没有理由这样称呼他。

"你要去哪里？"没有等乞乞科夫作出回答，诺兹德廖夫又说道，"兄弟，告诉你吧，我刚从集市上赶回来，恭喜我吧，我输得一分不剩，信不信由你，这可是我生平第一次输得如此干净，我是在镇上雇了马车才坐回来的，你往窗外瞧瞧就知道。"说到这里，他强行把乞乞科夫的脑袋搬过去，差点儿没撞在窗框上。"看一眼吧，那车是多么破！那几匹赖马拼了命才把车拉到这里，我不得不换乘其他的车了。"这时，他用手一指他的伙伴。"你们还不相识吧，这是我妹的老公米茹耶夫！我们一早晨都在议论你，我说，'说不定我们会碰上乞乞科夫呢。'老兄，你能想像我是如何输得如此彻底的吗？你相信吗？我把四匹骏马……反正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输光了。你看我身上既没有表链，也没有表……"乞乞科夫看了他一眼，他的话的确不假，乞乞科夫甚至觉得他连胡子都少了一块。"但是，只要还剩二十卢布在我的兜里，不要多，二十卢布足够，我就会把我输掉的所有东西赢回来，除了我

输掉的之外，我的皮夹子里肯定会多出三万卢布，我是男子汉大丈夫，决不玩儿戏。”诺兹德廖夫说。

“但是，你当时也是这么说的，当我给了你五十卢布后，你立即又把它们都赔进去了。”高个儿说道。

“本来不该我赔！苍天为证，我不会赔！我自己只要做正事，把牌打好了就不会赔，当我加过了双倍赌注以后如果不再在那该死的七点上加码的话，我就会搂光庄家前面的赌本。”

“但是，你并没有敲掉庄家！”高个儿朋友说道。

“正是因为加码不在时候上，而没有敲掉庄家，难道你认为那位少校牌艺很了得吗？”

“不管了不了得，反正你输了。”

“有什么了不起呢？下一回保证让他输，另换一种双人对打的打法，那时再分分胜负吧。那时候让我再领教一下他的牌艺。但是，话又说回来，乞乞科夫兄弟，在赶集的前几天我们喝酒作乐可真是快乐至极。确实，集市上真是太热闹了。商人们也承认如此热闹真是前所未有。我统统以最合理的价钱卖掉了从庄子里带出来的货物。老兄，喝酒作乐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事情！到现在为止，一想起来……我的上帝！你没有赶上热闹，真是遗憾。你可以想像，一个龙骑兵团驻扎在离城三里远的地方，信不信由你，军官就有四十多个人进城来了，其余的人你可以不管。兄弟，我们一旦喝起酒来，那真是……有一位叫波采鲁耶夫的骑兵大尉……他太招人爱了！他的两撇小胡子太好看了。他索性用黄汤来称呼波尔多酒。他说：‘伙计，把黄汤拿来！’一位名叫库甫欣尼科夫的中尉，兄弟，他太可爱了。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闹客。我常与他玩。你应该知道，波诺玛廖夫是个骗子，他把假酒卖给了我们。你不能在他店里买任何东西，他的酒里都掺了废料——烧焦的木头塞子、檀香。连接骨木的核仁都有，这些都是他用来加深酒的颜色的原料，但是他的所谓的密室里的藏酒，兄弟，你随便拿来一瓶喝一下，你简直会变得飘飘欲仙。我们的香槟酒是这

样的醇香可口——与它相比，省长家里的那算个什么呀？简直就是喀瓦斯。想像一下吧，不是一般的香槟酒，而是一种玛特拉图拉香槟酒，也就是双料的酒。他还弄到了一种名叫蓬蓬的法国酒。它的一种玫瑰花的香味和一种你随便闻到什么的香味。别提我们饮酒作乐的那股疯狂劲了……我们走了以后，有一个公爵他派人到这家酒店里去买香槟，但是整个城里的香槟没有剩下一瓶，军官们全把它们干掉了。信不信，光我一个人就在一顿饭之间喝了十七瓶！”

“哼，别吹了，你喝不了十七瓶。”高个儿不信任地说。

“我是不撒谎的，我真的喝光了。”诺兹德廖夫说道。

“你随便对自己怎么吹嘘，但是对于我，我保证你连十瓶都喝不掉。”

“打赌吧，赌我没有喝掉。”

“以什么打赌？”

“好，就以你在城里买的那枝火枪。”

“我不同意。”

“行了，就试着赌赌嘛。”

“我没兴趣试。”

“是啊，要是明智些的话我劝你还是不要赌，否则，你的火枪的下落会和你的皮帽子一样的。呀，乞乞科夫兄弟，真遗憾你没能和我们在一起。我敢说，如果你与库甫欣尼科夫中尉认识了的话，你们的关系会好得非同寻常的。这个人与我们城里的检察官和那些一般的守财奴不同，他们那些人花掉一分钱就像从他们身上割肉那样叫他们难受。这个人，不论是玩起迦尔比克牌还是拿赌本做庄，你任选其中一个花样，没有他不能的。呀，乞乞科夫，你来一趟太容易了，确实，凭着这一点，你这人就跟猪猡一样蠢笨，你也真不配和人打交道。亲一下我，宝贝，我爱你爱得太发狂了。米茹耶夫，你看看，这真是上帝的安排。他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又关他什么事！唉！他偏偏鬼使神差地跑到这里来了，而

我正好又在这里，真是有缘千里来相见哪……老兄，我以前曾有好多辆马车，但是现在……我玩了一下轮盘赌，赢到了两罐发油，一把六弦琴和一只瓷茶杯，后来我又押了一次，这次真是输大了，大大上当了，还赔进去六卢布。你也许还无法想像这位库甫欣尼科夫是怎样的善于向女人表现媚骨柔情。几乎所有的舞会都是我陪他一起参加的，有一个女人穿得风姿绰约，荷叶边镶在她的衣服上，至于她还有什么没有戴上也许只有鬼才知道，我只是心里想：'真他妈见鬼了。'但是这个库甫欣尼科夫却柔情蜜意地在她身边坐下玩起了情场老手的把戏，抓紧时机对她说了一大堆花言巧语……也许你还不相信，这家伙连乡下佬都不肯放过。他管这叫'摘草莓吃。'再说有人把一批最好的鱼和干咸鱼脊肉送来了，我好容易才带了一块来，幸亏在我身上的钱没输完时产生了购买的欲望。你现在打算去哪里？"

"去拜见一个人。"乞乞科夫答道。

"行了，有什么人值得如此挂念呢，来，上我们家去玩吧。"

"不，我有要事一定要办。"

"别了，有啥大不了的事呢，我知道你在扯谎，哎哟，你这个人啊！"

"这是真的，而且这事特别重要。"

"我敢打赌，你没有说实话，如果是真的，那你告诉我他的姓名。"

"好了，我去找索巴凯维奇。"

这时，诺兹德廖夫才爆发出一阵笑声，他的这种笑声与一个身心健康、乐观开朗的人的笑声没有区别。这种人只要一笑起来，肯定是嘴张得好大，洁白的牙齿全部外露，脸上的肌肉也在一个劲儿地跳动，一个与他隔着两道门，三重墙壁的邻居也会被这种笑声惊醒，而且立即从床上跳起来，瞪大了眼睛说"哎呀，他疯了！"

"这有什么可笑的呢？"乞乞科夫有些不满地说道。

但是，诺兹德廖夫的大笑一直没有停止，一边笑他还一边说：“呀，差点把我的命笑没了。”

“这一点儿也不好笑，我答应过他的。”乞乞科夫一本正经地说道。

“上了他那儿，你会觉得人生没有一点意思，他简直吝啬得要命。我了解你，如果要在他那里找到有人拿出赌本来坐庄，或者希望喝到一种叫做蓬蓬来的酒的话，保准让你大失所望。听我的话吧，老弟，别去什么索巴凯维奇那种破地方了，咱们立即就到我们家去。我有好多干咸鱼脊肉要请你吃！老骗子波诺玛廖夫在我临走前非常郑重地对我说：‘这是我专给你准备的，你在这里所有的市场上都找不到这么好的货色。’他确实是个难得的恶心犯。我当场就一点也不客气地对他说：‘你与我们的包税商是同一个级别的骗人狂。’那个老骗子竟然摸着胡子在笑哩。库甫欣尼科夫和我每天的早饭都是在他那里吃的。哟，我差点忘记告诉你一件事情。我知道你如果看到了肯定会舍不得丢开手，但是我把话说在前头，你就算愿意出一万卢布，我死也不会给你。波尔菲利！”他来到窗前，冲着一个人招了招手，那个仆人一手拿着小刀，另外一只手拿着一块面包和一块见机就要切下一块来的咸鱼脊肉，一边作出一个正要从轻便马车里往外拿东西的姿势。“喂，快把那条狗儿子抱过来，多么好的狗儿子啊！”他又立即转向乞乞科夫说道：“这狗是偷的，他的主人说什么都不肯让给我，我曾答应过他拿一匹栗色的小母马作为交换……就是赫沃斯蒂廖夫换给我的那匹小母马。”然而，乞乞科夫生来就没有看见过他的那个小母马，也不知道赫沃斯蒂廖夫是什么人。

“老爷，要不要点吃的？”老婆子这时走到他跟前说道。

“不要吃任何东西！兄弟，我们喝酒聊天是世界上最愉快不过的事情，不过，给我来瓶伏特卡酒，你店里有些什么伏特卡？”

“有茴香伏特卡。”老婆子回答道。

“好吧，那就来茴香的。”诺兹德廖夫说道。

“我也要一杯。”高个儿也说道。

“戏院里有一个鬼精灵的女演员，她唱起歌来简直像金丝雀在叫。我旁边的库甫欣尼科夫就说话了：‘兄弟，我们去把这草莓给摘了吧。’我估计就临时搭建的戏台都有五十多处。费纳尔迪会像驴推磨那样转个没完没了，一般要达到四个钟头。”说到这里，他伸手把两杯从老婆子手里接了过来，老婆子还给了他深深的一躬。“喂，抱它到这里来。”当他看见小狗儿子被抱进屋时就喊了起来。波尔菲利与他的老爷穿得没啥的两样，身上也是一件绗过线的棉长褂，只是多了一层油腻罢了。

“把它抱过来放在地上。”

波尔菲利把它放在地板上，那小狗伸直了四只爪子，而且不停地闻着地板。

“看看这条小狗。”诺兹德廖夫伸出手一把抓着小狗的脊背把小狗提了起来，而小狗此时则凄厉地叫了起来。

“你这伙计并没有听我的话呀，”诺兹德廖夫非常仔细地察看了一下狗儿子的肚子，对波尔菲利说道，“难道你认为没有必要给它梳一梳吗？”

“不是，我已经梳过了。”

“那是从哪儿来的跳蚤？”

“我怎么知道，没准儿是马车里钻出来的。”

“你没有说实话，你这混蛋，你压根儿就没有梳过它，而且你还把自己身上的跳蚤给了它呢。乞乞科夫，快看呀，它的耳朵多么可爱，来，用手摸一下。”

“用不着这样子，不摸我也知道它是良种。”乞乞科夫回答道。

“不行，你必须抱抱它，而且要摸摸它的耳朵。”

“好的，它将来肯定会出落成一条好狗。”乞乞科夫为了应付他就摸了摸小狗的耳朵而且补上了一句。

“它的鼻子好冰凉，你也来捏捏吧。”乞乞科夫为了照顾他的

情绪，于是就捏了一下说道："鼻子挺机灵的。"

"这是一只正而八经的大头猎狗，我很早就想养一只大头猎狗，想得都快要成心病了，来波尔菲利，把它抱到马车里去。"诺兹德廖夫又接着话碴儿说道。

波尔菲利揽着肚子把它抱了起来，把它带回到了折篷马车里。

"乞乞科夫，你听好了，我们家离这儿只有五里路，你必须先上我家，然后你自然可以去索巴凯维奇他们家。"

"这倒也可以，我去去他们家也无妨。他有什么特别的呢？他也是同样的人嘛，更何况他打牌还把钱输光了呢。看起来他干事情挺干脆的，说不定我可以从他那儿白拿点东西呢。"乞乞科夫心里这样想道。

"好吧，我去吧！但是，你不能留我太久的时间，我的时间相当有限。"

"对了，乖乖，这下就不错啦！等等，我要因为这个吻你一下。"说到这里，他们俩人就拥吻起来。"这真是太好了，我们三个人可以一块儿走。"

"不，我请求放行，我必须回我家去。"那个高个儿说道。

"别乱说，别乱说，老弟，我不会放你走的。"

"说老实话吧，我太太会不高兴的，再说，你现在可以换乘他那辆马车了。"

"不行，不行，这事你想也别想。"

这个高个儿的人品是这样的，猛一看，你会发现他性格很倔强，当你的话还没说出口的时候，他已经在打算与你争辩了，显而易见，对于与他的意愿相违背的意见是一定要遭到他的反驳的，他肯定会明辨是非，不会被别人所左右；但是闹归闹，在他的性格中也不是没有柔顺的一面，对于他曾经反驳过的意见，他也会表示赞同，也会是非颠倒，黑白混淆，被别人所左右，而且变得非常唯命是从，总之，他基本上是个没有立场的人。

“别再胡言乱语。”就这样诺兹德廖夫把高个儿的一个问题回答了，于是高个儿就顺从地跟在他们身后往回走了。

“老爷，您还没付钱呢……。”老婆子追在后面说道。

“啊，好的，好的，妹夫，请代我付一下，我口袋里已经没有一分钱了。”

“多少？”妹夫问道。

“一共只有八十戈比。”老婆子回答道。

“别开玩笑，五十戈比足够了。”

“老爷，这太少了。”老婆子虽然这么说，但还是满腔感激地收了钱，跑过来帮他们把门拉开。她不但没有吃亏，还得了将近三倍的便宜。

旅人们都上了车。乞乞科夫的轻便折篷马车和诺兹德廖夫与他妹夫搭乘的那辆车同时前进，因而他们三人一路之上海阔天空地神侃起来。诺兹德廖夫在镇上向居民们租的那辆马车远远地落在他们后面。那辆马车里坐的是波尔菲利和那只小狗。

读者对于旅人们的谈话肯定不感兴趣，因而我们不妨说说诺兹德廖夫本人。他这个人也许会在我们的故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读者对于诺兹德廖夫也许已经不陌生了。对于这样的人大家肯定碰上过不少。他们是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在学生时代或者幼小时就是顶好的伙伴，虽然如此，他们还常遭到棒打，被打得痛苦万分。一种开心，直率，勇敢的表情常常挂在他们的脸上，他们是一种“见面熟”，见面没多久就可以与别人打成一片，而且会你我地称呼起来。他们的情谊似乎天长地久，但是，如下的情况几乎经常发生：在友谊的晚会上，刚刚结识的朋友打起架是常有的事。他们大多油嘴滑舌，行为放荡，泼辣洒脱，是一些有点名气的人。三十五岁的诺兹德廖夫与十七八岁的他没有什么两样；喜欢无拘无束随处浪荡的生活。结婚对他也没有丝毫改变的作用，因为他的老婆早早地就去世了，留下了两个对他来说完全没有

意义的孩子。但是，这两个孩子被一个还有几分姿色的保姆照看着。他无论如何在家里也呆不上一整天。他的鼻子相当灵敏，他可以知道几十里以外的地方哪里有集市，舞会以及各种各样的热闹去处，没过多少时间他就会奇迹般地出现在那里，与别人吵架，在绿呢牌桌上弄出一点乱子，因为他们这一类人都一样，爱赌如迷。在第一章里我们已经知道他打起牌来并不是手脚干净，心安理得的，他知道的鬼花样很多，这些往往被他用来作为收场。而招致的后果便是他要么被人家用脚踹，要么把他的漂亮的胡子拉掉，结果他只能带着几绺胡子回家。但是，他的脸肥肥的，天生健康而结实，而且有着极强的繁殖力，因而他的络腮胡子很快又会长出来，甚至比先前的还好看。这些事情也只能在俄罗斯发生。这点尤其让人奇怪。但是事情过后，当他们再次见面，他们彼此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他自己无所谓，别人更加若无其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诺兹德廖夫是一个是非之人。不管何种集会，只要他出席，都多少要出点事情。或者他被宪兵拉到大厅里去，或者他的那些忍无可忍的朋友将他赶走。如果没有发生这些事情，那么在其他人身上怎么也不会发生的事情便要发生：他或者在小食厅喝得醉醺醺的，只是一味地傻笑，或者乱七八糟狂说一通，最后自己都觉得丢脸了。而且，他并不是有目的的撒谎。他也许会突然告诉大家说，天空飞过一匹天蓝色或者粉红色的马，反正就是这类的荒诞离奇故事，听众们迟早会哄一下走开，而且说道："兄弟，不用说你又在瞎吹了。"有的人他平常就是不愿意给亲朋好友说好话，有时甚至是没有任何因由。举个例子，有些甚至是身居高位，人模人样，胸前挂着功勋章的人，他们会抓住你的手，就一些令人费解的问题和你聊得兴致高涨，但是一转身，他又会当着你的面把你说得一无是处。而且用的全是粗话，

口气与一个十四等文官[1] 没有区别，丝毫也不像一个谈吐高雅的以令人深思的问题为话题的人，这时你也只有站着发呆的份儿，除了耸耸肩膀之外，别无他法。这种爱好同样也为诺兹德廖夫所拥有，与他交情越好的人，越容易受到他的中伤：无中生有的传播谣言啦，破坏别人的家庭啦，毁坏人家的生意啦，并且他一点也不认为自己给你造成了危害，相反，如果还有再次见面的机会，他照样会和你和好如初，甚至还会说："你这个坏东西，怎么那么久没有上我们家去玩啦？"其实，从某些方面而言，诺兹德廖夫是一个多才多艺之人，即他会通许多门道的东西，在一分钟之内，他会愿意陪你到任何一个地方，远近都无所谓，你随便做什么交易都无所谓，用任何你想交换的东西来相互交换，比如枪、狗、马之类。……这些都是他用来作物物互易的对象。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他自己的随机灵活的爱折腾的性格的反应。假如他在街头碰上一个傻瓜，他能从这个傻瓜身上骗取一大堆钱的话，他就会到商店里把骗来的这些钱挥霍一空。买来一大堆他自己随便想要的东西：香锭[2]、印花布、蜡烛、保姆用的头巾啦，葡萄干啦……反正只要他想要的东西他都会买，直到他的钱一分不剩为止。不过，他几乎不把这些东西带回家去，他几乎就在同一天又把这些交换给一个有幸在赌场上赢了的人，有时候他也会把自己那根带有烟草包和烟嘴的长烟杆添上，有时也会连同四轮马车和马一同赔上，使自己不得不穿一件短小的常礼服或者一件短上衣去找一位朋友借车来用。这便是诺兹德廖夫。也许，他的性格有些迂腐过时，他们会认为如此这般的人现在已经难以找着，而且认为这种人的存在是不合理的。诺兹德廖夫这种人还会长久地存在，他的影子无处不在，只是形式多少有些差异而已，只是没有深入了解他们的人会认为他们是不

---

① 十四等文官：帝俄时代最低级官吏，驿站长之类。
② 香锭：由碳粉和松香制成，点着后可以使满室生香。

相同的罢了。

正说话呢，三辆马车已经来到了他们家的台阶前面。他们没有受到有准备的招待。一只木头支架放在饭厅的正中，两个庄稼汉正站在上面粉刷墙壁，一边永不停息地唱着歌，地上到处都是涂溅的白灰。两个庄稼汉马上就被主人打发走了，木头支架也被勒令搬走，接着他的命令声又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响起。客人们听见他在吩咐厨房准备菜肴，本来乞乞科夫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但是目睹了这里的现实以后他预测开饭也许要到五点钟之后。主人回来之后，又带领客人去参观他府上的所有东西，他们的参观只持续了两小时就结束了。他们首先参观的是马厩，马厩里有两匹母马，一匹灰里带有深色圆斑，一匹淡栗色。还有一匹枣红色公马，这匹马一点儿也不起眼，但是主人赌咒发誓说他是花一万卢布买来的。

“你肯定没有出到一万卢布，它甚至连一千卢布都不值。”他的妹夫说。

“老天作证，我的确花了一万卢布。”主人说道。

“随便你怎么说，赌咒发誓根本不顶用。”他妹夫又说。

“好，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打赌。”主人又说道。

他的妹夫终于没有同意和他打赌。

后来，他们又被主人带着参观了一下空马栏，据介绍从前那儿也养过马的。他们在这个马厩里看到一只山羊，据古老的传说而言，在马棚里养一只羊是必须的，看来这只山羊与马群处得鱼水交融，它仿佛在自个家里踱步般地在马肚子下面走来走去。后来，他们又跟随主人看了一只拴在铁链上的狼崽。“这就是狼崽。”他说：“我全部用生肉喂养它，我希望它长成一只十足凶猛的野兽。”他们后来又一起参观了池塘。据主人介绍，池塘里有两个人合伙才能拖上岸来的巨大鱼种，但是，他的那位亲戚显然对于这个充满了怀疑。“乞乞科夫，我带你去看一对特别有趣的狗：它们的脸像针一样尖，大腿上的肌肉结实得让人吃惊。”于是他

们一伙人来到一间搭建的很漂亮的小房子前面，房子的四周是一个大院子，用大栅栏隔了开来。他们在院子里看见了各种各样的狗：黑褐色的，黑里带火黄斑点的，黄里带黑花斑的，灰耳朵的，黑耳朵的……这些狗有着各种各样的名字，全是一些动词的命令式：飞吧、骂呀、开枪、着火啦、浪荡子、死命咬、狠狠咬、性急鬼、奖赏、女监护人。站在狗堆里的诺兹德廖夫俨然一个一家之主的样子：狗们便立即会竖着尾巴齐跑上去，与他亲热问好。其中有十来条狗还把它们的前爪搭到诺兹德廖夫的肩膀上去。外号叫“骂呀”的那条狗对于乞乞科夫表现出非常友好的样子，它用后腿支撑着身子，伸出舌头来直舔乞乞科夫的嘴唇，乞乞科夫被弄得特别难受，他忍不住唾了一口唾沫。他们也看到了那对大腿肌肉极其坚硬的狗——确实不愧为两条好狗。接着，他们又去看了一条克里米亚种母狗，它的眼睛已经瞎了，诺兹德廖夫解释说它的命不长了，但是两年前它还是一条非常好的狗。客人们仔细观察了一下那母狗——它的眼的确是瞎了，接着，他们又去看了一下水磨，那儿缺少一块“飞铁”，也就是一个铁座子，水磨上层的一块石头按理应该安放在那里，围绕着轴心一起转动，俄国庄稼汉的说法非常奇怪，他们说那是绕着轴心一起“飞”。“我们马上就要到达铁匠铺啦。”诺兹德廖夫说道。过了一段路，他们果然看到了一个铁匠铺，他们就走过去把铁匠铺参观了一下。

“就在这块地上，有许多灰兔，简直多得铺天盖地，连田地都看不见，我自己还曾经逮住过一只灰兔的后腿。”诺兹德廖夫说道。

“哼，你别想用手逮住灰兔。”妹夫忍不住又呛了他一句。

“但是，我确实用手逮过一只！”诺兹德廖夫回答道，“现在我领你们去看我的领地的边界地段。”他转过脸去冲着乞乞科夫接着说。

两位朋友跟着诺兹德廖夫走过田地，有许多土墩在那块田地里。客人们必须在休闲地和耙过的地的中间走。乞乞科夫开

始觉得累了。他们在许多地方都踩出了水，足见那里地势的低下。一开始他们都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但是后来发现这种做法无济于事，就干脆迈开大步向前走去，根本不顾泥浆的多少。走了很长一段距离之后，他们当真看到了用小木头桩子和窄沟构成的边界。

“这里就是边界！”诺兹德廖夫说道，“这里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那边，就是这片青翠碧绿的树林和树林后面的所有一切东西都是我的。”

“但是，这片树林是什么时候归你拥有的呢？我记得你是不久前才买进来的，知道吗，这可是不久前你才从别人那里买过来的。”妹夫又忍不住顶撞了他一句。

“没错，是不久前买进来的。”诺兹德廖夫承认道。

“你什么时候买进来的，动作还真快。”

“这是什么话呀，我前天花了很多钱买进来的，真见鬼，烦！”

“但是前天你到集上去了？”

“看看你，烦死啦，在集市上就不能买森林吗？哦，虽然我去了集市，在我离去时我的总管把它们买下来啦。”

“噢，是总管头儿。”妹夫说道。但是他还是满腹狐疑地摇了摇头。客人们沿着那条肮脏难走的路又回到了正屋。他们被诺兹德廖夫带进了他的书房，但是，他的书房没有一点之所以成为书房的迹象，也就是说，没有书和纸墙上挂着一支宝剑和两支枪，其中一支枪值八百卢布，另外一支值三百卢布。妹夫看了一眼，不住地摇头。他后来又拿出几把土耳其匕首，其中一把上面有如下几个深刻的字：“名匠萨威里·西比利亚科夫[1]”。接着，他又给客人们看了一把手摇风琴[2]。诺兹德廖夫立即在他们面前摇出了一点曲调，那调子倒还算悦耳动听，但是在中间出了点

---

① 萨威里·西比利亚科夫：标准的俄国姓氏，足见这把匕首是土耳其赝货。

② 手摇风琴：流浪乐师背在背上行乞的乐器。

岔子；因为一支玛佐卡舞曲竟然以《玛尔波罗上阵了》来作结束，而在《玛尔波罗上阵了》收尾的地方又出人意料地变成了人们熟悉的另外一支华尔兹舞曲。虽然诺兹德廖夫早都停止了摇摆，但是风琴中的一个笛子还是停不下来，后来还独自吹了许多才停下来。接下来，他又拿出一些烟斗给他们看，有木头制的，陶制的，海陶石制的，有的熏得发黄，有的没有熏黄；不久前他赢回来的一只琥珀烟嘴的长烟杆，在一个邮政站上对他一见钟情并且马上与他共浴爱河的一位伯爵夫人亲手给他绣的烟荷包。一说到那位伯爵夫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双纤纤玉手简直玲珑剔透绝妙至极——这句话在他嘴里也许是表达完美无缺之意吧。吃了一些干咸鱼脊肉[①] 后，将近五点钟的时候他们来到了餐桌边。看得出来，吃饭在诺兹德廖夫家里并不能算是一件重要事情，菜肴的好坏都一样，有的烧过了，有的还欠些火候。显然，厨师做饭完全是凭感觉的，手碰到什么他就放什么：例如，如果他触到了胡椒粉，于是就撒一些胡椒粉进去，如果他抓着了白菜，白菜也就进锅了，再把牛奶，火腿，豌豆，总之，拨拨弄弄，胡乱凑合凑合，只要一加热，就会产生气味。诺兹德廖夫最关心的事情便是劝酒，汤还没上桌子，他已经给客人们倒上了满杯满杯的浓烈的波尔多葡萄酒和一大杯高级索特尔纳白葡萄酒，在一些县城和省城这种索特尔纳白葡萄酒是比较少见的。后来，诺兹德廖夫又命令拿来一瓶玛岱拉酒，比这更好的玛岱拉酒连元帅恐怕都没有喝过。确实，这一杯玛岱拉酒下肚以后，嗓子眼儿立马烧得冒烟，商人们对于喜欢玛岱拉酒的地主的口味摸得非常准，他们往酒里加了许多罗姆酒，有时还加入王水[②]，但愿俄国人的强健的胃能消受得了。后来，主人又命令拿来一瓶特别不容易得到的酒，他说那既是布尔果涅酒，又是香槟酒，味兼二者之美。他非

---

① 干咸鱼脊肉：俄俗在正餐前要先吃点小吃。
② 王水：一种浓硝酸和浓盐酸的混合体。

常好客地倒满两杯，左边一杯，右边一杯，妹夫一杯，乞乞科夫一杯；但是，乞乞科夫顺眼一看，发现他给自己却加得不多。这使他立刻警觉起来，等待只要诺兹德廖夫正聊得高兴，或者正在给他妹夫倒酒的时候，他就趁机快速地把自己面前的那杯酒倒进前面的菜盘子里。工夫不大，一种花秋露酒又端了上来，诺兹德廖夫说，这种酒有十足的李子味儿，但是奇怪的是喝起来倒有一股特凶的杂醇味道。后来又喝了一种香液，其名目实在难以记下来。主人在第二次说到它的名字时与第一次都不一样。饭局结束了，酒也尝遍了，但是客人们仍旧坐在桌边没有动身。乞乞科夫无论如何也不想在她妹夫在场时与他商量那件事情，妹夫毕竟是局外人嘛，而他们之间要谈的事情是需要一种私下友好单独的氛围的。但是，妹夫看上去也不像什么危险人物，他似乎已被灌饱了酒，倒在椅子上打起了盹。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清醒还是迷糊呢，他立即跳起来就叫着要回家，但是他的口气懒洋洋地，没精打采，俄国的俗话就是说：按住马脖子套笼头，好不费劲。

“不行，不行，你不能走！”诺兹德廖夫说道。

“别了，别再难为我了，我的朋友，我真的要走。”妹夫说道。

“别胡说八道，我们马上就坐庄打牌。”

“不，兄弟，你自己打吧，我实在不能陪你，我老婆会不高兴的，真的，我要对她讲集市上的情况，实话说，老兄，我不能不让她高兴，别了，你别再留我啦。”

“行了，行了，你的老婆，她……你们两口子在一起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要干呢？”

“不，兄弟，她可是贤妻良母，她帮过我不少忙，……信不信由你，只要我一说起她，眼泪就直在眼里打转，不要，你别再留我啦，我可是一个堂堂男子汉大丈夫，我说话是算数的，我真的要离开，我真的希望你理解我。”

“别留了，让他留在这里又有什么好处呢？”乞乞科夫小声对

诺兹德廖夫说道。

“没错，我压根儿就看不惯这种毛手毛脚的小家子气十足的人。”诺兹德廖夫说道，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而且出了声：“行了，去见鬼吧，你只管跟你的老婆瞎混混，去吧。”

“别，老兄，你可不许用这种肮脏的话来骂我，我这一辈子幸亏遇到了我老婆，实在地说，她非常善良可爱，她对我有无限的柔情蜜意……一想起她我就想掉眼泪，她会问我在集市上看到的一切，我理该一丝不苟地告诉她听，她的确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行了，去吧，别再胡说八道了，来，把你的帽子拿走。”

“老兄，你应该理解她，尊重她，可以说，你不尊重她就是得罪了我，她可是一个不容侵犯的天使。”

“好吧，那你就尽快回到她身边去吧。”

“是啊，我马上就会离开，老兄，不要生气，其实我特别想留下来，但是我不能够。”妹夫把这几句请求的话翻来覆去地说了好几遍，对于自己早已坐到轻便马车里的事实浑然无觉，并且他早已走出了大门，他的面前已是一片无垠的旷野了。想必他的妻子也不一定能够听到有关集市的详细情况。

“这种破车！”诺兹德廖夫站在窗前边看边说。“你瞧那车子走得多慢，那匹拉边套的马倒是不错，我已经想要得到它好久了，可是，与他这种人根本没法谈，呆马，简直是只呆马！”

妹夫走了以后，他们回到房间里去。波尔菲利把蜡烛拿了进来，于是，乞乞科夫看到主人手时拿着一副不知什么时候起就已经捏在手里的纸牌。

“兄弟，为了打发时间，我拿了三百卢布来赌本作庄，怎么样？”诺兹德廖夫说着，一边用手指从两边压着纸牌，然后轻轻地把它们压弯，一张张的纸牌便从他的手里弹了出来。

但是，对于这句话乞乞科夫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他若有所思地说：

“呀！我差点儿忘记了，我还一事相求。”
“什么事？”
“你得首先给我保证：要按我的要求去办。”
“什么要求？”
“你先答应我。”
“没问题。”
“君子一言。”
“君子一言。”
“我想你肯定有许多死掉的奴隶，你还没有从纳税人花名册上把他们的名字划掉吧？”
“没错，怎么啦？”
“我要你把它们转让到我的名下。”
“他们对你有什么用呢？”
“嗯，总会有用的。”
“怎么用？”
“你甭管，这不关你的事，总之不会没用。”
“你肯定要耍什么花招，老实告诉我，你打的是什么主意？”
“我会有什么花招可耍呢？这种毫无用处的废物身上有什么主意可打呢？”
“但是，你要它们做什么？”
“哟，好奇心真的不小，不管什么破烂，你都想伸手摸一下，而且还想用嘴尝一尝。”
“但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可是你知道了也没有用，只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而已，就那么回事。”
“好，你不说，我就不照你说的办。”
“看看，这就是你单方面不守信用了，你已经答应过了，现在又变卦了。”
“哦，随你便吧，你不告诉我用他们来做什么，我决不答应你

的要求。”

“我怎么说呢？”乞乞科夫想了一下，过了一分钟他说，他要死魂灵是为了获取社会知名度，他并没有很大的庄园，因此，他的名下总得有些农奴才好。

“你没说实话，老兄，你压根儿就在撒谎。”乞乞科夫还没把话说完，诺兹德廖夫就打断了。

乞乞科夫自己也觉得他的谎撒得很不圆满，他的编造也一点儿站不住脚。

“好吧，我实话告诉你吧，”他冷静了一下说道，“不过，请你千万要替我保密。我想结婚，但是我的丈人和丈母娘都爱面子得要死，困难就出在这里，我真后悔攀上这门亲事，他们要求我必须拥有三百个魂灵，但是我现在才只有一百五十个。”

“你还在说谎。”诺兹德廖夫又叫了起来。

“我说的是实话，我一点儿也没有撒谎。”乞乞科夫说道。

“我敢用脑袋来打赌，你在撒谎。”

“我真是冤枉啊！我还算个什么人呢？我为什么要老撒谎呢？”

“我了解你这种人，是天下一流的骗子客，我只是出于友好才这么说，请原谅，如果你是我的手下，只要看到一棵树，我就要把你吊死在上面。”

听到这里，乞乞科夫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只要他听到粗俗或欺侮人的话，他就会觉得难受。他甚至讨厌别人用过分亲昵不拘形式的暧昧态度来对待他，除非一位特别尊贵的大人物。因此，他现在也是气得不得了。

“苍天有眼，我真的会把你吊死的，我对你直说吧，我并非为了惹恼你，我完全是站在一个朋友的立场上这么说。”诺兹德廖夫重复着说道。

“不管什么事情都应讲究限度，如果你喜欢这种粗俗话，而且要以此为荣的话，我建议你去当兵。”乞乞科夫自尊地说，过了

一会儿，他又补充了一句："即使你不愿送我，那我总可以购买吧？"

"卖！我知道你这种人的德行，你决不会出大价钱的。"

"哟，真黑啊，你看看，你把它们当什么啦，宝石，金刚钻，怎么的？"

"本来就是这样！我知道你的底细。"

"行了，你有这种犹太人脾气我总算知道了，常理而言，你理应把它们送给我。"

"好了，听我说，我根本不是你所想像的那种守财奴，这样吧，你只要把我的那匹公马买去，我就把它们作为饶头给你。"

"行了，行了，我不需要你的公马。"乞乞科夫被他的言论弄得异常惊讶地说道。

"怎么不需要啊？我花一万卢布买的，但是我问你只要四千卢布！"

"但是公马对我实在没用，我又没有养马场。"

"慢慢听我说，你并不明白我的意思；现在你只要先付给我，一千卢布就行，那一千卢布可以以后再给。"

"但我不需要公马，去它的吧！"

"行了，那就把那匹淡栗色的母马买去。"

"母马我也不要。"

"母马连同你刚在这儿看到的那匹灰马，我一共只收你两千卢布。"

"但是，马对我而言是完全多余的。"

"你可以把它们卖掉，只要你去赶集，倒一次手保准让你赚三倍。"

"我自己清楚自己赚钱的本领的大小，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从中得到好处。"

乞乞科夫没有领这份感情，他自然也谢绝了购买那匹淡栗色母马和那匹灰色马。

“好了，那么买我几条狗吧，我有几条狗别人看了保准让他发指。那狗毛很长，嘴上的毛都耷拉下来了，身上的毛都竖起来，像鬃毛一样。肋骨浑圆，鼓得如同圆桶一般，真是不可思议，它的爪子伸不开，跑起来从来不站地！”

“干吗？我又不是猎户，要狗做什么用？”

“我希望你养几条狗，我告诉你，如果你不养狗，那么你就买我这只手摇风琴，这只风琴真是妙不可言哪，我可是个正人君子，实话实说吧，我买时花了一千五百卢布，你买时只要付给我九百卢布就行了。”

“但是，我要它能做什么呢？我又不是德国人，背着他走街串巷，卖艺讨钱吗？”

“这与德国人背的那种手摇风琴不同。这是风琴，用上好的红木做的，我现在再给你演示一遍！”说到这儿，他把乞乞科夫用一只手拖到了另外一个房间里，不管他如何努力，如何卖力地表演，乞乞科夫还是不能承认他的风琴的“优良品质。”“如果你不愿出钱，那咱们这么办吧，我把所有的死魂灵和手风琴一齐给你，而你给我你的那辆轻便马车，再找给我三百卢布。”

“看看，你又来了，我怎么回去呢？”

“我可以给你另外一辆轻便折篷马车，现在咱们就可以去车棚里看看这辆马车！你只需重新刷一层漆，它就可以变成一辆绝妙的马车。”

“他可真是鬼迷心窍了！”乞乞科夫心里想。他看来是决意要把他的风琴、马车、狗都甩掉，无论他的狗的肋骨如何圆得让人不可思议，爪子也不着地，但他决意不留它们了。

“知道吗，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同时拥有轻便马车、死魂灵、手摇风琴啦。”

“我不要。”乞乞科夫一口回绝。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要。”

“真是的，不通情理的东西。我说啊，你和人简直就不能像好朋友、好伙伴那样子相处，你简直不讲理……现在我终于认识了你，你是个两面三刀的人。”

“你以为我是个大傻瓜？你自己扪心自问一下，我为什么要拒绝买你的东西呢？”

“行了，别说了，我总算把你看透了，说实在的，你这样的坏蛋真是少见，喂，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来押庄吧，我把所有的死魂灵全都押在牌上，包括那只手摇风琴。”

“嗯，所有的事情都要靠押庄来决定，那就是说胜败也没啥定数，”乞乞科夫边说边用眼角瞥了一眼对方手中的牌，他觉得他的牌似乎都是做过手脚的，因为牌面的花色非常值得怀疑。

“为什么没有定数呢？”诺兹德廖夫说道，“没有什么狐疑的，这全凭运气，只要你运气好，你就会得到许许多多的好东西，你来看看这张牌，多么好的运气啊？”他一边这样说，一边分牌来挑逗乞乞科夫的赌兴。“运气不错，运气不错，你看看，顺手牵羊的事情，一开始就是九点，上回我就是在这该死的九点上栽的。当时我已经有所预感，我知道它会出卖我，因而我把眼睛一闭，自己在心里说：‘见鬼，谁若要抓了你去，真是倒霉至极。’”

正当诺兹德廖夫说话时，波尔菲利端来一瓶酒，但是，乞乞科夫坚决拒绝了，他不打牌，也不喝酒。

“为什么不打牌呢？”诺兹德廖夫说。

“因为我没有兴趣，而且，老实说，我对于打牌真是不喜欢。”

“不喜欢却是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乞乞科夫耸耸肩补了一句。

“你真没有出息。”

“我无能为力，这是上帝的安排。”

“简直是只呆鸟，我曾经还以为你至少是位正人君子，但是现在才知道你这人简直不可理喻。和你呀，不能像与其他的亲密朋友那样……一点儿也不爽快，一点儿也没有诚意！你是一个十

足的索巴凯维奇，一个如此下流的东西。”

“你凭什么骂我，难道不喜欢打牌我有错吗？你只要卖给我死魂灵就可以了，如果你是一个把废物看得很重的人的话。”

“我只能卖给你一只秃顶的鬼，我本来打算要白送给你的，但是你现在别想了！你就是用三个王国来与我交换我也不干，你这种老滑头，肮里肮脏的砌炉匠！从今往后我不再想和你有什么来往，波尔菲利，去告诉马车夫，别再给他那几匹马喂燕麦，只要给它们吃干草就行了。”

乞乞科夫就是死也没有想到最后的结局竟会是这样。

“最好别再让我看见你。”诺兹德廖夫说。

然而，架是吵了，但是宾主二人终于还是同桌吃了晚饭，只是饭桌上再也没有摆上名目繁多的各种酒。桌上只有一个酒瓶，里边装的是塞浦路斯产的那种酒，也就是那种酸不啦叽的劣质酒。吃完晚饭，乞乞科夫被领到了旁边的一个侧屋里，那里已经备好了一张床，诺兹德廖夫说："这就是你的床，你别想我对你说晚安。”

诺兹德廖夫走后，乞乞科夫一个人独自坐着，他显得心事重重。他一个劲儿地埋怨自己责怪自己，他后悔自己把事情向诺兹德廖夫全盘托出，他后悔不该大老远地跑来这儿白白地浪费时间，他后悔自己太孩子气，太傻。因为诺兹德廖夫是完全不值得信任的……他是一个坏透了的家伙，他会天南地北地乱说一通，而且还会添油加醋，造谣生事……愚昧啊！愚昧啊！“我简直傻到了极点。”他自己埋怨自己道。这一夜他睡得糟透了。一些十分猖狂的小虫子咬得他怎么都不是，左挠右搔怎么也不对劲，而且边抓边嘟哝道："但愿你与诺兹德廖夫一起都被恶魔抓了去。”一大早他就醒了，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穿上睡袍和袜子，穿过院子，到马厩那边去，他命令谢里方立即套好马车。当他穿过院子走回来的时候迎面碰上了诺兹德廖夫，他也穿着睡袍，而且嘴里叼着长烟杆。

诺兹德廖夫若无其事地问他晚上睡得可好。

“凑合吧。”乞乞科夫漫不经心地回答。

“老兄，但是我就不同了，一群不知是什么样的虫子骚扰了我一晚上，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恶心，昨天晚上的折腾，我的嘴里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似乎有一中队骑兵在那儿借宿过似的。你设想一下：我梦见有人把我抽打了一顿，真的，一点儿也不假。打我者是谁？你肯定猜不到。骑兵上尉波采鲁耶夫和库甫欣尼科夫一起把我抽打了一顿。”

“是啊，他们要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狠抽你一顿才叫人高兴呢。”乞乞科夫心里边想到。

“老天爷，揍得我哭爹喊娘。醒来一看，你猜怎么着，是不知什么东西咬得我特别难受，真他妈婊子生的。好啦，你赶快去穿衣服，我马上上你屋里去，不过我要狠狠地把总管教训一顿。”

乞乞科夫回屋穿衣服洗脸去了，当他忙完了这些回到饭厅时，发现桌上已经摆好了茶具和一瓶罗姆酒。昨天午餐和晚餐的残痕犹存，看来，地面是根本就没被扫过，面包渣满地就是，桌面上还残留着烟斗灰。主人大大咧咧地走了进来，他的睡袍里面什么也没有穿，袒露着胸、露着一簇一簇的胸毛。他的手里拿着一根长烟杆，一口一口地从茶杯里喝着茶，如果一个不喜欢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的绅士画家遇上诺兹德廖夫的话，他可就遇到了一个绝好的创作素材。

“喂，现在怎么想呢，难道你还不愿意用死魂灵作赌注打几副牌吗？”诺兹德廖夫冷静了片刻说道。

“老兄，我说得相当明确，我不想打牌，如果你愿意卖给我，那我倒无二话要说。”

“我不想卖，那样做倒不够朋友，我不想在那种不明不白 东西上面赚钱，至于押庄打赌，那另当别论，咱们来一副怎么样？”

“我已经说过了，不打牌。”

“那你也不愿交换？”

“是的。”

“那好，你听好了，咱们下一盘棋，如果你赢了，那一切归你。你可知道，我要从花名册上清除的农奴的确不少。喂，波尔菲利，快拿棋盘过来。”

“别这样白费劲，我不会下棋。”

“这可不是押庄打牌，这玩意儿玩的是智慧，我骗不了你的，而且你也许还不知道，我压根儿不会下棋，除非你先让我走几步。”

“别了，”乞乞科夫暗自想到，“就对付他一盘吧，我下起棋来还不坏，而且这玩意儿也不能做什么手脚。”

“请吧，我与你下一盘吧。”

“我把死魂灵跟你赌一百卢布。”

“为什么要赌一百卢布，五十为什么不可以？”

“不行，五十根本算不了什么赌注，我宁可和你赌一百卢布，另外加上一条中等的狗儿子或者一颗系在表链上的金图章。”

“嗯，没问题。”乞乞科夫说。

“那你一定要让我先走几步。”诺兹德廖夫说。

“这怎么行呢？不行，我半步也不让。”

“至少让我两步。”

“不行，我自己下得也不好。”

“我知道你下得不好。”诺兹德廖夫向前走了一步棋。

“我很久都没摸过棋子了。”说着乞乞科夫也往前走了一步。

“我知道你下得不好。”说着，诺兹德廖夫又向前走了一步，而且他同时用衣袖把棋子往前推了一步。

“我好久手里……哎，哎，兄弟，你这是干什么呀，把它退回去！”乞乞科夫说道。

“退什么回去？”

“棋子啊！”乞乞科夫说道，同时他看到有一只大棋子正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这只棋子从哪里来，也许只有上帝才知道。

“不行”，乞乞科夫说道，他同时从桌旁站了起来，“这样子下棋可不行，说话间你就走了三步！”

“怎么会一下子走三步呢？这一步是一时疏忽走错了的，我一大意就把一只棋子带过去了，现在把它退回原处可以了吧。”

“那另外一只又是怎么回事？”

“什么另外一只？”

“偷着抹到王城脚下的这只棋子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呢？我不知道。”

“别了，兄弟，每一步我都看得一清二楚，你刚把它塞进去。他本来应该在这里的。”

“什么原来的位置在这里！”诺兹德廖夫涨红了脸说道，“兄弟，我看你是昏了头啦。”

“不，兄弟，我看你才昏了头呢，不过也许你更高明一些罢了。”

“你别把人看扁了，难道我是蒙混别人的小人吗？”诺兹德廖夫说道。

“我没有看扁你，只是我永世都不与你下棋了。”

“不行，你不能半途拒绝，棋局已经都到这份上了。”诺兹德廖夫有些火了。

“我完全有资格拒绝，因为你在棋盘上完全是一个小人。”

“你，你怎可以这样说话？”

“不，老兄，你问问自己吧。”

“对，我是小人，但你好歹把这局棋下完呀。”

“你没有理由强迫我。”乞乞科夫冰冷地说道，并且来到棋盘前面把棋子搅乱了。

诺兹德廖夫涨红了脸，他走上前去，他与乞乞科夫是如此地迫近以至于乞乞科夫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两步。

“我要强迫你下棋，棋子搅乱了没有关系，我记得所有的步子，我会重新把它摆好的。”

“别了，兄弟，事已至此，我不能再坚持下去了。”

“你是不愿意了？”

“你自己也明白，这棋根本没法进行了。”

“别，直截了当地说，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诺兹德廖夫说，而且逼得更加近了。

“不愿意。”乞乞科夫忍无可忍地喊道，同时他把两只手缩回来靠脸近了一些，为了防止万一争论激烈起来有过激行为。这种防范恰到好处，因为诺兹德廖夫已经抢先一步抡起了手……也许我们的主人公从此脸上会留下一道永远难以抹去的耻辱伤疤，但是他把这突如其来的一击挡住了，他一把把诺兹德廖夫的两只手抓得紧紧的。

“波尔菲利，巴甫卢什卡！”诺兹德廖夫杀猪般地吼叫着，一边奋力挣扎着。

乞乞科夫为了避免让下人们看见这让人难堪的一幕，同时感到要抓住诺兹德廖夫的手有些力不从心，于是就把他的两只手放开了。同一时刻，波尔菲利来到屋子里，同他一起进来的还有巴甫卢什卡。这个小伙子很壮实，与他打交道永远都是你吃亏。

“如此说来，你是不想把这盘棋下完，痛快点告诉我。”诺兹德廖夫说。

“简直无法再继续。”乞乞科夫说着，他把目光移向了窗外，远远地他看到他的马车已经套好了，谢里方仿佛已经在等着他一挥手就出发，但是，他怎么能够走出这个屋子呢，因为门口有两个身强力壮的农奴。

“那么，这盘棋你是不想下下去了？”诺兹德廖夫说道，一张脸憋成了猪肝色。”

“如果你的作法像个正人君子的话，我别无他求，但是现在实在难以坚持。”

“好，依你说你是没法下啦，好个混蛋，你发现自己赢不了就

不想下啦，揍他。”他一声令下，而且自己也把那根樱桃木的长烟杆捏在手里，乞乞科夫顿时面无血色，他似乎有话要说，但是什么也说不出来。

“揍他！”诺兹德廖夫嘴里吼着，举着那只长烟杆往前冲去，他浑身大汗淋漓仿佛正要向一座堡垒冲锋。“揍他！”他的喊声仿佛是一位无所畏惧的中尉面临着伟大的进击时向手下士兵们发出的号令：“冲啊，小伙子们。”这位鲁莽的中尉已经颇有名气，但是上级指示在战斗中他千万不要鲁莽，然而他还是无法压制胸中涌动的豪情，他的眼前闪现着苏沃罗夫[1]的形象，他立志要建功立业。“冲啊，小伙子们！”他使劲地喊着，但是，他的命令已经把他精心策划的作战计划破坏得一塌糊涂是他始料未及的事情。那坚固无摧，高耸入云的要塞的炮孔里伸出了无数只步枪，他的士兵们一个个都血肉横飞，体无完肤，但是，此时的诺兹德廖夫与那样一位斗志昂扬的中尉相比，他的斗气和勇敢真的可以说是无坚不摧。那要塞肯定会被他吓得魂飞魄散了。一把他想用来护身的椅子已经被两个农奴抢了去，他吓得闭上了眼睛，气不敢大出一口，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要挨那主人那根契尔克斯克地方制造出来的长烟杆的厉害了。他到底会落个什么样的下场呢？也许只有老天爷才知道。上帝保佑，我们的主人公的肩膀，脊梁，以及身上其他的一些斯文地方算是免遭了摧残。大出意料，突然一阵子小铃铛的叮当叮当的声音似乎从天外传来，他听到了台阶上传来四轮马车的马蹄的得得声，甚至马的沉重的鼻息声也传到了房子里。大家不约而同地向窗外一看，只见一个身穿军服，留着胡子的人走下了马车，他在前厅里问了几句之后就径直奔屋里来了，当他进来时乞乞科夫还没从梦魇中醒过来，他目前的状态是世界上最可怜的。

“请问你们当中哪位是诺兹德廖夫？”来人说道，并且迷惑不

① 苏沃罗夫：一个著名的俄国统帅。

解地看了看怒发冲冠的诺兹得廖夫和魂不附体的乞乞科夫。

“首先告诉我是哪一位想与我谈话。”诺兹德廖夫说。

“当地警察局长。”

“有什么事?”

“我受命传达一项通知,你已受到控告,要受到法院传讯,直到了解你的案子为止。”

“别胡说八道,我犯什么错了?”诺兹得廖夫说。

“有一件案子牵涉到了你,就是在你醉酒之后用鞭子抽打地主玛克西莫夫,使他受到了惊吓。”

“别瞎说,我连玛克西莫夫地主的面都没见过。”

“仁慈的先生,我要告诉你,我是一名军官,对于你的仆人你可以用这种语气,但是这对我千万别用这种语气。”

这时候,乞乞科夫顾不了那么多,他赶紧抓起帽子,绕过警察局长的背后,一阵风似的跑到台阶上去了,他坐进了轻便折篷马车,谢里方驾着车一阵风似的逃跑了。

第　五　章

但是,我们的主人是确实被吓了一跳。尽管轻便折篷马车拼命往前奔,诺兹德廖夫的庄园早已淹没在田野、斜坡和小丘岗中,连影子也不见了,可是他还是不住地回头望,害怕有人从后边追上他们。他大口地喘着气,他用手摸了摸胸口,觉得胸腔里跟揣了只小兔子似的突突直跳。“哎,真是个恶鬼,把我差点吓个半死,”这时候,他的心中涌起了无数种对诺兹德廖夫的诅咒和怒骂,里面也不乏一些粗俗之词。可以理解,他毕竟是俄国人,而且又是在万般气愤的情况下,并且,这也并非小事一桩。他自己在心里想到:“无论怎么样,只要警察局长稍微晚来一步的话,也许我就可以与世作别了,我就会像河里的流水般消失得没有踪

影，因为我的身后没有一个根苗，也不会为子孙后代创造下令人艳羡的财富！”我们的主人的传宗接代思想还是相当严重的。

“这种老爷可真是坏到了极点，我还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老爷，我真后悔没有往他脸上唾一口！给人不吃饭可以，但是你不能不喂我的马呀，因为燕麦是马最喜欢的食物，正如人要吃饭菜一样，马也要吃燕麦啊！”谢里方也在心里想着。

马仿佛也在诅咒诺兹德廖夫，不仅枣红马和陪审官看起来怒气冲冲，就连那匹花斑马也挺生气。虽然它总是不能像其他两位那样大享燕麦，而且他在谢里方给它撒燕麦之前总要被嘟哝一句：“你这个坏家伙！”但是，不管燕麦哪怕是其它的干草它也会吃得津津有味，它也会不时地把长脸伸到别人的槽里，尝尝它们的饲料是否比自己的丰美，尤其是当谢里方走出马厩的时候；但是这回它只能吃到干草……这真是难受，总之，大伙儿都觉得很难受。

可是，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使这些无休止的抱怨意外的被打断了。包括马车夫在内的所有人直到最后一分钟才清醒过来——一辆由六匹骏马驾着的弹簧马车突然向他们冲过来，女士们的叫喊声几乎就在他们的头顶上响了起来，同时夹杂着车夫的吆喝声和恐吓声，“喂，你这个王八蛋，往右边拐，往右拐，你是发酒疯呢还是怎么地了。”谢里方一时间发觉自己有些疏忽大意，但是俄国人的天性是不愿意当众承认自己的错误，于是他依然把腰杆挺得老直，而且嘴里说：“发疯是不是，这样横冲直撞又是为了什么，跑那么快赶着投胎啊？你没长眼睛啊？”接着，他就努力把轻便折篷马车往后拉，想挣脱另外那辆马车的挽具，但是为时已晚，已经搅得一塌糊涂了。花斑马还非常友好地闻了闻夹在它两边的陌生朋友。这时，车上的女士们完全被眼前的情景吓傻了，她们从头到脚都表露着无比慌恐的神情，其中有一位老太太，另外一位是年方二八的姑娘，金色的头发服服帖帖地梳在她的头皮上，十分秀丽迷人，她的小脸儿圆圆的，仿佛一只新鸡蛋。

姑娘的小巧的耳朵也是晶莹透亮的，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绯红而俏丽。同时，她张着那只绯红的小嘴，也充分说明她受到了惊吓，还有泪珠儿挂在她的眼帘上——总之，她身上所有的东西都非常可爱，我们的主人公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了好几分钟，对于马匹和马车夫之间发生的事情浑然无觉。“往后拖呀，你真是傻瓜，你这个尼日戈罗德的冒失鬼。”一个马车夫叫道。谢里方往后扯了扯马缰绳，另外一个马车夫也这样做了，那匹马后退了几步，但是后来它们踩过马套绳又绕到了一起。那匹花斑马在这场纷扰中表现得尤为讨厌，它与它的那两个新朋友如胶似漆，它对它们竟喜爱到了如此程度，它把自己的嘴巴放在那匹马的耳朵上不停地闻，似乎在说些什么，想必是一些蠢笨无聊之词，因为那匹马不住地摆耳朵。

幸运的是离这儿不远有一个村庄，一些庄稼汉跑到这儿来看热闹。因为有幸观看这种景象的确是庄稼汉的一种眼福，正如报纸或者俱乐部对于德国人一样，因而没有多久就已经有好多人围拢在马车旁边，村庄里只留下了老婆子和小孩。缠绕在一起的马套绳是被解开了，有人在花斑马的脸上擂了几巴掌，它这才倒退了几步，不管怎么说，两辆马车上的马是各自归位了。那辆马车上的马也不知是因为拆散了它们的朋友不高兴呢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总之它们不怎么听使唤，站着动也不动，蹄子上就跟钉了钉子似的。庄稼汉们一下子就使出了非常大的同情心，许多人都上前出谋划策：“安德留什卡，你把右边那匹拉边套的马拉一拉，米佳依大叔骑到中间那匹辕马的背上，骑吧，没关系的！”一个干瘦的老头儿骑到了马背上，那样子像是乡村教堂的钟楼塔尖，也可以说是更像井上用来拴吊桶的吊钩。马车夫抽了马一鞭子，但是马还是不动，米佳依大叔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不要乱，稍等一下。”庄稼汉们又叫道，“米佳依大叔，你去骑那匹拉边套的马，让米涅依大叔骑在辕马背上！”米涅依大叔是位肩阔腰圆的庄稼汉，他的胡子乌黑得与煤炭没什么两样。肚子大

得与集市上的茶炉没有什么区别，他很得意地骑上了中间那匹辕马，马差一点就被他压得趴在了地上。“现在好了。”庄稼汉们齐声欢呼，“狠狠地抽它们几下子，狠狠地抽它们几下子。”可是，马儿还是不动，火辣辣的抽打也无济于事，米佳依大叔和米涅依大叔分别骑在了两匹辕马身上，而让安德留什卡骑在那匹拉边套的马身上，马车夫终于忍无可忍，他一气之下把三位骑马者都赶下了马，他做得也许没错，因为马的背上有这么一股白气冒了出来，仿佛马驾着车跑了一个驿站的路程似的。马车夫让马儿歇了一会儿以后，它们就自自然然地跑了起来，正当大家伙这样子折腾的时候，乞乞科夫只是在全神贯注地看着那辆马车里的那位妙龄女子，有好几次他都有一种想与她说话的冲动，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机会。在这时候，女士们乘车离去了，那个标致的小人儿也消失了，于是就只剩下大马路，轻便折篷马车，那三匹再也熟悉不过的马，谢里方，乞乞科夫和平坦宽阔的郊区田野。无论一个人生活在什么环境里，稀里糊涂，粗俗肮脏的下层贫民中间也好，或者在单调而又阴冷、清洁而乏味的上层社会也好，在他的一生中至少有一件事情会使他触目惊心，或许这件事情在他心中激起的冲动是其他任何事情都难以企及的。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我们的生活是由怎样的苦辣酸甜交织而成，而明媚的阳光总有一天会掠过我们的头顶，正如一辆装备豪华气派、驾着如画般俊美良驹的漂亮马车，会突如其来地驶进一座贫穷落后的村子一样，因为那样的村子，除了乡下的载货大车之外，乡下农民没有看到过任何其他的车辆，所以他们看得直发呆，而且忘记了戴上帽子，虽然那辆神奇的马车早已连影子都看不见了。那位金发女郎正是如此这般奇妙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又突然昙花一现地消失了，如果他这回碰见的不是乞乞科夫，而是另外的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无论他是大学生或者骑兵，或者索性就是个初涉人世的人，那么，上帝啊，他身上的所有感情都会苏醒过来，骚动起来，他甚至会失控而大喊大叫的。他也许会长久

地呆呆地站在一个地方，神志不清，忘了旅途，忘了耽误行程会受到的一切责骂和申斥，忘了自我，忘了公务，甚至忘了全世界！

只是我们的主人公也是不惑之年的人，他的性格已经被磨得沉稳而老练，他也思索过，但是他想得很现实，不会那么离谱，有时还非常地有理有据。“一个不错的姑娘。”他说，并且将鼻烟打开，闻了一下。“但是，她身上有什么好的呢？也许她刚从一个寄宿女塾或高等女子学校毕业，所谓的娘们气息她丝毫都没有沾染，即她身上没有令人不喜欢的东西，她毕竟是一个孩子，她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单纯朴素，她想说想笑随心所欲，毫不做作，她有很大的可塑性，你随便让她变成什么都没有问题。她可以彻底变坏，也可以变得完美无缺；全在于她的亲戚们及父母怎么调教她。用不了一年功夫，她会沾染各种娘们习气的，她的亲生父亲也许会觉得她很陌生。她也不知是怎么地一下子就会拿架子作俏了，开始按照世俗的标准去应对一切，成天为了各种交际，应酬，怎么样说话，眼神应该怎么样，姿势应该怎么样……而费心劳神，而且她整日里害怕自己行为是否欠得体，说话是否有错误，结果呢，她便会走上一条不说实话，没有真心话，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的路上。”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想了想又接着说开了：“但是，她到底是谁家的姑娘呢？他父亲是谁？境况怎么样？是一个有名有望的地主呢？或者只是一个作了官有了钱的忠良臣民？假如，这位姑娘如果再加上二十万卢布的嫁妆那可真是一块令人眼红的肥肉啊，如果谁有幸娶到她，那可真是洪福齐天那！”二十万卢布非常惹眼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甚至开始责怪起了自己，后悔自己没有在马儿出了乱子的时候抓紧时间向他们的马车夫打听打听，车里是何许人。但是，他的这些想法终于被眼前呈现出来的索巴凯维奇的村庄打破了，他的心思又全部回到了他那个明确而坚定的目标上。

他觉得村庄规模很大，有两座树林、白桦林和松林，就像两只翅膀，一面颜色深一些，另一面颜色稍淡，向着村子的左右两

边伸展开来，一幢带有阁楼的木造屋子的红色屋顶从中间露出来，仿佛只是经过粗糙粉刷的灰色的墙壁——这种屋子与我们为屯田兵和德国移民建造的房子差不多。看得出来，在建造这座屋子的时候，主人的兴趣爱好与建筑师的意图没有少打过架，建筑师是一个机械古板的人，主张对称与平衡，主人只要求方便，于是出现了现在为了讲求对称而把一面墙上开的窗户全给填没的事实，在那里只挖了一个小孔，大概是为了储藏室透光的需要。山花墙无论怎样也不能与屋子的正中心相对，建筑师不管怎样费心都无济于事，因为主人要求必须把一根柱子拆除，于是柱子就由原来的四根变成了现在的三根，院子周围是坚固的，粗大无比的木头栅栏，看得出来，为了建筑物的坚固地主是劳心费神的。他全部用粗大的、沉甸甸的百年不朽的圆木来建造马厩、谷仓和厨房。庄稼汉们居住的小木屋也修建得相当不错，没有镂花纹，没有粘土墙，但是一切做得结实、地道。连井栏圈他也用上了结实的橡木，那一般只是在作碾磨或海船时才用的。总之，他触目所及全是固若金汤、坚不可摧的东西，都显得又笨重又结实。当驶近台阶时，有两张脸几乎一齐探出窗外，一张是女人脸，狭长得如同黄瓜，另外一张是男人脸，圆阔得如同"葫芦"，这种"葫芦"其实是摩尔达维亚南瓜。在俄罗斯，这种南瓜通常是巴拉莱卡琴的材料，每当二十来岁的俊少年拨动琴弦时，立即便有一群胸脯雪白，脖颈粉嫩的姑娘拥上来倾听他的悦耳琴声，小伙子对她们又打口哨又抛媚眼，这时，巴拉莱卡琴可给小伙子增色不少。这两张脸往外探了一下，又同时收了回去，一个穿着带有蓝色硬领的灰色短上衣的侍从走上前来，他把乞乞科夫领进了门廊；这时主人已从门廊里迎了出来，看见客人，他结巴地说："进吧。"于是他们就来到了里屋。

乞乞科夫把索巴凯维奇瞟了一眼，这次觉得他与一头中等大小的熊相像无比，他身上的那件与熊皮几乎没有区别的燕尾服更拉近了他与熊外表上的距离，他裤腿长长，袖子长长，走起

路来脚步沉重，步履蹒跚，而且不停地会踩在别人脚上。他那张脸的颜色就像五戈比铜币那样火辣辣。大家知道，世界上有千奇百怪的面孔，造物主在铸造他们的时候真不知如何费尽心思去琢磨的，也不知到底都动用了哪些细巧的工具，像剪刀啦，锉刀啦，小钻子啦，还有如此等等的东西。或者，造物主也只管大手大脚地，一斧子下去一个鼻子，再一斧子就是两片嘴唇，大号钻头下去，两只眼睛，也不多加修饰，它们就来到了世上，接着说了声"活啦！"索巴凯维奇的长相就是如此结实而奇怪；他的头大多数时间不是向上仰着而是向下垂着，他的脖子压根儿就不灵活，由于转动起来太死板，他的眼睛极少望着说话的对象，而是望着门或者火炉的犄角。当他们共同穿过饭厅时，乞乞科夫再次看了他一眼，自言自语道："熊！十足的大熊；天下竟有此等奇怪的事，他的名字就叫：米哈伊尔[①]·谢苗诺维奇。乞乞科夫了解他踩人脚的习惯，因而走起路来非常小心，总走在他后面。主人似乎对此也有所觉察，马上问了一句："我没有碰到你吧？"乞乞科夫马上道谢说，目前还没有碰到。

到了客厅之后，索巴凯维奇指了指一把圈手椅说："请吧。"乞乞科夫一面落座一面瞟了一眼挂在墙上的画，画上全是英雄好汉，全是一些希腊统帅的全身画像，穿着红裤子的制服，眼镜架在鼻子上的玛甫罗科尔达托、柯罗柯特罗尼、米亚乌里、卡纳利[②]。所有这些英雄全都大腿粗大，胡子浓密，让人看了直打寒颤。在这些强健结实的希腊人当中，也不知是为了什么原因夹杂着一幅巴格拉齐昂[③]的像，他细瘦无比，脚底下堆放着一些小旗子和大炮，嵌在一只非常狭窄的镜框里，接着又有一个希腊人，女英雄包贝林娜[④]，她的一条腿和当今那些花花公子的身子不

① 米哈伊尔：俄俗称熊为米哈伊尔。
② 以上四人均是希腊从土耳其奴役下挣脱出来的民族斗争统帅。
③ 巴格拉齐昂：参加过对拿破仑作战的俄国将军。
④ 包贝林娜：与土耳其作战的希腊女英雄。

相上下。主人自己健康而结实，又全部以自身为模型选择房间的装饰品。在包贝林娜旁边，靠近窗子的地方有一只鸟笼，一只黑里带白点的画眉鸟不时地把头探出笼子外张望，连这只画眉鸟也与主人相像得不得了。宾主二人静静地坐了几分钟，客厅的门就开了，非常高大的女主人走了进来，她带了一顶室内便帽，扎着土制原料染色的缎带。她庄重地走了进来，头抬得像棕榈树一样笔直。

“这是我的妻子，名叫菲奥杜丽亚·伊凡诺夫娜。”索巴凯维奇介绍道。

乞乞科夫走上前去把女主人的手亲了一下，她几乎把手塞到了他的嘴里，他这才发现她的手是用酸黄瓜汤洗过的。

“宝贝，我来引见一下，这位是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我在省长府上与他认识的。”

女主人马上让了座，而且说了句“请吧。”还像舞台上扮演皇后的女演员那样低了一下头。接着，她在长沙发上坐了下来，把身上的细毛羊围巾拉了拉，从此以后她的五官就再也没有动过。

乞乞科夫抬起头来，又把屋子里的及墙上的装饰画重又看了一遍。

三个人差不多足足沉默了五分钟，只有画眉鸟啄食的笃笃声在屋子里响起。乞乞科夫再一次扫视了一遍屋里的陈设——所有的一切都粗笨而结实，与主人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妙；一只四只脚都非常奇怪而且矮胖的胡桃木写字台摆放在客厅的一只角落里——非常像熊，总之，任何东西，那怕一把椅子都似乎在说：“我就是索巴凯维奇！”或者说：“我也挺像索巴凯维奇。”

“有一天在民政厅长伊凡·格利戈里耶维奇家里我们还说起过您。”乞乞科夫发现没有人说话，就开口打破了沉默，“那是在上个星期四，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快活的一晚上。”

“是啊，那天我正好有事没有到厅长那里去。”索巴凯维奇说。

“他人品可真是不错。”

“你在说谁?”索巴凯维奇望着火炉的犄角问道。

“民政厅长。”

“这也许只是你的个人意见,实际上他也只是一个共济会会员[①] 之类的角色,而且是一个相当不聪明的人。”

乞乞科夫听出了这样的尖刻评语,一时有点惊慌失措,他慢慢镇定下来之后接着说: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美无缺,可是省长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

“省长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

“是啊,难道你不同意?”

“天下第一个强盗。”

“怎么,省长是个强盗?”乞乞科夫完全被弄糊涂了,省长怎么可以与强盗相提并论呢?于是他又接着说:“这令我不可思议,不过,我要给您提个醒,他为人敦厚善良,与您说的有很大的出入。”说到这里,他把省长亲手为他做的钱包拿出来作为明证,而且把省长的和蔼可亲的脸赞美了一番。

“那是一张十足的强盗脸! 只要他被给了一把刀,来到马路上,他就会杀人,他会为了一戈比的钱而害一条命,副省长和他一样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索巴凯维奇说道。

“很明显,他与他们都闹僵了,我还是和他提提警察局长吧,警察局长也许是他的朋友。”乞乞科夫心里想。

“不过,平心而论,我倒不讨厌警察局长,这个人性格开朗,直爽,非常淳朴而敦厚。”乞乞科夫说道。

“一个骗子,他既可以与你称兄道弟,也可以把你出卖,欺骗你,和你一起吃饭。我对于他们这些人全都了解,全城没有一人

---

① 共济会:十八世纪建立的一个秘密宗教组织,俄国许多共济会会员都是秘密革命团体的成员,后来参加了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因此,“共济会会员”是“思想自由的危险分子”的同义语。

是好的，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尔虞我诈，互相倾轧，他们全是基督的叛徒，这里面只有检察长一人是正人君子，但是要照实说来，他也不比一头猪好多少。”

听了这些短小精悍的人物简评之后，乞乞科夫这才明白过来，他没有必要再与他谈论别的官员了，而且他的记忆忽然涌上心头，原来索巴凯维奇平素是不喜欢说别人好话的。

“宝贝，我们是否该去吃饭了。”索巴凯维奇的夫人说道。

“请吧。”索巴凯维奇说。于是宾主几人一齐来到摆着下酒菜的桌子前面，他们把一杯伏特卡酒一口气喝了个干净，并且按照俄罗斯的传统吃法，把下酒菜尝过了，也就是把形形色色的腌制美味吃过了，也把开胃菜吃过了，然后大家依次坐到了饭厅里，女主人打头，仿佛一只浮在水面上的鹅。四副餐具摆在一张小小的桌子上，很快便有一个人出现在第四个位子上，至于她是一位太太还是一位姑娘真的不好说，也很难说她是一位亲戚呢还是一个女管家或者干脆是一个吃客。这个人头上没有便帽，大约三十岁上下的样子，头上有一块花头巾，身份不明不白。有些人似乎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有形生活在世上，而是像一个微不足道的附着物附着在其他物体上。她老是坐在同一个地方，脑袋的姿势也不换一个，人家甚至认为她是一件家具或者摆设，以为她有生以来就不会说一句话，但是，一旦来到女仆室或者储藏室，她的嘴巴的机灵劲儿就不用说了。

“宝贝，今天的白菜汤做得可真不错！”索巴凯维奇说，他接着喝了一大口白菜汤，把一块肉馅饼给自己夹到面前，这是紧随着白菜汤的一道菜，是一只羊肚，里边填着荞麦粥、羊脑子和羊腿。“这样出色的肉馅饼，你在城里是永远都别想吃到了，那鬼地方谁知道会给你吃些什么呢？”他又冲着乞乞科夫说道。

“可是，省长家的菜就做得不错。”乞乞科夫说道。

“不过，你要是知道了这一切是用什么东西作的，你就再也没有兴趣去吃了。”

“这个我倒是不知道，不过我也不关心，不想去研究，但是他们家的猪肉饼和煮鱼真的很好吃。”

“这只是你自己的感觉。我可清楚他们在菜市场上捡些什么东西，那个厨师是一个法国人的徒弟，他把雄猫的皮剥了，端上来冒充兔肉。”

“别，别再说这种恶心话了。”女主人制止道。

“这没有办法，宝贝，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又不是我瞎编。一切不能下锅的东西，即一切在咱们家被库尔卡扔进污水缸或脚桶里的东西，他们都用它们来煮汤。他们是真往汤里放！”

“你总是喜欢在吃饭时说这些。”女主人又驳斥了一句。

“我的宝贝，这也没有办法，我也不愿意这么做，不过，实在地说，我压根儿就不去吃这些东西，即使把青蛙的全身都沾满了糖，我也不会去吃，牡蛎我也不会吃，因为我知道牡蛎特别像一种东西。快请吃羊肉。”他转过脸又劝乞乞科夫说：“这是羊胸脯配米饭，这与大人先生们在厨房里烧的那种羊肉丁可不相同，那种羊肉一点儿也不新鲜，都是德国与法国大夫的鬼主意的产物，就冲这点，我真想把他们活活地弄死！他们居然想用节食达到饿肚子的目的从而治疗疾病！他们想以他们德国人的瘦弱机理来调理我们俄国人的肠胃，不行啊，这些办法都应该去死，这些都是……”说到此处，索巴凯维奇竟然气愤地摇了摇头，“这些家伙老是把文明挂在嘴上，但是这是什么样的文明——呸！如果不是在饭桌上，我就说出另外一个词儿来了。我家里可不兴来这套。如果吃猪肉，我就端整个猪到桌上来，要吃羊肉，我就上全羊，要吃鹅，我就上整鹅！我宁可吃两个菜，也要吃个痛快。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说着他就想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言论：他把半个羊胸脯拨到自己的盘子里，吃得一点儿也不剩，甚至连骨髓也吸干了。

“不错，你这张嘴吃起东西来真漂亮。”乞乞科夫说道。

“我家里从来不这样，我可看不起普柳什金那号人，明明自

己养活着八百个魂灵，但是日子过得真烂，还没我的羊倌过得滋润。”索巴凯维奇用餐巾纸擦着自己的手说道。

“普柳什金是何许人也？”乞乞科夫问道。

“天字一号的大骗子，这样的守财奴你真是难以想像，他比监狱里的囚犯过得还糟糕，他把府上所有的人都可以活活饿死。”索巴凯维奇回答道。

“这话当真，您说他家里许多仆人都活活饿死了？”乞乞科夫非常感兴趣地问道。

“简直像苍蝇一样大批大批地死掉。”

“真有这样的事情，请问他家离这儿有多远？”

“有五里地吧。”

“五里！”乞乞科夫高兴地忘乎所以地叫了一句，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心脏都加剧了跳动。“您告诉我出了大门该往哪边拐？”

“我劝你别去认识这位老奴，随便你去哪个下三烂的地方，也别去他们家。”索巴凯维奇说。

“我没有上他们家去的意思，我只是觉得这个人很有趣，因而想知道关于他的更多的东西。”乞乞科夫听了这句话以后回答道。

羊胸脯吃完之后是奶渣饼，每一张奶渣饼都比碟子大好多，接着是如同小牛般大小的火鸡、各种各样的好吃东西塞在里面，有鸡蛋米饭，肝之类，还有许多不知叫法的东西。一顿饭好不容易收了场，但是当人们离开饭桌时，乞乞科夫觉得体重一下子增加了不止一普特。来到客厅，他发现已经有梨、蜜饯、果子之类的食品摆在了桌子上，但是主人与客人没有一个愿意伸手去碰一下。女主人无奈只得去将蜜饯装到了另外一只盘子里。趁着女主人离开的时候，乞乞科夫想与索巴凯维奇说几句体面话，但是他转身才发现这个地主蜷在圈手椅里，一顿饱饭之后，他只能哼哼叽叽地打嗝，而且不停地用手捂着嘴，不住地在胸前画十字，生怕胃里的东西倒腾出来。乞乞科夫非常小心地说：“我有一件

小事情想与你聊聊。”

“这儿有一种蜜煮萝卜的蜜饯。”女主人端着一个盘子走了进来。

“呆会儿再吃吧，你先自己回房去，我和客人要宽宽衣，稍事休息一下。”索巴凯维奇说道。

女主人想派人把鸭绒褥子拿进来，但是男主人表示不必要，他们在圈手椅里休息就可以，这样，女主人就退下去了。

索巴凯维奇作出一副准备倾听的样子，等待着对方的下文。

乞乞科夫一开始说话老是拐弯抹角，他泛泛而谈了一下俄国的整体情况，大大赞赏了一下它的幅员辽阔。他说，罗马帝国也比不上它辽阔，外国人理所当然对此非常惊奇。索巴凯维奇一直侧耳倾听。接下来他又说道，这个国家的现行制度的规定——这个国家有着别国无法企及的美好声誉——凡是载在纳税人花名册上的农奴，他们的生命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在新的登记册发下来之前，他们的名字仍然与活农奴的名字一样存在，这样既有利于政府开展工作，又会裁减国家机构……索巴凯维奇还是以同样的姿势在听。乞乞科夫接着说道，这种制度虽然不坏，但是还是给地主们带来了一些负担，他们必须按在册人数缴纳人头税，死农奴和活农奴一样，他自己对于索巴凯维奇怀着极大的崇敬之情，因而他愿意为之分担一部分负担。当说到节骨眼上时，乞乞科夫措辞担当小心，无论如何他都避免说出死魂灵这个词而只是说不存在了的农奴。

索巴凯维奇的姿势一直都没有变，他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似乎这个人的身体里面没有魂灵，或者有魂灵，但是放错了地方，就跟神话中那个长命百岁的恶老人似的，也许藏在那座山后，而且异常隐蔽，至于他的魂灵是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

“您认为这种想法如何？”乞乞科夫非常小心地满怀期待地问道。

“您要死魂灵。”地主直截了当地问，仿佛谈论着一种稀松平

常的事情。

“没错，”乞乞科夫回答道，他又稍微委婉地回答了一句，“已经不存在的。”

“这有的是，怎么会没有呢？……”索巴凯维奇说。

“既然有，难道摆脱它们带给您的麻烦你不乐意吗？”

“好的，我同意卖给你。”这时他把头抬起来了一些说道。他的表情告诉我们他已经猜到了买主一定会从中捞到某种好处。

“真混账，我话还没出口，他已经要卖给我了。”乞乞科夫思忖了一下又说道：

“那价钱怎么说呢？虽然这东西……唉，定起价钱来也是很不好说……”

“我也不图高价，一个魂灵一百卢布吧！”索巴凯维奇张口要道。

“一百卢布。”乞乞科夫张口叫了起来，他眼睛瞪得圆圆地直视着对方，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耳朵出了毛病，还是地主说错了。

“怎么，这个价格高吗？”索巴凯维奇说，接着又反问了一句：“那么你出价多少？”

“我的价钱！我觉得我们彼此之间还缺乏进一步沟通，我们忽视了我们谈论卖买的目的物，至于我，实话说，每个魂灵八十戈比，这已经封顶了。”

“这话说的，才八十戈比。”

“我认为这才等值，再高就离谱了。”

“你可知道，我并非在卖树皮鞋。”

“但是，你也明白这也不是正儿八经的活人哪。”

“那么，您认为我就是一个会把纳税农奴以八十戈比的价钱卖给你的傻瓜吗？”

“对不起，您为什么要管它们叫纳税农奴，他们可是早就死掉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空称号而已。我们也不要作再深入的探讨，我最多给您一个半卢布，再多可就不行啦。”

“这个数目你也有脸说出来，再加点，说个实买价。”

“不行，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我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一点儿不能加了，办不到的事就是办不到。”乞乞科夫虽口里这样说，最终还是加了半卢布。

“你为什么舍不得花钱呢？实话说，这价一点儿也不高，若是别的骗子，你肯定会上当，他们尽卖一些没用之物给你，不是魂灵。而我，就像挑选上等樱桃一样精挑细选，如果不是一个上等工匠，那他至少也是一个壮实的庄稼汉。你仔细看看，就举车匠米海耶夫来说吧，做弹簧车非请教他不可，而且手艺异常精湛，他干的活绝对结实，车皮全是他自己来钉，油漆他也不让别人涂。”

乞乞科夫无奈地想，这个车匠好是好，但他毕竟已是死人一个，然而，索巴凯维奇此时却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没了：

“还有木匠普罗帕卡·斯捷潘！这样的庄稼汉你要是在别处找到的话，我愿意割掉我的头。他可是个大力士！如果他到近卫军里去当兵的话，鬼知道他会怎样高升呢。他身长三尺[1]有余。”

乞乞科夫又有指出普罗帕卡并不是活人的念头，但是，索巴凯维奇显然是入了迷，谁也别想制止他滔滔不绝的讲话，乞乞科夫除了洗耳恭听之外别无选择。

“还有烧炭工米卢什金！他在任何一个屋子里都可以砌上一个炉子；鞋匠马克辛·捷略特尼科夫，只要他把锥子一扎，一双靴子就可以诞生，而且保证让你称心如意，他可是连一口酒都不喝的人。还有叶烈梅依，这汉子用处可大啦，他每次去莫斯科做生意，每次的代役租就可以交上五百卢布。看看，你将买到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农奴！这与普柳什金能卖给你的农奴可有天地之别。”

“不好意思，”乞乞科夫已经熬不住了，他说道，“您没有必要

---

① 三尺：俄计时单位，约合二米多一点。

列举他们的特长，这些特长现在都没有一点用处，他们都已不是活人，俗话说，死人骨头撑篱笆，不顶用。”

“当然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索巴凯维奇如梦初醒般地说道，而且还补上了一句：“然而，话又说回来，册子上列着的那些活人又有什么用，他们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只苍蝇，而不是人。”

“但是你不能忽视他们确实存在这个事实，其余的也只能是幻想而已。”

“不，不是幻想。听我说：米海耶夫有这么大的个儿，这种人无论在哪里你都找不着！真是个庞然大物啊，这间房子他想进来简直是异想天开，这是事实，不是幻想。他的两只胳膊力大无穷，马儿都比不上。我倒希望你能在别的地方找到这样一个幻想出来的人儿！”当说到后来时，索巴凯维奇的脸已经差不多要冲着挂在墙上的巴格拉齐昂和柯罗柯特罗尼的画像了，似乎他在与画上的人儿在交谈似的，其实，有时双方谈话中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其中一方不是把眼睛对准对方，而是把目光集中在了一个偶然从外面走进来的人身上，他清楚他不会给他回答或接应，但是目光就是聚在了他的身上，似乎在请求他做调停似的，那个第三者非常莫名其妙地等了会儿，对于他所说的事情无法应对，但是他还是非常有礼地站在一边，最后走开了。

“不，多于两卢布我就不要了。”乞乞科夫说道。

“算了，免得给你留下个我要价太离谱的印象，给你一点照顾吧——一个魂灵七十五卢布，现付钞票，这已经是给你待了老朋友的面子啦。”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在他眼里是个傻子还是怎么地？”乞乞科夫心里想道，他接着又说道：

“我真的很奇怪，我觉得我们好像在演戏，否则，我真找不出更好的词来形容……看来，你是绝顶聪明，有知识又有修养，你可知道，我们说的东西只是一种观念上存在实则虚无的，它凭什么值钱，别人又怎么会喜欢它？”

“但是，你既然要它，就证明它对你并不是废物。”

这时，乞乞科夫咬了咬嘴唇，他实在难以找着更好的辩解词。他想举出一些家庭或亲戚方面的理由，但是索巴凯维奇却抢先回答说：

“我不愿意听有关你的亲属关系，我不愿意干涉别人家族里的事情，这是有关你的个人问题，你要魂灵，我可以卖给你，如果不要，你后悔的日子在后头。”

“两个卢布。”乞乞科夫说。

“唉，您真是如同俗话所说的那样：喜鹊喳喳叫，全是老一套，再加一点会死人吗，给个实价？”

“真活见鬼，再给他加半卢布，真是贪得无厌。”乞乞科夫心里骂道。

“行了，两个半卢布吧。”

“好吧，那我也最后摊个牌，咱们五十卢布吧！实话说，我已经够吃亏了，这么好的庄稼人你上哪儿找去，真是的。”

“扒皮鬼！”乞乞科夫自言自语道，然后他有些愤怒地说：“实话告诉你，这真不算什么东西……我们倒做得跟一桩正经买卖似的，在别的地方我压根儿都不用怎么花钱，而且，别的任何人卖掉他们还真是求之不得呢。但是就是有一些傻瓜愿意把它们抓在手里，愿意负担人头税。”

“但是，你也许有所不知——念起我们是好朋友，我说句知心话吧，这种卖买压根儿就是被禁止的，如果一旦被传了出去，会影响到我们以后做买卖或订契约的信誉的。”

“哟，话中还有话呢，这种无耻之徒！”乞乞科夫心里想到，接着他非常镇定地说：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买它们的目的并不是你想像的那样，我只是一时兴起，产生了这种想法而已。如果两个半卢布还不能成交的话，我们就此算了吧。”

“你可真是不好对付。”索巴凯维奇想到，“行啦，三十卢布一

个，拿去算了。”“不，我看你是缺乏诚意，算了。”

“等等，”地主说着紧紧抓住了他的手，同时在他的脚趾头上重重地踩了一脚，我们的主人放松了戒备，这次他吃了大苦头，疼得哇哇直叫，翘着一只脚跳了起来。

“不好意思，踩中了，请先在这里坐会儿，请！请！”此时，他以前所未有的灵巧姿态挽扶着乞乞科夫坐在圈手椅里，正像一只熊被训练了一阵儿之后，可以翻身打滚儿，当听到人说：“米沙，来一个娘们洗蒸汽浴的动作。”或者“米沙，来一个小孩子偷豌豆的动作？”并且还有其他的模样儿一样。

“实话说吧，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还要赶路呢。”

“再等会儿，我就会说出您喜欢听的话儿，”说到这儿，他靠近了索巴凯维奇，贴着他的耳朵，似乎在透露一个秘密似的说：“一四开行不行？”

“也就是二十五卢布，不，不，不，这个的四分之一我也不干，我决不再加一个戈比。”

索巴凯维奇不说话了，乞乞科夫也沉默了。大约这样过了两分钟，此时，只有墙上的巴格拉齐昂挺着鹰钩鼻看着这场交易的艰难进程。

“你到底愿意出个什么价钱？”索巴凯维奇终于忍不住说道。

“两卢布半。”

“实话说吧，您把人的魂灵看得连焖萝卜都不如，难道你连半卢布也不想再增加了吗？”

“不可以。”

“好吧，这种人简直叫人没有脾气，我宁可吃点亏，卖就卖给你吧，我也就认命了：不讨好朋友的事情我从来都做不出来。现在还得赶紧办卖买手续，使一切都合乎规矩。”

“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如此说来，我们还要上城里去一趟。”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他们俩商定第二天就到城里去签订卖

买契约的事。乞乞科夫要一份农奴的名单，索巴凯维奇毫不犹豫地便答应了，他立即走到桌前写了一份农奴的名单，其中不但包括姓名，而且还有他们各自值得赞美的品质。

乞乞科夫此时无所事事，于是他便站在背后看着他的宽阔的体魄。当乞乞科夫看到他的如同维亚特种马那样矮壮的厚厚的背和如同人行道上的铁墩儿那样结实的两条腿时，他忍不住在心里叫道："你实在是先天优遇啊！说的也是，正如人们所言，式样虽然不俏，但是做工却非常精细！……难道你生来就是一个熊样吗？还是由于独处的天性，操劳与耕耘使然，进而你又把自己塑造成了刮皮鬼那样子的人？但是又好像不是，即使按照当前的社会风气来教化你，让你融入社会，即使你在彼得堡居住，而不是住在农村里，我觉得你难免变成这个样子的。唯有一点不同，你现在可以把一个大羊胸脯和一盘米饭外加一个碟子般大小的奶渣饼，消灭得干干净净，而在彼得堡，你只能吃到几个肉饼子加上几个蘑菇。现在你的手下有几个庄稼汉，你和他们处得相当不错，你自然不会亏他们，因为他们属于你，亏待他们就等于损害自己，而在彼得堡，你的手下全是些小公务员，他们不是你的魂灵，你就会时常敲诈他们一下，否则，你就会挪用公款，侵犯国库，不，凡人成了刮皮鬼，都不会再有人情味了，如果给他披上一层人皮，那就更可怕。他只要浅薄地了解了某种学问，以后，一旦他登上了一个更显要的位置，那些掌握了真才实学的人一定要受到他的欺凌。到那时，他没准儿会说：'该我露脸了。'于是，灵机一动，便有一项非常高明的法律产生了，许多人为之叫苦连连……唉，让这些刮皮鬼们绝迹该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名单已经好了。"索巴凯维奇转身说。

"好，请拿过来。"他大致看了一下那张名单，惊诧于它的精细入微，不但列示了手艺、职务年龄和家庭情况，并且对于品行，喝不喝酒都在页边上作了注释——总之，看着是非常有趣的。

"您现在能交一下定钱吗？"索巴凯维奇说。

“为什么要先付定钱，我在城里会一次性付清所有的款子的。”

“难道你不知道有这个规矩。”索巴凯维奇反驳道。

“我不知道你的手续，我身上没有钱，噢，对了，这里有十个卢布。”

“十个卢布怎么行呢？你最起码应该给我五十个卢布吧！”

乞乞科夫又开始以没钱要挟，但是，索巴凯维奇非常肯定地说他有钱，他无奈又掏出了一张票子说：

“好的，再给你十五卢布，总共二十五卢布，你给我一张收据吧。”

“要收据有什么用？”

“唉，还是开的好，谁知道会发生其他的事情呢。”

“好的，但是你得先交钱！”

“为什么，我手里就有钱，只要你一开收据我就可以给你钱。”

“但是你告诉我，没拿到钱我怎么能够开收据呢？”

乞乞科夫伸手把钱递给了他，索巴凯维奇走到桌前，用左手指把钞票捂住，用另一只手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下：今收到出售注册农奴定金帝国银行钞票共贰拾伍卢布整。写好了，他又重新检查了一遍钞票。

“这张钞票旧了点。”他将其中一张票子凑近灯光看了一下说，“有扯破的痕迹，但是看在朋友的份上，就不计较了。”

“刮皮鬼，刮皮鬼，并且还是妖里妖气的老狐狸精。”乞乞科夫心里想。

“想不想要女农奴。”

“不要，多谢。”

“我不会要价太高，朋友之间，一卢布一个。”

“不要，女农奴我不需要。”

“好啦，不要我们也就不谈啦。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句俗话

说的也是。”

“我还有一事相求，这桩卖买只是我们之间的私事，对于外人可不要提起。”

“那还用说。别人也没必要过问我们的事情，好朋友之间的真诚协议，必须以不违背我们真挚不渝的友谊为限，再见！多谢你的光临，如果你以后还有时间的话，请别再忘了光临，吃顿便饭，也许我们还会有新的合作机会。”

“没错，互惠互利嘛。”乞乞科夫坐在轻便马车里想，“就一个死魂灵都刮了我两个半卢布，真是个名符其实的刮皮鬼。”

他对于索巴凯维奇的行为很不满意。无论怎样在省长家里和警察局长家里他们都见过面，毕竟不算生人，但是他的行为真是睁眼不认人，一些废物他也要卖钱，当轻便马车驶出院子的时候，他回头望了一眼，发现索巴凯维奇还站在台阶上，那样子似乎要看他最终去了哪里。

“这家伙这会儿还站在那里呢！”他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接着告诉车夫朝着农奴住的木屋那边拐去，这样做目的是避开地主老爷目光的追踪。他想顺路去拜访一下普柳什金，据索巴凯维奇说他的农奴大批大批地死，但是，这件事他又不想让索巴凯维奇知道。当车子来到村子尽头时，他把迎面走来的一个庄稼汉叫住，那人肩上扛着一根在半路上捡到的木头，像只辛勤的小蚂蚁一样打算拖回家里去。

“喂，大胡子，从这儿应该怎样才能到达普柳什金家里？”

庄稼汉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弄糊涂了。

“怎么啦，你不晓得？”

“不，老爷，我不知道。”

“哎哟，你这把年纪不是白活了吗？头发都白了竟然连给府下人吃得极差的守财奴都没听说过！”

“啊，你是说那个打补丁的，打补丁的。”庄稼汉一下子大叫起来。他巧妙地给“打补丁的”这个词儿后面加上了个名词，这种

说法从来不被用在上流社会的人中间，在这里我们就不再提出。但是，可想而知，这个词用得极其贴切，尽管庄稼汉已经不知去了哪里，马车也已经走了老远，但是乞乞科夫还躲在车篷里笑个不停。俄罗斯人的用辞功夫真是叫绝！如果谁得到了他们给予的一个雅号，那么这个雅号就会世代相传，不管你进入官场还是下乡，上彼得堡还是流落到天涯海角，它总会跟着你。从这以后，即使你费尽心机，想掩饰它，哪怕你出钱雇一杆子金笔来为自己书写也无济于事；这外号通俗而浅显易懂，谁听了都明白这东西是怎么来的。一句话说出来跟黑字写在白纸上没有两样，你怎么磨也磨不掉。扎根于俄罗斯民间的语言，往往精辟深刻，俄罗斯的本土文化没有受到德意志、芬兰，或者其他任何民族文化的侵蚀，是土生土长，原汁原味的，没有受到任何外来影响的文化。

正如散布在俄罗斯的那些无数的带有圆穹顶、十字架的教堂和修道院一样，无数个集群聚居，各种各样，自力更生的种族、氏族和民族散布在他们的土地上。每种民族都有自己的力量源泉，有着心灵的独创力，鲜明的特征和上帝给予的各种天赋。因而，它们互不相同，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不管描述什么东西，他们自己独特的用辞都是他们独特个性的体现。不列颠人的语言表现出他们对世态人情的领悟和感受；法兰西人的语言往往会流行一时，仿佛一个不沉着的漂亮少年在你面前一晃，便马上不见了；德意志人则匠心独具，自有特点，对于他们的智慧和幽默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理解。但是，俄罗斯人的语言真是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可以与之匹敌，它的泼辣、敏捷，那种发自内心的，令人热血沸腾，生命颤动的美是没有东西可以与之相比的。

第　六　章

很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或者当我还处在那已经远逝

的美丽的童年时，每当我第一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总是兴致非常高：无论田庄，或者一个并不富裕的小县城，一个村子，一片郊外，我都可以用孩子的好奇心去捕捉许多美好的东西。任何一个建筑物，任何一个可以引起别人注意的东西，都可以使我为之停留，唏嘘感叹。不论是样子一样的，有许多装饰用的窗户的，孤零零地立在一群小市民的圆木矮平房中间的官府房子，还是被粉刷得雪白的被白桦皮包着的样子不很活泼的巍峨圆穹顶；不论是市集，也不论是在闹市里遇上了小县城里的一个油光水滑的花花公子——所有这一切都足以使我的目光驻足。我把鼻子放到那辆正在向前奔驰的大车外面，紧张地东瞧西望，我未曾见过的大衣的款式啦，一箱箱在蔬菜店里闪现的钉子啦、肥皂啦、葡萄干啦、远看上去黄澄澄的松香啦，还有从莫斯科运来的已不再柔软的糖果啦，我都会看得非常高兴。一个缓慢踱步，鬼知道是从哪里发派来到小县城品尝一下生活的步兵军官啦，一个穿着腰里打了褶子的短褂，乘着两个轮子马车的行色匆匆的商人，我也会出神地看上半天，而且产生一大堆联想，想像他们的流离奔波。只要有一个小县城的公务员走过——我就会陷入沉思，他会上哪里去，是到一个同事家过夜呢还是回自己家，趁着天亮在台阶上坐一会儿，接着陪母亲、妻子、小姨和全家老少用晚饭？我也会想，喝完了汤，当一个穿着宽大短褂的小侍者把蜡烛拿来的时候，他们会以什么作为谈资呢？当随便经过一个地主的庄园的时候，我会非常好奇地看着那儿一座座高而狭长的木造钟楼，或者一座古老的教堂。在远处，透过绿屏障般的树林，地主宅地的红屋顶和白烟囱隐约可见，这总是给予我很大的诱惑，我非常着急地等待，等着那些树林闪开不再遮蔽着房屋，好让我看见房屋的全貌。啊，在那时候，它的外形看上去是何等的高雅，我甚至由它的形象来推测它的主人的品行、形体、他的儿子与女儿、他的儿女们带给他的欢乐和幸福，他的小女的漂亮可爱，他们是不是清一色的黑眼珠呢，这个地主是一个乐天派呢还是一个郁郁寡

欢的人，他会一整天苦着脸，叽叽喳喳地说些与年轻人完全不合拍的庄稼田里的事情呢？

现在，当我靠近每一座村子的时候都会毫无知觉，因为我觉得那里的房子的外貌俗气到了极点，我会觉得非常厌烦，我已不再有欢乐的感觉，以前会引起我的兴趣，让我激动愉悦的东西已不再存在，我的嘴唇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开启了。啊，我的青春、我的朝气！

正当乞乞科夫在苦思冥想，暗自为庄稼汉给普柳什金取的外号发笑的时候，他发现车子已经进入了有许多农舍和街巷的宽广的村子中心来了。他的这种感觉是因为车子在圆木路面上猛烈的震了一下，这种震动与城里的石子路面的震动还不能同日而语，这些圆木铺设得极不规整，一会儿高，一个儿低，稍不留神后脑勺被碰出包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一些特别陈旧过时的迹象在所有建筑物上显露出来，农舍上发黑的圆木，破旧不堪，许多屋顶破损了，仿佛一只筛子底，有些房屋只有残垣，两边也只剩下一根柱子，一看便知，椽子和隔板是屋主自己拆走的。他们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雨天这种屋子不能住人，晴天自己也不会滴水，与娘儿们做那事也用不着这种屋子，小酒店与大马路上到处都可以找到地方，总之，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没有玻璃的农舍的窗户上，一些破布或粗呢大褂塞着窗洞里，带有栏杆的小凉台搭在屋顶下面，那些凉台是为了不知名的原因搭上去的，凉台根本没有任何诗情画意。从后面望过去，有许多竖着的麦垛成排地排在许多地方，显而易见堆放的时间已经不短；麦垛的颜色已经变得非常陈旧，上面长满了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甚至旁边还缠绕着灌木。看来麦子是非老爷莫属了，在麦垛和破旧的房子的背后，有两座乡村教堂耸立在晴空之下，随着轻便折篷马车的转弯，教堂忽左忽右地显现：有一座木制的，另一座是淡黄色的墙上布满污迹和裂缝的砖砌的，但是可以隐约看见老爷宅第的局部，它的全部在那一连串农舍的尽头才显露出来。在那

里，一大片菜园，或者一大片白菜地把农舍取而代之，低矮的，有的地方已经折断的篱笆墙围着。这个城堡很古怪、很出奇，看起来特别像一个衰弱的残疾人。有些地方有一些二层楼，有些地方有一些一层楼，在那些局部裸露的屋顶上，有两座望楼遥遥相对，它们都已经摇摇欲坠，一些鲜亮的油漆已经斑驳了。屋子墙壁上有些地方的光秃秃的，抹过泥灰的木头架子已经露了出来，显而易见它已经饱经沧桑，风吹雨淋过不知多少个日夜。除了两扇窗户是开着的以外，其余都关得严严实实，而且拉上了百叶窗，有的甚至钉上了木板。这两扇窗户几乎都不透光，其中的一扇上面还用蓝色包装食糖的纸剪成颜色暗淡的三角形糊窗。

一座古老而广阔的花园在屋子后面延伸着，一开始面向村子，接着便朝着隐隐约约的田野中延伸出去，虽然生着杂草不胜凄凉，但是这确是惟一一个给村子带来生气的地方，也只有它给了那片丛生的杂草一点诗情画意。旷野地，枝蔓丛生的树枝连成一片，横冠天空，仿佛是一片墨绿的浮云和层层叠叠的华盖。一株遭到暴风雨袭击的白桦树把它那白色的躯干从这片绿树丛中挺起，仿佛一根挺拔笔直，晶莹璀璨的大理石圆柱，上面看不到头，只见一个劈断的，一角翘起的斜面。仿佛给一根雪白的圆柱戴上了一顶深色的帽子，或者停落了一只黑色的鸟儿。在下面，麻蛇草茂盛地生长着，它压过了成片成片的接骨木，花楸果和榛树，然后又爬过如藩篱般繁密的树丛顶端，长驱直上攀到了饱经沧桑的白桦树半腰。在白桦树的半腰处，麻蛇草又从那里往下牵攀，借助于别的树梢，或者悬挂在空中，让微风吹着它们圆形叶瓣卷成的一个个小圈圈。在阳光照耀下，有些地方的翠密林被岔开了，一片片未照到阳光的土地便露了出来，仿佛张开的黑乎乎的大嘴，阴影笼罩着整个儿这片土地，一条幽深曲折的小径隐隐约约地从黑乎乎的深处延伸出来，一排倒塌的栏杆，一座即将倒塌的凉亭、一株衰朽的，有洞孔的杨柳杆，一段颜色发浅的灌木，在浓密的荒草的挤兑下它的叶子都显得有些枯了，仿佛一团团

厚厚的鬃毛从柳树后面伸出来，最后，枫树的新生嫩芽的分枝的巴掌般大的碧嫩叶瓣从旁边伸出去，也不知怎么地阳光钻到了一片叶瓣的下面，叶瓣一下子就变得通体透明，火红，在黑暗中耀眼地发着光。在最靠近花园边的一头，好几棵与众不同的白杨树，它们顶上顶着一个巨大无比的鹊巢，有几株树的枝条将断未断，像叶子那样低低的耷拉着。总之，一切都非常美好，大自然与艺术家决不能单独构思出来如此精美的画面，也许只有自然力量与艺术力量合二为一才能雕琢出这种美丽。因为人工经常缺乏灵性，必须要大自然来弥补寒碜以及人工的各种疏漏。

在一两个弯转过之后，我们的主人公终于来到了那幢宅地面前，这块地界显得更加凄凉了，围墙和大门上腐朽的木料上面已经长满了青苔。有一大堆显得非常破败的房屋：谷仓、下房、地窖满大院都是，通向别的院子的门在这些房屋的两边。所有的一切充分说明：曾经有段时期这儿的家业非常不错，但是现在终于破落了。画面上没有一点蓬勃的生气，大门紧闭，也不见自由进出的热闹人群，也看不见忙碌操持家务的情景。只有一扇大门没关，那是因为一个庄稼汉赶着一辆满货物，盖着蒲席的大车归来了，他的出现才使场面活跃了一点，别的地方的大门关得紧紧的，一把巨大的锁挂在铁环里。乞乞科夫很快发现了一座房子跟前有一个人影，这个人正和赶车归来的庄稼汉吵架呢。他花了好长时间也没有辨别清楚这个人的性别。她身上的衣服不足以充当标志，似乎是一件女人的睡袍，头上一顶乡下女仆的小圆帽，只是他的嗓子比女人的沙哑了一些。“女的。”他心里想道，但又一想：“不会吧。”“当然不会是男的。”他又打量了一番以后纠正道。对方也仿佛看稀奇之物似的盯着他看了半天，那人还看了看谢里方，甚至还很仔细地把他的马也看了一遍。凭她腰里的钥匙和骂庄稼汉时口吐俗语的情形，乞乞科夫断定她也许是一个管家婆。

“大娘，问一下，老爷在家吗？”他跨下马车说。

“不在家。”管家婆没听完他的话就打断说。过了大约一分钟她又问：“你来做什么？”

“当然有事。”

“请屋里坐。”说完管家婆转过身去，于是乞乞科夫看到她衣服上有一个大洞而且背上沾满了面粉。

一跨进宽大而黑暗的门廊，他感觉自己来到了地窖里，一股子冷气扑面而来。经过门廊，他来到了一间光线不太充足的屋子，屋内仅存的一点亮光是从门下边的一条宽缝中透进来的。他把这扇门推开，才看见了阳光。但是眼前的凌乱又使他吃惊非常。似乎这屋子正在清理地板因而一切家具都暂时堆放在了这里。一把断了腿的椅子竟然搁在桌上，旁边有一只闹钟，它的针已经停止了转动，上面已经被蜘蛛结了许多网。一口橱正好停放在那里，有各种各样的老式的银器，长脖子玻璃酒瓶和中国瓷器放在里面。原来镶嵌好多螺丝的写字台已经有好多螺钉脱落了，只留下几条填满了胶的淡黄槽痕，台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一叠小纸片上写满了密密的小字，一块有蛋形把手的，颜色发绿的大理石镇纸压在上面，一个皮封面的书，一只干枯得皱巴巴的柠檬，一段圈手椅上的断把手，一杯叫不出名字的饮料，里面漂浮着几只苍蝇，一页信盖在上面，一小段火漆，还有一小片不知来自何处的烂布头，两支沾过墨水的干得非常僵硬的鹅毛笔，一根年代久远的，已经有些发黄的牙签。

有几幅挤得紧紧的画乱七八糟地挂在墙上：一幅发黄的长条版画也不知画的是哪个的战场，特别大的战鼓，头上戴着三角帽，张着嘴正在呐喊的士兵和已经淹了水的战马，画上没有配玻璃，而是被镶在一个四角饰有纤巧的青铜嵌线和也是青铜的环形花纹的红木画框里。一幅有些发黑的大幅油画挂在这些画的旁边，画上画的是水果，花卉，一个开了膛的西瓜，一个野猪头和一只倒悬的野鸭。一只用麻布罩套着的枝形吊灯挂在天花板正中，麻布上蒙上了厚厚的一层土，看起来活像一只蚕茧，而且里

边有一只蚕。有许多更难看，根本摆不上桌面的破烂玩意儿摆放在靠近墙角的地板上。里边究竟有些什么东西，真是难以判断，因为上面积了太多的尘土，无论谁伸手指去摸一下，都会戴上一个指套，人们只可以清楚地看见一段断掉的木锹和一只破旧的皮靴跟。要不是放在桌上的那顶破帽子提醒，人们不管怎样也不会相信这屋是住着人的。正当他在仔细打量这所有的陈设的时候，那个他在院子里碰到过的管家婆推门走了进来，这次他才看明白了，与其说她是个女管家，倒不如说她是一个男管家：因为女管家是绝对不会与刮胡子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而这位却例外，因为她的腮帮子和下巴颏儿全被刷马的铁丝篦似的胡子盖住了。乞乞科夫摆出一副小学生似的虚心样子在等待管家婆会给他说些什么，那管家婆也以同样的表情在等待乞乞科夫给她说话，乞乞科夫终于忍受不了这种尴尬，因而开口说道：

“老爷可否在家？他是不是在自己房里？”

“主人就在这里。”管家婆说道。

“在哪里？”乞乞科夫又追问了一句。

“老爷子，眼睛有毛病还是怎么地？”管家婆忍不住呀呀大叫道：“知道吗，我就是主人。”

我们的主人公不由自主地倒退两步，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他一辈子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物，甚至连我们自己从来未曾见过的人他也见过了，但是，我们眼前的这位他却是平生第一次碰到。论相貌这位先生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他和许多清瘦的老人几乎没有区别，除了他的下巴稍微往外突出之外，因而，只要他开口，他就得用手帕把嘴巴捂住，否则会有唾沫飞溅的，他的小眼睛炯炯有神，藏在高高翘起的眉毛下面滴溜溜直转，仿佛两只老鼠从洞里把它们尖尖的嘴脸探出来了，处在窥探外面是否有猫儿或其他敌对物存在。他的那身装扮倒是非常奇特，不管你怎么努力地采用什么法子也难以分辨出他的睡袍是用何种材料做的，衣襟和袖口油黑发亮，简直像是用来制靴子的上好皮革，原

本是两片下摆的后背现在已经变成了四片下摆，从那里冒出成堆的棉絮，他的脖子上系着一件非常奇怪的玩意儿，肚兜，袜子，吊袜带，反正说不明白，总之不是领带。只要他无论是在哪个教堂门口被乞乞科夫碰上，他的这身装扮肯定会为他讨来一个铜板的。因为我们的主人公心地纯良，总不忍心不留下一个铜板而从一个穷人身边走过。但是现在，他面对的不是一个穷要饭的而是一个地主，这位地主拥有一千多个农奴，哪个地主拥有的麦谷、面粉和成垛堆在田里的粮食都没有他多，堆放在他的储藏室、粮仓和栈房里的布匹、呢料、硝过和没硝过的羊皮、晒干的鱼、各种各样的蔬菜或者瓜果菌蕈都比别人多出很多。如果有人有幸踏入了他的作坊大院里，看了堆放在那里的各种木材和永远也派不上用场的器皿，他们会疑心自己来到了莫斯科的木器市场，因为那里堆集了无论是贫穷或富有的俄罗斯人必须的各种东西。别人眼里，普柳什金拥有这么多的财富毫无用处，这些东西可以供两个像他那样的田庄用一辈子——但是他还是不满足。他既不满足于现状，那么他就每天在自己的村子里东游西逛，桥墩下，屋梁下，凡是可以跌入眼的东西，他都决不放过：一只破旧的鞋、一片娘儿们用的破布，一枚钉子、一片碎陶瓷，他一个也不放过，都要拿回自己的家里，放到被乞乞科夫看见的那堆破烂里。“看，那个打鱼的又上班了。”庄稼汉们每每看见他出门搜索东西就这样说。确实，他一旦走过的路，已经不需要再打扫。曾经有那么一次，一个过路军人失落了一根马刺，没多久别人就在他的那堆破烂里找着了。如果哪个女人在井边一不小心，丢了一只水桶，他马上就会把水桶提走。然而，如果哪个庄稼汉手脚麻利些，他也会一点儿也不争辩，乖乖地把那只桶交了出来。但是，如果东西一旦落入了那堆破烂，一切都完啦，他会对天盟誓，说那东西不是别人的，他会告诉你他是在哪里，向哪个人买来的，或者是他祖上传下来的。即便是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不管是在地板上见到什么东西，一小段火柴也好，一小角纸片也好，一

小截鹅毛笔也好，他都会一个不漏地拾起来，把它放到写字台或者窗台上去。

但是，他也曾经一度是个崇尚节俭的人。他有妻子，儿女，邻居们也经常到他们家里去串门，吃喝，听他讲授持家之道。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蓬勃而有生机：水磨、制毡机在不停地转动，呢绒厂、木工车床、纺织工厂都在一刻也不停歇地工作着。主人锐利的目光无所不至地监督着每一处的运作，他的脸上虽然从来未曾反映过分强烈的情感，但是他的眼里总是闪烁着智慧，经验与世故充溢在他的谈话当中，所以客人们总是喜欢听他聊天。女主人聪明、健谈而且非常好客，他的两个天仙般的女儿总会迎面走来，两个人都长着淡黄色的头发，如花儿般娇艳；他的儿子会蹦跳着走出来，他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见人就撒娇，而不大爱管这人是不是高兴。屋里的窗户没有一个是掩着的，一位法国教师住在阁楼上，他的胡子刮得精光，是个打枪能手，每回中午饭都能吃到他打的诸如鹌鹑和野鸭之类的野味，他偶尔也会带回来几只麻雀蛋，那些东西他会让别人煎给自己吃，因为全家老小没有第二个人爱吃煎蛋。还有一位女同胞住在阁楼上，那是两位小姐的老师，主人到饭桌前来的时候总是穿着礼服，虽然衣服有点旧，但是却很干净整洁，肘弯的地方还没破损，一个补钉也不见。但是，自从善良的女主人去世以后，一大堆钥匙连同好多费心的家务事全都落到他一个人肩上。普柳什金一下子变得无比烦闷，而且变得像所有的独身男人一样多疑而吝啬。他对于大女儿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的所有事情都不放心。他没有错，因为没过多久她就跟着一个骑兵团的上尉私奔了，她知道父亲不喜欢军官，似乎每个军官都是赌博成性而且是个败家子，因而她和这个军官在一个乡村教堂里匆匆完了婚，她的出走她父亲也只能诅咒，他终于没有动身去把她找回来。家里从此便寂寞了许多。主人于是变得更加小气，他的头发也开始变得花白，他把法国教师辞退了，因为儿子已到了供职的年龄；法国太太也

被赶走了，因为在大女儿私奔这件事情上她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儿子到了城里，老爸原想让他正经地在民政厅里谋一官半职，但是遗憾的是他却进了兵团，而且是在进了兵团要做制服需要钱时才写信告诉了父亲，用极其通俗的说法是他碰了一鼻子灰。最后，那个惟一陪伴在他身边的女儿也死掉了，老头子从此变成了全家财产的看护者。孤独的生活使他变得更加吝啬。众所周知，吝啬这种习性是会累积的，人性在他的身上本来就比较淡薄，现在也是一天天地消逝下去，于是，每天都会有一些东西消失在这个废墟中。正在这时，似乎是有意为了证明他对军人的看法，他的儿子玩赌输光了所有的钱，他出于好心教训了儿子一顿，他从此再也没有过问过儿子的事情，儿子是死是活，他也不去管。他屋里的窗户除了两扇以外其余的均一扇扇被陆续关上了，而正如读者所见，其中一扇窗还被纸糊上了。主要的家计一年年地荒费了，他的目光因此也只关注他收集起来的那些破纸片和鹅毛笔，对待上他家去收购东西的顾客，他越发变得得寸进尺，无论顾客怎么讨价钱，他都不会屈服，而且他们以后也就不再上门了，他们认为这简直不是人。粮食与干草在发霉，禾垛变成了粪堆，就差在地里撒播了；面粉变成了石块，要食用必须先劈碎；呢料、麻布和粗布几乎就不敢碰，一碰就会飞尘。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家私有多少，他只记得自己的一个壁橱里有一瓶陈酒，为了防止别人喝他自己还在上面作了记号。尽管如此，田庄里的租税仍然照收不误，一分一厘也不会少，然后所有的租子全被送进了储藏室，慢慢烂掉了，他自己也渐渐变成了一个行尸走肉。他的大女儿曾带领着一个男孩子回来过两回，想看看能否得到点什么东西，看来，与骑兵上尉的实际生活过得也并不如以前所愿，虽然普柳什金再也没有责怪她，而且让他的外孙玩了一会儿桌上的纽扣，但是他一个钱也没有给女儿；当他的大女儿第二次带着两个小孩回来的时候，还把一个带茶点的圆面包和一个新睡袍送给了老爸，因为老爸身上那件睡袍她已经实在忍无

可忍。两个小外孙与普柳什金亲昵了一会儿，他抱着他们，一个坐在他的右腿上，一个坐在他的左腿上，他不停地颠使两个孩子觉得他们好像在骑马似的，面包与睡袍他照收不误，但是他没有送给女儿任何东西，她的女儿这次又两手空空地回去了。

现在，这样的一个地主就站在乞乞科夫面前。可以说，在豪放而大气的俄罗斯，这种情况是极少见的。如果附近还有一位地主与之相对比的话，这种情况真可以说是相当稀奇，因为那位地主老爷秉承了俄罗斯人的豪爽与大气，他整日整夜地饮酒作乐，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人如果路过那位地主的府第，他会叹为观止。他会惊叹：此景只应天上有，那一幢幢白色的房子，是用石头砌成的，上面有无数的烟囱、望楼、风标，旁边围绕着各种各样的客房，放眼望去简直和宫殿没有什么区别，他可以说是什么都不缺，演戏，舞会都已经有了，花园里的灯通宵达旦地亮着，歌舞升平。有无数的人在花园里尽情嬉戏，虽然这时有一根树枝从舞台深处的布景外伸出来，越望上看越阴森恐怖，等它伸到了夜空高处，那就更加显得狰狞，加上那些高处的树梢，抖动的树叶，一步步逼近夜色，似乎对于地面上的穷奢极欲充满了仇恨——但是，所有这一切没有人不觉得理所当然，欢乐愉快。

普柳什金一言不发地站了半天，而乞乞科夫的注意力又被室内的各种东西完全分散了，一时间也不知从哪里开始谈话。他想了很久也难以圆满地表达此次登门拜访的理由。类似这样的话差点从他的嘴里跳了出来：久闻大名，品格高尚，因而自己慕名拜访。但是又一想，实在让人牙酸，他用眼睛的余光又打量了一下屋子，觉得自己所用的几个词完全有必要被其他的词替代，而且它们之间的意思却差去十万八千里。于是他又修改了一下自己的话：他的节俭美名万里远扬，治田有方，理财得道，因而他慕名远道而来，以表示敬意。他当然还可以另外列举一个理由出来，但是怎奈脑子里实在有点转不出来。

听完这些，普柳什金只是动了动嘴而且咕哝了一句，因为他

嘴里已经没有牙齿了，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别人没有听清楚。但是大意是：去你的敬意吧！然而，俄罗斯人是非常好客的，吝啬鬼也是这样，因而他又说了一句：“请坐。”

“好久没有客人上门啦，”他说道，“然而，客人来也不会带给我什么好处，现在相互拜访这种风气真是盛行，但是田庄上的活计或被荒废了不少，……而且，马儿总是要吃干草的！我的午饭早都吃过了，我的厨房已经坏得一塌糊涂，烟囱也塌了，如果在灶里生火，非发生火灾不可。”

“原来如此，我幸亏在索巴凯维奇家里饱食了一顿奶渣饼子和羊胸脯子。”乞乞科夫心里想道。

“有人常这样说我，说我的整块田庄上也集不起一把干草，”普柳什金接着说，“这话也不错，哪里来干草呢？庄稼汉都懒得要命，尽想着到酒店里喝一杯，杀一把……老了以后免不了要去讨饭！”

“但是，我听别人说你的魂灵有一千多个呢。”

“怎么可以说，老爷子，你应该好好地唾一口这人才对，这种损人鬼，他也真会开玩笑，虽然有上千个魂灵，但是是一场空啊，这几年好多人由于患热病而死了。”

“真的，死了多少？”乞乞科夫忽然兴奋地叫了起来。

“没错，许多人已经命丧黄泉了。”

“您能告诉我具体数目吗？”

“八十来个。”

“真有其事。”

“不会假的，老爷子。”

“我想再问一句，这个数目是从最近一次调查后才开始计算的吧？”

“要这样我都要高兴死了。如果真是那样算的话都有一百二十个啦。”

“没错？真的一百二十个？是从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算起？”乞

乞科夫此时惊讶得嘴都张得老大。

“我已经有些年岁了，再也不会说谎啦，我都是一位花甲老人了！”对于这样出格的反应，普柳什金还真是有些不高兴。乞乞科夫立即发现这样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是不应该的，因而他长叹了一口气说道，表达了他的同情之心。

“但是光同情又有什么用呢，就拿住得离我最近的那个上尉来说吧，谁也不知他来自何方，硬称是我的亲戚，开口闭口叫我‘大伯’还亲我的手。一旦同情你，他的嗓门会把你的耳朵震聋，一张红通通的脸，也许是喝烧酒过度的原因。他肯定是在当军官时把钱输光了，否则就是被哪个女子骗走了，所以他这才向我出示他的同情。”

乞乞科夫想努力证明他的同情与上尉的不同，而且他不讲空话，他会付出实际行动。接着他就直截了当地把正事摆上了桌面，他马上就痛快地说他愿意把那些死去农奴的人头税转嫁到自己头上，这个建议看来是让普柳什金感到了意外，他瞪着眼睛看了乞乞科夫好久才说：

“您干没干过军职？”

“从来没有，我原来是个文职官员。”乞乞科夫相当狡猾的回答。

“文职？”普柳什金又重复了一遍这个字眼，于是就嘟起了嘴似乎在嚼什么东西。“但这你又何苦呢，你会不会找亏吃吧？”

“我心甘情愿吃亏，只要你高兴。”

“啊，我的救命恩人！”普柳什金突然发疯般地叫了起来，这时，他毫无觉察，一种像浓咖啡那样粉稠的东西从他的鼻孔里流了出来，而且他的睡袍下摆撩开了，极其难看的内裤也露了出来。“啊，我的天，这可真使我愉快啊，你可真是个大圣人哪！”普柳什金一下子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但是没有一分钟功夫，他脸上那种神奇的极不自然的笑容就消失了，马上换上了一副忧心忡忡的神情，他用手帕把脸擦了一遍，立即揉成一团，接着就捂住

了自己的嘴。

“请让我问一句,你千万别介意,这笔由你付的人头税钱是你给公家呢还是给我。”

“我觉得我们应该这么干,咱们立一个卖买契约,不把魂灵看成死人,而是您把它们卖给了我。”

“立个契据,好!”普柳什金开始犹豫,而且他开始咬着自己的嘴唇,“但是不花钱是不能立契据的,文书老爷可黑心哪!从前要半个卢布,即一袋面粉,但现在需要满满一车麦谷,外加一张红票子,看他们有多么贪财!我真是糊涂,教士怎么就不管呢,应该教训他们一顿,怎么说也应该看看上帝的面子啊!”

“这个人可真是麻烦。”乞乞科夫心里自言自语道,但是他还是非常无所谓地说契据费他愿意自己出。

一听到这句话,普柳什金便想这个人肯定是个傻瓜,他于是断定乞乞科夫以前肯定是个军官而不是什么文职官员,而且也是个好色之徒。尽管这样想,他仍然掩饰不住自己满心的欢喜,他不仅祝愿客人平安健康,甚至连客人是否有子女也没问就接着祝他的子女健康平安。他来到窗前,用手敲了敲窗子,喊了一句:“喂,普罗什卡!”立即传来一个人奔进门廊的声音,又有一阵子忙乱,最后门被打开了,普罗什卡走了进来,他是一个大约十三岁左右的小男孩,脚上一双奇大无比的长筒靴,一抬脚就差点掉出来,他怎么会穿这么大的靴子呢,他马上就明白了这个问题:原来普柳什金不管家里的仆人多少,只给他们一双公共的靴子,靴子总是放在门廊里,他们平时都是光着脚奔跑着经过院子,在门廊里把靴子穿上,这样就可以进到书房里。出了房间,又要脱下靴子放在门廊里,再光着脚板回去。如果是在晨霜初降的早晨,所有的人都在院子里蹦来跳去,动作甚至比马戏团的演员还敏捷。

“看看这个样子,老爷子。”普柳什金用手指着普罗什卡的脸,对乞乞科夫说。“人笨得与木头没有两样,但是就知道偷东

西！你这个蠢货来干什么？你说你来这里干什么？”他把话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但是普罗什卡一句话也没有说，“听好了，把茶炉烧旺了，把钥匙交给玛芙拉，让她去储藏室去一趟，那个架子上有个烤干的甜面包，就是我大女儿拿来的那个，拿它来作茶点！……慢点，你是怎么回事急着走还是怎么地？……把话听好了，没准儿面包上面的一层有点坏了，用刀子刮掉，但是要把它扔进鸡棚。你给我小心点，你可别踏进储藏室一步，否则，你可别忘了，我就用桦树笤帚抽你，我想你现在正好饿了，那好，就再饿一点，不信你试到储藏室看看，不相信我呆会儿就在窗子里看着。这种人一点儿也不值得信任。”当把尖皮靴打发出去以后，普柳什金对乞乞科夫说道。从此以后，他看乞乞科夫的眼光甚至都有些怀疑。他对于这种大度无私简直觉得不可思议，他心里想：“谁知道呢，也许他也只是个败家子，牛皮大王，与你吹上半天，然后扭屁股走人。”于是，他为了谨慎，同时也是为了考验一下这个客人，他要求马上立下契据，因为如果空口无凭，他也没有办法把握这件事情：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乞乞科夫同意马上立下契据，而且他声明自己只需要一份农奴的名单。

这使普柳什金非常放心，他心里显然是在想着另外一件事情，果然，他把钥匙拿出来，他走到碗橱前把碗橱打开，在杯子与碗碟之间翻腾了半天，最后他自言自语道：“怎么回事呢，昨天上午我明明看见有一瓶上好甜酒呢，难道有人偷喝了，哦，难道是它！”乞乞科夫见他拿了一瓶酒，上面落满了灰尘，看上去活像给它穿了一件毛衣。“还是我那过世的内人留下来的，这个死管家连盖也没盖就随便一扔，真是的，多少杂物和小虫子会进去呀，不过脏东西我已经拿掉了，来，我敬你一杯。”

但是，乞乞科夫尽力谢绝了，他说自己已经吃过了，也喝过了。

“当然，您是上等人嘛，他无论到哪里都是饱饱的，从来不吃

饭，与那些下九流的下等人不一样，走到哪里你怎么给他吃他都吃不饱，……就说那个上尉吧，他每次一来就喊道：‘大伯，给点吃的，’可是，我压根儿就不是他大伯，就像他不可能是我爷爷一样。他准是在家里饿疯了出来要饭吃。对了，你想要一份那些死魂灵的花名册，我知道的我已经写在一张纸上了，为的是如果有人来查问销起来比较方便。”他戴上眼镜，在烂纸堆里找了起来。当他解开一捆捆破纸的时候，乞乞科夫吃了不少灰尘，以至于他忍不住打了几个喷嚏。他终于把一张上下左右全写满了字的小纸片抽了出来，上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农奴的名字。那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姓，反正总共有一百二十多位。乞乞科夫对于这个大数目不仅会心地笑了一下。他小心地装好了名单，而且提醒普柳什金，若要签契约，他必须亲自进城一趟。

“进城，这怎么可以，我的这一摊家务又丢给谁呢？你可知道我的手下全是骗子，一天工夫就可以把我偷个精光，连我挂外套的钉子也不会放过。”

“那么，你就没有一个人可以信任吗？”

“有谁值得信任呢，值得信任的人都已经死了，或者已经不和我来往了，怎么会没有呢？”他尖叫了起来，“本来厅长就认识我，以前老到我们这里来串门，我们还是小学同学呢，还一块儿爬过篱笆呢！我们特别熟，要不然我就写封信吧！”

“那自然。”

“当然熟极了，从小学就开始成为好伙伴了。”

说着，他脸上闪过一道亮光，这并不代表感情，而是感情的某种苍白影子的流露，一种溺水的人好不容易抓住了一根救命草绳的意外惊喜，而且岸边的人也在欢呼，他的喜不自胜的兄弟姐妹从岸上抓着草绳，期盼着能抓住他的手臂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四周围非常安静，平静以后的水面显得非常阴郁而可怕，普柳什金的脸一刻钟也变得毫无表情，显得更加阴郁而麻木。

“原先桌上不是有小半张白纸吗，现在又去了哪里，我的下

人全是一些小脚小手的混账东西！”他说着，便开始在桌子上下左右疯狂地找，四下里翻寻，他最后又喊道：“玛芙拉，来啊！”一个女人应声而到，手里端着一个读者早闻其名的面包干，于是，主仆之间展开了一番对话：

“你这个该死的强盗，把纸弄到哪里了？”

“苍天在上，除了你用来盖酒盅的小纸片之外我没有看到任何纸。”

“但你的那双贼眼告诉我是你拿走了。”

“我拿它做什么呢？我又是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拿去也白拿，还不如不拿。”

“你说谎，你把它给了那个教堂的打杂的了，他可是认识几个字的。”

“但是人家教堂的打杂者不用你的纸也会从别处弄到纸的。”

“那你就等着末日审判那一天的到来吧，就冲着这桩罪魔鬼也要用铁枷来烙你，你等着呢，它们会把你烙个半死的。”

“它们有什么理由？我又没看见过那张纸，你说我其他的不好也罢了，但是说我偷东西这事还从来没发生过呢。”

“但你就是该被烙，‘你这贱骨头，欺骗老爷，这下你可等着看厉害的’，魔鬼这样说着就会来烙你。”普柳什金进一步又说道。

没过多久普柳什金就看到了那张纸，他一时语塞，他努了一下嘴又说道：“啊，你竟敢如此嚣张，你的嘴好厉害，我说你一句，你敢顶十句！去把火拿来让我写封信，慢点，我猜你肯定会随便抓根油脂蜡烛来，油脂这玩意儿烧起来只会糟踏钱，你还是拿根松明来吧。”

玛芙拉走了，普柳什金坐在圈手椅里琢磨了半天那张小纸，他试图从上面再裁半张下来，但最后他发现那不可能了，他最后把笔伸进了一瓶发了霉的墨水瓶里，最后开始写字了。他仔细地

把每个字母都描绘得跟乐谱上的音符一样,每分每秒都把手腕握得紧紧的,大有挥洒自如的架势,行与行之间的距离已经小得不能再小了,但是遗憾的是他最后还是看到了许多空隙。

一个人竟然会落得如此小气,这可能吗?一切都不是不可能的,一个人身上什么样的变化都可能发生。如果一个今天年轻貌美的美少年看到他老年以后的照片,他一定会变得惊奇万分,慌忙后退。所以当你被岁月洗净了铅华,从少年到中年再到老年时,你一定不能丢掉了感情,否则,在以后的日子可永远也找不回来了,那样你的老年就会变得非常恐怖,你就会什么东西都得不到,甚至生不如死,因为至少你的墓前碑子上写着:某人安葬在此,但是,在没有人性的老爷的脸上,你可是什么也看不到的。

"您有没有朋友需要出逃的魂灵?"普柳什金一边折信纸一边问。

"你还有魂灵逃走?"乞乞科夫追问道。

"有的,我的女婿已经查过,据他说,人似乎早已远走了。然而,他是个军人,打起官司来可是一点儿也不在行……?"

"那么到底有多少呢?"

"大致有七十个多一点。"

"真的?"

"上苍作证,一点儿也不假,我这几年每年都有人逃跑,农奴都是又馋又懒,一闲散就好吃懒做,但我自己连吃的东西都没有……如果有人想买,我还巴不得呢。你不妨与你的朋友说说,只要他能找回十个,就相当不错了。要知道,一个纳税农奴现在市价是五百卢布。"

"不,咱们这桩生意决不能让朋友听到一丁点儿信息,"乞乞科夫想道,于是他立即说,这样的朋友实在难寻,而且要告这个状就已经相当累人了,而且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与法院打交道的好,离他们能有多远就离多远。不过,他想既然普柳什金如此穷困,他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准备出……但是区区小数怎么好意

思启齿。

“您到底出多少价呢?”普柳什金贪婪地问道,他的两只手开始明显的颤抖起来。

“每个农奴二十五戈比。”

“现付吗? 还是怎么地?”

“对,马上就付。”

“然而,老爷子,看我如此贫困,你就出四十戈比吧。”

“先生,别说四十戈比,就是五百卢布我也肯出,我毫无怨言,因为我不忍心看着一位可敬的长者由于心地善良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您看,您的品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我可真是非常辛苦,老天作证,我一点也没有说错,我心地是异常善良的。”

“是啊,正因为这样我买一个农奴出五百卢布是无怨无悔的,但是……我财力有限,我只能再加五戈比,那好吧,每个魂灵给你三十戈比吧。”

“哦,老爷子,您再加两戈比好吗?”

“好的,我再加两戈比,您的农奴一共有多少,你说过似乎有七十个?”

“不,仔细算来有七十八个。”

“七十八,每个魂灵都是三十戈比,那是……”我们的主人公此时略加考虑便说:“那就二十四卢布九十六戈比吧!”他的算术能力非常了得。他立即便付了钱,普柳什金开了张收据,普柳什金非常小心地捧着钱,就跟端着一种液体似地来到了写字台旁,又把钱数了一遍,然后异常仔细地把它们放进了一只抽屉,这钱注定了要呆在那里,直到他老去,他的女儿女婿,也许还有那位故意与他攀亲的上尉那时候就会大喜一场。收好钱,普柳什金就坐在那里,此时的他仿佛完成了一件大事,再也没有任何谈资了。

“你要走吗?”当他看见乞乞科夫动了动身子便马上问道,然

而乞乞科夫只是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只手帕。

这倒使乞乞科夫猛醒了，他说道："对呀，我是要走了！"说完他拿起了自己的帽子。

"那茶也不喝了？"

"不了，改日吧。"

"这怎么行呢，我已经派人去烧茶了，说实话，我根本就不爱喝茶，这东西贵，加上糖又涨了价。普罗什卡，不用再烧茶啦，面包干交回给玛芙拉，听见没有，让她放回原来的地方去，算了，还是我自己去送吧。老爷子，再见啦，上帝保佑，还得麻烦你把信交给厅长。对了，让他看吧，我们是老朋友啦，我们在小学就同班。"

说完，他被这个干瘦老头子送出了前院，客人一走，普柳什金就命令把大门锁上了，然后他又到各个储藏室看了一圈，监督那些看守们上岗工作。他手里拿着木锹，用一只空桶在不停地敲打着，接着他借口要检查一下人们的伙食状况便拐进了厨房，吃了一肚子麦糊菜汤，又一个不留地把每个仆人骂了一遍，说他们小偷小摸，行为不规，这以后他才回到自己房间。当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仔细想了一下要怎样感谢这个难得的慷慨之士。"我应该送他一个东西，"他自己心里想道，"送给他一只怀表，这不比一只青铜表或镀金表，这是一只挺好的金表，虽然有一点坏了，但他只需稍稍修理一下，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足以讨好自己的老婆了，不，"他思考了一会儿之后又想，"我还不如干脆把它写在遗嘱里算了，我死后赠给他作为留念。"

可是，纵使没有怀表，我们的主人公也非常快乐。这种意想不到的收获其实是一笔相当不错的厚礼，总之，死掉的或者逃掉的魂灵总共有二百多个。当他往普柳什金家走的时候，他已经预感到了一种光明前途。但是收获如此之大实在是他以前没敢想像的。他一路上欢呼雀跃，不时打口哨，手舞足蹈，最后他干脆引吭高歌，曲调特别不俗，谢里方听了之后不由自主地说："看看人家老爷这样唱歌！"当他们来到城关时已是日暮黄昏。夜幕降了

下来，所有的事物都模糊一片，色彩多变的道路护栏已经辨不出颜色，站岗哨兵的脸上看上去也是一片模糊，眉毛，胡子都已经有些移位，鼻子也似乎没有了。人们只有靠马车的颠簸和车轮的声音来判断马车是否已到了石子路。街灯还没上来，只有在附近的窗口透出星星点点的灯火，有人在僻静的胡同里面吵嘴，有人在说话，这是都市的惯常情况，凡夜间总会出现。乞乞科夫对于这些人从来不屑一顾，许多手持拐杖的瘦官儿们他也不正眼看一下，也许他们工作完了此时正往家走呢。他只偶尔听到几声娘儿们的喊声："酒鬼，你乱说，我根本就没有和他胡来过！"或者就是："别下手，坏东西，到局子里去好了，我要在那里和你讲个清楚……"总之，这些话足以使一个二十岁的热血幻想青年听了浑身冒汗，因为那时他刚看完戏正往家里走了，他的脑子里全是些西班牙小胡同，月夜，手抱三弦琴，披着一头秀发的美少女。他还会有什么幻想，各种各样的幻想都在他的脑子里出现过了。这时，他正幻想在九天之上的席勒[1]身边作客——但是，一声像霹雳一样的扫人兴致的脏话在他的头上响起来。他感到自己回到了地上，也许在干草市场[2]上，也许在那家酒店的附近，而生活就像以前一般在他的面前卖弄风骚，令人厌恶。

最后马车用力地往上一纵，立刻像坠入地洞一样进入旅馆的大门。迎接乞乞科夫的是卢什卡，他的一只手撩起他那常礼服的一角下摆，——他并不喜欢开叉的下摆，——另一只手则扶着乞乞科夫迈出车门。接着旅馆伙计也跑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支蜡烛，一块抹布搭在肩上。看见老爷回来，彼得卢什卡是不是心情好无法知道，他和谢里方相互眨了一下眼睛，平时板着的面孔也开朗了很多。

"您出门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旅馆伙计边照着楼梯，边说

---

① 席勒：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和剧作家。

② 干草市场：旧俄时代彼得堡一热闹的市场，并且执行刑法的地方。

道。

“对啊，”乞乞科夫迈上楼梯时说，“现在你还好吗？”

“我很好，谢老天爷的关心。”旅馆伙计点头回答道，“昨天有一位中尉模样的军官来住店，现在他住在十六号房间。”

“什么中尉？”

“我也不清楚他是什么官衔，从梁赞来的，骑一匹栗色的马。”

“很好，以后你做事还得讨好一点！”乞乞科夫边说边走进自己的房间。走到过道时，他耸了耸鼻子对彼得卢什卡说：“至少你也应该打开窗户呀！”

“我曾经把它们打开了。”彼得卢什卡说，实际上他没说实话。可是老爷明知道他说假话，还是懒得去驳斥他。漫长的旅途让他身心疲惫。于是他只要了一份乳猪肉的清淡晚餐，吃完就马上脱衣上床，一沾被窝便入睡了，睡得很香，很香。这是一种妙趣横生的入睡，只有那些不受痔疮、跳蚤之苦，又与异常发达的智力无缘的幸运者才有这样的美梦。

第　七　章

要是一个人结束了长长而寂寥的旅程，要是他在旅途中尝够了寒风凄雨、泥泞、尘土、叮当的铃声、马车的修理、无休止的争吵的滋味，和那些睡意朦胧的驿站长、马车夫、铁匠和旅途上各种各样的恶棍、混球有过交往之后，看见熟识的屋顶和温馨的灯火，眼中迎出熟悉的房屋，迎接的仆人的欢呼声，孩子们争先恐后奔出来的喧闹，接着是温情脉脉的轻声抚慰，再加上话语间最能抹去一切愁苦记忆的长吻，他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那些有家室的、有如此一角小天地的人是幸福美好的，最可怜的就是那些单身汉了。

若是一个作家避开那些枯燥无味的、令人讨厌的、弄虚作假

得令人惊讶的性格，去接近一些人的崇高品德的性格。假如他每天能够从变化莫测的形象的巨大漩涡中选择一些为数不多的例外；假如他从未变换他的七弦琴的高雅音调，从未从富有降到贫穷、卑小的同胞中间去；从未接触到尘世间的一切，而是沉浸在那些超乎平常的高贵形象之中。那么，他会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会拥有人人艳羡的好运气：他对于那些高贵形象的描写挥笔就写，轻车熟路；而且名声卓著，天下闻名。一层令人神往的烟云迷雾挡住了人们的眼睛；隐瞒了生活中的愁苦，向人们展示的只是美好的人品，巧妙地满足了他们的虚荣心。每个人都对为拍手喝彩，追随他，在他庄严高贵的车辇后面不顾一切地奔跑。人们把他奉为人类的伟大诗人，说他是卓然挺立在人世间一切的天才之上，就像挺立在一切能够展翅飞翔的禽鸟之上的大鹏一样。一提及他的名字，一阵阵战栗荡漾在一颗颗热情的心上，兴奋感动的泪花在一双双眼睛里闪烁……没有人在力量上与他相比——他是神明！若是一个作家敢于把每日所见的一切，把淡漠的眼睛忽略掉的，把可怕的、掩埋我们生活中琐事的泥淖，把布满在这个土地上，布满在充满艰辛和空虚无聊的人生道路上的清冷、平凡的性格的全部深度，全部揭露出来，而且用一把决不留情的刻刀的锐利刀锋用力把它们形象清清楚楚地勾画出来，将它们公诸于天下。若是如此，他就不会再有好运气，命运也将改变了。他不能亲耳听到人们热烈的掌声，也不会看到感动的泪水和震撼他魂灵的振奋。也不会有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对他痴迷到忘乎所以的境地，朝他飞奔过来；他也不会陶醉于自己发出的清脆甜美的音响里了；最后，他一定得面对当代法庭——虚假而又冰冷的法庭——的审判，他的创作会被诬称为低微、卑劣的东西，他的地位将是一群埋葬人类魂灵中最值得羞辱的一位。他所描述的人物性格与他本人脾性几乎一致。他的心灵，他的品德，他胜人一筹的智力，都将被掠夺。正是由于当代古怪难懂的法庭不承认，显示肉眼看不到的微生物的动态的玻璃和用于倒影阳光的

玻璃是同样的珍贵特别；正是由于现代法庭的要求增高，必须具备能震撼魂灵的能力，才能使一幅取材于平凡卑贱生活的图画显得与众不同，变为一幅幅价格奇高的珍品；正由于当今法庭保持高姿态，敬爱的、由衷的笑能够与高贵的抒情相提并论，也不肯定江湖小丑的惺惺作态与这种笑之间存在重大的不同！这一切都不会被当今的法庭所接受，而且还会把一切归结到这个不被接受的作家；作家就会变成一个无家可归的行人，不再有追随者，读者和倾听者，孤独地在路上徘徊。他不得不品尝痛苦的孤独，他的处境十分困窘和严峻。

但是，一种特别的力量驱使我要和古灵精怪的主人公们长久地走下去，去品尝整个生生不息、辽阔壮大的人生，用人世间可以见到的笑和人世间见不到、没有品尝过的泪去游览人生！要耐心地等上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将灵感的启发从笼罩着圣洁的惶恐和偶尔闪现灵光的头脑中迸发另一种神威，人们才可以在一片惶惶不安的惊栗中谛听到另一种震耳欲聋的庄严的话语。

快赶路吧！快赶路吧！让我们马上投入生活，聆听它悄无声息的热闹和神秘的铃声，驱走额头上的皱纹，驱走深沉严肃的表情，静心等待乞乞科夫在干什么。

次日乞乞科夫起床了，他舒展了一下腿和胳膊，一觉醒来的感觉真好。他仰卧了一阵子后，轻弹了一下手指，得意洋洋地想起他已拥有四百个农奴了。想到这，他马上起床了，还来不及照一照镜子，即使他十分喜爱自己英俊的脸，而且他自认为下巴颏是脸上最完美的部位，因为不管哪位老朋友来拜访他，他总免不了在他们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下巴颏，特别是在他刮胡子修面那会儿。“你看看，”他经常边抚摸下巴颏边说，“我的下巴颏好不好看？圆不圆！”今天他既没看下巴颏，也顾不上望自己的脸一眼，而是立即下床直接套上灵巧地绣着绚烂花纹的山羊皮靴子，靴子是和托尔若克城的商人们的俄罗斯式干脆麻利的习气成交

的货物。然后，他像苏格人一样只穿一件短衬衣，也不管自己习惯的稳重成熟，不管自己已人到中年，居然在房间里蹦了两下子，甚至翻起脚后跟敏捷地在自己的腿上打了一下。接着，他马上去办正事了：对着小木匣子揉了一揉手，一副满意的样子与一个克己奉公的地方法官外出侦查案件时，在冷菜小吃面前揉搓双手的模样相差无几；然后快速地拿出小木匣子里的证件。他希望赶快结束一切，免得夜长梦多。他打算自己动手写买卖契约，编撰和校正，免得花钱请书记员。他十分了解公文的格式：他先用娴熟的大字写下“壹仟捌佰某某年，”又改用小写字体书写“敬呈者地主某某”等等，还有一切必须注明的内容。办好一切他只花了两个小时。完成之后他又浏览了一遍名单，浏览了一遍庄稼汉的名字。以前他们都做过庄稼汉，都做过工作，耕耘过良田，狂饮烂醉过，闹过事，欺骗过地主老头，也许是一些诚实正直的庄稼汉。这时，一种奇怪的，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的感觉揪住了他的心。每个庄稼汉有自己十分特别的性格，每一份名单也就有了特殊的地方。本来属于柯罗博奇卡的庄稼汉，每个人都有特别的绰号和别称。普柳什金的名单只写上本名和父名的字首，后面加上两小点，文字十分简洁明白。索巴凯维奇的名单则特别完整和详细，没有遗漏庄稼汉的任何一种值得称赞的品德。有的人评价是“上等木匠”，有的人名字下面则写着“精明干练，从不喝酒。”而且，还详细注明谁是父亲，谁是母亲，父母的品德如何如何。另外一个名叫菲约多陀夫的人的名字下面则写道：“其父下落不明，其母为女仆卡庇托里娜，后者亲切善良，从未偷盗财物。”全部周详的记载给人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感觉：好像这些庄稼汉昨天还活在世上。乞乞科夫看了他们的姓名很久，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倒抽了一口气说道：“我的天啊，你们的数目可真多啊！我的心肝，这一辈子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事，受过什么苦，犯了什么大罪？”说完他的双眼盯住一个姓名，它是我们已知道的彼得·萨维里耶夫·涅乌伐查依—柯累托，一个本来属于柯罗博奇卡的

农奴。又禁不住说道："天，这么长的名字，竟占了长长一行！你是仅仅会种地还是有一手好技术？你怎么就丢了命？是死在小酒馆，还是在大道上沉睡时被沉重的大卡车轧倒致死呢？木匠普罗帕卡·斯捷潘，从不喝酒。哦，是他，斯捷潘·普罗帕卡，那个大力士，挺适合当近卫军的人才！也许你曾在腰间挎上一把斧头，背上一双靴子，走遍了各个省份，每餐只吃花一个铜板的面包和花两个铜板的风干鱼。如此一来，口袋里每一次可以捎回一百卢布，或者把一张帝国银行的钞票[1]缝在粗麻布裤子的裤管里，也许放在靴子里呢？——你在哪里丢了命？你是不是为了多赚几个钱爬到教堂的圆顶底下，往十字架边爬去，不幸腿一滑从横梁上滚了下去。这时，站在你身边的米海依的大叔揉了揉后脑勺，问了一句：'唉，你又何必如此呢？万尼亚。'刚说完话，他却自己在腰间捆上绳子，代替你爬了过去。鞋匠马克辛·捷略特尼科夫，鞋匠！古言曰，醉得像个鞋匠[2]。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相信自己可以明白你，若你允许我，我会把你的身世完完全全讲出来：你曾跟一个德国人学习手艺，你和他的几个学徒一起吃住。干活稍微放松，就会被皮带抽打脊梁骨，也不允许你们上街逛荡，倒是你很听话，不是对待一个鞋匠，而是像一个宝贝般被宠着，德国老板时常在他老婆和同行面前称赞你。但是，实习完成后的你却说：'我要自己开个铺子了，我不会像德国佬那样一个戈比一个戈比地赚钱，我要立即发一个大财。'就在你交付给老爷一笔巨大的代役租税后自己开了一家小铺子，承接了一大批定货，大干起来。不知你从哪里低价购入很多烂皮子，每双靴子净赚了一倍的钱，可惜不到两个星期你的靴子全裂了线，你被顾客们大骂了一顿。你的店铺顾客全跑了，没人来买鞋了。你也学会了喝酒，边在街上游荡边大声叫唤：'这个世道太坏了，俄国人活不下去

① 帝国银行的钞票：此指票面价值为二百卢布的纸币，上印"帝国银行"字样。
② 醉得像个鞋匠：俄国成语，意即酩酊大醉。

了：都是德国佬在捣鬼孳事呀。'叶利扎维塔·沃罗贝伊，这个庄稼汉又是什么类型的呢？噢：是个女的！怎么把她也弄进来了？索巴凯维奇真卑鄙，专门作假欺骗人！"乞乞科夫说得没错：那个人的确是女的。如何把她塞了进来，谁也不清楚。名字倒写得十分中性化，乍一看还以为是一个男人呢，倒是名字结尾移花接木用了字母Ъ，这样叶利扎维塔就变成叶利扎维特了。但是他并不顾虑这一点，一下子把名字划掉了。"格利戈里·达耶兹查依一涅一道耶杰施！这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你的工作是不是赶车运货？你购置了三匹马和一辆席篷大车后，就打算一辈子背井离乡，和那些商人跑码头赶集市吗？你是死在半路，或者你和你的同伴为了一个苹果式的脸蛋，肥胖的士兵老婆争风吃醋，把你杀死了呢？还是一个绿林好汉看到你那副皮手套和三匹瘦弱结实的马匹起了歹心杀了你？还是早上起床在往小酒馆的路上不慎一脚踩进冰窟窿里送命了呢？你们这些俄罗斯人啊！为何不喜欢平平安安地活下去呢？还有你们，老天，你们又是哪样的人呢？"他的双眼落到普柳什金的逃奴名单上面，接着说，"尽管你们还活在世上，可又有什么出头之日呢？与死人没什么两样，只不过现在你们有两条可以奔波到另一个什么地方的飞毛腿罢了。这是因为你们再也忍受不了普柳什金，还是你们天性喜欢在森林里出没，抢劫过往行人的钱财呢？如今你们是关在监狱里，还是另有新主人在劳作呢？叶烈梅依·卡里亚金，尼基塔·伏罗基塔，其子安东·伏罗基塔——从他们的绰号[①]就可以看出，他们都是一些逃跑的行家。波波夫，仆人，我想你是个能读会写的小伙子，也许你不会用刀子，却可能良心未泯地偷窃了主人的钱财。可惜你身份证不见了，不幸被县警察局长抓住了。甚至审问时你还振振有词地站起来。'你是哪一家工作？'局长问，趁机在

---

① 卡里亚金（Карякин），由方言"Каряга"（意即不顺从的人）变化而来；伏罗基塔（ВоЛокита），方言中有"流浪汉"之意。

这个时候加上一个厉害的脏字眼。‘某某地主家的’，你干脆利落地回答。‘为什么你来到这儿？’局长说。‘让我出来多赚几个钱好交代役税，’你没有犹豫就回答了。‘你的身份证在哪里？’‘我的主人市民庇缅诺夫拿着。’‘给我传庇缅诺夫！你叫庇缅诺夫吗？’‘我是庇缅诺夫。’‘你是不是拿了他的身份证？’‘没有，我没有拿他的身份证。’‘你为什么撒谎？’局长反问，他又多夹带一个脏字眼儿。‘说得不错，’你马上接过话头，‘我回家时已经迟了，所以没有给他，我交给打钟人安悌帕·普罗霍夫收藏了。’‘给我传打钟人！他的身份证交给你了吗？’‘他撒了谎，我从没见过他的身份证。’‘你为什么又撒谎？’局长说，又增用了一个挺脏的字眼儿加强语气。‘你的身份证到底哪去了？’‘我原来确实有身份证，’你巧妙地接住口说，‘很遗憾，我不知怎么搞的给弄丢在路上了。’‘为什么你要偷士兵的外套？’局长说，冲着你又狠狠地加上一个很脏的字眼儿。‘而且还卷走了神甫家的铜钱和箱子。’‘从来没有这种事，’你不松口地说，‘我从来不偷东西。’‘为什么，你这儿会有士兵的外套呢？’‘我也不清楚，也许有人偷偷塞到我这儿的。’‘你这个坏家伙，只会耍无赖！’局长边说边摇头，两只手叉在腰上。‘来人！给他铐上脚镣，扔到监狱里去。’‘长官，我听凭您发落，没有二心，’你回答道。说完从口袋里拿出鼻烟匣，热情友好地慰劳那两个给你上脚镣的残废军人，详细询问他们何时退伍的，参加过什么战役。在等待法院审判你案件的那些日子里，你就一直呆在监狱里。最后，法院的批文下来了：把那个犯人从扎列伏柯克沙依斯克押至维谢贡斯克，你就满不在乎地从一间监狱转到另一间监狱里了。到了一个地方，你喜欢观察一下新住处，说：‘哎，维谢贡斯克的监狱整洁多了：在哪里可以玩羊拐子，房子可大啦，伙伴也不少！’还有阿巴库姆·费罗夫！你又是谁？流浪到什么地方了？你是否已经漂流到伏尔加河上了？是不是爱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加入了纤夫的行列？……”这时，乞乞科夫停住了口，陷入了沉思。他到底挂念什么？他是担心阿

巴库姆·费罗夫的命运，还是像想到灿烂美满生活的俄罗斯人那样，无论他有多大岁数，无论官衔和家境如何，都会自然而然地陷入思考？那么，费罗夫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他已和商人定下工钱，正在一个运载粮食的码头上吵吵闹闹玩得正欢，正在与他们那些身材瘦长，戴着用钱币编制的颈环、飘着绸带的情人和老婆们深情惜别；舞声、歌声，充斥了整个广场。恰在这时，脚夫们在阵阵吆喝、叫骂声中每个人用钩子吊住十普特的货物，放在背脊上，接着哗哗地把豌豆和小麦倒进船舱的最里面，然后卸下一袋袋满满的燕麦和麦仁，远远望去，一堆堆放成金字塔形状的麻袋像一发发壮实的炸弹，铺满了整个广场。这一大堆粮食就直接放在太阳底下，直到有一天都被搬上了开往苏拉河的货船。货船很长，首尾都看不见，伴着春天的残冰一直鱼贯地向远方驶去。等到那时，拉纤夫们就有大把的活儿做了。你们应该拿出以前疯狂地娱乐的劲头，刻苦耐劳地辛勤工作，用力拉着纤绳的时候哼着俄罗斯美妙无比的歌儿。

“不好！十二点了！”乞乞科夫看了一看手表，惊叫道。“明明还有一堆正经事要办，我为什么还那么拖拖拉拉？还在莫名其妙地说废话，胡思乱想一通，十足一个大笨蛋！”言毕，他脱下苏格兰衬衫，换上一套欧洲款式的礼服，用皮带扣子压住自己那滚圆滚圆的肚皮，又在身上洒了些香水，拿出一顶暖和结实的帽子，在腋下夹上一包证件到民政厅办理买卖契约的事情了。他这么匆忙，并不是担心迟到；他不担心迟到，与厅长十分熟悉，他也可以任意增加或减少工作时间，像荷马[①]笔下的古代宙斯[②]那样，需要他扼杀自己倾慕的英雄们的斗争或给他们创造一个竞争契机时，他或者延长白天，或者让黑夜迅速降临；乞乞科夫倒是满心希望快点把事情结束了；直到现在，他还觉得惴惴不安呢；心

---

① 荷马：古代希腊诗人（约公元前九至八世纪），相传史诗《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为他所作。

② 宙斯：《伊利昂纪》中描写的希腊神话中诸神之王。

中一直担心，魂灵到底不是真实的，这个包袱越早从肩上卸下越好。他心里想着这些问题，披着一件棕色呢子的熊皮厚大氅在肩上，尚未走到大街，他在小胡同的转弯处和一位也是披着棕色呢子的熊皮大氅，戴着厚实的护耳皮帽的绅士撞了个正着。绅士大叫了一声，他是玛尼洛夫。俩人马上互相拥抱问候起来，这种姿态在街上逗留了五分钟左右。双方猛烈地亲吻，来势之凶令俩人的牙齿足足痛了一天。玛尼洛夫兴奋得满脸堆笑，只剩下鼻子和嘴巴在脸上了，眼睛已不知去了哪里。他的双手紧紧握住乞乞科夫的一只手，抓了约十五分钟，手都被握得发烫了。接着又用优美动听的言语诉说自己如何迫不及待地飞来拥抱巴维尔·伊凡诺维奇的；最后还加了一句只有在与淑女共舞时对方听才适当的礼貌用语。还没等乞乞科夫说话，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时，玛尼洛夫突然从皮大氅里拿出一个系着粉红色带子的纸卷，两个手指捏着优雅地递了过来。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呀？”

“全是庄稼汉。”

“噢！”他立即打开纸卷，匆匆看了一遍，十分欣赏娟秀的字迹和整洁的抄写：“写得非常漂亮，”他说，“用不着再重抄一遍了。甚至加了边框！谁如此细致地加上边框？”

“这就不必打听了。”玛尼洛夫说道。

“是不是您呀？”

“不是，是我内人。”

“噢，上帝！我十分抱歉，给你们带来如此多的不便。”

“一切都是为了巴维尔·伊凡诺维奇，没什么麻烦可言。”

心存感激的乞乞科夫深深鞠了一躬。玛尼洛夫得知他要到民政厅办理契约买卖的手续，愿意和他一起去。于是他们手拉手走了。若是碰到一块不太高的坡地，或上山岗，或走台阶，乞乞科夫总被热心的玛尼洛夫挽住手臂往前走，就差没有托起他来了。路上还不时亲切地与乞乞科夫谈笑着。既不希望乞乞科夫磕绊

了高贵的双脚，也不想他闷着。乞乞科夫很愧疚，他不知如何表达他的谢意，他也明白自己体重不轻。于是他们就这样相互搀扶着来到广场上民政厅的面前；一幢高大的三层楼石砌房屋下的白色建筑物。那种像铅粉一样的白色，也许是为了象征在这里工作的官员们都是洁白纯正的原因吧；广场上的其他建筑，和这幢房屋的规模十分不协调：一个背着枪的士兵站在一座岗亭旁边，两三个车口[①]，然后是长长的篱笆，上面尽是用煤炭和粉笔书写的常见的低级下流的画面和言辞；除此之外，在这个美观却僻静的广场上，看不到其他的事物了。偶尔从二楼和三楼的窗口里会伸出个把菲米斯的祭司[②] 的廉政头颅来，一会儿又消失不见了：也许那时刚好有一位长官进入屋子里。这时，两个朋友没有一步步地走上去，反而迈开大步飞跑上了楼梯；乞乞科夫刻意避免玛尼洛夫的帮助而加快了脚步，玛尼洛夫也不示弱，快步跟着他，尽量不让乞乞科夫走累了，于是当他们俩人来到黑乎乎的走廊里时，只剩下呼呼喘大气的份了。不管走在哪条走廊，经过哪些房间，他们目光所到之处没有一处是干净清洁的。那时的人们并不在乎这一点；如此一来，原本脏乱不堪的地方还是那样的脏乱不堪，还是缺少美丽动人的外表。向来随便的菲米斯没有打扮，只匆匆披了一件睡袍就出来见客人了。本来，我该详细地介绍一下我们主人公经过的每个办公室的摆设，但是我向来对于衙门的地方都怀着一种强烈的敬畏害怕之情。若是乞乞科夫有机会经过那些地方，对于那里豪华富丽的陈设，灿烂耀眼，有着亮晶晶的地板和桌子，他不敢抬头，只会老实地垂下双眼，直盯着地面，心里想着赶快跑过去。所以，他至今还弄不清楚房子里是如何的奢华富贵。现在，充斥我们主人公眼睛的只是许许多多的纸张，上面有写字的，有无字的。此外还看到一个个低下来的脑袋，

---

① 车口：旧时城市街道上停放出租车辆的地方。

② 祭司：希腊神话中的司法女神。菲米斯的祭司指法官或司法行政官吏，此处含讽刺之意。

脑袋下是大大的后脑勺,燕尾服,外省式样的常礼服,其中一件则十分特别:异常醒目的淡灰颜色的短褂,穿短褂的人歪着的脑袋快要放在桌子上了。此人正在迅速飞笔地书写一份关于某宗田产胜诉案的记录,也许那是一份关闭某处庄园的记录,一位安分守己的地主住在那里,他平安地度过了候审期,在此后的一生中幸福美满,自己养育了满堂的儿孙。除此之外,偶尔会有几句简明的话语传来,一个嘶哑的嗓门说:"菲约陀塞伊·菲约陀赛伊维奇,麻烦你递叁捌陆号案卷给我!""您为什么总忘了把公家墨水壶的塞子放到哪里了呢?"另外则是一个更庄严的,也许是长官的说话:"喂,赶快抄抄这个,否则脱掉你的靴子,关你在这儿,整整六天不给你东西!"快速转动的鹅毛笔尖发出一大片沙沙的响声,好像有几辆满载枯枝落叶的大车正穿过一座足足有两寸[1] 来厚落叶的树林子。

两位稍微年轻的官员坐在入门第一张桌子后面,乞乞科夫和玛尼洛夫立即走上去,问道:

"您好,请问在哪里受理有关不动产契约的事务?"

"请问您有什么事要办?"两位官员一同转过头,问道。

"我打算递交一份申请书。"

"您打算买什么?"

"我想先弄清楚,哪里是契据科,是这儿? 还是别的地方?"

"您得先告诉我们您打算买什么,价钱如何,我们才能告诉您地方,否则不能告诉您的。"

乞乞科夫十分清楚,两位年轻的官员主要是好奇心很重,也希望给自己和自己的职务增加多一些威严和分量。

"尊敬的先生,请听我说,"他说,"我十分明白有关不动产契约的规定,无论成交价钱是多少,全是一个地方管的。所以,麻烦你们告诉我契据科在哪里,若是你们不清楚你们这里的办事原

---

[1] 两寸:原文为四分之一俄尺。

则，我可以马上请别人指点一下。”听了这话两个官员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其中一个用手指指了房间的一只犄角。一个老头儿正坐在那里的桌子后面给文件登记编号。于是，乞乞科夫和玛尼洛夫通过一排桌子直接来到他面前。老头儿正在认真地办事。

“请问一下，”鞠了一躬后乞乞科夫说，“这里是否受理有关不动产契约的事情？”

老人停住手中工作，抬起双眼，缓慢地说：

“这里并不受理不动产契约的事情。”

“哪里受理呢？”

“得到不动产契据科处办理。”

“请问不动产契据科怎么走？”

“您得去问伊凡·安东诺维奇。”

“到哪里找伊凡·安东诺维奇呢？”

老头儿又用手指指了另一只犄角。于是，乞乞科夫和玛尼洛夫又朝伊凡·安东诺维奇那边去了。这时，伊凡·安东诺维奇早已斜过一只眼睛，用眼梢偷偷看了他们一眼，很快又更加认真地埋头誊写起文件来了。

“请问，”又鞠了一躬的乞乞科夫说，“这里是不是不动产契据科？”

伊凡·安东诺维奇假装没有听见，依旧埋头抄写文件，没有答话。可以看出来，他是个中年人，并不是油头粉面，口若悬河的年轻小伙子。伊凡·安东诺维奇大概有四十多岁了；头发却黑而密；他的脸在中间部分开始整个地向前隆起，一只大鼻子跟在后面，这是一张“茶壶脸”，一张丑陋之极的脸。

“打扰一下，契据科是这里吗？”乞乞科夫提高声调又问了一句。

“在这里！”伊凡·安东诺维奇终于转过了他那张茶壶脸，不久又抄写起来。

“我得劳驾您一下：本人从本县几位地主手中买下不少农

民，要过户迁移；我已准备好了一切契约，只差办理手续了。”

“那些卖主都来了吗？”

“本地有几位，其他几位都写有委托书。”

“您把申请书带来了吗？”

“带来了。我能否……我赶时间……请问能不能在今天办好一切手续？”

“今天办好？今天万万不行！”伊凡·安东诺维奇接口道。“我们必须调查一番，是否都公正合法，才能给您办手续。”

“说得对，其实要把事情赶快办好，是我的老友——厅长伊凡·格利戈里耶维奇的意思。”

“您该明白，这里不仅仅是有伊凡·格利戈里耶维奇一个人，还有一大堆其他人呢。”伊凡·安东诺维奇脸色严肃地说。

触摸到伊凡·安东诺维奇话中有话，乞乞科夫就说：

“我决不会忽略其他人的，我也做过公务员，十分清楚该怎么办……”

“那么您去找伊凡·格利戈里耶维奇办这件事吧，”伊凡·安东诺维奇说，声音温和了很多，“他吩咐谁去办都行，我们没有决定的权力。”

于是乞乞科夫从兜里掏出一张钞票，把它放在伊凡·安东诺维奇的前面，可惜后者没有看到这个动作，一本书把它挡住了。本来乞乞科夫想告诉他那里有张钞票，伊凡·安东诺维奇却把头一偏，表示不必多说了。

“那么，你们跟他到厅长办公室去吧。”伊凡·安东诺维奇说完点了一下头。旁边的一位圣徒，也就是那位长年累月的为菲米斯献身，辛劳得两只袖管的肘弯处都磨破了，衬布露出一大截，为此获得十四等文官官衔的那个人，来到他们面前，像当日维吉

尔引导但丁[1]一样，把他们带到了厅长的办公室里。一把巨大的圈手椅摆在那里，法镜[2] 和两本厚厚的书隔着圈手椅摆在桌子上，厅长像一轮红日端坐着。来到这里，现代的维吉尔面露恐惧，不敢再移动双腿走进去了，转身出了门，看见的只有他那已被磨蹭得像羽毛般稀薄的后背和不知何时沾上的一根鸡毛。来到厅长办公室，乞乞科夫和玛尼洛夫才看见除了厅长外还有另一个人，那正是索巴凯维奇，法镜把他遮住了。一阵欢呼声迎接贵客的到来，执政长官咕隆一声推开了圈手椅。索巴凯维奇也从椅子站了起来，所以他那连带长长袖管的全身都给看得一清二楚了。厅长抱住乞乞科夫，办公室响起一阵亲吻的嗑嘴声；俩人忙着问候对方；本来俩人都经常腰酸背痛，这点被归结到经常伏案工作的生活。也许厅长从索巴凯维奇那里知道了置产业的消息，他开始祝贺乞乞科夫了。这时的乞乞科夫有点尴尬，当他看到两个原本分开秘密成交的卖主见了面。很快，他回过神来，谢过厅长，立即转过头询问索巴凯维奇：

“最近身体如何？”

“托上帝的福，一切还好。”索巴凯维奇说。

他没什么可以埋怨的，他的身体结实健康，就算铁石伤风和咳嗽了，也轮不到他。

“您向来以身体硬朗闻名，”厅长说，“您过世的父亲也是一位身体结实健康的人。”

“的确如此，他经常一个人去打熊。”索巴凯维奇说道。

“我倒觉得，”厅长接口说，“若是您想和熊打斗一番，也有可能打败它的。”

“我不一定打得过它，”索巴凯维奇回答说，“我的身体没有

---

①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维吉尔为古罗马诗人。但丁为其名著《神曲》中描述自己由维吉尔引导游了地狱。

② 法镜：旧俄官厅中的陈设物，是一面饰有双头鹰的三棱镜，贴有彼得大帝敕令守法的谕旨，作为守法的象征。

父亲那么结实，”叹了口气，他又说：“如今的人不比以前的人口罗；拿我的生活说吧，又算什么生活呢？只不过是熬日子罢了……”

“您还不满足自己的生活吗？”厅长说。

“不够好，真的，”索巴凯维奇说着摇摇头，“您倒评论一下，伊凡·格利戈里耶维奇：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没生过一回病；没有喉咙痛，没有脓疮，没有疖子……什么也没有，又有什么好预兆？最后算个总账就惨了。”说完索巴凯维奇陷入一种郁郁不乐的环境里。

“真猜不透您的想法，埋怨起这些东西了。”乞乞科夫和厅长同时想道。

“这里有一封交给您的信。”说着乞乞科夫从衣袋拿出普柳什金的信来。

“谁的信？”厅长边说边打开信封，尖叫一声，“哇！竟然是普柳什金的信！他还活着！真是天意！当初他是一个聪明绝顶、首屈一指的富豪啊！如今却……”

“这是一条狗，”索巴凯维奇说道，“真是个大骗子，他把每一个人全都欺骗了。”

厅长读完信，点点头说：“我答应做你的代理人。文契你要哪时候办理，是马上办理还是留到以后再办呢？”

“立刻办理比较好些，”乞乞科夫说，“要是方便的话，我希望你今天就可以帮我把有关手续全部办好；因为明天我就要离开这个城市。再者，有关的文契和申请书我都拿来了。”

“你这个主意不错，可是无论你有什么事情马上要去办，我们都不能让你离开我们这么早。你所要求的文契手续今天马上就可以办好，但是我们有个要求就是你必须和我们再玩几天。你等一下，我马上叫人去办理。”说完他就打开了那扇通往办公室的门，只见办公室里挤满了官员，他们就像勤劳地蜜蜂在各自的蜂巢上努力地干着他们的各种公务。“请问伊凡·安东诺维奇在

这里吗？”

“是的，我就是。”有人在那里回答道。

“你马上到这儿来！”

这位伊凡·安东诺维奇就是读者已经认识的茶壶脸，此刻他已经出现在厅长办公室里，并且向厅长恭恭敬敬的鞠了一躬。

“伊凡·安东诺维奇，这些文契你马上拿去办理好。”

“伊凡·格利戈里耶维奇，我还得提醒你，”索巴凯维奇向厅长说，“办这手续还要有证人，每一方至少要有两位。你能叫人马上去请检察长吗？他一定在家，因为他是一位闲人，他的所有工作全都让给了副检察长查拉杜哈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贪污犯去做了。还有一个证人，就请卫生监督来吧，反正他也是一位闲人，如果他没有去打牌的话，那么他也会一定呆在家里。另外，在这一带住的还有很多人，比如，别古施金特鲁哈契甫斯基，他们这一类人全都是一些吃饱饭没事干而且专门给别人添麻烦的家伙！”

“不错！”厅长说完就马上派人去把这一群人全都找来。

“我还要你帮我办一件事，”乞乞科夫说，“你还能派人去把那位女地主的代理商叫来吗？我和她也有一笔交易：那位代理商就是大司祭基利拉神甫的儿子；我听说他在你的门下干活。”

“对，我马上找他来！”厅长说，“这一切都好办，还有，你不必给这些人小费。对此你不要觉得奇怪，因为你是我的朋友，都不用付钱。”之后他马上吩咐伊凡·安东诺维奇去办理这件事，伊凡·安东诺维奇非常不高兴地接受这事。厅长对这些文契的印象非常好，特别是当他看到全部的买卖的总额达到十万卢布的时候。他盯着乞乞科夫的眼睛有好几分钟，脸上堆满了十分欣赏的表情，几分钟后厅长终于开口说：

“事情的经过原来是这样！绝啊！真绝啊！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你竟然这样就买进了。”

“对，是买进了。”乞乞科夫回答道。

“妙！真是妙！从心里说这可真是一件绝妙的事情呀！”

“连我自己也觉得我这辈子干得最好的事情莫过于此。总的来说，一个人只有站在具有结实牢固的根基上，而不是像年轻人那样把这基础建立在虚无缥缈的自由境界之中，那么他就拥有了一个确定的目的。”在这里他合理地有针对性地打击了一下自由主义思想，又不失时机地顺道打击一下年轻人。可是，我们还是注意到了他的语气中还不是十分有把握，好像他又在暗地里对自己说：“嗨，伙计，你在说什么胡话，而且乱说得无法忍受！”在此刻他都不敢望索巴凯维奇和玛尼洛夫一眼，万一在他们的脸上发现什么异样，这不是让他难堪吗！但是，他的忧虑是多余的：索巴凯维奇毫无反应，玛尼洛夫却对他的言论大为赞同，并摇头晃脑地表示欣赏，进入了一种自我陶醉的境界，正如一位音乐发烧友听到女明星的歌声胜过黄莺时，并唱出了百灵鸟也唱不出的游丝样又细又高的高音时所特有的神情。

“你为什么不告诉伊凡·格利戈里耶维奇呢？”索巴凯维奇终于说，“你买到都是些什么货色；伊凡·格利戈里耶维奇，你怎么会不向他问一声，他究竟成交了一笔什么样子的生意？你可知道这些卖主都是好人！比真金还真的好人！就连车匠米海耶夫我都忍痛卖给了他。”

“什么？你竟然把米海耶夫都卖了，我简直不敢相信。”厅长说，“据我所知车匠米海耶夫是一个具有一身出色的本领的人，他曾经帮我修过一回车。哎哎，这是什么回事……你曾经对我说过，他早就去世了……”

“什么，米海耶夫去世了？”索巴凯维奇不紧不慢地回答道，“去世的那位是他的哥哥，至于他，结实得很，还成天像小孩子一样精力无穷呀！就在前几天，他刚完成了一辆轻便的有折篷的马车，就说那手艺，在莫斯科也找不到第二个。凭良心说，他这个人就去侍候皇上的料子，这样才能配得上他的手艺。”

“对，米海耶夫的手艺实在是百里挑一，”厅长回答道，“但我觉得很不理解，你怎么会把他卖了呢？”

“何止是米海耶夫，还有木匠普罗帕卡·斯挂潘，烧砖工米卢什金和鞋匠捷略特尼科夫·马克辛他们全都走啦！我把他们都给卖掉啦！”而当厅长问到，既然家里都缺少不了他们，并且他们又都是些手巧的手艺人，为什么全部放走他们，索巴凯维奇挥了一下手，说：“唉，那时我鬼迷心窍：好吧，我说，卖就卖了吧，于是将他们就这样一股脑地卖掉啦！”说着他把头低垂了下来，仿佛心里的确后悔做了这件愚蠢的事似的，接着他补充了一句：“看看我，已是两鬓斑白了，可是到现在什么技巧也没学到。”

“可是，巴维尔·伊凡诺维奇，请准许我问您一声，”厅长说，“您怎么不和土地一块买农民呀？难道您想搬走吗？”

“是有这个想法。”

“哦，想搬走，那是又一码事了。那么，你要搬到什么地方呀？”

“搬到……搬到赫尔松省去。”

“哦，那可是个好地方啊！”厅长说，并对那里茂盛丰美的牧草赞不绝口地夸了一番。

“那么，您的土地亩数够用吗？”

“够了，让那些刚买到手的农奴耕种是绝没问题的。”

“那儿有河吗？或者有池塘？”

“有河也有池塘。”说完乞乞科夫向索巴凯维奇下意识地瞅了一眼，他觉得，尽管索巴凯维奇脸上无动于衷的样子，可是他的脸上好像露出如此的神情：“哼，你骗人，恐怕没有什么河和池塘，甚至是成片土地都是信口说出来的！”

当他们正在闲聊的时候，证人一个个地到来了：其中有挤眼习惯的检察长是读者早就知道的，有卫生监督，以及总是给人们带麻烦来的人物，像特鲁哈契甫斯基·别古施金等等——按照索巴凯维奇的说法。还有一些是乞乞科夫从未谋面的人：由于仅人数不够的和或是无关紧要的证人于是就从厅里的官员中随便拉几个来充数了事。不但将大司祭基利拉神甫的儿子给请来了，

连大司祭本人也请到了场。每一位证人把自己的名字、全部身份和官衔都签上了，字体五花八门，有花体、斜体，还有些人用一个几乎是上下颠倒的怪体，写出的一些字母甚至是在俄文字典里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伊凡·安东诺维奇是在读者心目中早已有印象了，他办事迅速非常，把契据都登记妥当，编好了号，注好了册，归入档案，并且将在《公报》[①] 上刊登启事的百分之零点五的费用也收了，乞乞科夫要付的钱远远不够的。甚至厅长亲自叮嘱只收他一半的税款，另外一个申请人则被分利了这笔税款，但是所用什么方法则不太清楚了。

当一切办好之后，厅长说："终于大功告成！现在只剩下置产的喜酒还没办啦。"

"我正有此意，"乞乞科夫说道，"只要您把时间定下就行了。对于我来说，如果舍不得请热心的朋友过来喝上几瓶香槟酒我觉得可还真是罪过呀。"

"不，您搞错了，我们应该亲自来办酒席，"厅长说道，"这不但是我们的责任，而且也是我们的义务。应该让我们请您这位大贵宾才是。先生们，你们来猜猜看？我们现在就这么办：凡是在场的全部人都开到警察局长家里去；我们这儿最有本事的魔法师就是他了：你们知道吗，只要他在走过鱼市场或酒店时挤挤眼睛，咱们就可以得到一顿美味大餐啦！另外，咱们还可以趁机打几局惠斯特牌。"

对于谁来说都不会拒绝这种提议的。仅仅是听到鱼市场，证人们就巴不得流口水；公事就此完结，所有的人立刻抓起便帽和皮帽。当他们走过办公厅时脸长得像茶壶样的伊凡·安东诺维奇恭恭敬敬地向他们鞠了一躬，向乞乞科夫偷偷说："您买进了价值十万卢布的农奴，却只给了一张白票子[②] 给为您服务的

① 《公报》：此指《枢密院公报》。这是帝俄时代登载不动产买卖启事的刊物。
② 白票子：旧俄时代的纸币，票面价值为二十五卢布。

人。”

“不过那些农奴是什么样的人也要弄清楚哟，”乞乞科夫也低声回答，“他们只是一批连一半价钱都不值的蠢蛋和废物罢了。”伊凡·安东诺维奇立即清楚地知道，这性格很坚强的家伙是一分钱也不会多给的了。

“请问，您得花多少钱从普柳什金手里买一个魂灵？”索巴凯维奇靠近他另一只耳朵旁问道。

“请问，您为何要多加了一个伏罗贝伊？”乞乞科夫回答道。

“哪个伏罗贝伊？”索巴凯维奇问。

“叶利扎维塔·伏罗贝伊是一个女的，您还将字尾改成字母ъ呢。”

“这不是真的。我的确没有加进什么伏罗贝伊。”索巴凯维奇边说着边把身子挪开，向另外一些客人身边走去了。

终于，那些客人们吵吵闹闹推推攘攘地走到阿历克赛·伊凡诺维奇的家里去了。这个警察局长可真是一个身怀绝技的魔法大师：他很快就理解了这是怎么一回事，马上把一位警官叫来了，这个警官穿着髹亮的喇叭口高统皮靴，看上去是个精明利索的小伙子，并且好像在他耳边总共说了两个字，另外还加说了一声：“我明白啦！”于是，当那些客人们正专注在惠斯特牌桌上用劲地较量的时候，而摆在另外一个房间里的桌子的桌面上就摆满了食物：白鳇鱼，鲟鱼，鲑鱼，陈放多年的黑鱼子酱，刚刚腌制好的淡鱼子酱，鲱鱼，鳇鱼，干酪，熏牛舌头，风干的咸鱼脊肉，这些所有美味的食物都是鱼市场贡奉给警察局长的。不一会儿桌面上又摆上了他自家厨房里制作的美味的食物：一只鱼头肉大馅饼，馅饼里面包着的馅是一条有九普特重的鲟鱼的软骨和颊肉做成的，一只大乳蘑馅饼，还有油煎饼，奶油面片儿汤和蜜糖干果羹。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全城市民的衣食父母和恩人就是警察局长。他和全城市民就像一家人一样相处得很亲密，在视察各种各样的商店和市场时，就像是在察看自己家里的仓库一样。总

而言之，正如常言所说的那样，他是得其所哉，并且没有谁能比他更加精通他自己的工作职责和任务了。甚至是他为这个职位而存在，还是这个职位特地为他而设都说不清楚了。他办事总是绝顶的聪明，不但好处比以前所有的在这个职位上的人要多上一倍，而且还能获得全城市民的一致爱戴和拥护。第一流的大商人们都很喜欢他，他们认为他态度好，不傲慢，确实是这样，他们的孩子认他做教父，他和他们认干亲家，虽然说有时候他们也被他毫不留情地敲诈一下，但不知怎么的，敲诈手法总是异常巧妙：要么拍他们的肩膀啦，要么冲他们嘀嘀地笑啦，要么是请他们用茶点啦，有时还会答应他们的邀请，去和他们比赛几盘跳棋，还会东拉西拉问这问那：近段时间来又做了什么生意啦，生意兴旺不兴旺呀。如果哪家的小孩得了点病，让他知道了他立刻会给出个主意说该去抓一副什么药；总之一句话概括，真是够朋友讲义气的！就算是在饭馆街道整顿秩序的时候，他坐在马车上，也会趁机和这个或那个人闲聊上几句：“米海耶奇！怎么样啊，我们俩可要找个机会痛痛快快地打一回果尔卡牌！”“是哦，阿历克赛·伊凡诺维奇，”米海耶奇摘下帽子回答：“确实该找个机会痛痛快快玩一次了。”“喂，伊利亚·巴拉摩乃奇老兄，我有一匹快马，到我家来看看吧，它肯定比你那匹好，不信把你的套在赛跑车上和我的比试比试。”伊利亚·巴拉摩乃奇爱快马爱得发了疯，听后会笑得嘴都咧到耳根了，抚摸着大胡子说：“那就较量较量吧，阿历克赛·伊凡诺维奇！”就连店里所有的帮工们，在这个时候通常脱下帽子致敬，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心里都挺开心的，似乎想说：“阿历克赛·伊凡诺维奇可真是一个大好人哪！”总而言之，他以这样十足地道的平民派头，所以商人们都是这样认为的：阿历克赛·伊凡诺维奇“这个家伙虽说要捞点油水，但是怎么也不会出卖你的”。

警察局长看到冷餐已经准备好了摆在桌上了，就请客人们先来吃早餐，吃过早餐后再继续玩惠斯特牌，听到他的建议所有

的客人都走向那个早就不断飘出浓浓的沁人心脾的香味并一个劲儿地往客人们鼻孔眼里钻的那个房间，索巴凯维奇早就已经偷偷朝那间屋子里张望了，一只靠边放在一只大盘子里的鲟鱼远远地被他看在心上了。客人们先把一杯伏特加酒一饮而尽，那是一种只有在俄罗斯用来刻印章的晶莹剔透的西伯利亚石头上才能看到的暗沉沉的橄榄色的伏特加酒。然后，餐桌就被大家举起餐叉从各个方向包围起来，如俗话所说那样开始各显神通起来，有的人朝鱼子酱猛烈进攻，有的人猛烈袭击鲑鱼，有的人猛烈进攻干酪。所有这些小零碎全被索巴凯维奇忽略不计，他就趁大伙儿吃喝谈笑的时候，一直守在鲟鱼旁边，才十几分钟的时间里他把整条鲟鱼半点不剩的全部扫光，待到警察局长突然想起还有这么一条鲟鱼时，说："各位各位，大家都来尝尝这条鲟鱼好不好吃！"举着餐叉带领其他的人向鲟鱼走去，走到鲟鱼面前时看见的只是盘子中仅剩下的一条没有一点肉的鲟鱼尾巴了；然而，索巴凯维奇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好像这事与他无关，自顾自向摆得最远的一只盘子走去，挥动餐叉叉一只小干鱼儿去了。既然独吞了一大条鲟鱼，索巴凯维奇什么也不再吃，不再喝了，坐在一把圈手椅上眨巴着一双快要睁不开的眼睛。警察局长看上去挺大方的，跟客人们干杯祝酒的次数多得说不清楚。读者可能自己都想得到，这第一是为了赫尔松新地主的身体健康而干杯，其次是为了他的农奴能够平安迁到新地而干杯，再次就是为了他将来的美丽的太太的健康而干杯，这样一来，我们主人公脸上呈现出甜蜜的笑容。客人们纷纷围住他，殷切地劝他在这里多住些日子，至少再住两个星期："不能走，巴维尔·伊诺维奇！无论您想什么，您一走，这就成了炕没坐热客就走，撇下主人冷清清啦！不能走，您要和我们在一起多住几天！让我们来给您说门亲事：伊凡·格利戈里耶维奇，我们不是要给他说一门亲事吗？"

"是啊，要给他订门亲事，就是要给他成亲！"厅长也赞成着说，"我们非给您办喜事不可，不管怎样您是推不掉了！算啦，老

爷子，既然来了就安下心吧，别心猿意马的啦，我们可是说真的。”

“话不能这么说，这种事有什么好拒绝的呢？”乞乞科夫脸上闪过微笑，说道，“结婚这事儿，不是你想结就结得成的，现在连新娘的影儿也没瞧见呢！”

“新娘自然会有的，发什么愁呢？当然一切都会有的；您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既然会有，那么……”

“太好啦，他不走啦！”大家欢呼起来，“万岁，乌拉，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万岁！”大伙儿高举酒杯涌到他的面前来跟他碰杯。乞乞科夫和所有的人都碰了杯。“不行，还不够哥们，再来干一杯！”有一些人闹得更带劲了，于是他又碰了一次杯；后来有人又死缠烂打地要碰第三次杯，于是又碰了一次杯。过了一会儿，大伙儿都已经快乐到极限了。厅长这个极可爱的人儿，心里一高兴就把乞乞科夫搂在怀里，亲密地叫着：“哎哟！我的心肝啊！我的宝贝啊！你是我的小妈妈！”他甚至还打了一个响指，围着乞乞科夫转着圈儿跳起了舞，嘴里一边哼唱着一支广为流传的小曲儿：“嘿，你是个大酒鬼，喀玛林的庄稼汉。”大家喝完香槟酒后，又找来了匈牙利酒，一喝下这酒，大伙儿都非常兴奋，非常开心。至于惠斯特牌局，大家早就把它给抛在脑后勺了；大伙儿叫嚷着，争辩着，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起来，讨论着政治，甚至军事，一些自由思想也被提了出来，这与平时他们对待儿女的态度大不一样了。平时他们的小孩要是有这种想法，少不了挨一顿打的。就在谈话间不少极为麻烦的难题都被他们处理掉了。乞乞科夫感到从来没有这样的快乐，他甚至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赫尔松的地主了，夸夸其谈地侃着各种各样需要改良的事情：关于土地三区轮耕啦，关于两颗心灵如何才能幸福快乐啦，还在索巴凯维奇朗

面前朗诵了维特用诗体写给夏绿蒂[1]的一封缠绵的情书,在他自个儿读得陶醉的时候,他的听众只是坐在圈手椅上眨巴着眼睛看着他,一副酒足饭饱的样子,就快要睡着了。后来乞乞科夫自己也觉得有点情不自禁,过于放纵了,于是想叫一辆车送他回家,最后还是借用检察长的轻便马车离开了。在路上,检察长的马车夫只用一只手驾车,另一只手则伸到后面去按住老爷的身体,很明显,他是一个经验十分丰富的老把式。就这样检察长的马车夫把乞乞科夫送回了旅馆,到达旅馆后,乞乞科夫还是停不了嘴,嚷嚷了好半天:什么浅黄色头发、红通通的脸蛋儿、右边脸颊上有个酒窝的未婚妻,什么赫尔松的田庄,什么大笔的财产。他甚至还向谢里方交代一些田庄里的事,要他把所有新来的农奴统统叫出来,让他一个一个地看一看。谢里方在一旁默不作声听了半晌,然后走了出去,对彼得卢什卡说:"你去给老爷脱衣服!"后者就进去给乞乞科夫脱长统皮靴,差点把主人也连同皮靴一起拉倒。终于,他把老爷的皮靴脱了下来,接着帮老爷脱掉了身上所有该脱的衣服,乞乞科夫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折腾了好一阵子,最后带着赫尔松地主的身份进入梦乡。这个时候,彼得卢什卡拿着裤子和樾橘色带闪光花点的燕尾服走到走廊里,把燕尾服挂在木头衣架上撑开来,拿来马鞭和刷子用力击打,整条走廊里马上飞扬起灰尘。过了一会儿,他把老爷的衣裤取了下来,这时,他似是不经意地朝凉台下看了一眼,瞥见谢里方正从马厩里走出来。他俩四目交接,彼此心知肚明,这俩人动的是一样的心思:老爷现在躺下睡了,咱们也可以出去转溜转溜了。彼得卢什卡赶忙捧着衣裤走进里屋,下了楼,俩人就一起走了。他俩都不说要到哪儿去,也不问对方。一路上这俩人有说有笑的,聊的全是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而他们的路程其实相当近:横过马路,到了旅馆对面的一座房子,推开一扇较矮的、已被烟熏

① 维特和夏绿蒂:德国大作家歌德的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主人公。

黑的玻璃门，然后来到一间像地窖一样的房间，在屋子里一张张木头桌子的旁边早已坐着许多各种各样的人：有大胡子的，没大胡子的，穿光板皮袄的，穿一件短衫的，还有穿着粗呢子军大衣的。只有天老爷知道，彼得卢什卡和谢里方来这儿干什么，过了一个小时他们出来了，俩人手拉手的，紧闭着嘴唇一声不吭，彼此互相关照，尽量不让对方撞到墙犄角。到了上楼梯时他俩还是手拉着手，一直没有放开过，在楼梯上互相拉扯着摇摇晃晃地足足走了一刻钟，方才走上了楼进了屋。彼得卢什卡站在自己那张矮小的床前，思考了约摸一分钟左右，他想的是怎生睡法较为得体一些，后来索性完全横着身子躺了下去，他的两条腿就只有蹭着地板了。谢里方这时也躺了下来，头就靠在彼得卢什卡的肚皮上，他已经不记得他不应该睡在这里的，他的铺位可能是在下房里，要不就在马厩里靠近马匹的一个什么地方。俩人马上睡熟了，发出一阵阵前所未有的惊人的打鼾声，正好跟另一个房间里老爷细微的鼻息声遥相呼应。很快一切都静寂下来，整个旅馆都进入了梦乡；只有一个小窗口里还闪烁着烛光，从梁赞来的中尉住在那里，这位中尉显然是一个对长统皮靴比较偏爱的人。因为他早已有了四双靴子，但此时正在急不可待地试穿第五双。有好几次他来到床前，打算脱掉靴子准备睡觉，可是他觉得要办到这一点简直太难了：靴子的做工非常精细，因此，他现在还是翘着一只脚，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上上下下、认认真真地鉴赏着那只做工精巧，绝顶美妙的鞋后跟。

第　八　章

乞乞科夫收购农奴的事情一时间成了全城人注目的焦点，买了农奴迁移他乡是否有利，人们各抒己见，议论纷纷。其中也不乏有一定见解的议论。“您说的当然没错，这一点毫无疑问，南

方各省的土地又好又肥沃，但是离开了水，乞乞科夫的农奴也没法生活，那里可真是连一条河都没有。”有些人这样说道。也有另外的人说道：“没有水倒不大紧要，斯捷潘·德米特里耶维奇，迁移人口这事的确是少了一些稳妥性和把握性，谁都明白庄稼汉的情况，重新换个地方，虽然他们依旧一无所有，既没有房子，也没有宅院，他们最后还是会逃跑，这个问题傻子都明白，并且他们一旦逃走，你肯定连影子都抓不着。”“不，阿历克赛·伊凡诺维奇，你先听听我的话，我的意见与你的相反，我相信乞乞科夫的农奴不会跑。俄罗斯人的自然环境适应能力是超常的。即便你把他们送去堪察加岛[1]，只要他们有一双暖和的手套，他们就会去砍树来给自己盖房子！。”“但是，伊凡·格利戈里耶维奇，你把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忽略了。你从来也没有问过乞乞科夫的农奴是些什么样的人。你难道不清楚，大凡地主卖出的农奴都不会是好农奴，我可以用生命作赌注，乞乞科夫的农奴要么是惯盗，要么是无恶不作的二流子、酒鬼，或者恶棍……。”“对，这一点我也赞同，你说得很对，好农奴谁也不舍得卖出去。乞乞科夫的农奴肯定是一些不正之徒，然而，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正是在这里蕴含着深刻的含义，劝世的哲理也正蕴含在这里：他们目前是没用之物，但是一旦到了一片新天地，他们很可能就改邪归正了，一下子全部变成了良民。这样的例子已经不胜枚举：历史上出现过无数个。”“这怎么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一位官办工厂的督办说道：“诸位尽管放心，这压根儿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乞乞科夫的农奴面前有两大敌人，第一个：地点靠近准许酒自由买卖的小俄罗斯人的省份。我敢断言他们肯定会在两个星期之内上瘾，而且喝得不省人事。第二个是喜欢过流浪生活的恶习，那些农奴在迁移过程中肯定会养成这种习惯。如果他们时时处处都处在乞乞科夫的盯梢之下，而且接受着极为森严的看管，稍

---

① 堪察加岛：俄国的一个偏远岛，位于亚洲东北角上。

有不轨行为就立马给点厉害的看看，并且每事必亲躬，这才会稍微好一些。”“乞乞科夫根本就没有必要亲自动手，他完全可以给自己物色一个管家。”“对呀，除非你找一个非常称职的管家，他们当中不乏骗子存在。”“他们的行骗术之所以能得逞，完全是因为主人对他们监管不力。”“没错。”许多人同时赞许道：“要是主人多少懂一些产业经营之法的话，并且具有一双辨好坏忠奸的火眼金睛，物色一个好管家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督办又说道，除非你能出高达五千卢布的价格，否则你就难以找着一个好管家。而民政厅长却驳斥了这个观点，他认为三千卢布就可以找着一个好管家。但是督办又说：“但是好管家上哪儿去找呢，难道到你的鼻孔里去找？”但是厅长又说道：“这话怎么说呢，这人不在鼻孔里而是就在你的县城里，我指的就是彼得·彼得罗维奇·萨莫伊洛夫：这个人应该是用来对付乞乞科夫那些农奴的最好管家人选。”许多人热心地为乞乞科夫作了许多设身处地的设想，一想到要迁移这么多的农奴的种种艰辛，他们立刻显得心惊肉跳，他们都非常担心乞乞科夫手下的这些农奴会干出一些什么事情来呢。对此，警察局长开导说，担心暴动自然没有必要，防止暴动只需要县一级的警察局，但是还必须将一顶代表他身份的制服帽送过去，只要这顶制服帽绝对可以保证农奴们平安迁移。还有许多人出谋划策来除掉使乞乞科夫的农奴们着魔的造反意念。大意基本上是这样的：有些建议饱含着军人的严酷味道，而且严酷地过了火，几乎有点多余，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建议透着些许的人情味和温和气息。邮政局长预言乞乞科夫将会履行一个非常神圣的义务，按照他的说法，那就是他将会成为农奴的慈父般的角色、用自己的仁爱和慈祥去感化。说到这里，他对于兰开斯特式的互教方法大加赞扬。

全城就这样议论纷纷，许多人基于自己的火热心肠甚至把其中的一些条目当面给乞乞科夫提了出来，有些甚至愿意提供一支押送队伍，以便平安无事地把农奴们送到目的地。乞乞科夫

对于这些忠告只是表示感谢，他说有用得着的时候他一定会采纳，对于押送队伍他谢绝了，他认为这个完全是多此一举，他所选购的农奴大都性情温和，而迁居他乡又是他们自己的愿望，他们是怎么也不会发生暴乱的。

然而，令人兴奋的是这些议论却产生了一个令乞乞科夫最最心满意足的后果。那就是说，消息传来了，他被说成是一个百万富豪。本来如我们在第一章里所描述的那样，全城的人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他，这条消息一传开，人们对他的爱变得更加真挚，更加真切。不过，实话说来，他们毕竟是一些心地极其纯良，彼此和睦相处，就跟老朋友似的可以随随便便地，推心置腹地，亲密无间地交谈一番的朋友。“老朋友，伊利亚·伊利伊奇。”“安奇巴托乐·查哈里耶维奇兄弟，你听我说！”“伊凡，格里戈利耶维奇，我的小妈妈，你的谎撒得太离谱了。”大家都非常亲切地称邮政局长为“施泼莱亨齐道伊奇[1]，伊凡·安德烈伊奇？”许多人教养高超：民政局长把茹柯夫斯基的《柳德未拉》读得很熟，在当时那可是一部相当时兴的作品，对于许多段落他都能朗读得绘声绘色，尤其当他读到“松林沉睡、山谷入眠”那一句和“嘘！”那个字眼时，人们似乎亲眼看到了一片山谷入口的景色；为了更加真切地表现一番，他还会把自己的眼睛弄成眯缝眼。邮政局长潜心研究哲学，他把杨格的《夜思》和埃迦尔茨嘎泽的《天地神秘启示录》读得非常用功，他几乎夜夜手不释卷，而且作了许多记录，至于记录的内容，倒是没有人知道。随便提一句，他谈笑风生，工于辞藻，据他自己说，他愿意对自己的语气进行一番点缀。他大量使用虚字眼来点缀他的话语，诸如“您啊，我的先生”之类。此外，当他说话时他的眼睛还会眨巴眨巴地眯成一条缝，给他的讽刺意味又添上了一层色彩。其他几位也还都有些教养，有的读过卡拉姆辛，有的读过《莫斯科公报》，有些压根儿什么都没有读过。

---

[1] 施泼莱亨齐道伊奇：德语，您会讲德语吗？

有些人也可以称他为窝囊废，因为只有推他一把或踢他一脚他才知道去干点什么事情。有些干脆就是懒汉，一辈子就知道躺在床上，想要拖他下地那也只能是白费劲；即使天塌下来他都不会站起来。至于五官相貌，他们一个个还算仪表堂堂，面黄肌瘦的痨病汉他们当中可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妻子在闺房里都可以称呼他们：坛儿、胖墩儿、大肚子、吉吉、茹茹等。但是，一般说来，他们还比较善良温和，你只消和他们吃一顿饭或者玩过一次惠斯特牌戏，就可以成为亲密的朋友，至于像乞乞科夫这种本来就具有极大迷人魅力的人更不在话下。他们就这样爱上了他，以至于他觉得他已无法离开这个城市，他的耳边只有一串串的挽留声：“和我们再呆上一个星期吧，巴维尔·伊凡诺维奇！”——总之，用一句俗话来说，他已经成了他们的掌上明珠。可是，在女士们的印象中，乞乞科夫的形象真是妙不可言（一个令人惊叹到无以附加的男子）！要想把这点说清楚，那可就要交代一下女士们的本身，把他们的社交界介绍一番，用鲜明的笔调来勾勒一下她们的内心世界，但是，对于作者来说，这可决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达官贵人们的妻子们他不敢贸然动笔；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就不好下笔了。N 城的女士们……不，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写啊，我真的感到胆怯。N 城的女士们身上最显著的特点是……不，我没有力量去写了。如此也好，有关她们的性格描述就留给另外的高明人士吧。我们只好就外表和表面上的一些特征稍加描述。N 城的女士们大多都具有大家风范，这一点上，她们可以毫不愧疚地当其他女士的典范。在举止，风度、品位，和对待礼仪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繁文缛节的注重和遵守上，尤其是在最细微的地方上讲究时髦这点上，她们甚至超过了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女士们。她们穿戴考究，经常乘坐四轮弹簧马车在城里拜客访友，按照时下流行，她们的身后吊着一个号衣上缀满了金色绦带的听差。拜客的名片，即使是用一张梅花小二子或方块王牌写的，都可以说是十分神圣的东西。其中有两位女士原来是知己，

并且是亲戚,其中一位也不知怎么地就忘记了回拜,就因为这个她们彼此闹翻了脸。尽管双方的丈夫和亲戚都尽力规劝,但是却毫无用处。由此可见,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有成功的可能,惟独由于在拜客问题上出现了一方怠慢另一方的事情的两位妇女难以重归于好。从此以后,按照城里上流社会的人士的说法,两位女士从此便彼此留下了芥蒂。另外,为了争坐首席也会闹出不少矛盾来,有时还引发了丈夫的骑士般的豪侠仗义。当然,他们之间也并没有出现过决斗的事情,那全是因为他们都是文官,但是,他们却可以借一切可乘之机来中伤对方,或者恶语中伤,众所周知,它有时比决斗更容易中伤人。在道德修养方面,N 城的女士们可以说是一丝不苟地,她们怀着极其强烈的敌意来对待一切伤风败俗的行为,不管什么弱点,她们一律要坚决抵制。如果在她们自己身上也发生了所谓的风流韵事,那肯定不是明目张胆地进行的,表面上肯定不让任何人看出来,她们总是保护得好好地,丈夫也是早有准备,一旦无意撞破或者听说了这等事情,他肯定会用“亲家母陪亲家翁,谈谈说说又何妨”的俗语来应付一番遮掩过去。顺便提及一下,彼得堡的女士们和 N 城的女士们一样,在组织语言方面都尽量做到措辞文雅得体,诸如:“我擤了下鼻子,我出汗了,我吐了口痰。”之类的粗话从来也不会从她们嘴里出来,她们会换个说法:“我轻松了一下鼻子,我用了一下手绢儿。”“这只碟子或者这只茶杯有股臭味儿。”她们是从来不会说的。甚至连有点暗含这种意思的话也不说。必须用另外一种说法来替代:“这只茶杯不讨人喜欢。”或者类似的其他的话。为了使自己的语言听起来高雅文明,俄罗斯语言中近半数的字眼完全从她们的口中消失了,因而她们不得不经常借助于法语,然而,一旦用了法语,情况就完全变了,那时候,比诸如我们刚才提到的话还要粗俗的话她们便又开始讲了。我们就浮浅地把 N 城女士说到这里。当然,如果看得再深透一些的话,要说的远不至于这些,然而,深探究女人的内心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情。所以,我们仍旧停留在表面继续往下讲吧。到现在为止,也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女士们对于乞乞科夫的谈论真是越来越少了,然而,对于他在社交场上的优雅得体以及不凡的风度她们还是会给予准确的评价的。但是,自从他拥有百万家产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她们又在他的身上挖掘了别的许多品质,然而话又说回来,我们并不是说女人们都是势利眼,问题就出在"百万富翁"这几个字上。并非百万富翁本人,而是这几个字,在这几个字的发音中,除了意味着一只鼓鼓的钱包之外,还隐藏了一种魔力,它可以使下流低贱的人受到刺激,也可以使中等人,好人受到刺激,总之,它可以使一切人受到刺激。百万富翁与别人相比他拥有一种便利,也就是他可以看到一种完全无私的卑贱,许多人明明知道他不能从这个百万富翁身上得到任何实惠,但却偏要对他献献殷勤,哪怕是赶到他前面嘻嘻笑几声,或者脱下帽子行一个礼,或者下贱地恳求他出席一个据他所知的富翁将应邀出席的午餐会。并不能说女士们沾染上了这种癖好,但是,许多客厅里已经开诚布公地说开了;当然,乞乞科夫不能算是屈指可数的美男子,但是,他具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如果他能稍微发福一点,那可真是不错。就这样,对于身材瘦弱的男人她们还顺便说了一点不敬的话。说什么他们不像一个男人而像一根牙签。女士们的装饰上也是八仙过海,争奇斗艳。旅馆前面更是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热闹非凡,形成了一种声势浩大的郊游场面,来了许多马车,商人们看到他们从集市上带回来的顾客嫌价格太高而拒绝购买的衣料变得如此畅销而又惊又喜。在一次晨祷中,一位女士的裙箍撑得太开,足足占据了半个教堂的地方,一位在场的警官立马下令老百姓们往大门边上靠靠,避免弄皱了贵妇人的裙子。对于这一不同寻常的关注,乞乞科夫本人也发现了。有一回,他回到自己的寓所,发现桌上有一封厚厚的信,对于这究竟是谁写的,又是由谁送的,他都无从知道,旅馆侍从说,送信来时没有吩咐他们转告写信人的姓名。信的开头语气就相当

坚决：是这样子的："不行，我必须给你写信！"再往下就是讲人的心灵是有感应的；在这一至理名言后面便是一串圆点，拖拖沓沓地占据了大约半行的位置，接着发出了几声感慨，其公正性和正确性值得称道，我们觉得有必要摘录下来与读者共享："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是停泊痛苦的渡船。人世是什么？是麻木不仁的芸芸众生。"写信人接着提到，现在她的泪水已经把已逝慈母在二十五年前留下来的书笺浸湿了，她号召乞乞科夫与她一道隐藏到荒漠中去，永远离开这个高墙大院，离开令人呼吸不到一丝自然的新鲜空气的城市，信在末尾的地方发出了一系列让人深感绝望的呼声，并用如下的四行诗句作为结束：

比翼的斑鸠，
陪伴你祭奠之魂。
徘徊悱恻啊，
她的心得不到安宁。

最后，这句虽然并不押韵，但是这也无大碍；信的风格是当时流行的。下面没有名也没有姓，甚至连日期也没有注明。在附言里只有一笔，说发信人一定能被读信者猜出，并且暗示在第二天的省长府舞会上笔者也会出现。

这使乞乞科夫非常感兴趣，匿名信里隐含了这么多给人悬念和让人好奇的东西，因此，他又重新把信读了一遍。后来又读了第二、三遍，最后他说道："如果能知道这信是一个什么样的妞儿写的倒非常有意思！"总之，这事并不可轻视；他花了一个多小时来琢磨这件事情，最后他终于作出撒手不管的样子说道："这信的确写得够特别。"后来，信理所当然是被折了起来，放进了他的小木头匣子，与一份戏报和一份以同样姿势躺了近七年的结婚喜柬为伍去了。过了没有多久，省长府上的舞会请柬送到了他手上——这件事情在省城里只能算是非常普遍的；哪里有省长，

那里就有舞会，否则，省长休想在贵族方面得到应有的爱戴和尊敬。

于是，他把所有的无关紧要的事情都搁在一边，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参加舞会上面；因为极有刺激的，让人憧憬的原因实在太多了。也许，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在梳妆打扮上花这么多时间，他光在镜子里照自己的脸就花了足足一个小时。他试验着在镜子面前扮出各种鬼脸，作出各种造型：一会儿严肃庄重、一会儿恭恭敬敬又微露笑脸、一会儿又只是恭恭敬敬而面部严肃，他还对着镜子鞠了几次躬，同时嘴里不停地咕哝着，听起来有点儿像法语，而实际上乞乞科夫对于法语一窍不通。他甚至还对着镜子扮了许多讨好的鬼脸：扬扬眉毛啦，抽抽嘴唇啦，甚至还咂吧一下舌头；总之，当屋子里只有你一个人，而你自己又觉得自己长得挺不错，并且相信此时绝对没人在门缝里偷看你时，你自己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最后，他把自己的下巴颏轻轻拍了一下说道："嗨，你这个奶油小生！"于是他接着开始穿衣服。一种洋洋自得的神情一直陪伴着他穿完了自己的衣服：不管他是在系背带、还是在打领结时，他都不停地以非常活泼而且灵巧的姿势并齐双脚在鞠躬行礼，他虽然不会跳舞，但是却做了一个弹跳动作。这一跳差点给他惹出了祸，五屉柜被他震得动了起来，上面的一把小刷子落了下来。

当他在舞会上一出现，全场立即有了一种轻微的骚动。在场的所有人都跑过来欢迎他，其中有些人手里握着牌，有些人的谈话刚好进行到高潮："而下级地方法院对这一点作出了这样的答复……"，至于具体答复了些什么，他顾不了那么多，他最重要的事情是招呼我们的主人公。"哦，我的天哪，巴维尔·伊凡诺维奇！最最亲爱的宝贝巴维尔·伊凡诺维奇！我最尊敬的巴维尔·伊凡诺维奇！原来是您啊巴维尔·伊凡诺维奇！瞧，是他呀，巴维尔·伊凡诺维奇。我可以拥抱您一下吗？巴维尔·伊凡诺维奇。我要亲热地亲吻一下我的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

夫一下子感觉到有无数个人要把自己搂进他的怀里。他差点还没挣脱民政厅长的怀抱，警察局长已经把他搂了过去；接着卫生监督又搂住了他；接下来专卖商又把他拉了过去，接着他又投入了建筑师的怀抱……此时站在几位女士身旁的省长，手里捏着一张糖果彩票，同时他怀里还抱着一只狮子狗，见到他，彩票与狮子狗一齐被他扔在了地上——那条小狗被摔得尖叫了起来。总之，乞乞科夫的到来给整个舞会带来了热闹和异乎寻常气氛。愉悦兴奋的表情马上在每个人的脸上洋溢出来。这种表情只有当上级官员前来视察工作时官员们的脸上才会出现：那是当最初的恐惧感和担心消失以后，他们发觉老人家对于许多事情都很满意，老人家此时也赏脸与他们开了个非常轻松的玩笑，也就是说，一丝非常温和的笑容出现在他的脸上的时候。这时，这位大人的簇拥者们的脸上便挂上了更加高兴的笑容，距离不太近的没有完全听清楚这位官员的话。官员们也在发笑，甚至连远远站在出口处的，自从出世以来一直紧绷着脸的警察，此时也使劲地挤出了一丝笑容挂在脸上，尽管这种笑容显得非常别扭而且极不自然。我们的主人公左右逢源，与每个人都寒暄答礼，他感受到浑身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灵巧劲儿；他时时都在左右鞠躬，按照自己的习惯微微地倾斜着身子，但是又十分自然大方，所有的人几乎都为他着迷。女士们马上形成了一个绚目的花环把他围在中间，她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一位女士身上散发出紫罗兰的幽香，另外一位女士身上散发出来蔷薇花香，第三位的身上散发出木兰花的清香，乞乞科夫此时只有仰起鼻子来才能闻到。她们的衣饰也是多姿多彩，各种质地、色彩、面料应有尽有，但是全都无一例外地淡雅高贵，非常接近时尚，有的甚至说不出它们的名堂。衣裙上的缎带和花束以千百种姿态在她们的衣裙上飞舞，看来，要制造出这种凌乱纷披，着实需要花上一番功夫。她们的轻盈美丽的帽子只是轻轻地斜搭在头上，似乎在说："嗨，我要飞啦，但是我会把美人儿留在地上

的。”她们的腰肢都无一例外地被紧紧束着，显现出身段的婀娜和秀纤。她们身上所有的东西无一不是经过精雕细琢的，袒露的脖子和肩膀恰到好处；每位女士都根据自己的信念展露自己的肌肤，以达到足以使看到她的男人自取灭亡的目的；其他的一切无不显露出她们趣味的高雅：脖子上的一小块披巾，或者轻柔地打成了结，或者弄成了其他的什么形状。要不然就是在肩膀后面从衣服里露出一圈锯齿形的，薄如蝉翼的别名为“小玩意儿”的细麻纱衬裙花边。这些小玩意儿前后左右地把那些实际上已经难以致人于死地的东西掩盖了大半，但是同时它又向人隐约召示那让人想入非非的部位，还以为那里真是使人销魂蚀骨之所在。长手套并没有一直延伸到与衣袖相接，而是故意把一大段大胳膊露在外面，那段娇嫩丰腴的胳膊真的会勾起人的非分之想——总之一句话，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向人们昭示着这里是京城，是巴黎，决不是外省。偶尔也会有一两顶把整个脑袋裹住的帽子，甚至还会露着一支像孔雀毛似的羽毛，那就是完全的另类和我行我素的自由主义，并非时尚了。然而这些也是外省的特色，在所难免，它肯定要在一个什么地方裸露的。面对这些女士，乞乞科夫心里想道：“在这些人当中，写信者是哪一位呢？”此时他又想仰起他的鼻子；这时，胳膊、接袖、袖管、飘带的末梢，香气袭人的罗衫和衣裙在他的鼻尖上撩过。跳舞的人群疯狂地在他的身边飞舞，其中有邮政局长、县警察局长的太太，一位在头上插着蓝色羽毛的女士，一位插白色羽毛的女士，格鲁吉亚公爵乞帕哈伊希利切夫，一位来自彼得堡的官员，一位来自莫斯科的官员，来自法国的绅士库库·彼尔胡诺夫斯基，别外宾陀夫斯基——所有的人都离了座位跟着舞动了起来。

“哟，这可真是倾城出动呀！”乞乞科夫一边说一边往后退了几步，直到女士们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他又接着审视起来。根据面部的表情和眼睛的顾盼，他不能断定哪位是写信者，每一张脸上都流露着一种依稀难辨的，若有所思的微妙神情，啊，太奇

妙了。乞乞科夫在心里自言自语道："哎，女人啊，是怎样的一种奇妙动物……"想到这里，他挥了挥手，"简直让人无话可说，你倒是去试试吧，把闪现在她们脸上的一切神态，把那些隐含和暗示一个个猜个透，你呀，肯定什么也说不清楚。光是她们的眼神就够你玩味半天的。它们就像一个万丈深渊，没有底，一个人掉进去了就永远别想再爬上来。别的不说，你光试着把她们的眼波形容一番吧：水汪汪的，仿佛天鹅绒一般柔和，蜜糖一样甜，只有上帝才可以说出来它们到底缺少了什么！既严厉、又温柔、甚至全然一副软绵绵的，或者正如别人所说的脉脉含情的样子，但是似乎比脉脉含情还多了些什么，因为它能把你的心一把抓住，并且可以像琴弦一样在你的心坎的随便一个地方弹奏出称心如意音调来。哎，简直是词穷了，没有办法来形容她，也许用多情种子来形容还比较恰当一些吧。"

真是有点不好意思，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市井俚语竟然从我们的主人公的嘴里迸了出来，但是，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在俄罗斯这片土地上，作家的地位是相当低微的，不过，一旦不登大雅之堂的词儿进了书里面，也不能一味地怪我们的作者，而只能怪读者，尤其是上流社会的读者；正是他们不认真讲像样的俄国话，他们张口闭口都是法语、德语、英语。多得简直让你难以忍受，甚而至于运用了各种各样的外国腔调，一说法语就带鼻音，咬舌头，说起英国话又像鸟叫，甚至还学鸟样，更有甚者还讥讽其他那些扮鸟样的人。但是，扮来扮去他们就是不扮俄国人样，他们充其量也只是在别墅里给自己盖一个俄国风味的小木屋，用这种手段来标榜一下自己爱国的热忱罢了。这就是上等阶层的读者的样子，而所有的自以为是上等阶层的读者也都去竞相仿效！而且，他们的苛刻劲儿又令人发指。依照他们的标准，所有的东西都必须写得正规，纯净，高雅。总之，非得把俄罗斯语言给刨平磨光了，突然一下子从云端里掉下来，正好落在他们的舌头上，他们不用再动脑去想，动心思去猜，一张嘴就能把他们讲

出来的最好。诚然，女性的心思就更不好猜，但是有一点必须承认，读者的心思同样也更不可测。

但是，乞乞科夫在这一刻完全是被弄糊涂了，他压根儿就无法判断写信的女士到底是谁。他又再次尝试了一下，更加细致地观察了一遍，结果发现，除了看到女士们那些没有变异的表情之外，他一无所获，于是他叹道："唉，我是死也猜不明白！"然而，这一点儿也不影响他的心情，他仍然轻松愉快，他非常洒脱地与几位女士说了几句高雅的话，又踏着细碎的步子来到了另外几位女士面前，这种步子通常是一些打扮入时，穿高跟鞋、外号为色鬼的小老头儿的专利。乞乞科夫迈着这种步子在四周围转了一圈之后，就伸出了一只纤小的脚，样子极像在地上画出的短小的一撇，或者是点上一个逗号什么的，轻轻地把另外一只脚打了一下，这才站稳了。女士们非常满意，他身上不但有她们所喜欢的优雅可爱之处，而且她们还发现他的眉宇之间有一种战神般的英雄气概，几乎无人不喜欢这样的男人。为了她，女人们甚至已经暗地里吵开了架：有几位女士看到乞乞科夫老在门口附近活动，她们就争先恐后地抢门口的几把椅子，由于其中的一个抢了先，她们差点儿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许多对这些位子心仪已久的女士们认为这种举动实在是厚颜无耻，太不像话。

乞乞科夫如此热心地陪女士们聊天，其实说得更准确一些是女士们围着他聊天，话里隐含着一大堆寓意深刻的，隐晦曲折的比喻，这一切不动脑筋、不费心思是根本猜不透的。这使他额头上沁出了汗水——因此，他忘记了他理该履行的礼仪，忘记了首先应当向女主人请安的规矩。直到省长夫人的声音传到他耳朵里以后，他才如梦初醒，而省长夫人此时已经在他面前站了有好几分钟。省长夫人一面极优雅可亲地摇头晃脑，一边又亲切又和蔼地说："哟，巴维尔·伊凡诺维奇，还真是您啊！……"非常遗憾，我无法准确无误而且原模原样地把省长夫人的话全盘照搬下来，反正她的话非常委婉动听，那些话正是我们的上流社会作

家们——一种喜欢描写客厅生活，借此炫耀一下自己对风度儒雅的知识分子——所写的淑女与绅士的言行举止相仿的一些语言。比如像“难道你的心里已经有了别人，他已经占据了你心的全部空间，甚至没有留下一个小小的角落，可以容纳被您无情忘怀了的人吗？”一类的话，我们的主人公马上冲着省长夫人走了过去，他刚想开口回答她的一句非常时髦而且非常巧于辞令的问话时，猛一抬头，他仿佛被人迎头打了一棒似的愣住了。

他的面前不只是省长夫人，她的臂弯里还挽着一个模样儿看上去大约十六岁的年轻姑娘，这姑娘生得玲珑乖巧，一头金色长发，五官秀丽端正，下巴尖尖的，圆圆的鹅蛋脸非常迷人，这张脸简直与艺术家笔下的圣母像没有什么差别，在俄罗斯寻找这样一张脸简直是艰难至极。因为那里的一切东西，包括山、水、森林、鼻子、嘴、脸蛋、眼睛都生得大而不当，这不正是他从诺兹德廖夫家里出来迎头撞上的绝色女子吗？那天不知是马车夫还是马昏了头，他们的马车撞得非常奇怪，马缰绳居然缠绕在了一起，还多亏米佳依大叔和米涅依大叔帮忙哩。乞乞科夫一时惊慌失措，连一句有条理的话都说不出来，只有鬼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如果换了格列明、利金[①] 都决不会那样说。

“您不认识我女儿吗？她刚从女塾毕业回家。”省长夫人说道。

他回答道，他曾经非常幸运地在一次偶遇中见过一面，他似乎还想补充几句，但是一时又找不全词。省长夫人又说了几句别的，就挽着女儿到客厅那头去招呼别的客人去了。而乞乞科夫却冰雕一般地立在原来的地方，正如一个人兴致勃勃地走到街上；原本打算蹓跶一圈，好好观赏一下风景呢，但是突然莫名其妙地停住了，也许是忘记了带什么东西。那时候，这个人的模样大概

---

① 格列明、利金：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俄国浪漫主义小说中的上流社会的主人公的姓氏。

是愚蠢至极了，无忧无虑的表情在几秒钟之内从他的脸上消逝得踪影全无，他在努力思索自己是忘带了什么东西：是手帕呢，可手帕好好地躺在口袋里，不会是钱包吧，可包里也有钱，好像该带的都带了，但是偏偏有一种声音在告诉他忘带了一件东西。他于是非常茫然地，迷糊地看着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但是他的脑子里却对于外界的景物一点儿感应也没有。乞乞科夫的情形当时正是这样，他一下子变得与周围的人和事毫不相干，这时候，女士们用各种各样的姿势在询问他，非常含蓄而委婉地："我们这些可怜的俗人是否有资格向您请教一下，您在想些什么问题？""您的思绪到底已经飘到哪里去了？""是什么东西把您拉入了这么幽深的甜蜜温柔之峡谷，我们是否可以知道她们芳名？"但是，他对于这一切都熟视无睹，优雅好听的声音对他完全是对牛弹琴。他居然会如此无礼，竟然把众女士抛在后面，毅然来到大厅的另一头寻找省长夫人与她的千金小姐。然而，女士们并不甘心就这样让他走开，她们中的每个人都在暗下决心，非要用上一切对于男子的心灵最有杀伤力的武器来对他发起进攻，让自己身上的魔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这里有必要作一下交代，有几位女士——我说是有几位，而并非全部——具有一个小小弱点，如果她们一旦发现了自己身上的出众之处，无论是前额，嘴巴还是手臂以及其他身上的任何器官，她们都会认为这部分肯定会最先扑入别人的眼睑，所以有的人一定会异口同声地赞美起来："看看，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希腊鼻子。"或者"多么光滑多么迷人的前额啊！"如果谁的肩膀长得好看，她一定会自以为别人一定会对她的肩膀着迷。当她翩然经过时，别人一定会说："这肩膀可真是妙不可言啊！"对于身上的其他器官，还看都不看一眼，即使看一眼，她不觉得怎么样。有些女士的心态的确是这样的。每一位女士都暗暗在心里发誓，要在舞会上尽可能地显得光彩照人，把身上最迷人的地方施展出来。当跳华尔兹的时候，邮政局长的夫人千娇百媚地歪着脑袋，大有飘飘欲仙之势。一位非

常可爱的女士的光临根本不是单纯为了跳舞;因为按照她本人的说法,她的右脚趾上长了一个黄豆大小的包,为此她不得不穿了双绒鞋来,但是为了压制邮政局长的夫人的气焰,她忍不住穿着绒鞋忍着脚疼跳了几圈。

但是,乞乞科夫对于这一切都视而不见,他都没有看到女士们飞动的舞步,他不停地把脚踮起,透过如织的人流在寻找省长夫人及她的千金娇女。他终于没有失望,他找着了。他看到她与母亲坐在一起,在母亲的头顶上方有一个插着羽毛,裹着东方式的包头巾的头在严肃地浮动。他以进攻一座碉堡似的姿势冲着母女俩冲过去,也不清楚是由于幸福洋溢呢还是有别的力量推他,他几乎是跌跌撞撞地跑到母女俩旁边,他把专卖商狠狠地撞了一下,他好不容易靠着一只脚才站稳了,否则会有整整一排人会被他撞倒的。邮政局长也跌了一个踉跄,非常惊奇而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但是,对于这一切他都浑然无觉。他眼里只有不远处的金发女郎,她戴着长手套,心里肯定想在木地板上舞动一番。这时候,在相隔只有几步远的地方,四对舞伴已经非常狂热地跳起了玛祖卡舞,地板被鞋跟沉重地敲击着,一位上尉衔的军人手脚并用,接二连三地跳着别人梦想不到的优美舞姿,乞乞科夫差点就踩着了这几对舞者的鞋跟,他笔直地溜过他们的身旁,来到了省长夫人与她女儿身边。但是,当他真正与她们在一起时又显得非常害怕而畏缩,步伐非但不矫健奔放而且有点儿犹豫,他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得非常不自在。

难道爱情这种东西真的唤醒了我们的主人公心吗,这不好说。像这类不胖不瘦刚好的先生们,他们会否真的产生爱情尚且是个问题,然而,不管怎么说,这时候是出现了一点奇迹,这些东西他本人也不能说明白。依照他自己后来所说的,他发觉整个舞会,所有的人声和人影都退到了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提琴与喇叭声仿佛隔山之音,一切都蒙上了一层随意涂抹的底色般的模糊不清色彩。在这片模糊不清,随意乱涂的底色上面,那个清纯

秀丽的金发女郎的美丽轮廓清晰可见，其他的一切物件都似乎不复存在，她的鹅蛋脸圆圆的，腰肢细细的犹如扶风杨柳，她那肢体线条清晰，苗条秀丽，没有任何装饰的素净的衣衫……她整个儿简直就是一个用象牙雕刻出来的玩具娃：在那些污浊纷乱的人群中，她鹤立鸡群，犹如高山白雪，显得分外抢眼妖娆。

众所周知，这样的事情并不稀奇，类似乞乞科夫之流的人有时也不乏诗人的才思，不过说“诗人”是太抬举他了。至少那一刻他感觉自己浑身充满了年轻小伙子的激情，差一点他就像骠骑兵那么骁勇了。他发现有一把空椅子放在省长夫人和她女儿旁边，他立即冲过去把它们占据了。一开始他说话非常缩手缩脚，可是后来他逐渐放开了手脚，而且慢慢地胆子便壮了。然而……很遗憾的是，在此我必须严正声明，凡是城府很深，身份高贵的人与女人谈起话来总是叫人不舒服，中尉先生真可谓这方面的高手，上尉以上的就无论如何也无法办到。也许只有上帝才能知道中尉先生的诀窍：他们似乎也不以什么了不起的话题作为谈资，但是女士们总会听得在椅子前仰后合；一个五等文官就不一样了，上天才会知道他在讲一些什么；不是说俄罗斯幅员辽阔，就是一个劲儿地恭维别人，其中当然少不了一些风趣幽默的语言，但是无论如何听起来都会让人觉得酸得牙根发软；如果他偶尔说了句笑话，那么他自己首先便笑得比他的听众激烈不知多少倍。我的这一笔带过无非是想让读者清楚我们的女主人在听话过程中莫名其妙地打哈欠的原因。但是对于这一点我们的主人公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仍然在一个劲儿地讲着自己知道的逸闻趣事，他已经在许多场合都讲过这些轶闻趣事了，只是地点的不同而已。一次是在西伯利亚省索甫隆·伊凡诺维奇·别斯契佩内伊府上，他的女儿与三个小姑在场；一次是在梁赞省菲约陀尔·菲约陀罗维奇·佩列克罗耶夫府上；一次是在平扎省，另外一次在维亚特省。

乞乞科夫的这种举动使得许多妇女都老大的不高兴起来。

为了能让他明白，一位女士故意从他身边走过，她让自己宽大的裙裾蹭了一下漂亮女郎，不仅于此，她还故意将肩上的披肩使劲往后一甩，触到了金发女郎的脸。与此同时，他身后的一位女士的狠毒刻薄的话伴着她身上的紫罗兰香味一齐扑了过来。但是此时的乞乞科夫，或者是他故意装聋作哑，或者是真的没有听见，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此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的确是不对的；因为他必须对女士们的看法必须予以尊重，对于这一点，他深深遗憾，但是后悔已晚。

许多人脸上都表露出了在公众看来是公正合理的愤懑，不论乞乞科夫的社会地位有多高，也顾不上他是不是一个百万富翁，也不管他如何地风度翩翩，甚至脸上还有几分英武豪气，但是有一些事情女士们是绝对不会宽容的，到那时候你也就只好自认倒霉。一个女人原本性格上要比男人软弱，但是在特定情况下她们可以突然强硬起来，不但男人不是她们的对手，而且世界上其他的一切东西也都在她们面前甘拜下风。乞乞科夫随口而出的几句没趣的毫无滋味的话里竟然存在让大家公认含有不少聪慧挑剔的意味。事不凑巧，正好有一位年轻人写了一首讽刺跳舞的绅士淑女们的打油诗，众所周知，这在外省的舞会上几乎是不可缺少的，大家一致同意乞乞科夫是这首诗的作者。公愤越来越大，女士们开始毫不客气地在大厅的各个角落里大声议论起来，而那个可怜的金发女郎已被奚落得一钱不值，她的罪名已经判定了。

也就是这时，我们的主人公碰到了一件始料未及的倒霉透顶的事情。当他对金发女郎讲述着不同时代的历史典故，甚至还想讲一下希腊哲学家狄奥根[①] 的时候，诺兹德廖夫从最里面的房间里走了出来。他是从小吃厅里钻出来的，还是从正在玩一种比惠斯特牌戏更激烈的牌戏的小厅里钻出来的，是主动离开的

① 狄奥根（公元前413—327）：古希腊哲学家。

还是被别人赶出来的这都不得而知。不管怎么说，他出来了是一件事实，他春风得意，非常兴奋地紧挽着检察长的手臂，看得出来检察长已经被他拖过来拖过去的过了好久，因为检察长可怜巴巴地用眼睛朝着四处张望，伺机逃脱，以免被别人拖来拖去云游四方。因为那种巡游简直让人生不如死。诺兹德廖夫豪饮两杯——当然茶里边掺和了罗姆酒——他正拼命地吹着牛皮。乞乞科夫远远地一看到他，他立马作出决定，要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利益，也就是他要放弃那个座位，赶快跑到一边去，与他那种人见面只会给你带来不好的结局。但是，倒霉的事真要缠着你的话那也是没有办法。正当乞乞科夫转身要走时省长走了过来，他说见到巴维尔·伊凡诺维奇感到非常高兴，并且把他拉住了，请他关于女人的爱情是否持久这个问题在他与两位女士的辩论中作出公断。正在那时，乞乞科夫已经被诺兹德廖夫看见，他于是就径直迎了上来。

“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赫尔松的地主！”他嚷嚷着走了过来，一边还格格大笑着，他的脸随着笑就像春日的蔷薇花那样在不停地颤抖。“怎么啦，死人生意做得不错吧？省长大人，你可是不知道吧？他正在做着关于死魂灵的生意，老天在上，谁要是说谎就天打五雷轰顶。乞乞科夫，你这种人啊，看在咱们哥们义气上我对你说啊，好在省长也在这里，我们又是好朋友，我真恨不得把你吊死，苍天在上，我真想把你吊死算了。”就这样地扯着嗓子大叫了一通。

乞乞科夫简直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尴尬到了极点。

“省长大人，你可相信不，”诺兹德廖夫接着说道：“他一开口对我说，‘卖给我死魂灵吧，’我差点没把肚皮给笑破。我刚来到这里，就有人已经告诉我说，他已经收购了价值三百万卢布的魂灵，而且打算把他们迁移出去。什么狗屁迁移，什么农奴！他从我手里买去的可统统不是活人。乞乞科夫，你这个牲畜，你给我听好了，你可是个十足的牲畜。当着省长的面，你爱听不听，我这

话在不在理，让检察官先生评说一下。”

但是，乞乞科夫，省长，检察官三人无不被弄得非常尴尬，他们完全手足无措，无以应对，但是诺兹德廖夫却毫不在乎，半真半假半疯半傻地叫道：“老兄，你呀，你，你……我搞不清楚，你为什么要买死魂灵，我不弄清楚这个问题你休想逃过我的手掌心。乞乞科夫，你听好了，实话说，你不要脸，你自己心明如镜，除了我之外，你交不到比我更好的朋友，省长先生也在这里，检察官先生，我的话难道不在理吗？省长大人，也许我说出来你也不会相信，我们俩人之间的关系确实非常深厚，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只消问一句，诺兹德廖夫，说句心里话，你的亲生父亲和乞乞科夫俩人当中你更喜爱谁？我肯定会回答乞乞科夫，苍天在上，我决没有撒半点儿谎。我的心肝，让我亲你一口吧，省长大人，我亲他一口您允许吗？乞乞科夫，不要再别扭了，我就亲一口您那白嫩的脸蛋吧。”正当诺兹德廖夫噘起了嘴准备去亲时，他被猛烈地推了一下，这一推差点使他栽倒在地上，所有的人都从他身边闪开，没有一个人搭理他了。但是，不管怎样，他总是放开嗓子说出了买死魂灵的那番话，许多人都听到了，而且还伴随着他那响亮的笑声。因而，即使在最远的角落里工作的厨房里的人也听到了。这条新闻使人们吃惊不小，几乎所有的人都立即愣住了，脸上露出了惊呆而迟疑的神情。乞乞科夫还发现，许多女士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彼此非常尖刻地笑了一下，有些女士的脸上还泛起了不明不白的表情，这更加增加了他的狼狈。诺兹德廖夫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吹牛撒谎的无耻之徒，这一点众人皆知，所以，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对他嘴里发出来的荒诞怪异的话感到奇怪。然而，人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动物，他的脾性真的很难捉摸，只要是新闻，无论它多么地离奇无聊，只要是新闻，人们便会拿着它一传十，十传百地传下去，也许他们传来传去只是为了一句“看看，这谣言是多么地离谱荒唐啊！”而另外一个人也会非常认真地听下去，尽管过后他仍然会说：“是啊，真的很无聊啊。”但是听

完之后他又会立即讲给第三个人听，听完以后第三个人同样也会义愤填膺，也会说：“真是太无聊了。”直到最后全城的人都听遍了，而且也都听厌了，他们才肯承认，事情根本就不需要去注意，也不需要去议论。

这件荒诞离奇的事情显而易见把我们的主人给搅乱了。虽然傻瓜的话是荒唐的，但是我们的聪明人却往往会被弄得稀里糊涂。乞乞科夫一开始变得坐卧不宁，非常难堪：那情形就好比一个人穿了一双崭新锃亮的皮鞋而不小心踏进了一个肮脏发臭的水洼，总之，那情形是坏透了。他竭力使自己抛开这件事不去想它，而鼓励自己开开心，解解闷，于是他开始坐下来玩惠斯特牌，但是一切似乎都故意与他作对；有两回他都没有把牌出对，有一回他忘记不应该敲第三家出的牌，竟然出手把对家的一张牌马马虎虎地给敲了。民政厅长也弄糊涂了，连巴维尔这样精于牌技的人也会接二连三地犯错误，甚至干掉了他的一张黑桃王牌，据他说，这张牌便是他的希望之所在，是他的上帝。不管是民政厅长，邮政局长还是检察长他们都无一例外地与我们的主人公逗趣说他莫非是看上了哪位女士，又说：“我们可是知道巴维尔的心病的，被谁的箭射中了他的心。”但是，所有这些并没有使他心底有些许的宽松，尽管他尽量装出满脸笑容谈笑风生的样子。在晚餐时他同样难以释然，尽管他的左邻右舍都是令人高兴的人物。而且诺兹德廖夫早已离开了舞会现场；因为所有的女士们都认为他的行为举止太让人难堪了。因为在跳卡梯利翁舞的时候，他竟然坐在地板上，用手把跳舞的女士的衣裙下摆给扯了起来，用女士们的话来说，这简直太让人难以接受了。晚餐桌上热闹异常，每个人的脸在烛光，鲜花和糖果，酒瓶的衬托下都显得非常自然而且神态安详。一切人包括军官、淑女，穿燕尾服的绅士都变得温文尔雅，甚至有些让人肉麻。男人们会不时地站起来把侍者们手中的托盘接过来端到女士们的手边。一位上尉竟然拔出军刀，把一碟调味汁挑在刀尖上送到了一位女士面前。年

龄大点的男人——乞乞科夫就在他们之列——大声地议论着，他们一边海阔天空地议论，一边生龙活虎地吞食着沾满了芥末的牛排，他们争论的话题几乎没有乞乞科夫不感兴趣的。他对于每一个论题都欣然参加，但是这回他似乎像一个心力不济或经过长途跋涉而身心疲惫的旅客般力不从心，他的脑子里容不下任何外界的东西，对于什么东西他都没有兴趣去探讨，还没等到晚饭结束，他就先行回了寓所，倘在平时他会回去很晚的。

这里的环境读者应该不陌生，一扇门被五屉柜挡住了，有时会有蟑螂从墙的四角爬出来，他的整个思绪和精神状态都处于飘忽不定中，正如他那把没有放稳的圈手椅那样。他的心里非常憋闷、烦乱，始终有一片让人窒息郁闷的东西堵在胸口。"让出舞会这种点子的人去死吧。"他生气地说道，"哼，傻里吧叽地瞎高兴什么呀，农民欠收，物价上涨，但是他们居然有兴趣办舞会！看这些什么玩意儿，一个个弄得花枝招展，妖里妖气，一身装饰值上千卢布毫不稀奇！但是，这全是农民们的血汗钱啊！或者便是咱们兄弟弄来的昧心钱哪。为什么要受贿，为什么要出卖良心，原因非常明确，就是为了讨老婆欢心，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现在'舞会，舞会其乐无穷'的说法铺天盖地，但是办舞会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儿，这与俄罗斯精神背离十万八千里，鬼才知道这玩意儿是什么！有些人是位堂堂正正的大爷们，却穿着副又瘦又窄，非常寒碜人的一身黑，简直没有三分人形，还扭捏作态地在跳舞。有些人把舞伴挽在手里，而同时却与另外一个人谈着正经事情，他的脚却像山羊一样一会儿撇东一会儿扭西，跳着什么狗屁舞……全是猴子作戏，见样学样。法国人五岁时还像十五岁那样张狂乐天，我们也学那种活法儿……唉，说实话……每次参加完舞会后我都非常歉疚，仿佛做了什么愧心事一般，我连想想都觉得害怕，脑子里简直空白一片，那种感觉和与绅士谈过话的感觉一样，那位绅士天南地北地神侃一通，无所不说，甚至会把自己从稗官野史里拾来的那点东西全讲了。他工于辞令，无所不谈，

而且说得绘声绘色，但是，你别想从他的谈话中得到一丝一毫没有用的东西，并且你会发现，与一个普通商人谈话你得到的益处远远大于你与他的谈话，尽管商人只懂自己和本行，但是他的学问非常扎实，而且都是经验之谈。再说，这种舞会又带给了你什么呢？就算有一个作家一时间想把它的场面作为写作素材，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写在书里面会与生活中一样使人觉得不可思议。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高不高兴？鬼都说不清楚！只好唾口唾沫，合上书了事。”就这样，乞乞科夫把舞会贬得体无完肤，这里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令人恼火的原因。主要让他觉得恼火的并不是因为舞会，而是他在舞会上栽了一个跟头，他当众失去了面子。自然，当一切都平安无事以后他再回过头来看看所发生的事情，他认为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无知的胡言乱语并不能左右什么，更何况他已经把最主要的事情办好了。但是，人就是比较奇怪，往往对于他极看不上眼的人，一旦他恨起来，就会恨得刻骨铭心，伤透了脑筋。尤其当他最终把事情弄清楚以后，他发现其实自己也有一部分责任，这时他往往会更加懊恼。但是，他们对自己的怨恨并不深，这一点上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能没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容易对自己宽容。我们总是希望找到一个熟人作发泄对象，在他身上发泄自己的积怨和气愤，例如仆人啦，下属啦，老婆啦，甚至会把气洒在一把椅子上面，叫他滚到连鬼都不知道的地方去，或者把它摔到门外，碰断它的把手和靠背，让它尝尝主人发怒时的厉害。乞乞科夫就这样找到了一个发泄对象，他把自己的满腔怒气都洒在了他身上，这熟人便是诺兹德廖夫，不用说，他把他骂得一塌糊涂。这样的臭骂只会出自一个走南闯北的马车夫的嘴里，他在吸取了上尉以及将军的骂人风格以后才会达到这种水平。诺兹德廖夫的祖宗八代都被统统数落了一遍，他的同姓们也都无一幸免。

　　但是，正当乞乞科夫在那个硬硬的圈手椅里坐着的时候，他被脑子里涌动的思潮和失眠搅得坐卧不宁，他不住地用恶毒的

话语咒骂着诺兹德廖夫和他的族人。他面前的那个烛台烛光摇曳，或明或暗，灯芯早已盖上了一段乌黑的烛煤，熄灭的危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窗外的无边无际的夜的漆黑逐渐变浅，公鸡的报晓声已经远远近近地传了过来。沉睡中的城镇此时也许在某个地方正有一个披着粗呢军大衣的人影，一个不明阶层、军级的可怜虫，除了一条已被踩得稀烂的道路以外，他可能别无选择——正在这时，城镇的另一头一件会给我们的主人公带来麻烦的事情发生了。也就是说，在偏远的街巷里正有一辆极其古怪让人难以形容的马车吱吱嘎嘎地驶过来了。它不像四轮马车，也不像弹簧马车，也不像轻便折篷马车，倒像是一只圆鼓咕咚的大西瓜被安放在了车轮子上面。在这只西瓜的两只面颊上，即两扇车门上，残留着斑驳的黄漆，车门关上已经不容易，因为门柄和锁钮已经坏了，用一根绳子胡乱地系在一起。有荷包型、圆形、枕头模样的各种各样的花布靠垫塞满了西瓜的肚子，除此之外，里边还有一袋一袋的面包，有长方形的，圆形的，奶油的，鸡蛋烤的，熟面粉做的辫子形状的。里边甚至还翘着一只鸡肉大馅饼和一只掩黄瓜拌肉大馅饼。一个仆人打扮的人坐在车后面的脚蹬上，他身穿一件杂色粗土布的短褂，他的胡子没有剃过，而且变得花白，这人一般是被称为听差的角色。车门上的铁搭钮和生锈的螺丝钉发出的吱嘎吱嘎的声音惊醒了城镇另一头的一个岗警，他睁开睡眼，含糊地喊道："谁啊？"但是，行人并没有被他发现，他只听到一阵隐隐约约的车轮滚过的声音。于是他把衣袖上的一只小东西抓下来，来到街灯照亮的地方，用指甲把它给解决了，这件事情处理完之后他就放下了长戟，依照骑士阶层的风格重新梦游去了。因为马的前蹄没有钉马掌，所以马的前蹄不时打失。除了这些原因之外，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马对这条路特别生疏，走起来有些不习惯，笨重的马车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接连打了好几个弯，最后途经涅陀蒂奇基街的以圣徒尼古拉的名字命名的散区小教堂门前，最后拐进了一条不明朗的小巷子，停

在了大祭祀太太家的门前。一个头上裹着头巾，穿着坎肩的女仆先从马车里钻了出来，她使出了比男人还大的力气来使劲砸门（那个穿杂色土布短褂的听差是后来被人抓着两只腿拖下来的，因为他差点睡死过去了）。狗群疯狂地叫了起来，大门洞开，这只巨大而沉重的东西进了大门。马车驶进了一个幽暗局促的院子，那里放满了劈好的木柴、鸡棚和奇形怪状的家禽的笼子。这时太太从车里跨了出来：这位太太是十等文官夫人柯罗博奇卡——女地主。那天，在我们的主人走后，老婆子就感到极度难受，害怕自己上当受骗，以至于接连三个晚上没有入睡，最后她也顾不了马匹没有钉马掌，径直朝着城里走去，她下定决心要弄清楚当前死魂灵的市场价格，上天保佑，可别让她稀里糊涂受骗上当，把死魂灵给便宜卖了。她的到来到底引起了什么样的后果，当听了两位女士之间的谈话之后自然可以知道，关于这番话……算了，还是留到下一章再仔细说吧。

第　九　章

次日清晨，以前这个时候，N 城的人尚未出门访友。这时，一位身着美丽格子花呢外衣的小姐正从门里翩然而出。这是一幢有蓝柱子的黄色木屋，带有阁楼。身后跟着一位头戴金边圆顶礼帽，身着高领外套的仆人。一辆弹簧马车早已候在门口，小姐迅速跳上了马车的脚踏板，仆人在她上车后便立即关上车门，收起脚踏板，随后拉住车后皮带，向马车夫吆喝：“出发！”此刻，这位女士正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她刚刚接到一条新闻，要立即将它公布于众。她在车中度日如年，不停地向窗外看，可每次看到的都是无穷无尽的白砖砌的养老院，好像往日的房屋今天都延长了，这一切令她异常恼火。终于，她受不了了。“安德留什卡，你今天怎么啦，能不能赶快点，真让人无法忍受。”她不住地催马

车夫，同时又嘀咕到："这该死的建筑，真让人受不了。"终于，马车停了下来。这是一幢木造的平房，透过小庭院前面高高的木栅栏，可以看到窗户顶上那白色的浮雕和院子里几棵细小的小树，因为无法脱离城市中灰尘的纠缠，小树也成了灰白色。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屋内的花盆，用嘴衔着吊环在笼子里晃荡的鹦鹉以及爬在太阳底下瞌睡着的两只小狗。房屋的主人便是这位小姐的知己。作者不知该如何称呼两位小姐，因为要想不让别人生气很难。虚构一个名字也不保险，说不定在这个国家的某个地方就会有人也叫这个名字。那么他肯定会发疯，他会说作者刺探他人隐私，打听他的穿着、为人和爱好，以及跟什么阿尔加芬娜·伊凡诺夫娜的女人关系密切。当然，更不可行的是称呼别人的官衔，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现在社会流行人身攻击，只要是报上发表的东西都很容易激起各种官衔和身份人的情绪，他们会以为是含沙射影。即使你说在某个城里有个很傻的人，都会被当做人身攻击的对象。说不定就会蹦出一位受人尊敬的绅士进行反击："要清楚，我也是人，那我也很傻啰？"一句话，你一眨眼都会惹麻烦。为了避嫌起见，我称这个屋子的主人为各方面都讨人喜欢的夫人，几乎N城里的人都这样称她。事实也是如此，她为了得到这个称谓，几乎是竭尽全力，用尽心机，使自己看起来平易近人，讨人喜欢。虽然在这种表象的背后藏着女性的狡猾和小聪明！而且，某些时候她的话中会绵里藏针。上帝保佑，但愿她不会对一位用尽各种手段也进入上流社会的女士心怀怨恨。可是其他城市上流社会才有的那种细致干练的气派却掩盖了她的不足，于是大家都认同她是一位方方面面都讨人喜欢的夫人。因为她热爱诗歌，有时会歪着脑袋，似乎正在浮想联翩，在大家眼里，她的举止优雅大方。至于那位前来拜访她的小姐，由于没有性格的多面性，我们就称之为：讨人喜欢的太太。正在阳光下休息的阿岱尔和细脚猎狗波浦里被来访的客人惊醒了。于是两只狗卷着尾巴，狂吠着冲进前厅，尽管阿岱尔狗时而会被毛茸茸的长毛

绊住脚。来客脱下自己的斗篷，露出样式很入时的衣裙和一条长长的真皮围巾，整个客厅立即飘散开了茉莉花香。各方面都讨人喜欢的太太刚听到讨人喜欢的太太的光临，便立即冲到前厅。俩人紧握着对方的手，亲吻对方，高声尖叫着。好似两个毕业没多久的女生，在母亲们还没能及时告知她们，一个的父亲较另一个的父亲贫穷，官位也低时，再次相见发出的叫声一样。响亮的吻，引得两只小狗一阵狂吠，却换来了手帕的击打。随后两位太太进入了客厅。里面置着一只长长的沙发，一只椭圆的桌子和几块雕有常青藤的屏风，再衬以浅蓝色的客厅底色，装饰很是别致。她俩身后跟着可怜的长毛阿岱尔和细脚波浦里。“请让咱俩靠这里坐！”女主人热情地招呼客人坐在沙发上，并在客人背后垫了一个靠垫。靠垫上绣有一位骑士：鼻子像梯，嘴唇却是四方的，好似平常在十字布上绣出的样式。“见到您来，我别提多开心啦……我听闻来人了便问自己，谁会大清早跑来。巴拉莎说：‘可能是副省长太太！’我说：‘这家伙真烦人。’正想让人去把她打发走……”

客人非常迫切地想与女主人分享新闻。但是，各方面都讨人喜欢的太太却以一声惊呼，把话题扯到了其他地方。

“啊，您身上的花呢太漂亮了！”各方面都讨人喜欢的太太羡慕地注视着讨人喜欢太太的衣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是吗，谢谢。可是，普拉丝柯维娅·菲约陀罗夫娜以为，假如格子没这么大，把深褐色的小花点改成浅蓝色的，那就更漂亮了。她姐姐曾收到一位友人送给的面料，那真是世所罕有，只有在想像中才能出现。那底色像是蔚蓝的天空，上面飘动的是充满诗情和意境的条纹，再点缀以精灵的眼和小鸟的爪……简直是太美妙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与伦比，绝无仅有的佳品。”

“呵，亲爱的，色彩太杂啦。”

“哦，不，这是美妙。”

“不，杂乱无章。”

顺便注明一点：各方面都讨人喜欢的太太是个钟情于怀疑和否定的唯物论者，经常否定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并乐此不疲。

此时，讨人喜欢的太太好像想起了什么，忽然嚷道：

“啊哎，您知道吗，现在不流行打裥啦。”

“什么，打裥过时了？”

“目前最时髦的是毛边，像犬牙似的。”

“什么，流行犬牙边，呵真受不了。”

“对，是犬牙边，披肩、袖子、流苏、裙沿，凡是能用的地方，全都点缀着犬牙边。”

“索菲娅·伊凡诺夫娜，满眼尽是犬牙边，那可真难看。”

“安娜·格利戈里耶夫娜，这可是超乎想像的漂亮；双层的叠缝、加宽的抬肩，由上而下……啊，后面还有让您惊喜的呢，您肯定会…行，您就等着惊喜吧：假如展现在您眼前的是：迎合潮流的长上身，在胸前形成鸡心花型，打破旧俗的身前衬衣设计：好似旧时的鲸骨裙，裙子像灯笼一样围在身体周围，为达到更佳效果，可在裙后衬上点丝棉。”

“但是，”各方面都讨人喜欢的太太表情严肃，摇头说道；“说句实在话，这太不成体统了。”

“是啊，”讨人喜欢的太太附和道：“这确实有失体统。”

“说句真心话，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种式样。”

“谁说不是呢，唉，真不知流行时尚会变成啥样……真不像样子！刚开始我只为了好玩，向我妹要了个裁剪样式，唉，我亲爱的梅兰尼娅已开始裁剪了。”

“是吗？您有裁剪样式？”也许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各方面都讨人喜欢的太太忍不住叫了起来。

“是呀，我妹送给我的。”

“呵，亲爱的，做件好事，把式样送我行吗？”

“可是，要等普拉丝柯维娅·菲约陀罗夫娜用完了才能给你哪，我已说好先给她了。”

“什么？先给普拉丝柯维娅·菲约陀罗夫娜，如果她都穿，那其他人该怎么穿呢？真是暴殄天物！您怎么不注重自己而关心外人呢，真不可思议。”

“但，她可是我表婶哪。”

“天知道她是您从哪冒出来的表婶？哦不，索菲娅·伊凡诺夫娜，您是故意给我难堪，这简直是一种耻辱……这么说来，您是不打算跟我继续交往，看不起我，是吧！”

无助的索菲娅·伊凡诺夫娜简直是无所适从。真是太冤枉了，自作自受，要不是你爱乱嚼舌头，又怎能为此里外不是人！都怪自己蠢笨的舌头。她简直想把自己的舌头用针扎穿。

各方面都讨人喜欢的太太打破了她的尴尬：“既然如此，那烦人的小妖精现在如何呢？”

“呵，我的上帝！我怎么这么糊涂，傻傻地呆在您的眼前！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您可知我拜访的目的是什么？”谈到此处，来客不由地热血沸涨，胸中的话如同汹涌的潮水般要向外奔泻，却惟有这个可爱女士的麻木不仁，方能残忍地截住她的话匣子。

“无论您为何赞美他，给他面子，”她表现出比以往更可爱的神情，“但我要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使他也在场，他是一个卑贱无耻的人，无耻，无耻，无耻。”

“但是，您别岔开话题，听我讲几句……”

“别人都赞他漂亮，其实他别提有多丑，一无是处，就如他的鼻子……简直是最最丑陋可恶的鼻子。”

“请允许我，请允许我讲出心中的话呀……亲爱的，安娜·格利戈里耶夫娜，请允许我告诉您！这可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呀，知道吗？一件趣事，斯康那贝勒伊斯托瓦尔。”客人脸上露着快绝望的神情，以乞求的口吻哀求道。应该在此注明一点：两位女士的对话中掺和着许多国外的字句，有时甚至会长篇累牍地以法语表达。但是，虽然作者非常赞赏这个观点：俄国从法语中受益良多，虽然作者对上流社会每时每刻都用法语来表白自己

的想法——很显然,这是由于对祖国诚挚的爱——的这种应受赞美的传统非常欣赏,虽说如此,作者依然不能随意让某种外国文句在自己这篇俄国长诗中表露出来。所以,还是让我们以俄语写作吧。

“什么,一件趣事?”

“没错,我亲爱的安娜·格利戈里耶夫娜,您只需考虑一下我从出门到此刻的心绪就可以了。您知道吗:今天大祭司太太,也就是基利拉神甫的妇人,来造访我啦,您猜猜看:这位文雅的,彬彬有礼的先生,这位大贵宾,是何等人物吗?”

“哦,他不会是冲大司祭太太表白爱心吧?”

“哎,安娜·格利戈里耶夫娜,若仅是表爱心,那也算不了啥;还是让我告诉您大司祭太太的原话吧。她说,一位姓柯罗博奇卡的女地主来见过她,她脸色苍白,极度恐慌,她说了这样一件事,简直太可怕了,您仔细听着,这可真是一部完完全全的传奇故事: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子夜,所有的人都已入梦乡,突然传来一阵拍门声,咚咚咚的声音如击打人的心扉,简直使人胆战心寒,别提有多恐怖了,有人在外嚎着:‘开门,快开门,不然,就要破门而入了!……’您说这事有多恐怖瘆人?发生这种事情,这小妖精能好的了吗?”

“柯罗博奇卡长得怎样? 青春迷人吗?”

“半点都提不上,是个老太太!”

“天哪,这真是太奇妙了! 如此说来,他居然在追求老太太。唉,咱这些小姐太太是怎么啦,怎么喜欢这样的一个男人。”

“呵不!安娜·格利戈里耶夫娜,事情可没您想的那么简单。您不妨设想一下,他全身武装,站在老太太的跟前,简直是利纳尔陀·利纳尔狄尼[1] 的化身,命令道:‘把全部已死去的魂灵都卖给我。’柯罗博奇卡却出奇的镇定:‘我不会卖的,他们都已死

---

① 利纳尔陀·利纳尔狄尼:一个德国传说中的强盗。

去了。’‘不，别骗人，我说他们都还活着，他们还活着，还活着，还活着！’他不住地呼喊着。一句话，他尽情地折腾了一番；引得全部人都过来围观，孩子们的哭闹声，大家的吵闹声，全混杂在一起，谁都不知别人在说啥，一片狼藉，——天哪，又是一个奥勒尔，奥勒尔，奥勒尔！……然而，真是难以预料，安娜·格利戈里耶夫娜，等我听完这些时，我真是害怕极了。玛什卡告诉我：‘看看您镜子里的脸吧，亲爱的太太，脸上一丝血色都没了。’‘我没时间看镜子，我要立刻去告诉安娜·格利戈里耶夫娜。’我马上让准备马车，车夫安德留什卡问我去何处，我却像呆子一样，只会傻呆呆地瞪着他，却不知说些什么；我认为，他准当我是吃错药啦。哎，安娜·格利戈里耶夫娜，只希望您能明白我的恐慌失措，那就行啦。”

“哎呀，这真是太离奇了，”多方面都讨人喜欢的太太说道，“死去的魂灵会代表着什么呢？不瞒您说，我对些亦是毫无头绪。我以前也曾听人说过死去的魂灵；但是我丈夫却不信，愣说诺兹德廖夫胡说呢，这肯定有某种鬼名堂在里面。”

“但是，您知道吗，安娜·格利戈里耶夫娜，当我听说这事时，我的心情却有多么的不安呀。柯罗博奇卡说：‘我当时真不知该怎么做才行。他逼迫我在伪造的凭证上签名画押，然后丢下十五个卢布；我只是一个孤苦伶仃，没见过世面的寡妇，我该怎么办呢……’这便是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但只要您能大致了解我那颗惶恐不安的心，我就能安心啦。”

“虽然我不知您是怎么想的，我认为这背后肯定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而与这些死去的魂灵无关。”

“哎呀，我也是这么想的呀，”讨人喜欢的太太无比惊讶地说，并立即又产生了一种无法抑制的激动，似乎想立即查清这背后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她不由地拉长嗓门一字一顿地说道：

“那么，您以为这会是什么秘密呢？”

“哦，您的高见如何？”

“这……唉，不怕您笑话，我整个儿被吓傻啦。”

“若虽如此，我却很想了解您对此事的见解。”

但是，讨人喜欢的太太却哑口无言。她只知道害怕，紧张，要想让她说出什么高明的见地，她却只能瞠目结舌，此时的她比任何其他女性更渴求温暖的情谊和善意的关爱。

“那行，我就告诉您，所谓的死魂灵是指啥？”各方面都讨人喜欢的太太说道。听到这话，客人立即被提起了精神；她不由自主地竖起了耳朵，稍稍坐直了自己的身躯，不再像刚在那样依在沙发上，她的身体似乎已失去了重量，娇巧轻盈，好似一叶鸿羽，能在微风中轻快起舞。

好比是一位带着爱犬去狩猎的，英武的俄国老爷，在驱马来到森林边缘之时，忽然看到一只兔子被仆人驱赶着惊窜而出，刹那间，他连人带马乃至挥舞的马鞭都沉寂了，好似一团导火索在引火冒烟的炸药，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幽暗的前方，快追上那该死的猎物，结束它的生命。肆虐的狂风卷着大雪向他迎面扑来，洁白的雪花钻进了他的嘴里、胡子里、眼睛里、眉毛上和那顶皮帽上，他却丝毫不为之所动，执着的向前。

“死魂灵……”各方面都讨人喜欢的太太随口说道。

“什么？ 什么？”客人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插话说道。

“死魂灵！ ……”

“呵，亲爱的，看在上帝的份上您快说吧！”

“其实，这都是欺骗常人的把戏，幕后意向很明显：他欲拐骗省长的女儿。”

简直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这太不可思议了。讨人喜欢的太太听这么一说，当即就傻了，脸色刷地一下跟死人差不多，这次可真的把她吓傻了。

“哎呀，我的上帝啊！”清醒过来的她发出一声尖叫，“这太不可思议了，太可怕了。”

“坦白告诉您，您刚一谈起我就已猜到他的真实意图了。”各

方面都讨人喜欢的太太答道。

“但是，安娜·格利戈里耶夫娜，情况发展到现在，女塾教育那也太差劲啦？怎会这么道德败坏，还吹自己有多好呢！”

“本来就是吗！我曾亲耳听她说过无耻下流的话，不堪入耳，请原谅我没胆识将它复述出来。”

“唉，安娜·格利戈里耶夫娜，看到眼下道德的沉沦，您知我有多伤心。”

“可男人偏偏为之意乱神迷。依我之见，她可称得上是一无是处……矫揉造作的神态令人作呕。”

“可是，我亲爱的安娜·格利戈里耶夫娜，她就像是一位女神像，脸部没任何表情呀。”

“哎呀，多么矫揉造作，哎呀，如此矫揉造作！呵上帝，如此矫揉造作！真不知是谁教她如此拿腔作调的，她是我所见的绝无仅有的女人。”

“亲爱的，她脸色惨白，确是一尊石像。”

“嗳，索菲娅·伊凡诺夫娜，您可说错了！她可在脸上浪费了许多胭脂哪！”

“哎呀，您可别这么说，安娜·格利戈里耶夫娜，那分明是白灰粉，纯粹的白灰粉。”

“宝贝，我曾在旁边看过她的脸：她脸上的粉有巴掌那么厚，随着脸皮的扯动像石灰一样剥落。准是她妈教的，自己本就妖里妖气，还想让女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得啦，得啦，不管你说什么话，起什么誓，赌何种咒，不说从她脸上发现一丁点或一丝一毫的胭脂，只要能半点胭脂的影子，我愿意失去丈夫、孩子以及我所有的一切。”

“哟，您是怎么回事呀，索菲娅·伊凡诺夫娜！”各方面都讨人喜欢的太太摊手说道。

“哟，安娜·格利戈里耶夫娜，您的话语真让我受不了。”讨人喜欢的太太反唇相讥。

其实，对两位太太在同一现象上意见的分歧，读者也习以为常了。这也可算是世上许多生物所共有的特性：在一位小姐的眼里是雪白的甚至惨白，但另一位小姐也许认为是血红的，红得好似橘子。

“既然您还不信，那我再以另一个事实证明她脸色的惨白，”讨人喜欢的太太再次拾起话头，“当时的情景，现在想来，就像在眼前一样。我曾对身边的玛尼洛夫说：‘您看，她那苍白的脸！’不过，对她着迷的男士，也只有咱这里的傻瓜。关于咱的那个妖精……得了，安娜·格利格里耶夫娜，我对她的厌烦已超乎寻常。”

“是呀，可笑的是居然还有小姐对他感兴趣！”

“绝对牵扯不到我啊，安娜·格利戈里耶夫娜，您可千万别乱说，千万不能，千万不能！”

“紧张什么，好像这里只有您才是女人。”

“千万不能，千万不能，安娜·格利戈里耶夫娜！我必须声明：我是很清楚自身的人；不是另外一种表面披着神圣的外衣，心中却满是鬼主意。”

“哎，抱歉，索菲娅·伊凡诺夫娜！您也得允许我讲清一点，我可从未与这类丑行沾边。只能是另外一个别人，而决不会是我，我必须向您辩明这一点。”

“哎呀，您别担心，别忘了那时在场的太太小姐多着呢，有人为了能接近他，甚至争抢门口的座椅。”

通常情况下，听到讨人喜欢太太的话，肯定要引起一场争吵，但是，出人意表的是，两位太太都很平静地沉默着。由于各方面都讨人喜欢的太太没得到裁剪式样，而讨人喜欢的太太也未能听到知己好友发现的秘密，所以，俩人很快便和好了。其实，也不是两位太太爱损人或心眼有多坏，只是她俩在交谈中会无意中产生一种针砭对方的念头罢了。比如：一位为了显露一下自己，便会时不时的给对方来个小玩笑：喂，送你！快吞到肚子里吧！其实，只要是人，心中都会有一些奇怪的念头。

“但是，我还是有点不明白，”讨人喜欢的太太说，“乞乞科夫只是个路人，哪有胆子去干这种丑事呢？这里肯定有别人插手。”

“谁说他没帮凶啦？”

“那，您认为会是谁呢？”

“嘿，不说别的，诺兹德廖夫便是头号人物。”

“怎么会是诺兹德廖夫？”

“难道您不信？敢肯定，这种事肯定少不了他，您可别忘了，一个连亲生父亲都会放弃，或拿去当赌注的人，还有什么做不出来。”

“天哪，我的上帝，您告诉了这么多有意思的事，我可不敢相信，诺兹德廖夫居然也有份。”“可我却是一贯就这么认为的。”

“想想也是，世上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当时，乞乞科夫进入这个城市的时候，谁都没想到他会大闹今天的上流社会。对了，安娜·格利戈里耶夫娜，如果您能看到我当初紧张的神情，您也不会为您的表现奇怪了。说句心里话，假如没有您的关爱和友情……我早被吓死好几回啦……唉，又怎能不害怕呢？我可怜的玛什卡脸都成了死白色，还对我说：‘哦，亲爱的太太，您的脸色好难看啊！’我说：‘玛什卡，我可没心思管这个。’居然是这样的，居然诺兹德廖夫也参与了，真是令人不敢想像。”

讨人喜欢的太太很想知道诱骗的完整情节，即详细到时间等细节，但，她此时不清楚的事实在是多了点。而各方面都讨人喜爱的太太也坦白地表明了她也不清楚。她不会说谎：揣摩揣摩什么的——是别的方面的事，但，即使是揣测，她也得事先心中有底，只要心中相信是对的，她就会毫不退步地坚守下去，假如哪位口齿伶俐，口才过人的律师想与她争论一番，那她肯定会尝试到何谓坚定的信念。

关于两位太太把猜想中的事当做真实发生的事，也是很平常的。我们中间不少自以为才智过人的同仁，也会有与她们相似的作为，最有说服力的便是学术论证。论证伊始，学者好似一个

世所罕有的奴颜婢膝的小人，以胆怯的语气，卑恭的态度，提一些温和至极的问题：某国名因何而来？是否因某地而得？或，这个记录会不会是另一较迟的年份？或，是否该把这民族另眼看待才合理？紧接着便是引证一些古作家的语句，一旦在其中发现一点有价值的启示，只要他觉得有价值，他就会挺直腰杆，活跃异常，对古作家态度上的敬意也会一览无余，他会向古人挑战，乃至自以为是地作出解答，而完全忽略了这仅是一些站不住脚的猜想；他已从思想上认为这是自己亲身经历，是毋容置疑的事实——于是便会产生以下的结论：事实真相该怎样，该作为哪个民族，该以哪种理念作为讨论的基点！随后，他便会登上讲坛高谈阔论——至此，一个全新的真理便公诸于世，便会拥有大批崇拜者和拥护者。

两位太太刚刚聪明而又卓有成效地解开了这道问题的当口，检察长挂着他那张永远阴沉而又刻薄的脸，掀着他的浓眉，不停地眨着一只眼睛，迈步进入客厅。两位太太便迫不及待地把所知道的一切，一股脑的向他倾诉。什么午夜强买死去的魂灵，阴谋拐骗省长的女儿等等，把他脑子搅得如同一团浆糊，他动也不动地站立着，使劲地眨着左眼，不住地用手绢擦连鬓胡，捍着鼻烟壶，也不知站立了多久，仍没能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也不管他有没有听懂，两位太太便已分头出了门，开始了她们信使的征程。前后也就大半个小时，她们便如愿以偿了。于是全城炸开了锅，沸腾了，尽管没几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两位太太的宣传使得所有的人都堕入了迷雾，特别是官僚，让他们好一阵了找不着北。在刚开始的一刻，他们的境况就像一个熟睡的小孩被早起的调皮鬼在鼻子里堵了一个骑士，换句话说，与塞入一个卷的鼻烟的小纸棍相差无几。梦境中强烈的呼吸，使得鼻烟呼的一下全部钻进了鼻腔里，所以他激灵一下醒了，蹦起来，傻瞪着眼，漫无目的地四下张望，他不清楚是在梦境中，还是在现实里，他到底出了什么事。终于在一面被斜射阳光照亮的墙旮旯里的同学们的

偷乐声，窗外的晨曦中，婉转悦耳的鸟鸣声，刚被晨光唤醒的树木，一条流淌在黎明中的小溪，溪水潺潺，蜿蜒地在细细的芦苇丛中时隐时现。光着身子的顽童在小溪中戏耍，引诱着岸上的人们，——所有的一切终于使他清醒了，同时也察觉到了隐藏在鼻腔里的骑士。这便是消息刚传出的一瞬间，全城居民的境况。人们好像顽固的公羊，睁着眼睛，呆了。鬼魂，省长爱女和乞乞科夫，杂乱无章地纠缠着，搅混了人们的思维。终于，迷惘像清晨的薄雾似的，消失了，他们才开始意识到要区分开死人和活人，要有个合理的解释，但是，令他们光火的是，谁也不清楚事实真相。真是的，谁知道鬼魂是什么鸟玩意儿？鬼魂跟这件事根本扯不上半点关系，又有哪个笨蛋会出钱买鬼魂呢？他怎会有钱在这种交易上投资呢？而死鬼魂又能做何用？又怎会牵连到省长的千金？假如谁想诱她，又何必用鬼魂作饵呢？莫不是省长千金喜欢鬼魂？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唉，当今社会风气怎会如此败坏，你还没来得及转身，便就已冒出一连串的新闻，而且都是荒唐无聊之至的，没半点价值……但是，无风不起浪，凡事都该有一个起因吧？然而，死魂灵实在扯不上关系，毫无根据呀？这真是完完全全的捕风捉影、无稽之谈，牵强附会，毫无道理，真他妈的活见鬼！……一言以蔽之，城里失去了往日的宁静，鬼魂，省长千金和乞乞科夫像是一阵旋风，猛烈地冲击使这平时死气沉沉的城市，使整个城市为之颤动，为之沸腾。就连那些平时足不出户，终日躺在家中，一阵子责怪鞋匠，因为他们做的鞋子挤脚，一阵子又诅咒裁缝，一阵子又谩骂喝醉了的马车夫的懒鬼，居然也陆续从他们的安乐窝里钻了出来。甚至连那些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亲戚，就如只与地主查伐里申和巴列查夫有往来的人（这是习惯用语，是由“躺倒”和“睡一会儿”这两动词转变而来，在俄罗斯流传甚广，就如俗语“去拜访索比科夫和赫拉波维茨基”，后者是指侧身卧，或仰面躺，或以各种睡姿，沉睡如同死人，再辅之以如雷鼾声，或是轻微的或者是其他各种怪音之意），以及平时那些以一

顿五百卢布的上等鱼翅席，外加两尺长的鲟龙鱼和各味入口酥软的鱼肉比萨相邀都不为之心动的人，竟然全部露面了。仅此一来，人们才知道，N 城居然是个幅员辽阔，人口稠密，群英荟萃之所在。息索伊・巴甫努捷耶维奇、玛克陀纳尔特・卡尔洛维奇等一些从不为人知的人也都出现在了阳光底下。这时，一个高高瘦瘦，手臂被子弹击穿的人出现在许多人家的客厅里。轻巧的顶篷马车，新奇的敞篷马车，浑身缀满叮当零碎的马车以及轮子吱吱怪叫的马车，使的原本冷静平静的大街小巷交通堵塞。也许在其他城市，其他时候这种传闻只会被当做过眼烟云，但是在近三个月中枯燥乏味，没有话资的 N 城中，其意义较运来了食粮只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见解出现在舆论界，并演变成两大对立的派别：一派是愚昧透顶的男党，把焦点汇集在死魂灵上；一派则是全力探讨拐骗省长千金的女党。在女党里无与伦比的条理性和周密仔细的态度，确是值得称赞的。很明显，这是她们作为贤妻良母的天性使之如此。在女党内部，很快便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轮廓，具有了清楚明了的雏形，头绪有条不紊，简明扼要，总而言之，成为一幅结构合理美妙的画卷。那就是乞乞科夫早就与省长千金坠入了爱河，经常在月下幽会，省长也很中意于乞乞科夫，因为乞乞科夫是个富有的犹太商人，但这段本可早成的好事，却被乞乞科夫的弃妻干扰破坏了。（乞乞科夫是否有妻子，谁也不知道，也不知她们何以得知），他的夫人由于爱情的失败而倍感痛心，于是给省长写了一份凄惨感人至深的信，由于觉得省长夫妇肯定不会同意女儿下嫁，于是乞乞科夫才走出拐骗的险棋。而另有一部分人却对此说法持怀疑态度：因为乞乞科夫并没妻室，他本人也是个富含心机，行事谨慎的人。为了能做省长女婿，他便先讨好岳母，并与之发生不正当关系，随后才表明心迹，向女儿求婚；但母亲却深感良心的谴责和因亵渎教规而倍觉罪孽深重，便断然拒绝了他的无耻乞求，因此，乞乞科夫才孤注一掷，行此棋险。蜚言被广泛流传，直至于顶孤僻的

小巷深处，于是上面的流言好像一棵树，逐渐枝繁叶茂起来。在俄罗斯，下流社会的人特别爱把上层社会的流言当做话资，于是乞乞科夫便被原来不了解他的人广为传诵，而且，还绘声绘色地添加了许多细节。情节越来越吸引人，轮廓也日渐明晰，最后便完完全全，不折不扣地进入了省长夫人的耳朵。这位全城第一夫人，公众心中的贤妻良母，受过严格教育的大家闺秀，感到了奇耻大辱，她还是首次听到此类丑闻，不由地凤颜大怒。凄惨的金发女郎更是经历了一场终生难忘的当面对质，对一个十六岁的姑娘来说，简直是千载难逢的污辱。责问，盘询，训话，讥讽，劝解，狂风骤雨般地扑面而来，女孩惟有以泪洗脸，哭了半天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门卫便理所当然地接到了严令：无论何时何事，决不能让乞乞科夫进门。

完成了第一步：诽谤省长夫人的名誉后，女党的第二步行动是控制男党。她们要让男士们加入自己阵营，让他们承认所谓的魂灵只是掩人耳目的幌子，其实质是掩护私奔的胜利完成。在美色的诱惑下，许多男士倒戈，加入了女党，虽然他们的言行受到尖锐的指责，被称为女人的俘虏，是娘们，谁都清楚，对任何男性，这都是有伤尊严的称谓。

但是，无论男士如何防范，如何抵抗，男党却总不能形成女党里的那种有条不紊的理念。不知为什么，在男党中无任何理性可言；什么都是既不中看，更不中用，谈不上协调，更别说高明，他们脑袋里装的好似浆糊，终日浑浑噩噩，纠缠不清，毫无头绪——总而言之，各方面表现出的只是男人虚无贫穷的天性，鲁莽，愚笨，不会理财又没有信仰理想。在他们那没有信念，疏于自律的品质中，有的只是没有休止的疑虑和恐慌。他们只会说，所有的尽是无中生有，拐骗省长千金的事只可能是骑兵干的而作为绅士的乞乞科夫是不会、也不屑为之的。并说女人只会胡扯，她们像一只空箱子，您在里面放什么，她只会照单全收。问题的关键是死魂灵，但是，鬼才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不过可以确定

的是这里包容的准是晦气和不祥。男士们之所以觉得它代表晦气和不祥，理由是显而易见的：省里新派遣位总督，新官上任三把火，随之而来的检查、斥责、处罚，及领导按惯例发派给属下的各式各样无聊的公务，将会让官员们心惊肉跳！“嗳，该怎么办呢？”官员们想道，“不说别的，仅仅是城里这些无聊的中伤流言，就会气得他七窍生烟。”卫生监督的脸也被吓得苍白：鬼知道他会怎么想这件事，要是他认为死魂灵是指那些应感染流行疾病而死在医院和某些地方的病人，那我可惨啦！再说，当时也没作出有效的解救方案呀，乞乞科夫若是总督的私人特派员，就惨啦！他向民政厅长说了自己的焦虑。民政厅长的回答是：想开点。但是，没过几秒钟，他的脸色也变得刷白，他不由地想到：我的上帝，乞乞科夫买的真是死去的魂灵的话，所有的手续可都是由我经办的呀，而且我还是普柳什金的经理人呢，假如总督了解了这一切，那还了得？他又把自己的心思向其他人倾诉，他们的脸也白了。恐惧好似一场来势凶猛的流感，刹那间便感染了所有的人。一时间，每个人都感到了自己以前犯过的罪行。死魂灵只是一个虚幻缥缈的名词，但却引起了大家的疑虑，这会不会是影射前不久发生的两起恶性事件中死亡而且被随便处理的死者吧？首起事件是由索尔维契戈德斯克城的商人引起的，他们来N城赶集做生意，随后便宴请他们的乌斯季瑟索尔斯克同行，那是俄罗斯气派掺和德国样式的宴会；有香精，五味酒及各种清心饮品。酒宴却以武斗结束，结果是索尔维契戈德斯克的生意人打死了乌斯季瑟索尔斯克的同行，但是后者的重拳，却也在前者的腰部、肋部和肚皮印上了累累痕迹。根据战士们的说法，胜方的一位斗士的整个鼻子被揍成了一个烂柿子，鼻梁骨全碎了。事后商人们向当局自首，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有点过激；据说，在自首的过程中，官员们收到了他们赠送的礼物——帝国银行发行的钞票；然而，事实也出人意料，各方面调查显示，乌斯季瑟索尔斯克小伙的死因是煤气中毒，因此煤气中毒的死者便被轻率处理

了。第二起事是不久前发生的：据说是费希伐亚—司别斯村的农民联合鲍罗夫卡村（又名查吉拉伊洛瓦村）的农民，让一位叫德罗勃亚施金的陪审官从地面上消失了。也许是地方警官即陪审官德罗勃亚施金，太迷恋他们的村子，甚至像疫病一样使人憎恨。原因就是地方警官感情泛滥，对村里的女士小姐们见了就爱。虽说，案子还不明确，但农民们在供词中坦言，地方警官是只发情的公猫，村民对他早已戒备，曾有一次，他刚溜进一户人家，便光着身子被村民赶了出来。虽然陪审官应为他的拈花惹草付出代价，但是不管是弗希伐亚—司别斯村的村民还是查吉拉伊热瓦村的村民，如果他们确实犯了案，就必须为他们践踏法律的行为服罪。但是，奇怪的是地方警官的死尸在大道上被发现，身上的服饰比乞丐服还破，已辨不清五官，面目全非。案件最终由中级法院转到了高级法院，在内部初审时便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在如此众多的被告中，根本查不出谁是真凶，而德罗勃亚施金则已成鬼魂，所以，即使他打赢官司，亦是于事无补，但是，有利于农民的判决，却对他们十分有益，因为他们还活着。有鉴于此，法院作出如下判决：地方警官德罗勃亚施金仗势欺压弗伐亚—司别斯及查吉拉伊洛瓦的村民，惹火上身，在乘雪橇回家路上，突然中风，因无人救治，自然死亡。案件终于圆满结案，但是，捕风捉影的官员们已有点神经质，所有的麻烦是不是由这些鬼魂引起的呢？事有凑巧，也许上帝也跟这些终日惶恐的官员们开玩笑，就在此时，省长接到两份公文。一份公文指出，有口供和密探显示，一名造伪钞的罪犯正以各式各样的身份作伪装，潜伏在城中，命令该城戒严搜捕。第二份是附近省的省长请求帮助缉拿逃犯的函件，公函声明：如贵省境内出现行踪诡秘，且无法出示有效证件表明其身份者，请予以逮捕等等。两份公文给官员们来了个当头棒喝，顿时先前的揣测和猜想全被推翻。因为这么无论如何也与乞乞科夫挂不上钩，但是，他们脑子稍一打转，便又同时想到了神秘的乞乞科夫。迄今为止，谁都不清楚他是怎样的人，

他从不跟人谈自己的详细背景资料，虽然他曾提过，为了追求真理，而在官途受到过打击，并且他还说过他有许多不共戴天的仇敌。终于，大家的思想境界上了个台阶；如此说来，他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如此看来，他是一个通缉犯啦，如此看来，他肯定做过见不得人的坏事……但是，他到底是何等人物呢？从他那忠厚老实的外表看来，不能判定他伪造钞票，更不可能是个江洋大盗。可话又说回来，他到底是何方神圣？直到今天，官吏们才看出不对劲，而按照常理，所有的一切，应在文章开头，即第一章中就被提出的呀。于是，大家商定再次审问死魂灵的卖家，以便解答如下问题：第一，在这桩神秘的交易中，死魂灵充当什么角色；第二，他是否向谁透露过自己的企图，即使是说话说漏了嘴，透露的片言只语也行，第三，他是否向谁表白过自己的身份。第一个问话的是柯罗博奇卡，但却没能从她那得到有价值的线索：老太太说，乞乞科夫付她十五卢布，他要鸡毛，还承诺今后得采购其他大批物件，以及为公家购买猪油，我觉得他准是个骗子。在他前面，也曾来过一个买这些物件的家伙，结果几乎所有的人都被骗了，大司祭太太更惨，被骗了一百多卢布。她再讲下去，就只会翻来覆去地重复这些话，官吏们终于明白，柯罗博奇卡是个老傻瓜。玛尼洛夫的回答是，他愿意像保护自己一样，来维护巴维尔·伊凡诺维奇的声誉，他情愿弃自己所有财产以不顾，来换得巴维尔·伊凡诺维奇的人格，哪怕是百分之一。他更是大力称赞乞乞科夫的品格为人，里面还掺和着关于友情和共鸣一类的想法，话说到这里，他甚至自我陶醉地闭上了眼睛。这虽是以表明他心中的甜蜜及温情，却不是以向法官阐明事件实情。索巴凯维奇的回答是，依他看来，乞乞科夫是个好心人，他卖给乞乞科夫的奴隶全是活蹦乱跳，极为出色的，并无半点死人相；但他却不能保证将来会怎么样，要是奴隶们承受不了车马劳累，病死途中，那只能是老天的安排，绝非他的错，由于世上的瘟疫及各种恐怖的疾病并不少见，历史上曾有过整个村庄被毁的记录。官员们甚至

还采用了另一种不太光明正大的方法，即，利用各种关系，向乞乞科夫的仆人旁敲侧击，问他们是否了解老爷以前的生平史事，但仆人们的说法也大致相同。彼得卢什卡给人的只是住处的臭气，谢里方知道，老爷以前曾是海关官员，此外再没别的。这个层次的人有一种奇怪的脾气，他们脑筋杂乱无绪，如果你开门见山地问他一些事，他们肯定会说，不记得或更直接：不知道。但如果你问起别的一个话题，他却东拼西凑地讲上一大堆你根本就不想了解的详情。官员们的一切努力只证明了一点：他们此时也不真正清楚乞乞科夫是何等样人，虽然，他有很多可疑之处。最终，他们议定得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难题，至少得明确将来的行动步骤，应加以怎样的防范，更何况，必须搞清乞乞科夫的身份：是一个为非作歹之徒，必须加以扣押逮捕的人，还是能将全体官员作为为非作歹之徒予以扣押查办的人。为了便于商讨所有大事，便决定在读者已很熟悉的全城父母官和救命恩公警察局长家，进行一次集会。

第　十　章

官员们一来到大家已很了解的全城父母官和恩公的警察局长府上，便发现了一个现象，大家都被这些烦恼和焦虑折腾憔悴了。说心里话，新总督的上任，关系重大的两份公文的传达，和那漫天飞舞的该死的流言，——一切的一切都在大家的脸上烙下了印记。许多人平时合身的燕尾礼服也变大了；民政厅长瘦了，检察长瘦了，连那个总戴宝石戒指，炫耀于女性之间的没人知他姓氏，却称之为谢苗·伊凡诺维奇的人，也明显憔悴了。当然，哪都有个别胆大者，他们神色自如，非常镇定；也惟有邮政局长一人而已。也只有他才能保持历来不变的平常心，此时此刻还保持着一贯的平静：“我可看清你们这些大人了，或许你们中间的某

些人会饭碗不保，但，亲爱的先生们，迄今为止我已在这个位上呆了三十年啦。"别的官员此时总是说："你命好而已，施泼莱亨齐道伊奇，伊凡·安德烈伊奇；您是主管邮政，收发邮件而已，你最多是将邮局提前关闭一小时，让人白跑一趟，再不然就是对一个不按时取件的商人敲一笔小费而已，再则就是寄出了本不该寄的邮包，谁管这些事情都可以圣者自居啦。但是，假如有个恶魔老缠着你，你即便不想惹它，它还主动送上门，那您该咋办？不过，您也不会太背运，只有一个儿子，但我呢，老天开眼，让普拉丝柯维娅·菲约陀罗夫娜，每年给我增添一个儿子或丫头，假如是老兄您的话，只怕到时也会改腔的。"话虽这么说，这些官员是否真能抵制魔鬼的诱惑，就不是作者能判定的了。很明显，这是一次没有中心议题的聚会。也许我们这类人天生不适合参加此类代表大会。在我们所参与的聚会上，无论是农民的村委员，或是学术会议，或是其他性质委员会，只要没有头领领导，那准会搞砸。原因谁也说不清楚，也许我们这帮人生来就为吃喝玩乐，好比成立俱乐部啦，开办德式露天游乐场啦，惟有与此有关的会议才会形成。但是，我们有一种说一不二，对任何事都感兴趣的冲动。我们会像雨后春笋似的，办一些慈善协会、奖励协会或一些乱七八糟的协会，虽说目标无可非议，但到头来却总是竹篮打水。或许，这是因为我们每每开头都壮志满怀，自以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缘故。例如，我们想为家人成立个救济基金，也筹了一大批款子，于是便欢庆这一值得炫耀的善举，仅宴请城中高级官员光顾，轻而易举地花去了一半基金；余下的资金，租一幢装备一流的高档建筑作为委员会总部，另外还雇几个守卫，留给家人的也只有五个半卢布，就这么点钱的分配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大家还争着向里塞远房亲戚。但是，现在所谈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它是被迫举行的。其本身与穷人或其他人员不相干，官员们是主角而且是噩梦缠身的主角，所以，必须大家同心协力。虽说如此，天才知晓会得出什么结论。先不说所有的含义都在所难

免地产生意见冲突，里面某些人居然还出现难以理喻的畏首畏尾：某人刚说乞乞科夫是假钞案犯，话音刚落，又连忙否定刚才所说。另一个人刚说他是总督的官员，但马上又说："天晓得他是谁，头上又没写字。"但大家终于肯定了一点：他肯定不是强盗装的，因为他的举止谈吐都很正派。突然，突如其来的一种灵感让沉寂很久的邮政局长心头雪亮，出人意料地狂叫道："诸位，你们想到他是谁了吗？"他的话里有着一种震撼人心弦的因素，让所有的人都惊声问道："谁？""各位，我这位亲爱的先生就是戈贝金大尉！"大伙异口同声地问道："戈贝金大尉是谁？"此时，邮政局长却反问："难道，你们谁都不清楚戈贝金大尉吗？"

大家的回答是，谁也不了解戈贝金大尉是何方神圣。

"戈贝金大尉，"邮政局长边说边把鼻烟匣打开半边，由于他信不过别人手指的清洁度，所以更怕别人前来染指，他边吸鼻烟边对人道："老兄，谁也不清楚您的手指碰过啥，鼻烟可是很注重卫生的。""戈贝金大尉，"嗅了一阵后，邮政局长又重复道，"但，这会是一件让谁都感兴趣的事，甚至可称之为一部长诗。"

在场的每一位人都流露出了一种渴望的神情，也许正如邮政局长所说，这会是一部扣人心弦的，吸引读者的长诗，于是他开始了如下的讲述：

戈贝金大尉的故事

"在一八一二年战役后，先生们听我说，"邮政局长打开了他的话匣，虽说房里共有六位先生而非他一人。"在一八一二年战役之后，戈贝金大尉和伤员被送回家乡。但你们也应该料到，他在克拉斯内城或莱比锡城丢了一条胳膊和一条腿。当时，根本就没任何伤员善后的条例；你们也知道，残废军人基金是很难筹集的，一定情况下是今后的事。戈贝金大尉知道，他得找活干，但你们可清楚，他只剩下一条左胳膊，因此，他只能回家找父亲；父亲却说：'你该知道，我无法供养你，我也很难吃上面包。'于是我们

亲爱的戈贝金大尉打算去彼得堡，面见君主，求他颁发圣旨：‘该人如何如何，曾作出一定程度的舍身为国的伟大举动……’，也就这样，他搭上了顺风车，历经辛苦来到彼得堡。总之亲爱的先生们，你们想：一个身无分文的戈贝金大尉，一下来到一座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繁华都市！他所碰到的全是上流人物，好似童话里的谢赫拉查达。你们可想而知，猛然蹦出这条繁华的涅瓦大街，向四周一瞧，活脱脱的谢米拉米达：这是一条见鬼的豌豆街；那是一条热闹的打铁街；空中矗着一很高很高的塔尖；河上跨着座座谁也不知为何架起的桥。若不是昂贵的窗帘，卷帘，地毯，尤其是那波斯气派十足的地毯，否则他准会租房住上一段日子。嗳，直说了吧，你在街上走一趟，满耳灌的都是金银的响声。但是，可怜的戈贝金大尉揣着几张可怜兮兮的花票子，只能住旧式小客栈，喝白菜汤、吃老牛肉……当他看到再也没法过活时，就向人打听如何申请救济。于是，他知道了有那么一个高级委员会，一个威风八面的衙门和一位曾是某种总司令的长官。至于皇帝呢，目前不在京城。你们也都知道，军队正驻守在巴黎，全部人马还在国外。亲爱的戈贝金清早一起床，就用惟一的手给自己一个耳刮子——因为请理发师修脸花去了一大把钞票。他穿上了制服，拐着木腿，去见那位达官贵人。当他打听长官的官邸时，路人指着宫廷海滨的一幢房子对他说：‘那就是。’那简直是庄稼汉住的小木屋，窗上嵌着玻璃，还装有块块一丈半高的镜子。一眼就能看清屋里的摆设：名贵的大理石雕刻，金屋小摆设，精工细雕的门把手。一切都明亮得让人眩目，不用香皂把自己的手洗上三五遍，真不忍心去碰这里的一切。看门人活似一位总司令：手持一根圆顶镀金锤棒，身着上等细麻布衣，一张福态的脸好似喂得溜圆、肥头大耳的哈巴狗，威风八面！……可怜的戈贝金，拐着他的木脚，艰难地进入接待室，缩在一个角落里，深怕一不小心就会捣烂一件古董或饰物。也即整个儿镀金的景泰蓝。不说大家也清楚，他在那里立了很久，也许那时将军才刚起床，仆人也刚端

上一只银盒，上面摆着花样繁多的化妆品。可怜的戈贝金一直等了近四个钟头，才见到值日官或是副官进来通知：‘将军马上就到。’此刻接待室里的人本以像满盘子的豌豆，全是一些四五品官以及几位肩章闪光的将军级人物。转眼之间，一阵‘咻咻’声像微风轻拂大地，整个接待室顿时鸦雀无声，连紧张的呼吸、心跳都能听见。终于，主角登场了。大家可闭目想一下：他脸上挂的是与他身份相称的，与他崇高官位相称的，与他政治要员的身份相称的一种自矜的表情。立即，前厅每个人都昂首、挺腰，垂手肃立着，哆嗦着，等待着，好似等候命运的判决或许是垂青。这位要员依次走过每个人跟前：‘您是来干啥的？您此行目的何在？您有何要求？您有何贵干？’终于，他来到了戈贝金近前。戈贝金鼓足勇气说：‘尊敬的大人：我为了国家，缺胳膊断腿，无法过活，斗胆恳请皇上开恩。’要员注意到他确是装着木脚，制服右袖随风飘荡，便道：‘行，两天以后静候佳音。’可爱的戈比金差点没乐晕过去。首先受到了地位崇高的要人接见，其次抚恤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得以解决。于是，你在人行道上便见到了一位手舞足蹈，却又一拐一拐的怪人。他吃喝一路：进帕尔金酒菜馆喝一杯伏特加酒；在伦敦饭店要了肉饼加醋的花菜芽，塞满了各种零碎的阉鸡，一瓶葡萄酒，晚上又去看了场戏，一言以蔽之，他花天酒地的享受了一番，好像那笔抚恤金已是囊中之物。在单行道上，他看到了一位窈窕淑女，一位像白天鹅一样漂亮的英国妞。可爱的戈贝金，好似见了血的蚊子，拖着条假肢，一瘸一拐地紧随其后。终于他开窍了：‘嗳，等抚恤金到手再说吧，今天的钱花得够多啦。’于是我们的戈贝金便隔三岔五地求拜见要员，终于再次见着了他。‘是这么回事，’他说，‘我是来询问关于我的伤残救济的事的……’以及一些大致相同的官场套话。那位将军，轻易地认出了他：‘哦，但我不能给你任何承诺，惟有一言相告，你的事必须等皇上回来，颁布伤兵的善后处理方案，才能解决，我无能为力。’完了一躬身，也就是说——再见啦。不难想像，戈贝金出

门时候的神情。本以为十拿九稳的事，谁知还没到手的钞票却又飞了，惟一的收获是，继续无休止的等待。可怜的戈贝金，好似一只落水的哈巴狗，垂头丧气，可怜兮兮地夹着尾巴，拐下台阶。“不，不能放弃，”他暗暗地想，‘下回我一定要恳求他，对他讲清楚，高贵的先生，请可怜一下我吧，否则，我肯定得饿死。’，但，当我们的先生再次来到宫廷海滨大道时，得到的答复却是：‘今儿不会客，明儿再说。’以后再去却连人也见不着，每回都吃闭门羹。此时，他的口袋里，仅有一张可怜兮兮的蓝票子。偏偏被饿了多天，胃口大开，本来还能吃老牛肉，白菜汤，现在却必须吃臭咸鱼或咸黄瓜，外加两铜板的面包。他路过一家大饭店，看到一位厨师，是一个老外，一个法国佬，一张明朗的脸，一套细麻布褂，一身雪白的围裙，做一味辣味调料汁，蘑菇衬底的肉饼，简而言之，一份精美的晚餐。此时他的胃口是可想而知，真恨不得把自己给吃了。假如经过那排米柳金食品铺的话，卷入眼帘的是橱窗里那：肥美的鲑鱼，名贵的樱桃，硕大的西瓜赛似邮车，等着愿出一百卢布购买的傻子。简而言之——每步都充满了诱惑，每个诱惑都让他口水直流，但偏偏他得到的答复是‘明儿再来’。可怜的戈贝金，处境是多么尴尬呀：美味的鲑鱼和西瓜吃不到嘴里，不能填肚子的‘明天再来’却挥之不去，可怜的倒霉蛋终于给逼急了：不行，我说什么都得闯进去。于是他就守候在门口，等着其他的谒见者，终于他紧跟着一位将军，拐着木腿溜进了前厅。将军继续重复以前的程式。他一见到戈贝金，便说：‘喂，你到底是怎么搞的，我不是早跟你说了吗，等候圣旨。’‘行行好吧，大人，我现在连面包都吃不到了……’‘那又能说明什么呢？我也无能为力呀，你自个儿自力更生去吧。’‘可大人，您看我手足不全的，又能干什么呢？’‘但是，你应该明白，我总不能以自己的俸禄来救济你吧，否则的话，所有的伤员都会对我提相同的条件……再忍一忍吧，圣上回宫后，我一定会禀明圣上，会有你好处的。’‘可是大人，我实在无法活啦。’戈贝金的口气越来越无礼，大官的怒

火也越来越难忍。周围全是等着商讨国家大事的将军，每件事都是十万火急，需要立即去办的，随便一件都比你这个小人物有分量，你这个死皮赖脸的混账也太可恶了。但他还是以一种较婉转的语气说道：‘对不起，有紧急公务等我去办。’言下之意：知点趣吧，走吧！但是，被饥饿迫急了的戈贝金，越来越蛮横，居然说到：‘无论如何，大人您都得给我一个答复，否则我不走。’他可忘了这是一位吹口气，都能将他赶到九霄云外的风云人物。即便是一位低级稍别的官吏，也不管对在场的任何一位老兄失礼。但这俩人简直不能比：一位是总司令，一位是戈贝金大尉；一位是有万贯家财，一位是身无分文；一位是握有重权，一位是不名一文。将军也不再对他废话，只用那冒火的好似炮筒的眼睛瞪了他一眼：一般人准会灵魂出窍。但这位戈贝金却好似木桩，钉着不动。‘你怎么回事？’将军终于用粗话对他下逐客令，但也够宽容的了，随便换个人，都会唬得你三天找不着北。但将军只是说：‘既然你的经济条件，不能支付你在此的生活费，那我就用公家的钱送你回去吧。传信使，遣送他回原籍！’信使来了：身高三尺，手像蒲扇；天生一付对付马车夫的工具，简直是一个打手。恭候多时的他，一把拎起上帝的弃儿——戈贝金，随手塞入大车，驱车走了。‘也行，’戈贝金想，‘至少返程盘缠是省下了，多谢啦！’于是，我们可怜的先生，沾着信使的光，乘坐官府派遣的专车，回家了。他边走边言语：‘既然让我自己想办法，自力更生，那行，天无绝人之路。’至于他有没被送回家，被遣到了何处，谁也不知道。这便是戈比金大尉的传奇故事，但他从此便被遗忘了，好似在地球上消失了。但问题也由此开始了，正好一部长篇小说的引言，戈贝金究竟去了何处？但是，没过几个月，在梁赞省的森林里出现了一批劫人财物的盗匪，先生们，可知他们的首领是谁，不是别人，正是……”

“请原谅，伊凡·安德列耶维奇，这里有一个问题，”警察局长忽然插话道：“按你的说法，戈贝金大尉四肢不全，但乞乞科夫

……”

此时的邮政局长才从他的回忆中清楚，突然好似被踩了尾巴的公猫，不由得尖叫一声，死命拍一下脑袋，骂道：“真是条蠢猪。”他不清楚，自己当初咋没料到这点，但他从谚语中得到了启示：俄罗斯人喜欢马后炮。于是，刚一愣神，他便玩了个小聪明，为自己圆谎，他说：英国的机械技术已炉火纯青，据报载，曾有人发明一种神奇的木腿，只要一摁机关，就能把人带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以后也不会有人找到他。

但是，在场的人都认为戈贝金不可能是乞乞科夫，那也太不可思议了，邮政局长也太能胡扯啦。但是，他们中谁的想像才能都妙不可言，被邮政局长这么一激发，他们充满丰富想像的思想宝库被开启了。于是，在众多稀奇古怪，妙不可言，各胜擅长的推测出，有一种猜想脱颖而出，——说来只怕谁也不信，——乞乞科夫也许是拿破仑装扮的，因为英国人早就垂涎于俄国的辽阔广大了，几幅英俄谈判的漫画更是说明了这一点。漫画上，英国人背后牵着条狗，这便是拿破仑，英国人威胁道：“当心点，假如再不识抬举，我马上就释放这条狗来咬你。”也许，他们早已把拿破仑从圣赫勒拿岛给释放了，他目前肯定早入潜入俄国境内，他就是乞乞科夫，拿破仑的化身。

要说官员们完全不信这种猜测的话，那也不是，他们也都在考虑这件事的可信度。他们发现，乞乞科夫侧立的身影，特像画像上的拿破仑。一八一二年战役期间，警察局长正在部队服役，他曾亲自见过拿破仑，他也得承认，两者形体很像：个头相差无几，胖瘦也没啥不同。读者们也许会说，简直胡扯，这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两码事。作者也很倾向于读者的态度；但是，偏偏每件事都那么巧合，简直令人吃惊，这个城市并不处于偏远地区，是两个京城的近邻。而一切的一切都是发生在赶跑法国人，取得辉煌战迹以后发生的。这段日子里，在整整八年的时间里，所有的地方，官员，商人，掌柜等等，只须略通文墨，目不识丁也无妨，都

成了狂热的政治运动者。《莫斯科公报》、《祖国之子》被万人传诵。诸如：一普特燕麦多少钱！昨天那场雪如何评价之类的问题正无人问津，取而代之的是：报上怎么说的？拿破仑是否已被从岛上释放？商人们对这点非常忧虑，因为曾有位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坐了三年牢，脚穿树皮鞋，身着翻皮袄，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臭鱼烂虾味的先知，曾预言道："拿破仑是位邪教徒，虽然他被锁在隔七重海洋的深墙之内，但他会在某一天挣脱锁链，重新统治世界的。"商人们对此深信不疑，而先知却因泄露天机，再次享受了牢狱之灾，但他却带给商人们终日惶恐。在以后很长的日子里，即使是最能赚钱的日子里，即使商人们去茶楼喝茶谈生意，话里都少不了这位异教徒。由于受到当时风靡一时的神秘论的感染，即使是显赫一时的达官和贵族豪门，也常会想起这件事。在他们眼里，拿破仑这个特别姓氏里的每个字眼都有其特殊意义；许多人甚至从中研究出了《启示录》中的那组数据[①]。所以，现在官员们想到拿破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很快便清醒了，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自己的想像力也太丰富了。议论到最后，还是没任何头绪，于是他们决定盘问诺兹德廖夫。因为他是鬼魂灵事件的罪魁祸首，而且他与乞乞科夫也有几分交情，肯定，他知道乞乞科夫的一些秘密，因此，不如听听诺兹德廖夫会怎么说。

这些官员们及其他有身份的绅士，全都是一帮稀奇古怪的人：他们明知，作为一个没半句真话的撒谎大王诺兹德廖夫，根本不能信，可仍巴结着去请教于他。人就是这么奇怪的生物，他不信上帝，却信假如鼻梁发痒，那他准会死。对诗人的激情澎湃，字里行间充满和谐，崇高质朴，智慧绝伦的佳作，他不屑一顾，却对那些无聊文人的极尽荒谬，凭空乱想，面目全非的作品，极力崇拜，并称之为："开启心灵奥秘的金钥匙！"他迷信巫医的口水药和咒语，却信不过医生大夫；他宁可用杂七杂八的东西来作治

① 那组数据：指《启示录》中代表一个邪教徒姓氏的神秘数字。

痛良药，却信不过大夫的药方。不过，就官员们目前的处境来说，也情有可原。俗语说得好：溺水快死的人还会攥紧一根救命稻草呢，此刻濒临死亡威胁的他，根本不会考虑到自己四、五普特的体重，却只会死命抓着只有苍蝇才能漂浮的稻草。正如我们的官员们抓住诺兹德廖夫差不多。警察局长马上挥毫，邀请他来玩个通宵，于是一名腰挂佩剑，脚登高统靴，脸蛋红得讨人喜爱的副官，连蹦带跳地到诺兹德廖夫府上去了。诺兹德廖夫此刻正忙于一件紧要事：他已把自己闭关四天了，谁都不见，只让人从窗口把饭送进去。——总而言之，他消瘦了，脸色青白。这是一桩需高度认真才能办到的事：即从几百张牌中送出两副，每张牌都必须有最精致的特点，像忠实的老友那样可靠。这项工作少说也得两周时间，波尔菲利必须用特种刷子把米兰种狗崽的肚脐刷净，然后用肥皂每天给它洗三回。这位不知情的副官冒犯了他闭门谢客的禁令，于是怒火中烧的诺兹德廖夫将这倒霉蛋骂个狗血淋头，但当他从警察局长的便条中要看到利益时：有位新手应邀参加晚上的赌局，他马上转变态度，匆匆披衣带门，冲官员们的府邸去了。诺兹德廖夫的材料、证明和推测，与官员们完全相反，推翻了他们所有的揣测。这真是一位不知世界上还有“说谎”和“脸红”字眼的人。官员们从他的推测中看到的只是武断和自信，没半点怯懦和慌乱。他口若悬河，毫不停顿地回答问题。他宣称，乞乞科夫确实买了几千卢布的死魂灵，由于实在想不出不卖的理由，自己也曾卖过死人给他；当被问到乞乞科夫是否密探，是否有不为人知的目的时，诺兹德廖夫的回答是，他确是密探，他们一块上学念书时，他就有奸细的美称，为了这件缺德事，他跟同学们曾狠揍过他一顿，单在两边太阳穴上就放了二百四十条水蛭，其实他原意是说四十条，却冲口说出了二百这个数字。当问及乞乞科夫是否造伪钞，他说是，并讲了一件足以证明乞乞科夫机灵的事：有一回警察得到线报，乞乞科夫窝藏二百万假币，立刻查封他的住宅，加派岗哨，添加门卫，但乞乞科夫却在一夜

间将所有假币调包，使警察白忙一场。当被问及乞乞科夫是否有过拐带省长千金的企图时，诺兹德廖夫更是供认不讳，并说若没他大力相助，准会一无所获。至此，他方才清醒，这个谎可过火了，会给自己惹火上身，只怪自己舌头不听使唤。但是他脑中那源源不断的古怪念头，却容不得他约束舌头：他下面的话更是活灵活现，原来准备举行婚礼的教堂在特鲁赫马契夫卡村，教士西陀尔神甫，酬金七十五卢布。诺兹德廖夫还说，若不是他以神甫为哈依尔与姘妇主持婚礼的不光彩事加以威胁，神甫压根不会答应。他甚至还详尽地说出了，他慷慨地借出了四轮马车，预定好了各驿站的驿马，以及每位马车夫的姓名。官员们曾问了声关于拿破仑的事，但马上就后悔了，终于听烦了诺兹德廖夫那无中生有，舌底翻花，能把死人讲活的谎话，官员们摇头走了。惟有警察局长还认真听着，希望听出点名堂来，最后，他也彻底失望了，“鬼才能听懂他扯些啥！”大伙终于得出了个结论：公牛就是公牛，再使劲也出不了奶。官员们也就更麻烦了，弄了半天也没清楚乞乞科夫的身份，调查搁浅了。因此，从人身上能看到这样个怪现象：事不关己的时候，他具有卓识远见，能知人善任，为困境中的人作出果断而又英明的主意！但是一旦运交华盖，事情落到自己头上，那他立马成了胆小怕事，微不足道，碌碌无为的呆鸟，真可谓：事不关己，关己则乱。

不知何故，这些议论，结论和谣言居然对检察长产生了剧烈的冲击。这种冲击的后果却是致命的：他到家还不能从中解脱，居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寿终正寝了。也不知是中风，还是其他什么的，突然就从座椅上栽到了地上。亲属照例是击掌尖叫：“上帝！”然后大夫来放血，但细一看，检察长早已一命呜呼了。直到此刻，人们才大呼可惜地发现死者魂灵的存在，即使他再谦虚，不让这魂灵显出来。但死亡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可怕的，无论你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刚才还在走路，打牌，签署文件，在官员中露面，掀扬浓眉，眨巴一只眼的人，现在却毫无生气地躺在桌上，

左眼也不再眨巴，惟有一道眉毛还上扬着，似乎有点疑问。也许他想弄清自己为何活，又为何死，天知道。

许多读者一定会指责作者太夸张了："太夸张了，简直不合逻辑，哪有这么傻的官员，整天自己吓自己，这可是件毛孩子都辨得清的事啊！"或许应该称这些可怜的官员为傻瓜，人们对傻瓜这个称谓毫不吝啬，一日可把它奉给亲友几十回。一个人也许在十方面有九方面都是好的，只有一方面差些，便被冠以傻瓜。读者自己置身于事外，居高临下地鸟瞰一切，自会对下面的事一览无余，而底下的人却只能看清身边物事，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中，也许你会以无用而抹杀几个世纪的历史。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确实有过许多，现在连小孩也辨得清的谬误。在追求永恒真理的过程中，也许眼前就有可以通向真理的平坦大道，但人们往往会选择渺无人迹，荆棘丛生，通往歧途的羊肠小道。即使这条道广阔平坦，白天风和日丽、夜晚灯如白昼；即使大路近在咫尺，人们却依然在黑暗中摸索。尽管上帝已多次赐幸福与智慧给他，他却仍然踉跄着迷失方向，甚至在白天陷入没有出路的丛林，大家互相埋怨，茫然不知所措，随着点点磷火摸索而前，直至万丈深渊，才如梦初醒道："哪边是出口，哪边是大道？"事过境迁，现在的一代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切，他们迷茫，惊讶，讥讽祖先的愚昧，却不知道，正是这部圣明的编年史，其中每个文字都似当头棒喝，都似一只上帝的手，向这一代发出诫语，可笑的是这一代却不引以为诫，一边讥笑先辈的愚昧，一边满怀自负与傲慢，造成一件件新的错误，遗笑柄于后世。

乞乞科夫对所有的一切都一无所知。这些日子里，好像是上帝故意安排，他偶感风寒，牙龈发肿，咽喉发炎，这些当然都是我们这个城市慷慨赐予的。老天开眼，千万别让自己断子绝孙，于是，他决定在屋里休养两三天为佳。这些日子里，他不住地用泡有无花果的牛奶漱口，然后吞下无花果，半边面颊上还敷有装着

甘菊和樟脑的小药袋。为了打发光阴，他把买来的农奴名单认认真真地抄了好几份，读完了皮箱里的小说《拉瓦尔耶尔公爵夫人》，甚至小木匣里的所有小零碎，直至感到腻味无聊。他对城中的官员不来探望他的病情，很是纳闷，搞不懂是怎么回事。而几天前旅店门口还有马车川流，忽是邮政局长，忽是检察长，忽是民政厅长。虽然他对此纳闷，却也只能在屋中兜圈摇头。终于他觉得好多了，能出去呼吸新鲜空气了，真是甭提有多高兴了。他立刻争分夺秒地打扮起来，打开自己的小木匣，取出小刷子和肥皂，倒杯热水，准备刮胡子。当他摸着自己的下颌，照着镜子时，不由惊呼："哎呀，快成他妈的原始森林了！"也许，说森林是夸张了点，但说庄稼却决不为过。刮完胡子，他开始动作麻利地梳妆打扮穿衣，几乎像从睡裤中跳出来那么快。终于他收拾停当，裹得严实暖和，喷上香水，包上脸颊，迈步出门。和任何大病初痊者相似，喜气洋洋，很是惬意。在他眼里，房屋、树木、庄稼汉都是喜气洋洋的，虽然庄稼汉们表情严肃，不苟笑言，甚至有人动手打了他的一个同伴。他决定先去拜访省长。一路上，各种念头纷纷而来：满脑都是金发女郎的倩影，不由得心猿意马起来，他不由得笑骂自己几句。怀着美好的憧憬，他来到省长官邸。他已跨进门槛，正准备脱去皮袄，守门人却冒出了句他做梦也想不到的话："上头吩咐不让接见！"

"什么，你说什么，你仔细看看我的脸？"乞乞科夫差点没跳起来。

"你化成灰我都认得，"守门人说，"上面有令，谁都能进，就你不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呢？"

"这是上头命令，该怎么着就怎么着！"看门人说着，十分放肆地堵在他面前，再也不是以前主动替他脱外套的谄媚模样。他边瞅乞乞科夫边想："哼！既然老爷要你从台阶上滚下去，那你就没什么了不起，中看不中用的废物！"

“怎么回事！”乞乞科夫带着满脑疑问，转身来到民政厅长家，可民政厅长一见他就很不对劲，吞吐了半天，却说出了一大堆废话，令他俩都很是尴尬。出来以后，乞乞科夫苦苦思索，想从民政厅长的话里琢磨出点有用的东西，却是白废心机。后来他又挨个拜访了每个官员：警察局长，副省长，邮政局长，但这些官员有的不愿见他，有的见了他却态度乖张，神色慌张，词不达意，不得不令他怀疑他们是否脑子有问题。他还拜访几位官员，试图搞出个所以然来，却是一无所获。他神情恍惚，在城里漫无目的地乱逛，实在不清楚是他神经有问题，还是官员们脑子有问题，这一切也太荒唐了。天色已晚，他才回到所在的旅馆。正当他叫了茶，独自儿自斟自酌，并胡思乱想的时候，诺兹德廖夫出现了。

“俗话说得好：访友不怕路途远！”他说着脱下帽子，“从这经过时，我看到里面有灯，心想，他准没睡。太好了，有吃有喝的，今天午饭也不知吃了啥，弄得肚子开了仗。你的烟斗呢？让人给我装上！”

“我不抽烟斗。”乞乞科夫冰冷地道。

“得了吧，谁不知你是个烟鬼。喂！你的仆人是叫瓦赫拉梅依吧？”

“是叫彼得卢什卡。”

“怎么？你辞了瓦赫拉梅依？”

“我压根就没雇过瓦赫拉梅依。”

“噢，想起来了，杰列宾的佣人叫瓦赫拉梅依。唉，这家伙运气够好的，他姑妈的儿子为了娶农奴姑娘，跟家闹翻了，结果姑妈将所有的家产记在他的名下。我总想，要我有这么个姑妈，那太好啦！喂老兄，你干吗老避着大伙呢？我知道你忙学问，好读书（至于我们的主人公在忙什么学问，读什么书，我也说不上来，不知诺兹德廖夫从何处得知。）噢，老兄，假如你亲眼目睹的话，准会成为你那刻薄脑瓜的上佳题材（乞乞科夫何以脑瓜刻薄，天知道）。老兄，你可知道，那回在哈契夫家打果尔卡牌发生了什么

有趣的事？佩列平杰夫说：'看见没有，乞乞科夫若在场，准合他口味！……'（顺带一句，乞乞科夫压根不知谁是佩列平杰夫）。老兄，你可别赖，那回下棋你也太无耻了，明明是我赢了……没错，你简直是耍无赖。天知道，我居然没发火。前些日子我与民政厅长……啊，对了，我该告诉你，城里人都防着你哪；他们说你制假钞，无聊之极地来问我，我和你交情可不差，我便说，曾与你共学，认识你父亲，尽力保护你，唬弄他们一番。"

"我制造假钞？"乞乞科夫差点没从椅子上蹦起来，尖声大叫。

"真不知你怎么把他们吓成那样？"诺兹德廖夫说，"他们好似中了邪，真个儿都傻了，说你是：强盗啦，密探啦——痴人说梦！结果，检察长给吓死了，明天举行葬礼。你去吗？其实，他们是怕新任总督，怕因为你来惹麻烦，虽然我总以为总督只会高昂着头，摆臭架子，跟贵族在一起，准一事无成，不是吗？他虽可躲在办公室，不举办舞会，又有何用？这对他有什么好处？但话又说回来，乞乞科夫，你为达目的，出的点子可真够水平的啊。"

"什么目的？"乞乞科夫又有点坐不住了。

"唔，拐跑省长千金呗。其实，我早就应料到这一点，皇天在上，绝无半点虚言，我第一眼在舞台上见到你俩，我便想，没准乞乞科夫又想耍啥花样……但，你老兄眼光却差了点，在她身上我可没发现半点迷人之处……但是，比库索夫的亲戚，外甥女，才真是个漂亮的妞儿，简直是：妙不可言，别有风情！"

"喂，你瞎说啥呀，谁想拐省长女儿？你可别乱说呀？"乞乞科夫怒目圆睁。

"哦，得了吧，老兄，你也不是个安分的人！说实话吧，我是来帮忙的，一言为定：新娘的花冠，马车及备用马匹，我全包了。只有一个条件：你得借我三千卢布。我有急用，简直急得要命！"

在诺兹德廖夫胡扯的时间里，乞乞科夫不住地揉眼，真希望一切都是做梦。制造假钞，诱拐省长千金，引起检察长暴死，总督

的驾临——这一切也太可怕了。“哎呀，不行，事到如今，我必须尽快脱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他马上设法打发走诺兹德廖夫，唤进谢里方。吩咐在天亮前，必须将马车备好，以便清晨六点能离开这个鬼地方，要检查好一切，上好车油。谢里方口里说：“是，巴维尔·伊凡诺维奇”——身子却在房门口停留了好一会儿。老爷又吩咐彼得卢什卡从床下拖出皮箱，掸去箱盖上厚厚的一层灰，俩人便动手收拾，把袜子、衬衫等物，不顾是脏是净，一股脑塞入箱中，根本顾不上去分类整理。他必须连夜收拾停当，免得明天欲速不达。谢里方足足呆了两三分钟才离开房间。他磨磨蹭蹭地走着，怀着老大的不情愿，从楼上下来，肥大的靴子在已倾斜的楼梯上留下个个湿湿的鞋印，手长时在脑门上挠着。他这个挠头的动作意味着什么呢？为何如此沮丧？是因为，他第二天有个聚会，和自己那穿着污秽、束宽腰带的哥们，这次算告吹啦？还是因为他乡遇知己，日暮时分，夜幕开始笼罩该城的时候，身着红衫的小伙在家奴面前弹六弦琴的时候，辛劳了整天的市民悄悄地话家常的时候，可以忙中偷闲，在门口摸着只白嫩的小手的美事被打扰了呢？再不然，就是放不下厨房里那铺有皮袄，靠近火炉那温暖的床铺。或是舍不得放弃白菜汤，酥软的大馅饼，而不得不去遭受风里，雪里，旅途里的颠簸劳累苦呢？唉，真不可琢磨，大概上帝才知道，俄罗斯人挠后脑勺的深邃含义。

第十一章

但是，没有一件事做得令乞乞科夫满意。第一件不如意的事：他起床的时间比预定的晚；第二桩不如意的事：这恐怕是他最不想听到，最不能忍受的事，马车没能套好，东西更没能装备妥当。乞乞科夫不由得火冒三丈，恨不得让谢里方饱餐顿老拳。

他烦躁地等着谢里方的出现，想听他如何为自己辩护。终于，在急着上路的时刻，他听到了仆人口中的妙语。

“尊敬的巴维尔·伊凡诺维奇，马该钉马掌呀。”

“什么，你这个蠢材，没用的废物，你干吗不早提，没时间吗？”

“时间倒有……但是，巴维尔·伊凡诺维奇，车轮子也不行啦，轮箍也该换啦，否则根本不能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行走……还有，我说了您可别生气：车前半身的榫头全松了，只怕走不了两站地。”

“混账东西！”乞乞科夫尖叫着，一蹦老高，冲他奔过去，谢里方赶紧往后避几步，怕老爷赏他耳光。

“你这个天杀的，你这个恶魔，你这个强盗，你是不是想害死我，想在路上杀了我，是吗？咱在这儿停了三周多时间，你为啥不早说？是不是存心在这节骨眼上瞧我笑话？现在已打点好了一切，只等着上车动身，你不是存心捣乱吗？你说，你是不是早知道了？”

“我早就清楚了。”谢里方垂头答道。

“那为何不早说呢？”

谢里方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他暗自低头思量：就是啊，真怪，明明早知道了，为何不说呢！

“行啦，快去叫铁匠来，你必须在两时辰之内搞好一切，超过一分钟都不行，听懂没有？否则的话……哼，我会给你次终身难忘的教训！”乞乞科夫脸都气绿了。

谢里方刚想转身去执行主人的命令，却又想起了件事：“老爷，还有件事，咱那花斑马，卖了得啦，巴维尔·伊凡诺维奇，它简直糟透了，它迟早会误事的。”

“好吧，我这就让人把它卖掉！”

“说实话，巴维尔·伊凡诺维奇，像它这么难驯服的马，真是世所罕有……”

“笨蛋，我想卖的时候，自会去卖，哪用得你在此啰嗦！听着：你再不去招呼铁匠，把一切都办妥，我准会让你认不出自个的脸，记住，你只有两个时辰，快去！”谢里方出去了。

乞乞科夫的心情简直糟透了，那把随他浪迹东西，必要时给他带来保障的马刀，也被狠狠地砸在地上。这是他费尽唇舌，和几个铁匠讲价买来的。铁匠可算得上是世上头号奸商，一旦被他们看到了可乘之机，他们准会以高出五倍的价钱狠斩你。铁匠们也真够涵养，乞乞科夫被气得破口大骂：奸诈的骗子，没良知的强盗，打家拦路的劫匪，乃至末日的审判，等恶毒的语言，他们居然也能忍受。他们不仅不让价，办事效率也让人吃惊，两小时的活足足干了五小时。乞乞科夫终于品尝到了每个出门游客所难以容忍的等待：箱子行李都已备妥，只剩下满屋狼藉的废物，既不能赶紧上路，又不能安静休息，只能望着过往的行人，听他们谈自己的生意经，或被用蠢笨无知的眼神瞅着，更是让乞乞科夫焦躁不安。他对自己看到的一切都讨厌：对窗的小铺子，对门老太婆那寒酸的幔布等等，却又不愿离开窗口。他神思恍惚，表情痴呆地立着，把自己的恼火发泄在一只乱撞玻璃的苍蝇上，拍死了它。终于，他焦虑的等待到了尽头；马车的前半身重新牢固了，车轮包了新箍，马匹饮完了水，黑心铁匠也拿钱走了，一切终于搞妥当了。车套上了，刚买的新出炉的面包也装备好了，谢里方也在赶车人的座位上的布袋里，为自己准备了点东西，终于我们的主人公上车了。所有本店的，其他店的伙计穿着常穿的呢礼服，随同所有的仆役、马车夫来送行，或者说是来瞧热闹。终于那辆长久待在城里的，单身汉乘坐的，让读者都麻木的轻便马车驶出了旅馆。“谢天谢地，上帝保佑！”乞乞科夫对天祈祷。谢里方抽马一鞭，原先在踏脚板上吊着的彼得卢什卡，也唤谢里方坐下了。乞乞科夫则在背后垫着皮垫，坐着舒适的格鲁吉亚毛毯，搂着热乎乎的辫形面包，随车身上下左右摇动，这全归功于具有震撼抛掷功能的石子街道所赐。乞乞科夫怀着复杂的心情，看着慢

慢后移的房屋、墙壁、篱笆和街道，天知道哪天会再次与它们相遇。忽然，在一条胡同口马车停住了，胡同被庞大的出殡队伍堵塞了。当乞乞科夫得知是替检察长送葬时，紧缩在角落里，遮住自己的脸，拉起了皮幔，心中满不是味。此刻，谢里方和彼得卢什卡虔诚地摘帽致哀，默默地打量送殡的队伍，观看他们的神态，顺便数一下有多少人，看谁骑马谁步行，却不敢和任何熟人打招呼，因为这是老爷的命令。乞乞科夫偷偷地在窗眼里张望：发现全城官员都在送殡的队伍中间，他们压根就没心思注意打量是谁的马车，他们此刻思量的是：新任总督是何种样人，会如何开始工作，会如何处置他们。紧随步行官员的，是一排轿式马车，里面是戴黑丧帽的女士，看她们飞扬的神情和手势，正谈得带劲；也许是在议论新总督上任后的舞会或又在为自己的衣着设计操心。终于，漫长的送殡队伍过去了，可怜的主人公可以驱车上路了。乞乞科夫满怀凄凉地一声长叹，拉开皮幔，感慨万千："平平安安活了一辈子的检察长死后也就这么一回事！报上会如何刊登呢？也许会：惊闻某公仙逝，万分痛心，此公生前乃本城名士，关爱妻女，实乃典范，撒手归去，乃今世一大损失也。啰啰嗦嗦，长篇累牍，甚至会加上：'全城孤寡，挥泪惜别一代英灵'等语，静心平气一想，你留给人们的也许只是那浓眉毛和眨巴眼而已。"说完，吩咐道："全速前进！"又暗自思量：但愿是个时来运转的好兆头：路见棺材，峰回路转！

轻便马车，东拐西绕地行驶在僻静的胡同里，前面就是长长的栅栏，城市快到头啦！终于，石子街，长栅栏，连同城市都被远远地抛在身后，透过车窗，映入眼帘的全是些：里程碑，驿站，水井，大车，土头土脑的村庄，村妇，一个手抱燕麦机灵异常的大胡子老板，步履踉跄，穿破树皮鞋日夜兼程的路人，杂乱的小城镇，充斥着木造店铺，全摆的是装面粉的圆桶、树皮鞋、辫形面包和小零碎，破损的栏杆，施工的桥梁，一望无际的田野，地主的马车，骑马压送弹药的士兵，一闪而过的原野里那绿色、黄色和黑

色的田垄，空中回荡的悠扬的钟声，薄雾中耸立的松树梢，飘扬的歌声，黑压压的乌鸦，遥远的地平线……俄罗斯！我终于看到了你那七彩的远方[1]：贫瘠、荒凉、破乱；既不赏心悦目，也不夺人心魄；既没有巧夺天工的人工和自然的景色组合，也没有矗立在峭壁悬崖上的城市和巍峨宫殿；既没有从山色如画的林木藤萝中飞泻而下的瀑布，也没有引人翘望怪石嶙峋的山岩；更没有将远方耸入纯静明朗的天空的绵延不绝的群峦，烘衬得光彩夺目的，被密密的葡萄枝、常青藤、野蔷薇掩映的重重拱门。一切都是那么的开阔、明朗、清新；矮小的城镇，像是黑点，符号，稀稀落落地点缀在平原中间；没有半点能吸引人眼神的亮点。但究竟是何种不可捉摸的神秘力量吸引我来到你身边呢？飘荡在山川平原的优美歌声为什么总萦绕在我耳边？这歌里蕴着何种神奇力量？是何种召唤拴住了我的心？是何种韵律闯入了我的心扉、吻我，久久盘踞我的心灵不愿离去？你为什么以满怀期待的目光注视着我？……我的思想已混沌，麻木，一片阴沉的暴风雨的使者——阴云又笼罩上了我头顶，我沉寂无言，无声地面对这一片广漠无垠的土地，它给了我何种启示？是否只有在此处，靠近你才能感受你那深远的思想？是不是呆在你身边才有成为勇士的可能，由于你给勇士以疆场？也惟有此时，气势宏伟的大地凌然拥我入怀，将自己的英姿以不可抗拒的热力烙上了我的心头；一种天地间独有的魔力照亮了我的双眼：啊，俄罗斯，光彩绚丽，巧夺造化的代名词，不为他人所知的一方净土！……

“停马，听到没有，你这笨蛋！”乞乞科夫冲谢里方叫嚷。

“看我一刀劈了你！”迎面冲来一个胡子有一尺长的信差，“瞎眼啦，魂灵被狗吃啦，这可是官车！”转瞬之间，带着飞扬的尘土和雷霆般的轰鸣，三轮马车梦幻般地消失了。

---

[1] 果戈理一八三六—一八四八年曾旅居国外。到过瑞士、意大利、法国等地。《死魂灵》的第一卷于国外完成。

旅途！是多么令人神往，充满意境，令人浮想联翩的代名词！晴朗的天空，飘舞的落叶，凛冽的秋寒……多美的旅途啊！裹紧大皮袄，拉下耳边皮帽，靠在车厢的角落，真舒服！最后的寒意流过四肢，代之以身心愉悦的温暖！随着奔驰的马车颠簸，浓密的睡意悄然而至，合上双眼，伴着《不见茫茫雪》的歌声，马蹄点地声，车轮滚动声，甜甜进入了梦乡。一觉睡醒，已驶过五站地，映入眼帘的是一弯明月，一座陌生城市，两三座教堂，古式圆顶，乌黑顶尖及一幢幢灰色圆木屋和白色砖墙。洁白的月光如水银泻地：墙上，路上，街上如同飘浮着雪白的麻布；被乌黑的阴影印上了斑斑条纹；木屋顶部映着皎洁的月光闪闪发光，街上没半个人影——人们都已入了梦乡。也不知谁家的窗户里透出一盏孤灯，也许是哪位鞋匠在熬夜制靴或是面包师在加班加点——何必管这么多呢？还是看月色吧，看这令人迷恋的瑰丽景色，看上帝这美好的杰作！深邃而广阔的宇宙间，点缀着点点明珠，如此和谐醒目！……但是，夜间寒冷空气的吹拂，好似催眠曲，于是，你再也顾不上那迷人夜景，打起瞌睡，渐渐迷糊，发出了轻微的鼾声，而那可怜兮兮的邻客，被你压在角落里，忿忿不平地辗转难眠。当你再次睁开眼睛时，映入眼帘的又是农田和荒野，极目远眺，惟有原野，漫无边际。标有邮局的里程碑，从眼前飞掠而过，天已黎明。一道苍白的，闪着金光的带子缓缓在地平线上升起，清晨的风刺骨寒冷，温暖的皮袄裹的更紧了……清新的晨风！此时，太阳也高高地挂上了天空。“闪开，闪开！”随着高喊，一辆大车从峭坡上飞泻而下；坡上是清澈见底的大水坝，在太阳的照耀下，如同一面晃眼的明镜；一片小山坡上，坐落着一个村庄，农舍棋布；乡间教堂的十字架如孤星闪耀；随着肚子里叽咕的声音，耳边飘来了农民的笑语……！啊，如此美妙的漫漫旅途！每每我如同溺水之人，孤立无援的时候，都是你伸出援助之手！你充满了神奇的灵感，梦幻般的诗意，给我难以磨灭的印象！……乞乞科夫此时满怀崇高的敬意，抛开了一切平庸。虽然，刚开始时，他还

会再回首，多看一眼城市，直至城市从地平线上消失，铁铺子、磨坊等等全都不见了，甚至是教堂的白色楼顶亦已不见。他才不得不左顾右盼，注视大路的两旁，N 城在他脑海里仿佛已是很遥远的事，终于他对路边景物也失去了兴趣，闭上了眼，头靠在皮垫上。他感到很快乐，有一种脱离苦海的感觉。的确，在此以前，他受到了太多的干扰，或是诺兹德廖夫或是无休的舞会，或是女士小姐，或是满城蜚语，以及各种不能称之为小事的小事。也许读者在书中感受不到那种困扰，那种能迫人发疯的社会气氛。但是一切都已过去，重归正传。

其实，谁都不知我们这个主人公是否会令人满足。至少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他不会讨女士欢心，女士们的眼光是最挑剔的，你精神或仪态上的小小失误，都会令你糟糕透顶！尽管作者以把他的内心世界发掘得淋漓尽致，却丝毫不能增加他的被赏识度。更何况乞乞科夫已近中年，且已发胖，尤其是肥胖这一点使我们主人公得不到青睐，会令绝大多数女士对他感到厌恶！唉，尽管作者对一切都明白，但他仍不能以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来取代他。但是……就在这部长诗里，也许会开发出少为人知的共鸣，会有许多珍贵异常的俄罗斯精神，会出现一位圣明仁德的奇男儿，或出现可遇不可求的俄罗斯俏佳人，她拥有女性全部惊人的美艳、高尚的情操和毫无畏惧的气概。和他们相比，其他所谓的品德崇高的人只是行尸走肉而已，如似书本中的话语，面目可憎，枯燥无味！假如哪天俄罗斯人清醒过来，那他们会发现，在其他民族本性里如蜻蜓点水的东西，都能在斯拉夫人天性里留下深深的烙印……但是，现在又何必顾及将来呢？作者早已走过了几十个春夏秋冬，步入中年，经历了一次次挫折反省，已不再有青年的冲动。已能控制自己的情感，正因为如此，品德高尚的人落选了。他们已够可怜了，该休息了。而且“品德高尚”这个词也太廉价了，谁都能将品德高尚的人看作一匹马，肆无忌惮地驱使他，于是这些人便已不复人形，该有的肉也没了，骨瘦如柴，终于

连高尚的影子也没了。因为人们只会表面邀请他登台，骨子里却不把他当回事。太可恶了，为了公平起见，也该让低贱的人拉车了，于是，让我们把一个坏蛋套上车牵上场吧！

我们的主人公身世不明，门第卑微。他的父母据说是贵族，但是世袭祖先还是本人受到的册封——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据他出生时在场的一位本家说，他不像家中任何人，他那五短身材，像水鸭似的母亲一抱上他，便惊呼："这孩子竟是这个样子！要是像他外婆，那便再好不过了，却好像一个不像亲生爹娘的错种小子。"于是刚出生的他，便感受到了世俗的严寒，像是雪夜里窗户缝里吹来的寒气：童年时代，他没有朋友，没有伙伴，只有一间小屋，四季都不开的窗户，病恹恹的父亲披着羊羔皮衬的长衫，拖着拖鞋，在屋里终日打转，在墙角吐痰；他终日呆坐长凳上，手握羽毛笔，手上嘴上都是墨水，一张习字帖始终摆在眼前，上书：汝需慎言，应尊长辈，胸有美德。拖鞋的啪嗒声永远在耳边响着，假如他哪天对此感到乏味，而在字母上乱挥几笔时，便会听到熟悉而又严酷的骂声："你又欠揍啦！"紧接着，便会从背后伸来长长的指甲，狠狠地掐住他的耳朵，令他疼痛难忍，心中倍感委屈。对这童年悲惨的生活，他现在已逐渐淡忘。生活中的一切也都在飞速变化：在某个春暖花开、河水汹涌的日子里，父亲带着儿子出门了，坐着四轮货车，由一匹带着褐色黄斑的小马拉着。赶车的是父亲惟一的农奴家长，是个矮小的驼背，他几乎包办了老爷家所有的事务。他们晃晃悠悠地赶了快两天的路，一路上以冷馅饼加烧羊肉充饥，半路曾住宿一夜，并渡过一条河，终于在第三日清晨，到达目的地——城市。街道的富丽繁华，使小孩眼前豁然开朗，张大嘴呆呆地，这可是他生平第一次看到城市。后来马车驶入了一条小巷，地势越来越低，越来越泥泞，忽又驶进了个大水坑，小黄马在马车夫和父亲的死拽硬拉下，终于将他们带到了一个小院，这是一幢位于低坡上的小院子，里面是破旧的小屋，屋前有两棵满树花朵的苹果树，屋后是

片矮园子，里面有四棵花楸果和接骨木，园子的尽头，是一间盖着破木板，开着狭小不透光窗户的小木屋。这里住的是一位本家老夫人，她每天都亲自去菜市买菜，然后在茶炊旁烘烤袜子，虽然年事已高，她抚着孩子的脸蛋，对他的肥胖很是欣赏。今后，这便是他的容身之所，他每天都得去市立学校上学。第二天，父亲便起身回家了，临别时，父亲没有流泪，而是给他枚五十戈比的铜钱，作为零花用，并留下了一堆饱含人生哲理的警句："听着，巴甫洛什卡，别顽皮，一心一意读书，一定要博得上级和老师的喜爱，那样，即使学问上无任何成就，上帝未赐你任何才智，你还是能立足于社会，出人头地的。别跟同学往来，他们不会给你任何好处，即使交朋友，也得交有钱的，为将来的发展留条后路。钱是世上惟一能给人依靠的东西，所以你不要为某人破费，请人吃喝，而是要让人请你，一定要把钱省下来，存起来。同学、朋友都只会让你上当受骗，对你落井下石，而钱却是最忠实可靠的朋友，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会出卖你，有钱能使鬼推磨，有了钱，就有了一切！"说完这段警世之言，父亲便跟儿子告别，上了那辆老货车，回家了，从此杳无音信，但父亲的话，却深深地扎根于他的心灵。

巴甫卢什卡第二天便开始上学了。他在学习上没任何天赋，惟有勤奋整洁值得称道，但在实务上，他却聪慧异常。他能随心所欲地驾驭处世的奥秘，他从不请同学，却能让同学们破费请他，他甚至将同学赠送的礼品加以保存，再转手倒卖。他的自制能力，决不是小孩能具备的。这一年里，他父亲给的五十戈比分文未动，并且已生利息，在经营方面，他显示出了超乎寻常的天赋：他以蜡制成小鸟，再着色，便能以高价出售。凡是能挣钱，又无须大本钱的投机生意，他也参与其中：在集市上先买下美味食品，上课坐在有钱同学旁边，一旦发现他有饥饿征兆，他便会有意无意地透出点美味糕点的一角，以此吸引投机对象，再根据嘴馋的程度定价。他还捉了只小耗子，关在木笼里，经过两个多月

的训练，老鼠已能根据口令作出后腿直立，卧倒，起身等动作，于是这只耗子也给他带来了一笔财富。当他存了五卢布时，便将钱封包，用别的包继续存钱。至于跟上级如何相处，他更是异乎寻常的聪明。上课时，没谁比他表现得更斯文，由于教师容不得聪明而又调皮的孩子，他们对课堂秩序和学生的品德操行很重视；他们会以为调皮的孩子嘲笑他。只要谁有一点丁的调皮，或是挪了下身子，甚至挑了下眉毛，都会招引教师的反感，他会故意刁难这个学生，刻意惩罚他。"老兄，对你我是了如指掌，"他说，"居然敢在我面前目中无人，狂妄自大，给我老老实实地跪着，不许吃饭。"于是倒霉的孩子膝盖跪出了血，饥饿了二十四小时。"聪明才智又怎么啦？"他经常说，"全是不切实际的胡话，我只看一个人的操行等级，只要表现好，每门功课都可给满分；要有谁仗着聪明绝伦，品行卑劣，爱讥笑人，那每门功课都记零分！"教师曾说克雷洛夫已无可救药，因为他说过：喝酒没关系，但要懂行[①]之类的话语。老师眉飞色舞地夸耀原先他执教的那个班，学生是何等守纪，教室是何等安静，课堂里静得连掉根针都能听见，不到下课，谁也不知教室里有这么多学生。于是乞乞科夫明白了老师唠叨的操行，摸清了老师的脾气。在上课时，不管后面同学如何挑逗他，都不动声色，下课铃一响，便会快速向前，将风帽递给老师；随后，第一个走出教室，设法在路上与老师巧遇两三回，每次都脱帽敬礼。于是，他成功了。在求学这几年里，始终能得到老师青睐，结业时成绩优秀，除文凭外，还获得了"真诚勤奋"的证书。离校时，已是个相貌堂堂的青年人，下巴也用剃刀修得干干净净。此时，父亲过世了。全部遗产少得可怜及一笔可怜的钱款，看来父亲是不会攒钱的。乞乞科夫立刻卖掉所有的家产，得到一千卢布，把一家农奴迁到城里，准备在此谋生安家。也就此时，那位注重课堂秩序、操级等级的教师，也被学校借故辞

① 喝酒没关系，但要懂行：引自俄作家克雷洛夫寓言《音乐家们》。

退了。他借酒消愁，终于沦落到身无分文，饥饿疾病交加，孤苦伶仃，住在一间无人问津的小破屋的境地。以前被他定论为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学生都慷慨解囊，为教师凑了一笔钱，惟有巴甫卢什卡·乞乞科夫以贫困为由，出了可怜兮兮的五戈比的银角子，同学们气愤不过，将钱扔给他。这位可悲的老师，看到同学不计前嫌，如此慷慨，不由泪流满面，像是一位无助无能的孩子。“在我行将就木之时，上帝居然还如此厚爱我。”他以低弱的声音叹道，见到乞乞科夫的表现时，更是悲哀：“唉，巴甫卢沙的变化多大呀，一个温柔听话的孩子，柔得好似一片绸缎，居然会如此粗暴，真是伟大的骗子。”

但是，我们的主人公还不至于冷酷麻木到没心没肺，冷漠无情，恩将仇报的地步；其实他也想帮忙，但他舍不得这大笔钱；舍不得动用他不让动的钱；更抗拒不了“把钱积攒下来”的家规。在他身上还没那种唯钱是图，嗜钱如命的恶习，还没成为钱的奴隶。这些恶习还不能主宰他，主宰他的是那种万事不愁，生活奢靡，马车代步，住处堂皇，山珍海味的想法。也正是为了日后能达到这个奋斗目标，他才省吃俭用，无视别人的凄凉。每见到一位富翁坐着富丽堂皇的马车，由骏马拉着，从身边驰过时，他便会呆立半天，才如梦初醒地说：“他不就是以前田庄上的小管事，头发俗气的那位吗？”凡是富贵的气息，都会对他产生无穷的诱惑。毕业以后，他甚至不愿稍事休息，便想着如何谋求一份能实现自己愿望的职位。终于，凭着那品学兼优的结业证书，历尽艰辛，跨入了省税务厅大门。他的职位微不足道，年薪才三四十卢布。然而，他却有百折不挠，达到目的的决心。他确实也显示了自我牺牲，吃苦耐劳的精神。他起早摸黑，没日没夜地工作，把整个人都投入到了工作上，却始终在脸上挂着令人愉悦的表情，举止高雅有风度。顺便交代一句，税务官员，是以形容丑陋，面目可憎著称的，他们随时都有揍人的冲动，可以说税务局包容了世上最丑的所有人。也许在斯拉夫人天性中残留着神教的印迹，他们对祭祀

酒却很热心。有时，他们会灌一肚子黄汤来上班，在这种令人作呕的氛围中，在这类人的中间，乞乞科夫的点酒不沾、温文尔雅，使他有种鹤立鸡群的优越感。虽说如此，他的道路依然漫长曲折：他的科长是个古板刻薄的人，那张死脸子上一年四季不见笑容，从来不会向任何人问好。也许有人会猜想他某回会对某事感兴趣；会喝得烂醉疯狂大笑；或借着酒劲，像强盗似地寻欢作乐，但从他身上，连这些恶习的影子都没有。他好像生活在一个没有善恶，没有情感的世界里，但这种一无所有的表情里，却给人一种恐惧感。他那张大理石脸上，无任何不端正的地方，线条匀称，轮廓分明，只是脸上的麻瘢，好似被魔鬼在上面碾过豌豆。对这么个人，恐怕谁都不敢去打交道，但乞乞科夫居然尝试着去博取他的欢心。他起先在小事上尽量奉承他：替他削鹅毛笔；掸办公桌上的烟灰尘土；换墨水壶擦布；将那顶奇丑无比的礼帽每次按时取送；擦去科长背上的墙粉。这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徒劳无功，丝毫不能吸引科长的目光。终于，他打听到科长的府上，有一位同样是麻脸的待嫁闺女，于是，他调整了进攻策略。他便打听她每个星期天会去何处祈祷，然后西装笔挺地站在她面前，开始了美男计。终于，严厉的科长动了心，招呼他去家喝茶。才眨巴一下眼的工夫，乞乞科夫已搬进了科长家，好似一家之主，跑前跑后，什么事都抢着干，管科长叫爸，亲吻他的手，待他那闺女像未婚妻；税务局的人便都等着，二月底大斋前喝他们的喜酒。经过严厉科长的帮忙，乞乞科夫也当上了科长，于是他悄悄地将衣箱送回家，第二天便搬走了，因为这位科长已失去了利用价值。至于以前发生的呼科长为爸，吻手，婚嫁之事，好似从未发生过。但，他每回碰到科长，都会亲热地招呼，请他去家喝茶，这位漠然无情，不动声色的老科长，也不由得为此谩骂道："真他妈上鬼当了！"

终于，他跨过了难以逾越的门槛。今后的一切便都顺理成章了，因为他已成为一个要人。凭借他身上的：斯文的谈吐，潇洒的

举止，办事的机灵，他很快便谋得了一个肥缺，并且利用得十分顺手。也许读者不清楚，当时可正是对各种受贿案打击最严厉的时候，但他却能左右逢源，化弊为利，展示了独特的俄罗斯精神，压力越强，创造性越强。例如：当一位申请人上门时，刚想伸手掏出霍万斯基公爵的签名信①，他会立即阻止对方，满脸笑容道：“不行，不行！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没报酬，也该做的！您请放心：明天准能办妥一切。请问府上何处，会亲自送到府上，你大可不必操心。”于是喝饱迷魂药的申请人，一路上欣喜若狂：“天底下居然有如此好人，真是一颗珍贵的宝石，这种人要多几个就好啦！”但是，一天，两天，三天都过去了，在家干等的申请人连公文影子都没见着。去税务局打听——没办妥。于是他又去找那颗宝石。“哦，真对不起！”乞乞科夫紧握着他两只手，很有礼貌地说，“今日公务繁忙，但您请放心，赶明儿我一定亲自为您办妥，说实在的，我真抱歉！”在说话时，还伴着他那令人心醉的仪态。即使他一不小心，露点口风，也会立即自圆其说。于是，又过去了几天，文本始终不见踪影。申请人终于开窍了：“唉，还不是那玩意在做祟吗！”果然，别人告诉他，得给书记们一点好处费。“本来就是吗，我早就准备好啦！二十五戈比或五十戈比都行！”“哦，每人都得一张白票子。”申请人好似被踩了尾巴，尖叫道：“每个书记员一张白票子！”“您可别激动，”别人跟他说，“这里面可不简单，书记员只能拿二十五戈比，其余的全都是上司的好处费。”呆头呆脑的申请人这才拍着脑门，把心中对官场一切的不满都臭骂了一遍。“以往，你还知道该怎么办：给长字号一张红票子，便能给全办妥，现在可好，每人一张白票子，还得折腾上一个星期才能摸清；廉正无私，统统见鬼去吧！”申请人虽讲得很有道理，但现在长字号的都是堂堂正正，大公无私的人，受贿之事，都由

① 霍万斯基公爵的签名信：贿赂的戏称。霍万斯基是帝国银行总裁，纸币上有他的签名。

那些秘书，书记代为办理了。没多久，一片广阔的天地便展现在了乞乞科夫面前：成立个营造委员会，主管一幢巨额投资的官储大厦基建工程。他以自己的能干，很快在委员会中谋得一个职位，成为最活跃能干的一分子。委员会马上开始运作。为大厦之事足足花去了他们六年的时间。但是，或是天公为难，或是建材有问题，总之是多方原因官府大厦只有一个地基，怎么也高不了。但在城市其他地方，也许是土地风水较好，委员们人人都建了公馆，于是，开始了娶妻生子，养尊处优的生活。此时此刻，乞乞科夫才放宽了对自己定下的苦行僧般的约束。也惟有此时，他开始厌烦了长期守斋似的生活，因为他也是个有满腔热火的青年，也生活在世俗中，虽然能在某种场合控制自己的激情。他也开始了享受的生活：雇了位优秀的厨师，购了件荷兰细麻衬衫，全省绝无仅有的上等呢料，以及泛着闪光花点深棕色里带红色的外套。他拥有了一双骏马，还常骑马打转。他已养成水中加香料，用海绵擦身的习惯，为了保持皮肤的光洁，他还购置了价格不非的香皂。……

真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新上司到任了，取代了原先的那位脓包，这位军人上司是一切歪门邪道的死对头。第二天，就给官员们来个杀威棒：查账。于是漏洞，金额缺短的问题都来了，并且对漂亮公馆也开始了审查。于是，公馆被充公，官员们被降职、处分：一切都付之东流水，而乞乞科夫的损失却尤为惨重。也许只有天知道怎么回事，新上司一看到他那讨人喜欢的脸就从心底里讨厌。对这种毫无由来的反感，乞乞科夫简直恨不得被这位上司处死。但是，他毕竟是个军人，不能完全了解官场，尤其是文官的花样，没过多久，一批貌似清廉的舵手便博得他的青睐，他为自己能挑选出一批栋梁之材而得意，常向他们吹嘘自己明察秋毫，观察入微的本领。却丝毫不知情落入一帮骗子之手，被他们玩弄于掌股之间。摸清了他性格的官员们，便都成了他手上剷灭不正之风的王牌。他们四处出击，不放过任何机会，

好似捕大白鲸鱼的渔夫一样，他们很快便取得了累累硕果，卢布也源源不断地进入腰包。此时，先前被查的官员们，大部分都已立志悔改，重被起用。但是，乞乞科夫费尽心机也钻不进这个圈子。虽然首席秘书能够左右将军的意志，在金钱的推动下也替乞乞科夫讲了不少好话，但在这件事上却束手无策。将军虽会被人蒙混，但他这种死心眼的人一旦认定了一件事，便死也不会改，你别想能够左右他的决定。而聪明的秘书所能做的只是描述乞乞科夫悲凉的家事，希望能博得上司的同情，从而放松对乞乞科夫的限制。

“哎，还能怎么呢？”乞乞科夫说，“这根本就怪不了谁，只是我自己偶一失足，泪水是于事无补的，我还得踏踏实实地去干。”于是，他决定忍辱负重，从头开始，重新开始了他那苦行僧般的生活。但在这里肯定无前途可言了，必须去其他城市出人头地。但是，他最近也太倒霉了，短短的时间里，接二连三地换了好几个职务，却都让他难以忍受。他抛不开自己上流社会的面子。虽然刚入世时，他曾在卑贱污秽中闯荡，但他的心灵始终纯洁，他喜欢高雅宽敞的办公室，干净体面的办公桌。他决不能容忍自己说出有失体面的话，更是将别人贬低自己的话当做奇耻大辱。读者也许不知道：他每二天就要换次内衣，夏天更是天天换，他容不得身上有半点异味。所以，每次彼得卢什卡进来替他更衣时，他都会以丁香塞鼻，在许多场合下，他的嗅觉神经比大姑娘还敏感。所以重新步入秽气冲天，谈吐污秽的下流社会，简直是要了他的命。虽然他已下定决心，逆来顺受，但还是日渐憔悴。本来他已开始发福，圆鼓鼓的，挺气派，每回照镜子，都得得意上好一阵子：年轻貌美的妻子，育儿宝等等让他神往的事。可现在，某次他无意中看到了镜中的自己，立马就惊呆了：“天哪，我的上帝，这么丑的人会是我吗？”自此，他好一阵子不敢照镜子。终于，他盼到了否极泰来的日子，他在海关谋得了一项工作——这可是他从小就神往的地方。当他以前见到海关官员往家弄五颜六色，

各式各样的外国货时，就羡慕不已，不止一次地感叹："这可是个好地方，在边境过往的人全都是有教养的人，可弄到不少荷兰细纱麻布衬衫！"此外，他还渴望得到一种能使皮肤洁白鲜嫩的香皂，是外国货，至于叫啥名，也许上帝知道。但他相信，海关肯定有这种货。这样，虽早已神往海关，但营造委员会的种种好处吸引住了他。其实他的想法也很有理：海关只是天际的仙鹤，而营造委员会却是手中的山鸡，但现在，他怎么说也得进海关，终于如愿以偿了。他也许天生就该吃海关这碗饭，他那种异乎寻常的热情劲，那种机灵劲，那种敏锐的眼神，恐怕别人长这么大还没听说过。不出三四周，他便摸清了其中所有窍门，甚至磅尺都不用，单凭发货单，就能看出哪个包有多少呢料和别的衣料，只需用手一掂量，便知道包裹的分量。至于查走私品，简直比警犬还敏锐：那彬彬有礼的态度，那一丝不苟的认真劲儿，谁都不能不佩服。尽管有时被查者，怒发冲冠，恨不得揍扁他的脸，他却始终谦逊有礼，边搜边说："能否再劳驾您，请抬下身子？"或者："太太，请移步到别的屋，有位海关官员的夫人在等您。"或者："对不起，我必须把你大衣衬里拆开点。"说着话，一条披肩，一条围巾已被抽出，好似取自己的东西。他甚至会去查车轮子，马耳朵以及谁都想不到的地方，连上司都说他不是人。因此，可怜的旅客过了国境老半天才能缓过神来，只能一边拭满头的汗珠，一边祷告："上帝保佑！"旅客的神色好似刚关完禁闭的小学生，本以为只会被训一顿，却被揍了顿似的狼狈。于是他成了走私犯的克星，成了波兰犹太人的灾星。但他的公正廉洁又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连那些乱七八糟的小零碎，他都没留给自己，全部拿出去上缴了。于是他的大公无私，办事认真传到了上司耳里，再次加官晋级。他又不失时机地上呈了一个打击走私犯，并由本人负责实施的方案。于是，他又有了调拨一支侦缉队的权力，并拥有了不受限制的搜查大权。此刻已有一个组织周密庞大，神通广大的走私集团，在准备干一桩能挣几百万的大买卖。此事他早有

耳闻，并曾以“不到火候”为由拒绝过他们的贿赂。此时，他已大权在握，便通知该团伙：“时机已到。”他实在太精明稳当了。在头一年里便搞到了二十年还挣不到的好处。起初，他之所以拒绝，因为他知道自己只是无名小卒，根本就捞不到什么好处，但现在，他已有了资本，可漫天要价。为方便行事，他还把一位同事拖下了水，虽然这位同事已两鬓斑白，却仍抵抗不了诱惑。条件讲定以后，走私集团开始行动了。战绩辉煌：西班牙绵羊巧渡国境就是其中一例。据说这些绵羊披着真假两层皮，羊皮底下藏了价值百万的勃拉班特[①]花边。此事正是发生在乞乞科夫任期内，否则再精明的犹太人也干不成这种事。就这么倒腾三四回，两位官员都已有了四十万卢布，其实乞乞科夫到手的更多，因为他精明能干。若不是他们自寻死路，谁知道他们能挣多少钱。这两位财迷心窍的官员，居然发疯似的大吵一场。互相揭对方的老底：有回也许他们都喝醉了，乞乞科夫说另一位官员是神甫养的，虽然这是真话，可那位五品官却实在受不了，于是他亦回敬乞乞科夫道：“你他妈的……”把乞乞科夫也给臭骂一遍，即使如此，还不解气，又偷偷地告了乞乞科夫一状。事后又有一种说法：他两人就为一个鲜嫩健美的骚娘们争风吃醋，那位还为此事，暗中找一大帮人痛揍了我们主人公一顿。但到头来，那个骚货却让沙姆沙烈夫上尉享用了。至于究竟是怎么回事，只能靠读者去发挥丰富的想像力了。但肯定的是，和走私犯勾结算是暴露了。五等文官以自我牺牲的无畏精神，把同伙也给毁了。两位都被带上公堂，查封家产，抄了家。直到此刻，他们才从争斗中清醒，自己闯了多大的祸。五等文官从此便犯了俄罗斯人的老毛病——借酒消愁，但这位六品官却挺了过来。不管办案的上司嗅觉多敏锐，他还是保留下了部分钱。他使出了自己作为一个深谙世故老手的浑身解术，或而谈吐文雅，或而凄惨悲凉，或而花钱消灾，却始终掌握

---

① 勃拉班特：比利时省，以产花边闻名。

着一定的火候,总而言之,我们的主人公依仗自己的处世才能,逃过了法律追究,和身败名裂的下场,但他的其它家财却全被充公,都被爱好者加以收藏。他所能剩下的只有万把卢布,两打荷兰细沙麻布衬衫,一辆单身轻便折蓬马车和两名农奴,以及官员们出于同情,留给他的几块保持面颊香嫩的香皂。我们的主人公又一次从顶峰跌入了深渊。这也就是乞乞科夫口中称的为了维护真理,在仕途中所受到的打击挫折。读者大概可以认为,经过这几番折磨考验,风雨飘摇,我们的主人公应带着他的万余卢布,隐居到哪个偏远的小村庄,穿着那印花睡袍,百无聊赖地打发今生余光。只是每到休息日才在门口为庄稼汉调停是非,却活动活动筋骨,四处走走,抚摸一下打算煨汤的老母鸡,就这样平淡地,安宁地度过自己的余生。但是,他却不甘心,他骨子里那百折不挠的劲不容许他这么消沉。他不同于其他人,他充满了顽强的斗志。虽然他对这个世道痛苦,抱怨,怨恨命运对他的不公,但他却似对这个世界心存幻想,他还要东山再起。于是他忍耐,和他的坚韧相比,德意志人的忍耐只能称之为麻木或血液循环不快而引起的迟钝。乞乞科夫却是压力越大,血液越是沸腾。但他却又有强大的理性,控制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平静下来。他曾不断地自问道:“为什么我这么不幸?为什么灾难都会降临到我头上?为什么其他人都能利用职能捞外快,而我就不行?我既没抢人的钱,更没害得人没饭吃,只是跟其他人一样,在该伸手的地方伸手罢了,即使我不伸,别人也会伸的。为什么别人都能平安无事,却偏偏容不下我呢?现在我一无是处,有何面目去见其他家业有成的人呢?终日好似社会上的一个多余之物,我怎能不心寒?今后,我该怎么向我子女交代呢?”他们准会说:“瞧这个父亲,真是个老废物,快进棺材的人了,都没给咱留下半点财产!”

谁都知道,乞乞科夫是很关心自己后代的。这是件让谁都操心的事,要不是被“今后子女怎么办”的责任心驱使,有些人就不会乱伸手了。但是现在,未来的家长都好似一只被揍怕的公猫,

一边东张西望，看主人是否提防，一边悄悄地将东西偷走：不管抓到手的是何物，蜡烛黄油也好，金丝雀更好，什么都不放过。我们的主人公虽然不住哀叹，但他心中的活力却丝毫未减。心中始终翻腾着的有所成就的欲望，就只差一个具体计划去实现它。于是，他又重新低下了高贵的头，缩起了肩，重新开始了戒守清规的生活，节衣缩食，抛开洁净的外表，又回到了卑贱污秽的生活里。在等着东山再起的日子里，他甚至连经纪人的差事都干过。这一行，在这个国家里是没任何地位的，谁都能指派他们。他们在雇主面前只有点头哈腰的份，只有辱受呵斥辱骂的份，不但势利的七品芝麻官看不起他们，就连委托者也不把他们看在眼里。但现在，为生活所迫的主人公居然干起了这个行当。话说有这么一次，他接了一项委托：向赈济局申请抵押几百名农奴，以解救已陷入困境中的委托人。由于家畜大量死亡，管家的奸滑和连年灾荒，因瘟疫而失去大批农奴劳力，导致了田庄的衰落。再加上地主老爷本人是糊涂蛋，为了按一流的标准装潢莫斯科府邸，结果花尽家财，弄得全家吃不上饭。所以他要急急忙忙地抵押惟一的田庄。在当时，抵押这种新鲜事，或多或少会带给人不安的。乞乞科夫首先和所有经办人搞好关系（因为，不拉拢他们，不给他们点好处或灌点玛岱拉酒，那你就连一张简单的证明，甚至是抄件都甭想搞到）。于是，他贿赂了所有对这事有帮助的人，方才摊牌：眼下尚有一点需各位多多包涵，那便是农奴已死掉一半了。“他们是否都列在花名册上？”书记员问道，“对呀！”“哦，那你又担心什么呢？”书记员道，“死一个或多一个，是做生意中难免的事。”很明显，书记员口才很溜。此刻，我们主人公开动他那头脑，想出了个谁也想不到的点子。“呀，我怎么这么笨呢，”他暗中嘀咕，“可真是‘戴着眼镜找眼镜’，只要我赶新的农奴花名册发下之前，买进所有死去的农奴，例如，买进一千个，如果抵押一个魂灵可以从赈济局拿二百卢布，那我就能获得二十万卢布啦！眼下可正有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刚流行过瘟疫，死的人可真不少，地

主老爷们只顾寻欢作乐，花光钱财后去彼得堡找活干，扔下田庄不管，于是收租逐年减少。因此，为了免交人头税，大家都乐意将死魂灵卖给我，恐怕还有人会巴巴地给我送钱感谢我呢。但是这事也不是没风险，千万别又给我惹什么麻烦。哦，我有这么聪明的脑袋，不用可真对不起它，更何况，谁都不会把这种买卖当回事，只会认为荒唐。哦，我还得有田产，否则一切免谈，反正塔夫里达和赫尔松的土地正白白地让人开发，我便将他们迁到赫尔松得啦，只要通过合法的手续，由各级法院照章办理后就行了。最好是有人要审核农奴，那样警察局长的亲笔信件就可派用场啦。村名叫乞乞科夫，还是……得啦，就用：巴甫洛夫村。”就这样，一个荒诞而又伟大的故事情节构成了。真要谢谢这个精灵古怪的乞乞科夫，要不是他想出的这个计划，这篇小说是不可能问世的。

按俄罗斯的习俗，仅画个十字，就开始着手实现他那伟大的计划。他以选住地和其他种种理由为借口，到国家的一些灾区为闹瘟疫、灾荒啦，等苦不堪言的地方转了一圈。简而言之，去的是可以最低的价钱买最多农奴的地方。他不是冒冒失失地去跟人谈生意，而是先选中一些看起来好说话的，再跟他们攀交情，以交情把农奴弄到手。所以，如果读者对这些上场的人不满意，只能怪乞乞科夫，是他到处带着读者乱跑。假如有读者抱怨人物性格卑劣丑陋，那他应该明白在刚开场是见不到整个故事全景的。正如无论是多么繁华的京城，城郊景色是苍白的：尽是无休的漆黑厂房，随后入眼的才是繁华的城中万象，钟楼、圆柱、雕像、尖塔以及嘈杂的人声喧嚣的马车。读者已清楚如何做第一笔死魂买卖的。以下的故事情况为何发展，各种人物为何粉墨登场，这部长诗为何展开巧妙构思，如何抒发庄重绚丽的色彩，读者往下细读便知。这帮赶路的人，也就是那乘坐轻便马车的单身贵族，跟班彼得卢什卡、谢里方，以及三匹大家都已熟知的马儿，正忙着赶远路。我们的主人公便这么登场了。但，也许还有人要问：

我们的主人公道德品质到底为何？很明显，他不是一个完人，更不是个高尚的英雄。那他究竟是个什么人，是不是卑劣之徒呢？又为何是卑劣之徒，为何对人为此苛刻？当今社会上卑劣无耻之徒已绝迹了，到处都是公正无私，平易近人的人，即使真的要找恬不知耻、厚颜无赖之徒，也只有那么两三个，即使他们，也已成为高尚论者。其实对乞乞科夫最合理的称谓是：满脑子都是钱的老板。一切罪恶之源乃是利欲，因为它生出了上流社会所称的不干不净的东西。肯定，许多人都不会对这种利欲熏心的人有好感，即使生活中遇到这种人时，会与之兄弟相称，吃喝玩乐愉快地相处。但却容忍不了长诗中的这种人物，只会白眼相加。但是真正聪明的人却会以另一种眼光探清所有的原因。社会上一切都会发生变化，人更是如此：一转眼的时间，也许他全身的油脂就会被心中的蛆虫吸光。即便是负有伟大历史使命的人，除了豪放的激情外，也会潜藏着对渺小卑微的追求，从琐事中看到伟大的影子。人欲的沧海一粟，数之不尽，无论何种欲望，也许起初会听命于人的意志，但终有一天，他必将成为意志的主宰。惟有那种有崇高情操的人才是幸福的，他心中的幸福感每时、每刻、每分钟都在不断地扩充、升华。但是，某些欲望也是难以舍弃的，他们是与生俱来的，是上帝的恩赐，有着一种来自自然界的，难以抗拒的呼唤力，注定由它们来塑造人间的壮举：是艰辛苦难的形象也好，前景光明的景象也罢——它们的目标都是为了带给世人从未体验过的幸福。同样，驱使乞乞科夫的情欲亦非出自本性，或许他的冷漠无情的背后隐藏着某种让人毁灭，屈膝的神力。但是，作者为何偏偏让这种形象表现在这部问世长诗中呢？

也许，作者并不因为读者的不理解而心情不佳，使他难受的是他心中难以抛弃的理念：也许乞乞科夫以另一种姿态出现，读者就会对他非常欣赏；或者，只要作者不去探究他的内心世界，不去曝光他心中的阴暗面，只是让他以全城人心中的形象出现——那所有的人都会对此满意，对他赏识。或者，根本不必去刻

画他的外貌和心理，只须读者能平静地读完他，再平静地坐到牌桌上就行了，因为读者不想为主人公的可怜相浪费情感。人们会说："看这些有什么用，生活中、社会上的这种人，这种事已够多的了，难道你就不能带给我们点美好、有趣的东西吗？"正如地主对管家说："伙计，你难道没别的好话说吗？要把田庄一团糟的事告诉我？你能让我开心点吗？"于是，一笔本可整顿庄园的资金，被地主老爷拿去开心了。他为了眼前的舒服，放弃了一个可以凭智慧开启巨大财富的机会，此时，榔头啪的一声敲响，于是地主老爷便去乞丐生涯中逍遥了，贫困所迫，他再也不会对以前感到下贱的事而厌恶。

另外，一些所谓的爱国义士也开始了对作者发出攻击，本来他们都在自己的角落中，挂着爱国的美誉，干着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事；但是，偶然看到了一本书，或一件有辱国体的事，于是，好像是蜘蛛见到了网中的苍蝇，蜂拥而至，痛心疾首地叫嚣："这种有伤风化的事怎能写进书中呢？对于这个社会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要揭自己的疮疤给别人看呢？难道我们不爱国吗，你们不对此痛心吗？"一串串的问题，好似炮弹，炸得作者无处可躲。惟有的一个故事充当答复。以前，在俄罗斯一处偏远的地方，有两位公民。一个是一家之主，基法·莫基耶维奇，是位性格温柔、悠闲的人，从不过问家务；他的生活差不多成了种思维活动，对下面的所谓哲学问题加以思考："拿走兽来说吧，"他一边踱步，一边说道，"走兽生来便是赤条条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不似飞禽，从蛋壳里孵化出来的呢？说实话，你真得认真研究一下大自然，否则，根本就理解不了。"基法·莫基耶维奇认真思考着，但这却是次要的。另一位公民叫莫基·基法维奇，是前者之子。是一种号称俄罗斯勇士类型的人，他对老子的飞禽走兽不关心，只是十分渴望能有机会一展自己的才能。这个膀大腰圆的小伙，不管抓什么，出手都很重，不是弄折了谁的胳膊，就是打肿了谁的鼻子，家里也好，邻居也好，人也好，狗也好，都对他敬而

远之，甚至连他的床也不能幸免，成了堆碎片。虽然他好斗，他却是心地善良的人。但这也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在下面：只要是仆人，都会跑来向基法·莫基耶维奇告状："老爷，您看看这个莫基·基法维奇成啥样子，我们都被这个小霸王闹得没法生活啦！"他老子通常会说："对啊，他是很淘气，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教训他，为时过晚，人们也会说我心狠手辣；责骂他，或许会管用，却让家丑外扬，这可不行，全城人都会在背后骂我。说心理话，你们叫他畜牲，我就不心痛吗？虽然我钻研哲学，但我毕竟是他老子，莫基·基法维奇在我心坎里呀！"基法·莫基耶维奇慷慨激昂地指着自己的胸脯。"假如他真的背上了畜牲的骂名，那也不能从我嘴里出来，我怎么也不能让他背此骂名。"发泄至此，他又继续开始了他的研究项目，而莫基·基法维奇也继续他勇敢的业绩。他老子突然会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哎呀，假如大家长在蛋里，那蛋壳该多厚呀，那非得发明一种新式枪炮，一般枪炮还真不顶用。"在这个平静平和的村落里，两位公民就这么住着，直至我们的长诗快要结束之时，才突然从窗口冒出来，为的是给那些情绪亢奋的爱国志士一个谦恭的答复：这些爱国者是很少抛头露面的，他们只会断断续续地研究些哲学，或利用他们所爱的国家的国库为己生财。他们不会让自己不干坏事，只会堵别人的嘴，让别人闭嘴。其实他们不是因为自己爱国心的驱使，才出面责难作者的，而是有另一种更深层的含义。但是作者身负直言现实的神圣使命，又何必吞吞吐吐，畏首畏尾呢？你们会恐惧深邃的目光，不敢深入地观察事物，只会对于事物看表面。你们也许还会出自内心地嘲笑乞乞科夫，甚至会夸作者："其实，他也很机灵，肯定是个性格开朗的人！"此后，你们还会自豪地联想到自己的事迹，会脸带微笑地说："说句实话，在其他城市里，确实有群非常有趣可笑的家伙，也确实是卑鄙无耻的家伙。"但是，你们谁会对基督教徒的谦恭心存疑念，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内心深处反省一个问题："是不是我身上也有乞乞科夫的影子？"怎会没

有呢？只要此刻他身边过去一位官位不高也不低的熟人，他便会推边上人说："看到没有，刚走过去的便是乞乞科夫！"甚至，他会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年龄，像孩子一样，跟在人屁股后面满街跑，边跑边喊："乞乞科夫，乞乞科夫！"

但是，我们的话题扯得太远啦，忘了主人公虽然要睡觉，但毕竟有醒来的时刻，此时，醒来的他很气愤自己的名字被人不停地提着。他认为别人对他的议论是对自己的不恭。至于乞乞科夫生不生读者的气，与读者无干；但作者可不该跟自己的主人公闹别扭，他们还有不少路需同行呢，长诗里还有两部分不是小事的事情呢。

"喂，你到底怎么啦？"乞乞科夫冲谢里方喊。

"怎么啦？"谢里方细声细气地问。

"你说怎么啦？你这家伙是怎么赶车的？还不快点？"

确实，谢里方早就半睁半闭地赶车了，只是时而在迷糊的状态下抖下缰绳，别让马也打盹罢了；至于彼得卢什卡，早就屈着身子躺在谢里方膝上睡着了，帽子被刮走了也不知道，于是主人不得不给了他一个栗凿。谢里方强打精神，冲花斑马抽了几鞭，于是花斑马也加快了步伐。谢里方又冲其他三匹马扬起了鞭子，拉长细腔吆喝道："别害怕啦！"马力加大了，轻便的折篷车便似羽毛一样向前飞驰。随着挥动的马鞭和"驾、驾"的吆喝声，大路以不为人知的坡度快速下降。三驾马车在丘岗中忽上忽下，谢里方也在车座上有节奏地跳动着。乞乞科夫微笑着靠在皮垫上微微颠簸，他向来喜欢马儿快，又有哪位俄罗斯人不爱驱车疾驶呢？俄罗斯人渴望陶醉，渴望放纵自己的心灵，有时还爱说一句："让一切见鬼去吧！"——有着这种性格的俄罗斯人怎能不爱策马狂奔呢？怎么做不爱这种刺激亢奋的感觉呢？好似有种神秘的力量给你安上了翅膀，让你向前飞翔，周围的一切都在飞：里程牌、高大的篷车，黑压压的松树和乌鸦的啼叫声，甚至整条大路都迎面向你扑来，消失在远方，任何事物都来不及展示自己的

形貌便消逝了。这种飞逝的闪动令人有点惊怕,仿佛只有天空的薄云,弯弯的新月才是静止的。哦,真不知是谁发明:鸟儿般的三驾马车。也许只有大胆活泼的民族,只有在风景如画,幅员辽阔的国土上,才能造出你,才能有你驰骋的天地。虽然,你并不是件精巧的赶路工具,因为你身上没有铁制的螺钉,你是雅罗夫斯拉夫的一个平凡的农夫用斧头和凿子创造的。赶车人没有穿上长统靴:他胡子拉碴,戴无指手套,坐在一块不知名的玩意上,但只须抬一下身子,扬一下马鞭,哼一首悠扬的小曲,马儿便会急驰而去,轮轴形成了一个光圈,只感到道路的颤动,和路边行人的惊叫,但车儿早已远去,只能看到一件东西扬起尘埃,钻进空气中。

俄罗斯,你不就像一辆疯狂的,谁也追不上的三驾马车一样在飞驰吗?在你的脚下,大路卷起尘埃,桥梁隆隆作响,所有的一切都落在你身后,都被你超越。这上帝创造的景观惊呆了行路人,他们止住了脚步:这是从天而降的闪电吧?这风驰电掣的步伐意味着什么?这马儿身上注入了何种不为人知的魔力?啊,马儿,多么神奇的马儿呀!你们那飞扬的鬃毛里是否裹着旋风?你们血管里是否溢满了灵敏的耳朵,在谛听来自天堂的歌声,同时会挺起兴着铜光的胸脯,飞扬起蹄子,几乎不点地,好似乘风飞扬的长线,受着神明的召唤在奔驰!……俄罗斯,给个回答吧,何处才是你的归宿?没有回音。只有车铃那悦耳迷人的叮当声,只有被撕碎的空气在呼啸,汇成了狂风。大地上所有的一切都为她闪开了道;其他的国家民族也都闪在了一边,为之侧目,为她让路!

第 二 卷

第 一 章

为何总要揭露贫困,揭露生活中不尽人意之处,竭力从穷苦而又偏僻的地方,从我们国家的偏远角落里去发现题材呢?但是,假如作家的天性即是如此,而且因为自身的问题,除了总揭露贫困和生活中不尽人意之处,除了从穷乡僻壤里,从我们国家的偏远地区之外,他的手中再也没有其他的内容,这又有什么办法可想呢?而也正因如此,此时我们的眼光又落到了一处穷苦偏僻的地方,一处落后的地方。

但是,这又是怎样的穷乡僻壤,怎样的一个偏远地方啊!

群山起伏,正如筑有雉堞和枪炮眼的壮观高大的城堡的墙垣一样,一直延续于千里之外。雄伟瑰丽的群山,耸立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有时突然的山崩,形成了峭壁悬崖,好似鬼斧神工,雨水的冲涮,使断面上痕迹遍布。它们有时好像青翠欲滴的美好的圆坡,覆盖着从那些砍伐过的树木上新生的稚嫩幼苗,远看似披着一层羊羔皮,有时突然崩塌,形成具有纵横交错,鬼斧神工般雨水刻画的痕迹的悬崖绝壁,有时又如同从刀斧下幸存的黑黝黝的茂密树林。一条与岸壁形影不离的溪流弯弯曲曲逶迤前行,时而遇到岔口转入牧场盘旋几圈之后晶莹闪耀在阳光中,然后就消失在密林中。那儿白桦、白杨和赤杨繁茂生长,几乎密不透风,经过几个迂回,小溪流一路上由堤坎,小桥、磨坊护送着,得意洋洋奔流而下。有时,调皮的他会去牧场溜个弯,稍一抛头露面,便又隐入了,白杨和赤松的丛林中。随后又会兴高采烈地跳跃而出,在小桥、堤坎的护卫之下继续前进。它们好似每个湾口的卫士,忠于职守。

两岸绝壁因为那郁郁葱葱的树木而更显得青翠欲滴。由于山谷地势险要,平时少见的南北两面的植物品种统统汇集于此,

花楸果被蛇麻草缠绕着与金雀花相映成趣,枫树,樱桃,枞树,橡树,山梨还有荆棘有时彼此拥挤着,密得令人觉得窒息,有时相互依靠着扶持生长,爬满整个山坡。山巅上一层层红色的屋顶,那是地主老爷的宅院,远望去带雕花的凉台和本圆形漂亮窗户的顶楼以及给挡在背后的农舍的屋脊和木雕的马头与这些树木的绿色相互修饰,相互映衬,令人赏心悦目。一座木制的旧式教堂高耸在这一片树木和屋宇之上,发出耀眼的金色光芒的金漆圆顶更显得气宇不凡。五个雕镂的金十字架竖立在这不凡的圆顶上,凌空望去,仿佛悬挂着黄金,那炽热的、金灿灿的光芒令人目眩,再加上固定它们的也是雕镂的金锁链更显气派。低头望去,水中倒映着树梢、屋顶、十字架,依旧那么鲜亮,随风吹起更有一番韵致。成排的柳树都被虫子蚀空了,丑陋地站在岸边抑或完全在水中,低垂的柳枝,极不情愿,挑挑拣拣终于选择了离那粘乎乎的水草和鹅黄睡莲、碧绿浮萍远远的、互不干扰的地方,凝神注视着身边这不变的风景。

但这却称不上风景秀丽,因为倘若站在凉台上极目远眺,那将美不胜收,难怪每一位来访的客人,都在此时此地被美景所吸引并且惊讶于它的美,忍不住赞叹:"上帝,多么空旷辽阔!"言语间不胜感慨。是啊,请看一看:前面是似绿色的玉带盘绕的郁郁苍苍、青翠悦目的树林,缀满密林和水磨的牧场紧随其后,透过烟雾沉沉的空气,一片黄色的沙土映入眼帘。又是树林,这一次是似海水般的蓝,甚至用慢慢散开的雾霭来形容更加恰当;又是黄色的沙土,更淡的更细的,似一条细线。连绵起伏的白垩山岭在远空的天幕下,在如此阴沉的天空下仍发散着一片白色光芒,仿佛一道永恒不息的阳光始终风雨无阻照耀着它们。一些仿佛在冒烟的,云雾般灰蓝色的斑点在那永恒的白色衬托下显出了颜色。其实那是远处的村庄的缩影,但是肉眼无法看得分明。教堂那在阳光下金色闪耀的圆顶像是不停地提醒人们那儿有一个盛大的村落。所有的这一切都沉浸在一片深沉的静谧中,甚至连

婉啭的夜莺也不肯打破了这一片寂静，更别提别的什么了。难怪那些宾客站在凉台上眺望了两个小时之后依然满面惊讶，不知什么心情，只是重复地说："上帝，多么空旷辽阔啊！"

如此的田庄，谁是它的主人呢？这田庄正如一处易守难攻的城堡一样，只有那四面的橡树殷勤地接待客人，那如同满怀友情的张开的手臂般的向两边远远叉开的枝桠把宾客一直护送到那幢府第之前，其他的地方则是无路可通的。现在整幢屋宇已呈现于眼前，一边是整齐排列的农舍，得意洋洋地炫耀着木雕的屋脊和马头，而另一边又是一座教堂，金漆的十字架和悬垂于空中的镂雕金质锁链发出耀眼的光芒。究竟天地间如此幽静美丽的地方是哪一个幸运儿所拥有的呢？

安德烈·伊凡诺维奇·坚捷特尼科夫，特列玛拉罕斯克县的一个地主，年纪轻轻刚好三十三岁，一个尚未婚娶的幸运儿。

他是何许人物？有些什么样的品性呢？这应该由各位读者来自己向众人打听。"十足的地道的畜牲"——退伍后赋闲在家的校官，一位机警圆滑，舌底翻花人这样说道。"年轻人并不愚蠢，但是太自负，要不然，凭我一句话，在彼得堡的关系，甚至……"——将军将下半句硬生生咽了回去。"明个儿我要从他那里将欠缴的税款收回来！"——县警察局长如此说道。至于村里的老实庄稼汉则对此保持沉默。由此可见，关于他的种种，众人的看法并不美好。

但是冷静地想一想，他，一个碌碌无为的人，却决不是一个坏人。试问天下一事无成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单单不允许坚捷特尼科夫无所作为呢？这样吧，为了让我们自己来判断，就选择一个生活中最平凡最普通的日子，并且看看在这样的日子里他是怎样表现的，他的性格怎样，他的生活是否已与周围风景优美的自然环境比较融洽。

每个早晨他都起得很晚，起身之后许久还在揉擦眼睛，不幸

的是，他的眼睛生得很小，所以就要额外费眼睛，侍仆[1] 米哈依洛可怜巴巴地站在房门口，手中拿着脸盆和毛巾，站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然后又去厨房看一看，再走来回，——但是老爷，还依旧端坐于床头，毫无厌烦地揉着眼睛。最终，他终于下了床，洗个脸，穿着睡袍，来到客厅喝茶，喝咖啡，喝可可，以及刚从牛身上挤出来的鲜牛奶，但是所有的这一切他都只吸上一两口，而把面包捏得粉身碎骨，一边吸烟一边随处磕烟灰。茶桌旁他通常留连两个小时。他还要端起冷掉的茶杯，信步走到面对院子的窗口。每一天这窗下都一成不变地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这忘恩负义，一个子儿也不值的贱货。臭婆娘，你早该闭上嘴。”这是格里戈利，掌管餐具的侍仆在和管家婆彼尔菲里耶夫娜对骂。

“你吃不吃这个？”一钱不值的贱女人彼尔菲里耶夫娜尖声叫嚷，并把大拇指从食指和中指之间伸了出来[2]，尽管她最爱吃各种各样由她锁藏保管的甜食、葡萄干和水果软糖，但她实在是一个粗俗不堪的娘们。

“有种去和总管撒野吧，管仓库的一文不值的小奴才！”格里戈利怒吼着。

“总管还不就那么一回事，大家都是贼，别以为老爷不晓得？他什么都知道，他在听着呢。”

“老爷在哪里？”

“他不就坐在窗口；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是的，老爷就坐在窗口，冷冷看着。

这还不够热闹，一条细腿猎狗趴在地上凄厉地嗥叫，厨师故意将滚烫的沸水浇了它一身，一个奴仆的孩子被母亲抽了一个耳刮子，也正在使出吃奶的力气死命哭喊，院子里一时乱成了一

---

① 侍仆：在旧俄豪富人家有专职掌管器皿、酒类的侍仆，通常是老家人，深受主人信任，在奴仆中高人一等。

② 这是一种侮辱人的手势。

锅粥，尽是令人忍无可忍的嚎哭和尖叫声。只有他实在无法再忍受下去，一直站在窗口的老爷给搞得心绪不宁，无法从事其他的事情，他才吩咐仆人出去，消灭一切噪音……老爷要专心撰写一部洋洋巨著，午饭前两个钟头他回到书房，为的是这部综观整个俄罗斯，从政治、宗教、哲学、民情各个角度，不但解决时代向伟大的俄罗斯提出的许多问题，而且清楚勾画了她的灿烂的未来的巨著。——总而言之，就如现代人所热爱的著书立传的规模那样，洋洋洒洒，气象万千。但是，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这桩伟大而令人崇敬的事业尚处于老爷的意识形态领域。你看看，纸上那信手涂鸦的东西，以及被咬破了的鹅毛笔，然后这一切统统都被搁置一边，老爷的手中又拿着一本书，爱不释手，整个午饭时间不曾放下。什么煎肉呀，汤呀，调味汁呀，还有最爱吃的馅饬都吊不起他的胃口。老爷沉浸在那本书中，好几盘菜成了冰冷的凉菜，几盘甚至没有机会被摆上来。接着，老爷抽了一会儿烟斗，喝过了咖啡，自娱自乐地一个人下了会儿跳棋，至于一直到晚饭之前他都做了些什么有意义的事，这很不好说，似乎一事无成。

一个三十三岁的年轻人，整日价孤单地生活着，披着睡袍，连领带也不打，独自打发光阴。窗外那令人神往，甚至看过之后连脚步都挪不动的景色对他来说已完全失去了意义，他不喜欢逛街，不喜欢走路，甚至都从没想过打开那仅距他一尺之遥的窗户，让新鲜醉人的空气进来改变一下他四周的空气。这就是安德烈·伊凡诺维奇·坚捷特尼科夫的生活，是一种早已在这个世界上绝迹的，但曾源远流长的生活方式，曾经是懒汉，旱獭、瞌睡虫等等雅号对于他们甚至不怎么恰当，以至于搜肠刮肚也找不到什么词来形容。

如此性格是浑然天生，抑或是后天的教育使之如此，还是四周那残酷的环境造就？这样吧，让我们从他童年讲起。

一切似乎都是上天冥冥中安排好的，生性聪明好学，喜欢冥思苦想又弱不经风的十二岁少年，进了一所学校，而不平凡甚至

谈得上伟大的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正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他是年轻人心中永不消逝的星星，是教育界的奇才，他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敏锐的洞察力。他是那么谆谆善诱！那么理解一个孩子的心灵！那么理解俄罗斯人的天性！一个小顽童在肆意胡闹之后本可能不去他那儿承认自己的一切过错。更有甚者，在经受了极其严厉的训斥之后，走出大门后，他却可以昂首挺胸，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和可以忍受一切挫折的勇气，从不会垂头丧气，因为在他心中，一个声音不时响起："挫折是用来考验你的意志，不要怕，勇往直前！"校长从不把什么操行、道德放在嘴边，而是常说："我只要求智慧，其他的东西都不必要求，因为有智慧的人没有多余的时间浪费在胡闹上；任意胡为是应该自己消失的。"而说来也真神奇，胡闹的现象自行消灭了，不求上进已被人习惯地完成，一种不可救药的行为会遭人白眼。那些已经成年的但在聪明好学上仍未有所长进的学生不得不竭力忍受着更年少的师弟们给他们起的绰号，却连伸出一根小手指碰一碰他们的勇气都没有。"这实在太不像话！"好多人如是说。"今后会有一大批恃才狂放的人出来。"但是，我们伟大的校长依然坚持："我不会久留那些平庸的学生，一学期的课程已足够；天资聪明好学上进的可就不同，我专门为他们开设另外一期课程。"的的确确，富有才气的学生可以加修另外一期课程。他从不压制那些顽皮的举动，在这些举动中他看到的是精神素质发展的幼苗，正如他所言，如同麻疹对医生有价值一样——可以使人清楚地知道人体内部的构造，什么是活力，有怎样的活力。

孩子们更是陷入了对他的疯狂迷恋当中，对他们的父母都从没有如此炽热的迷恋，他们血液中奔流着永不止息的激情，孕育着强烈真挚的爱。终生永把这位可敬的老人铭刻在心的学生，每每谈起这位已长眠于地下的良师，无不闭上眼睛，泪儿不住流下来。他那一句小小的鼓励足以使学生如黑暗中见到了明灯一般，不由从心底震颤、快乐，激发他们对成功的渴望。是的，资质

差的学生只有一期课程，然而，对待有才华的学生，则必须修完加倍的学业。而只为最优秀的才子们开设的最高的一个班，则是完全不同于其他学校的高年级。在这个班级里，他要求学生可以不讥讽别人，却能暗自忍受任何嘲笑，决不一时冲动，失去自制力，宽容随和，在任何情况都心平如镜，以德报怨，冷静而矜持，这是与那些不明智的老师自幼教导学生该如何如何完全不同的方法。他总能把这些培养意志坚强的男子汉的方法亲自逐一加以运用，不仅是他自己，而且和学生们一块。上帝啊，人生这门学问他是多么精通！

在学校里，大部分的学科是他亲自教授，学校里教员很少。校长最善于阐发科学的精髓，从不用学究式的术语，也不用华而不实的方法和观点。他只选取每门学科里能把人们培养成真正的国家公民的有用的部分。他所讲的全都是年轻人的未来，由于他极其擅长绘制青年人将来创业的宏伟蓝图，连立业的细节都设想好了，以至于当时人虽在课堂里，但心灵和思想早已飞上窗外，向着为国效力的方向飞去了。一个人生活道路上所必然会碰到的种种挫折，痛苦，诱惑和吸引，他全都毫不保留地一股脑儿全部呈现于他们面前，从不隐瞒任何东西，从不加一丝一毫的掩饰。他似乎无所不知，好似一切人生浮沉荣辱他已全部亲身经历过。在这样的情形下，年轻人一进他的班，就立志于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愿意从事困难的，富有挑战性、竞争性的工作，必须以全身心投入的。本来这个班上的人数就极少，但是大都经过了生活的磨难。他们中的人，可以胜任于最摇曳不定的职位，比那些头脑聪明但是丝毫不够理智，为了一些不值一提的个人恩怨就放弃一切，变得意志消沉，从此一蹶不振，丧失理性以至于荒唐堕落，最终落到了贪污犯和骗子的队伍中的人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也许是因为这位可敬的师长始终给予他们无比的激励以促进他们前行，他的话语，他的眼神使得这些年轻人的荣誉感已到了强烈发展。这些年轻人中从未有人对理想有过一丝动摇，因为他们

对人、对生活都有着深刻的看法，因为他们已聪明练达，甚至能对行为不端的人都产生强烈的影响。

对于向往成功的孩子来说只要一想到也可以进入这个班级，一颗火红的心立刻沸腾起来，这世上简直没有什么可以和伟大的导师相比。但是，人生总是充满了坎坷挫折，就在我们富有才气的主人公可以升入这个最高班级——简直是理想中的班级时，一代大师——他终日朝思暮想的导师却飘然逝去了。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打击，最不幸的消息！一个叫做菲约陀尔·伊凡诺维奇的人代替了亚历山大·彼德罗维的位置，学校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一上任，立即向孩子们提起成年人才可以达到的要求，他同时也注重一些外在的东西，如秩序等。新校长的脑子里，眼睛里，感官里总是有一些放肆的东西刺着他，那些自由洒脱也是有别的意义。他大声宣布，良好的操行是最重要的，聪明才智和学业成绩毫不值得一提。令人更加惊奇的是：菲约陀尔·伊凡诺维奇并没有树立起良好的风气，每天白天里学生们都尊敬有礼，但一到黑夜来临就纵情饮酒作乐，学生们开始暗地里胡作非为起来。

一些新奇的现象也出现在教学方面。一些具有新的见解，鲜明的评论事物的观点和新颖角度的新教员陆续登台。他们的讲课显示了他们对学科的令人难忘的热情，又有着严密的逻辑性；但是尽管如此，学科本身如死了一般没有任何活力。已经僵硬的学科经他们的嘴只是散发着一股股酸腐的气味。总而言之，整个世界都颠倒过来了。学生开始讥笑级任，取笑教员，把校长干脆叫做菲季卡[1]，甚至还叫他小面包以及其他的什么绰号，原来对师长的尊敬早已烟消云散不知去了何方。一种放荡的风气弥漫开来，一些学生被开除甚至逐出校门。两个年头一晃即过，学校

[1] 菲季卡：菲约尔陀的小称。在俄国，对长辈，对一切不熟悉的人，应称呼其本名和文名，以示尊敬和礼貌，决不可以直呼其名，更不用说用小称。

已完全是另一番模样。

学生们夜间的狂欢饮宴，其中一位女士甚至对着校长寓所窗口饮宴——这极度的行为似乎都已经使神灵受辱——一位愚蠢的神甫也不能忍受这一堆污七八糟的事情，但这所有的一切，都对天性文静的安德烈·伊凡诺维奇没有丝毫的影响。他，就连梦中都能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是天之骄子，他，有什么诱惑可以吸引他？可是，他仍很苦闷：荣誉感早已在心中深深萌芽，却不能痛快地生长，没有生长的机会，还不如一早就没有播种反而更好。老师在台上口沫四溅地讲些什么他根本没有认真听过，心里晃着的只是老校长的影子，他真奇怪，老校长从不那么激动地宣讲，却讲得清楚明白。诸如医学、哲学、化学，还有法学，人类通史他都学过了，只有上帝才知道！天啊，他什么课都听过，但是只是像一朵匆匆飞过的云，他的脑海中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有一些支离破碎，极不完全的片段。还记得教授在讲通史的三年之中只来得及讲完绪论和德国城市联邦的发展。唉，可叹！好在他天资聪明，他方才觉得这种教学方法不对，虽然他也不知怎么教才是最好的。而这种不知道正使他更加经常怀念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他是那么忧伤，没有人可以理解，他甚至不知道该如何解脱。

青年人总应该向前看，因为生活的道路是多么漫长。随着毕业时间的来临，他的心依然起伏不平。他相信：这并不算是什么挫折，人生的开始在公务上，在那儿他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并且可以大展宏图。他在这种意志的驱使下与众多的富有野心的年轻人那样，走上了去往彼得堡的路程，而从不留意一下令任何来访的客人惊叹的美景，不到父母长眠的墓前拜谒。因为为了出人头地，受到上司的赞赏和提拔，为了一份满意的工作，抑或是为了学到些圆滑的、虚假的、毫无人味可言的处世诀窍。令人遗憾的是，安德烈·伊凡诺维奇的火热的心一下子就被他的四品文官的叔父当头一盆冷水泼灭，而且使他浑身冰冷。奥努甫里依·伊凡诺维奇严肃地说万事开头都是由一手好书法才行，至关重

要的是这门面问题。

他还算得上幸运，四处托人，求人甚至仰仗了叔父的情面，他找到了一个司里的职位。那富丽堂皇的办公大厅，陈设华贵，地上镶着木地板，宽阔明亮——仿佛御前重臣商讨国家命运的大事经常在这里进行，鹅毛笔沙沙作响，漂亮的年轻绅士埋头书案奋笔疾书。他被安排在一张办公桌旁，并且立即有了一份抄写文书的工作。总是有一种失落感袭击着年轻人的心，就好像一个小小的过失而使他由高班降到低班，因为那份文书非常小家子气（这份文书在办公室间奔波了三年之久，仅仅是为了三卢布的一桩小事）。还有他身边的那些活脱脱的如小学生一般的绅士们。他们有着相同的整洁的外表，但他们中的一些人经常私下里读百无聊赖的翻译小说，甚至把小说混在文件中间以防上司看到，还装作聚精会神办公的样子，一旦上司出现就吓得屁滚尿流。他突然觉得任职前所做的一切比工作本身更美妙，怀念过去的东西，怀念学校。于是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又栩栩如生出现在他眼前，房间，官员，桌子都一下子搅在一起旋转起来，他忍不住几乎失声痛哭，眼前一阵阵发黑，好久才稳定下来。当他挣扎良久，清醒之后，脑中又催促自己着手工作，无论这工作是多么的细微渺小。于是他又振作精神，从头做起，决心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在寒冷的天气里，彼得堡看上去是那么冷酷阴沉，虽然那街上天寒地冻，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使人望而却步，肆虐的暴风雪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呼啸而过，淹没了人行道，封住了行人的眼睛，人的胡须、眉毛，毛皮领子，以及毛茸茸的牲口的嘴脸都粘着白色的雪花。远方，依稀在飘飞的风雪中隐隐有一丝温暖的灯光从高处的阁楼上射下来，在这冷风中显得那么殷勤，几支简单的硬脂蜡烛，三两知心朋友正在窃窃私语，间或朗诵着欢欣明快的俄罗斯著名诗人的得意之作。在这里，四层楼上一个让人心醉的小房间内处处闪动着年青的火热的心，似乎都能听到怦然跳动的

心声，那火热的激情连北国的冰雪都为之动容。

经过了一段时间坚捷特尼科夫就适应了他的工作环境，工作已成为次要的，位于第二位的东西，而不是起先所想的是人生的目标。他更加倍珍惜闲暇时间，工作在他的时间表上只占了一部分。这一切使得身居要职的叔父认为侄儿已经开始变得有出息了。然而造化弄人，叔父高兴得有点太早了。安德烈·伊凡诺维奇有很多朋友，其中两个是那种终日不得志，因而脾气变得乖张起来，他们好冲动容易怒发冲冠拍案而起，不仅不能宽容不公平的事物，甚至眼中都揉不得半点沙子。这俩人本质其实挺好，但是行为却大大不同，他们总希望别人应该对自己如何，却不想想自己该怎样去待别人。这种激越的言论和对社会的出离愤怒的方式都无不唤起了早已沉睡于主人公身上的那一点神经质的气质，他开始对身边不值一提的琐碎小事认真起来。他突然在一科之长——菲约陀尔·菲约陀罗维奇·连尼津身上发现了数不清的缺点，在那样富丽堂皇的大厅之中竟有这么丑陋无耻的小人存在，在和上司说话时，他卑躬屈膝，似嘴里含着蜜糖，当下属向他请示时，他趾高气扬，颐指气使；并且他像世上最无聊的小人一样，对逢年过节不去他府上拜谒的人总是搜肠刮肚查出他们的名字然后伺机报复。于是，坚捷特尼科夫对他有了一种几乎无法忍受的厌恶，就如有人在背后推着似的，他整天希望找到一件事情来好好打击一下他的上司。终于，机会给他碰到了，他义无反顾地去做了，粗暴地顶撞了他的衣食父母般的上司。他被告知有两个选择：一是赔礼请罪，一是辞职走人，我们可爱的坚捷特尼科夫竟然提出辞呈，这一下平时严厉苛刻的叔父慌慌张张地来对他说道："年青人，冷静一下，为了一个这样的上司就放弃有光明前途的工作，值得吗？人人都像你这般斤斤计较，那政府里岂不一个人都没有啦？看在基督的份上！好孩子，冷静想一想吧，放下你的见鬼的自尊，什么面子问题，对他赔礼道歉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亲爱的叔父，您可知道我的家园现在处在怎样的情况下吗？三百个农奴，一个愚蠢的管家，简直乱得像一团麻线，而我在这华丽的大厅里为一份抄写文书的工作费尽心思。试想想，倘若我用这份心力去管理我的庄园，管理我的农户，精心耕作，田里收成好了，那赋税不也就多了，这对国家该是多么大的贡献啊！比起那个叫连尼津的家伙来强得多！您讲得对，他是我的上司，我不该那样和他说话，我也愿意去给他道歉赔不是。”

如此一番义正辞严的话语使他的叔父惊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终于觉得自己低估了这个年青人。想了好半天，他又开始说起来：“孩子你想一想，怎么能……怎么能回到乡下去呢？你走在乡间的大路上，随处看到的是乡巴佬：要么就是一个庄稼汉，要么就是一个粗俗不堪的傻婆娘，处处黑灯瞎火，如此的不发达，简直从蒸汽时代又回到了过去。你这又何苦？在这儿，彼得堡，灯火通明，走在大街上随处见到的都是达官贵人，孩子，怎么这么傻呢？”

坚捷特尼科夫开始觉得乡村是蕴含深刻思想的源泉，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安身之处，是一个有益身心的好地方。叔父的蕴含着不争事实的话语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两个星期之后，他踏上了他家乡的土地，这就是他度过童年的地方。以往的，很久不曾出现在心中的影像又浮现于他眼前，一种前所未有的感情从他心底里升起，他爱上了这片土地，这一次他甚至搜集齐了有关农业方面的最新著作。他像一个从未到过此地的人那样凝神注视着这秀美的景色。眼前，一条大路伴着狭谷深入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树林深处，四处放眼望去尽是只有三个壮汉才能合抱的老榆树，冷杉和橡树，还有高过银杨树梢的黑杨树，多么壮观啊！这就是他——坚捷特尼科夫的财产；随后大路伸出了树林，沿着牧场，遥遥相对逶迤的青山，经过一片片白杨林和一丛丛新老柳树，不停前行，同时在两处地方遇到木桥并跨过溪流，把河水远远甩在自己的左右两边。不用问，这还是坚捷特尼科夫的家产；然后大

路渐渐爬上了山峰，随着平缓的高地前进。下面，一旁是他刚刚经过的所有的地方，但此时它们都如参加汇展般全都尽现于他眼前，一旁是不曾收割的黑麦，小麦和大麦等各种庄稼，面前绿草如厚毯子般铺满了整条大路，村口四下里都是枝繁叶茂的大树。他走入了暗无天日树荫里，眼前已经模模糊糊出现了装饰有木雕的农家小屋和石砌建筑的红色屋顶的地主老爷家，一座老式的教堂和一幢高大的府第，坚捷特尼科夫的心情慢慢激动起来。教堂的金顶突地闪了一下，这时他再也按捺不住了，强烈的无声的感觉终于化为高声呼喊从他口中冲了出来："我真是一个十足的傻瓜！多年来我好学勤奋，受过高等教育，受过文明的洗礼，为了将来有朝一日能够以自己的美德以身作则去感化下属，为了履行行政、司法、治安三位一体的地主的职责，我积累了多少有用的知识，命运派我来做天堂的主人，而我却偏偏要做一个终日里只知道草拟那些刻板的文书，为那些素不相识，对他们的性格，以及品质都毫不了解的人情愿舍弃真正的管理，做着纸上谈兵，纯粹只是在脑子里臆想的管理工作，而还不辞辛劳远去千里之外，这简直是荒唐之极！

一听说老爷回来了，庄稼汉们都不约而同地聚到了台阶前面。你看看，有那颜色各异的包头巾，有的在头顶上打了个结，有的则在脖颈下面打结，还有的把整个脑袋包在里面只在后脑勺松垮垮地打个结，总而言之，村民们将他给团团围住了，四周响起一片："我们的爷啊！总算回来啦……"眼看着那些仍旧记得自己的曾祖父、祖父等父辈的老头儿、老太婆那么动情地哭泣，他也忍不住落下泪来，不由深深自责，为什么从未给他们操过心，为什么当初决定远走他乡，而这些纯朴的人对自己的情意多么的深厚啊！于是，他决定与他们一道同甘共苦。

自此之后，他和这些田户打成了一片，他开始当家做主，细心经营起自己的田庄。他事事必亲自过问。你看，田头、磨坊、渡口、打谷场、烘谷房，甚至每次平底船装货和启碇的时候他都在

场，那个愚蠢的管家也被他赶走。现在，连最喜欢偷懒的人也开始心慌意乱起来。但是，庄稼汉是多么的机灵啊！他们渐渐发现了一个问题：老爷还是没有摸着门道，究竟该如何去做，该怎样着手，话讲得条条有理，但做起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老爷是手脚勤快，也一心想把事情做好，但是……总之，老爷和庄稼汉最终成了拧成两股的绳子，力气使不到一块儿去，别别扭扭，互不合拍。聪明的老爷也开始发觉，自己的庄稼怎么长得就是和农户的庄稼不一样，下种得早，发芽得却晚，但表面上一切该做的活儿全都做了；他还记得自己亲自监工，还吩咐厨房赏给每人一盅伏特加以做酬劳。老爷田里的庄稼刚刚开始长秆，谷穗也还没有灌浆结实，可是庄稼汉的田里黑麦早都抽穗，燕麦也已熟透，穗子也分蘖了。他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门道：庄稼汉压根儿不在意主人给予的种种恩慧，他们在玩花样。每次训斥他们，可庄稼汉们总是一脸委屈地说道："亲爱的老爷，您亲眼看见我们多么卖力地耕种和播种，您还吩咐人赏一盅伏特加来犒劳我们，我们怎么会对老爷不尽心竭力呢？对收成不放在心上呢？你看看，收成不好是因为夏天的天气这么糟糕，虫子吃空了麦根，一场雨也没有下过。"可是老爷分明看到庄稼汉的田里没有虫子吃空麦根，而且雨似乎也对他们情有独钟，拣着地方下。还有更让他头疼的：那些庄稼汉的媳妇们总是时常来向他诉苦。心地善良的他于是把果子、麻布、蘑菇、胡桃等各种征收项目都取消了，甚至减掉了她们一半劳务，以为多给她们一些时间来料理家务，做些缝缝补补的事情，多去开辟一些菜园子。然而事与愿违，女人中间开始滋事生非，殴斗和发生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搞得鸡犬不宁，一种前所未有的懒散风气蔓延开来，以至于丈夫时时跑来哀求："好老爷，让这娘们安分守己一些吧，简直像个妖精般胡闹一气。"

坚捷特尼科夫正色相对，打算刹一刹这些人的气焰，谁料到那些娘们大老远就哭哭啼啼，病病歪歪，身上穿得破破烂烂，简

直让人恶心，那幅穷酸相，那种说不出来的可怜，他实在无法多看这些人一眼，除了一句："赶快从我面前消失，天啊，上帝保佑你们！"可怜的他，刚一转眼就发现那原本叽叽歪歪的婆娘为了一根胡萝卜和一个街坊大打出手，差点将人家的肋骨打断，这种力气，这种惊人的变化实在令人瞠目结舌。

他觉得一切应从教育开始，打算办一个学校，可是结果给弄得一塌糊涂，他只好垂头丧气地想："这是何苦？农家的孩子一懂事起就要帮忙做农活，在劳动中完成教育，自己又何必好事的来做些出力不讨好的事呢？"

他发现，对人性的一些常识比法律上精妙高深的学问和那深邃的哲学更有用。他也说不清自己身上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缺陷，可是他分明感到了它的存在。提到坚决果断，是非分明，哲学教授教给他的技巧半点用都没有。只有上帝才知道如果一方撒谎，另一方又不老实时该怎么做才好。于是，一种新的局面形成了：庄稼汉不明白老爷，老爷也不明白庄稼汉，庄稼汉成了理亏的一方，老爷也占不住什么理；他的眼睛还在监督着他们干活，可他的心早已不知飞到了什么地方，心里面的热情也早已烟消云散。庄稼汉是不是在堆干草垛，是不是在堆柴禾，手里的镰刀是不是在干活时发出令人愉快的嚓嚓声，这一切好像根本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的眼睛瞟向远处，远处的人们在干活吗？他不管；他的目光又回到近处，眼前活儿干得有声有色吗？他不在乎。他只是凝神看着远处弯弯曲曲的小河岸，沿着河岸正走动着一个红嘴红腿的丑陋的东西，——丑八怪[①]，准确点应该这么讲，他心里清楚地知道：这家伙是一只鸟而不是一个人。他十分好奇地看着它。他饶有兴趣地看着这只鸬鹚，心想：它逮到一条鱼儿后是怎样决定吞下去还是含在嘴中呢？看到它把鱼横衔在嘴里仰着头，一副沉思的模样，他不由联想起来。远处，另一只鸬鹚呆

① 丑八怪：原文为 MapTbIH 意即鸬鹚，但也可作丑八怪解。

若木鸡，它什么也没捕到只好愣愣地站在那儿。一会儿，他仰起头望着蔚蓝而深远的天空，这么好的时光何不闭眼睛用心灵去感受一下呢？随着这念头的升起，他把眼睛完全闭起来，仰头向天，用鼻子去贪婪地呼吸那乡土气息，耳朵亦陶醉于各种鸟儿的啼叫声中。一只秧鸡在草丛中低一声高一声地打鸣儿；一只鹌鹑摆着肥胖的身躯在黑麦地里不时叫上一两声，那声音应该是从空中传来的吧？你听，一只水鸟展翅高飞，发出似羊儿般绵软的啼叫声，一群红雀似去赶集一般唧唧喳喳欢叫而去，还有那云雀婉转低鸣消失在阳光里，长长的清脆的鹤唳声传过天际，想必它们在高空中排列成队形一边飞舞一边歌唱。上帝啊！造化总是这般神奇，在这穷乡僻壤，在这纯洁无比的小乡村竟有这般美景！但是，再美的东西也是经不住天天凝神去看的，很快，他觉得厌烦起来。他留在房间里，再也不到田里去，连总管有事要向他报告时，他也不愿意见他一面。以前曾有一个面容憔悴的烟鬼，终日拿着烟斗，是退伍的骠骑中尉，还有一个满怀里尽是从书报堆中得到学问的所谓才高八斗的大学生，他们常来与他聊天串门。而现在，他们那种说到尽兴时拍拍对方膝盖的方式，那种欧洲式的坦白直率，以及那种又庸俗又肆意的腔调令他也厌烦起来，那么的肤浅乏味！他要与他们断绝往来，并且要做得相当果断。不巧的是，这位亲自登门拜访，想和他畅谈哲学、伦理道德、文学，甚至各国的财政金融形势的华尔华尔·尼古拉耶维奇·维施涅巴克罗莫夫，一个满怀报国之志的新思想的先驱，一个随意纵谈天下大事令人无比愉快的交谈者，一个擅长舌战的退伍的校官的代表，当向仆人表明来意后，竟得到主人不在家的消息，而当他无意向窗前一瞧之下，又很不巧的看见了主人的脸。这下，一句类似畜牲之类的不客气的脏话冒了出来，而主人也毫不客气地回敬了一句。从此，再没人来打扰他的清静的生活，他结束了与他们的交往，开始潜心去构思他的那本洋洋巨著。结果书倒没有写出来什么，而他也因此有了一套令人奇怪的，无条理

的生活规律。但是，他也并没有从此再没有关注一下外面的世界，一个老同学的名字，一个曾与自己同窗读书，如今已经身居要职，展开浑身解数为科学和人类事业作出贡献的人的名字时，他心中不禁为自己终日无所作为的生活生出莫名的怨恨，那挥不走的惆怅暗暗爬上他的心头。他恨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令人振奋的，学生时代鲜明的日子又活脱脱地出现在眼前，甚至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的言语容貌……他再也无法自持痛哭失声。

在这人世间，谁能够唤起他那被不断冲击所摇撼的力量和那缺乏理性的脆弱的意志，谁能够向任何一个俄罗斯人，无论他在何方，是什么身份，是什么地位的人都发出一声令人无比振奋、催人奋发的高呼？坚捷特尼科夫有些不大清楚：那长久以来堆积在心中的种种不得志终于借这个机会爆发出来了？自以为自己已经能够克服任何艰难险阻，变得坚强和勇敢起来，然而是不是因为从小就缺少与失败作斗争的经验才会如此？恩师的过早仙逝，自己的丰富伟大的感情如一块已经被充分灼烧的金属，没来得及经过最后一道工序？自己虽是蕴含高尚思想品格的真有内在美的雏形，已慢慢被培养起来却来不及走向成熟和茁壮？

可是，谁又能以我们俄罗斯的本国语言告诉我们一个伟大崇高的字眼：前进？谁又能清楚地知道我们所有的力量，性格和内心的深度，举手投足之间就能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引导我们向高尚的生活迈进？为什么上帝不能赐予好的未成年的，终日沉迷于享受、缺乏理想的俄罗斯人这么一个伟人？否则，真不知知恩善报的俄罗斯人会以怎样的深情和泪水去报答他呀！

但必须有件事引起了他心情的骚动，差点改变了他的性格，那就是恋爱，但最终也是无所表示。在距他田庄十里之处住着一位对坚捷特尼科夫并没好感的将军。将军派头很足，大方慷慨，喜欢邻居登门拜访，表示敬意，却从不屈尊回访，他很无知识且声音沙哑。他有一位待阁千金，名叫乌琳卡。是位性格多变，脾气古怪的人物，她受的教育也很古怪，童年时代就失去母亲的

她，受的是英国教育。父亲虽然很忙，却尽自己最大的可能让她快乐，放纵她，由于从小就没有很严的家教，她便凡事由着性子来。她的秀丽的前额上堆起的皱纹，突然发起的愤怒，和父亲激烈的口舌之战，无不显示她的娇纵任性。但她从不会为自己的事无理取闹，只是为不公平的事感到愤怒。假如使她恼怒的人陷入不幸，那她马上是多云转晴。她会很大度慷慨地将所有的钱施舍给向她求助的客人。一股激情洋溢在她周围，她说话时，脸部表情，夸张的口气，挥舞的手势，一切的一切，甚至她本人，都好似随着她的思想在飞翔。她从来不会保留心思。她那活泼的思维，心直口快的性格，是谁也改变不了的，谁都会为她那种迷人的、自我陶醉的洒脱让步屈从。面对她的善良、真诚和灿烂；心存不良的人会惭愧不安；肆无忌惮，口无遮拦的人会瞠目结舌；腼腆胆怯，沉默寡言的人都会口若悬河。因为才刚一开口，她便给他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她似在遥远的童年，在故乡的旧宅，或在快乐的嬉戏时；从此以后，他便对生命中理智平静的壮年索然无味。

她和坚捷特尼科夫之间便是这种情景，那种复杂的难为人道的情感给他那平淡无味的生命添了一条风景线。

为此，将军不计前嫌款待坚捷特尼科夫，但俩人却实在无法友好相处。由于将军时刻要体现自己的权威，不许别人反对自己，而坚捷特尼科夫却是个斤斤计较的人，所以俩人总是不欢而散。但看在女儿的份上，爱屋及乌，自然也就尽量宽容，所以他们之间也没大冲突。直至两位贵宾，先王官是女官——鲍尔迪廖夫伯爵夫人和尤齐亚金公爵夫人光临作客，于是将军开始看不过坚捷特尼科夫了。在她俩面前，将军显得有点卑微，对坚捷特尼科夫，却用一种轻视的口吻说："老伙计"，"听我的"，"老弟"，甚至连"您"也改成了"你"。这一切都使得坚捷特尼科夫肝火上升，但他总算还理智，硬是忍着，平和地说："我蒙将军关爱，甚是感激，"你我"之称谓，情意至深，长者赐不敢却，来而不往非礼也，

终因你我年龄悬殊，不敢放肆高攀。”将军甚是尴尬，想加以解释，却无从开口，只能含糊地说“你”字没有他意，只是本人对年轻人的一种厚爱。

于是，他俩断交了，爱情的幼苗也夭折了。正如黑暗的闪电，一闪之后却是无尽的黑暗。他的生活也随之改观：整日闲躺无所事事；房间遍地狼藉，污秽不堪；裤子乱扔，跑到了客厅里；一条油污斑斑的背带好似一道款待来宾的美味，提放在长沙发前漂亮的茶几上。他为此猥琐而无聊地生活，失去了来客和家奴的尊敬，甚至连鸡也不把他当主人，要啄他。他会连着几小时用鹅毛笔鬼画符，突然走神的时候，笔会自主勾画出一张娇美的面庞，那清秀，活泼而又敏锐的梦中人。这可是一幅任何画家都无法完成的女性画像，这又加重了他生活中的伤感味道，一蹶不振。

像平日一样，当安德烈·伊凡诺维奇·坚捷特尼科夫习惯地来到窗前，举目远眺时，却听到了令他震惊的声音，这不是格里戈利的嗓音，也不是彼尔菲里耶夫娜的声音，而是院中忙乱的奔走声。仆人们匆匆跑过去打开大门。于是几匹神俊的骏马，分别在左中右昂着头，出现在了大门口。一个车夫和差人在马车座上，一位戴着礼帽，披着皮氅，围着漂亮围巾的绅士端坐车后。当这辆小巧轻便篷车在台阶前停下时，这位仪态不俗的绅士，带着那种军人才有的灵巧的跳上了台阶。

安德烈·伊凡诺维奇不由惊怕起来，他怕这位是政府官员。因为，年轻时干的一桩蠢事总是萦绕在他心头。两个读了许多杂书，一位是尚未结业的美学大学生，另一位是不学无术的赌棍，共同出了个筹备慈善协会的主意，以救济西至泰晤士河岸、东至堪察加岛的劳苦大众。一位能言善辩，老奸巨猾的玩牌赌棍、大骗子出任会长。于是一笔笔令人难以置信的巨款从大方热心的会员口袋中捐出，被会长以个人名义加以收藏。两位郁闷不得志的朋友把坚捷特尼科夫也拉进了这个圈子。这帮心地善良，为教育、科学、劳苦大众的希望举杯共庆的人，由于纵酒过度，干了些

有碍贵族面子的事，遭到警察干预，而坚捷特尼科夫都因及早退出而逃过一劫，但他的良心却为此饱受责备，对陌生来客极为恐惧。

但是来客的活泼劲儿，谦恭有礼的表现方式，打消了他心中的疑虑。来客简明地说明了来意：由于求知心切所迫，很久以来，他一直在俄罗斯周游，见到许多美不胜收，令人心旷神怡的壮观景色，但由于初春的天气导致路行艰难，而损坏了车轮，否则他是不敢上门讨扰的，但他一定会来表示尊敬的，即使车轮不被损坏。

来客的高雅的姿态，一并脚后跟，“啪”地行了个礼，那靴子可真漂亮，光亮照人，钉有一排扣子。随后，那丰满的形体轻盈向后一纵，退开一步。

平静下来的安德烈·伊凡诺维凡认定：这准是位好学，献身于求知的学者，他能周游俄罗斯来填补自己的知识宝库，不由令他肃然起敬，随即热心地召来工匠、铁匠，并且热情地款待来客，让他就坐于伏尔泰式圈手椅里，准备洗耳恭听他的伟论。

但是，来客却向他展示了内心世界。他提起了自己飘摇无助的身世，不断遭到风寒的袭击；自己为追求真理，不断奋斗于各个岗位，却又不断遭到迫害。还通过其他例证，表明自己是个踏踏实实的人。随后，坚捷特尼科夫见他摸出一块雪白麻纱手绢，一声响亮的擤鼻声，填补了坚捷特尼科夫的一项空白记录。好似乐队中一只调皮的喇叭，在你耳边响亮轰鸣。随着这声轰鸣，一阵熏人欲醉的香水味弥漫开来，是由那手绢中飘散开来的。

读者可能早已猜到，来客就是我们许久不见的主人公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由于近来的奔波之苦，他已显出苍老之态。那常穿的礼服，折篷马车，马车夫，听差的，配备器具都已有种沧桑感。看来，他又出现了财政危机。惟有表情、礼貌一成未变，甚至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那坐姿，那富有磁性的言谈措辞，那优美洒脱的举止，都更胜从前。他那雪白的衣领和

硬胸及礼服一尘不染，根本不像是长途跋涉的旅行者。他那整洁的仪容根本不用特别修饰，就能去参加宴会。

客人的来访，改变了屋内的环境。封闭的百叶窗打开了，阳光照亮了阴沉沉的屋子。一切物品都开始按部就班地归到原来的位置。房中的三张桌子也已排放整齐：书桌摆到了沙发前；牌桌放到了镜前；三角桌搁到了墙角。三角桌上放着刚从皮箱中取出的衣服：燕尾服、坎肩和与燕尾服配套的裤子，一切都叠放得那么整齐。几双靴子和鞋子被搁在了墙犄角里，并且被遮上了一块绸帕，乍一看，啥都看不着。书桌上整齐有致的摆放着：小木匣、香水、日历、两本残缺的小说，干净的内衣被安放在卧室里五屉柜里，要洗的却只能呆在床底。空皮箱也被塞在床下，用来壮胆的马刀则醒目地挂在墙上。室内不见半点不和谐的杂物，一切是那么的高雅，甚至空气也不例外。一股清新的，常洗澡勤换衣、精力充沛健康的男子气息溢在室内。至于彼得卢什卡的那股俗味只能呆在前厅里，而且，又很快被按进了厨房。

刚开始，安德烈·伊凡诺维奇习惯了独立的生活，担心来客的新的生活方式，会让他拘束，会破坏他已习惯的生活节奏，但他的担心全都白废了。亲爱的乞乞科夫是个适应环境的奇才。他夸耀主人那种淡泊明智，清心幽静的生活能使人长寿。他认为伟大的思想孕育于幽静的生活中。参观和赞美完了主人藏书后，又以图书能使人生活丰富结尾。这精练而有力的话语，更表现出他已日渐成熟。他会随主人心意而采取适当行动，从不让人难堪。当主人就着烟斗吞云吐雾时，他虽不好此道，却能采取相应的灵活的举动，来避免无聊，陪伴主人。坚捷特尼科夫暗自叹道：“这是我惟一遇到的可共同相处的人，虽缺少某种修养，却有教养且心地良善，可一辈子和睦相处，这真是一个世所罕有的好伙伴。”这是坚捷特尼科夫对来客的评价。

而早已厌烦了流浪生涯的乞乞科夫，也很乐意与这么一位恬静平和的人相处一阵子，哪怕只有个把月也行，以休养心身的

痔疾。

这是修养身心的最好角落，冲破寒冬阻挠的春意带来了似锦繁花，如玉碧绿，莺歌燕舞，到处一片春意盎然，充满生机。成群的蚊蚋、昆虫出现在沼泽地中，水蜘蛛紧紧追赶。万物都为这勃勃生机所吸引、所陶醉，甚至连森林、牧场也不例外。轮舞在村中跳起，有了广阔的玩游空间。啊，这鲜嫩的碧草，清香的空气，悦耳的鸟鸣，这就是万物的天堂，生灵的乐园。

乞乞科夫常常漫步于乡间小道，流连于青山绿水之中。平坦的山岗上有他漫步的身影，你能望见他在远眺溪谷，看谷中那冰雪融成的流水，看谷边那黝黑耸立的树木；甚至连那些幽暗的去处，树木丛生、鸦啼满天、本是鸟儿乐土的谷林中也留下了他的足迹。顺着干燥的小道一直来到渡口，满载大小麦和豌豆的船队正准备起程。远处却是一望无垠的春耕，刚耕过的土地如一条条黑玉带纵横于其间，播种的农夫们如棋盘上的棋子一样，在均匀地播撒着希望。

该去的地方，乞乞科夫都去了；该见的人如庄稼汉，磨坊主也都谈过了。对于庄园的一切，乞乞科夫都已清楚，他不由暗骂："这坚捷特尼科夫真是蠢材，多好的田庄，好好经营的话，一年可收入五万，全被糟踏了。"

每当他散步的时候，他脑海里就会浮出这么个念头，在哪年哪月哪日，当他有钱的时候，办完了要办的一切事，能够过上这种安居乐业的生活。甚至还勾勒出了未来妻子的靓丽姿容，最好是有音乐素养的商人或富有阶层。甚至连他的漂亮的小子和小妞，如何安静平和地生活都已设想好了，到时他能无愧于自己所走过的岁月。这时，他又突发奇想：最好能把官衔也提高，四品文官就可以啦……在一个人孤单、寂寞地散步的时候，这些不安分的念头，会激发、拨动他的心弦，让他为之得意，即使明知自己永远也实现不了。

巴维尔·伊凡诺维奇的下人们也都对这个庄园产生了感

情，一切都是这么的习惯。起初互相抵触，趾高气扬的彼得卢什卡和葛里戈利互相吹嘘自己的见多识广，非凡经历，希望压倒对方而后快，也已成为好朋友。在村头，秃头庇缅这个全村庄稼汉的大叔，开了个叫“鲨鱼”的小酒店。在这里，早晚都能见到这两位熟客的身影，他俩已成为这家酒店的老主顾了。

对谢里方来说，也有一种诱惑。每到夜晚，伴着歌声，春天轮舞的圆圈随之有节奏的开合。在人口众多的村子里为数不多的高大俊美的姑娘，常使他目不暇接，难以取舍：全是雪白的胸脯和脖颈，水汪汪的杏仁眼脉脉含情，好似高傲的孔雀。他永远也忘不了那种滋味：当他握着那白嫩的小手，在轮舞圈里迈着悠悠的舞步；或随着姑娘小伙共同嬉戏玩乐，伴着姑娘们那“老爷老爷，让俺瞧瞧新郎官”的歌声，他陶醉了，虽然他也说不清这到底是什么滋味。甚至在梦中，他都忘不了那白嫩的小手，那悠悠的舞步。

即使是马儿：拉边套的、陪审官、花斑马，都喜欢这个新住处，都觉得在坚捷特尼科夫府上生活十分幸福，上等的燕麦、舒适的马厩，让他们乐不思蜀。况且，穿过栅栏，还可跟其他同伴开心交谈，和睦相处，心血来潮时，可共同嘶鸣一曲。

总之，大家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快活。那乞乞科夫不辞辛劳巡游俄罗斯的动力是什么呢？死魂灵。至于在这件事上，即使他的对象很傻，他都会很谨慎。但是坚捷特尼科夫只知读书，发表不切实际的高论，解释事物起因，让乞乞科夫无法打开话匣。“应该从其他方面入手。”他想是。由于他常跟下人们聊天，便知道了坚捷特尼科夫曾经有过的一段情史，而他也发现了这位老爷爱用鹅毛笔勾勒姣美头像的癖好。

有一天，午饭后，他按惯例拨弄银鼻烟匣的同时，打开了话匣：

“安德烈·伊凡诺维奇，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什么意思？”另一位吞云吐雾地问道。

“妻子！”乞乞科夫说道。

安德烈·伊凡诺维奇沉默了，谈话中止了。

乞乞科夫并不以此为意，在另外一个时间，也就是晚饭前，在闲聊中，他忽然又说：

“说心里话，安德烈·伊凡诺维奇，您该成家啦。”

但坚捷特尼科夫却好似对这个问题极度敏感，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乞乞科夫百折不挠的精神是出了名的，晚饭后，他第三回提起了这处话题：

“说真心话，不管是从您的生活条件、还是您的身心健康，您都应结婚才对。”

也许是乞乞科夫极具煽动性的话打动了他，或许是他也想找人推心置腹一番，在吐出一口烟后，他说：“巴维尔·伊凡诺维奇，凡事都是命运的安排。”接着，他把自己的一切，以及与将军的交往、决裂详细清楚地讲了一遍。

听完以后，乞乞科夫惊呆了，从头至尾，症结居然是一个“你”字。他长时间地盯着坚捷特尼科夫，实在不明白眼前这个人是一时糊涂，还是本来就是傻瓜。许久，他才开口道：

“安德烈·伊凡诺维奇！您怎么这样想，”他紧握住对方的双手，“这又算什么呢，‘你’这个词根本就没轻视的成分。”

“这个词虽没轻蔑的意味，但在发出这个字的人的嗓音里，却充满了令人不愉快的味道。好像在说：‘你这个蠢材，我接待你只是为了打发无聊而已，但尤齐亚金公爵夫人可比你珍贵百倍——一边呆着吧，废物！’”一贯温和的坚捷特尼科夫，此刻两眼中却闪着被侮辱后的那种愤怒的眼光。

“即使真有这层意思，那也没啥！”

“什么？难道要我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赖着不走？”

“但，这又能算什么？这种举动根本就算不上什么！”乞乞科夫冷静地说。

“这为何不算什么呢？”坚捷特尼科夫惊讶了。

“因为他是军人，这是他的习惯，作为一个功勋卓著的将军，他有这个权利怪你！……”

“我可不这么想，假如他是位穷苦老人，平易近人，我也许还不介意。”

“真是个笨蛋！”乞乞科夫心中暗骂：“能容得下叫花子，却跟将军过不去！”

“行啦，就算他真的侮辱了您，您也回敬了他，双方算是扯平了。恕我直言，为了自己切身利益，为了达到目标，你应锲而不舍，何必计较别人怎么看呢？您只须想：他天生品质低下就行了，再说世上哪里没这种人呢？”

“这乞乞科夫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听完这番高论，一头雾水的坚捷特尼科夫暗自想道。

“这家伙真古怪！”乞乞科夫也这么想。

“安德烈·伊凡诺维奇，作为您的好朋友，请恕我说您缺乏处世经验。——得啦，请允许我去当和事佬，向将军解释清楚，让你们尽释前嫌如何？”

“我不能让您这么做，我决不能向他屈膝低头。”坚捷特尼科夫好似蒙受了耻辱。

“我素来不会贬低自己人格，”乞乞科夫也感到了耻辱，“为了过去向人赔礼道歉，我愿意！但我从来不会奴颜婢膝……安德烈·伊凡诺维奇，您曲解了我的话意，伤害了我的自尊！”

“很对不起，我错了！”深受感动的坚捷特尼科夫紧握住他的手，“我发誓，我并不是此意，我十分感谢你真挚的关爱，让我们永远也别提这件不开心的事好吗？”

“这样的话，我这就去趟将军府吧！”

“干吗去那儿？”坚捷特尼科夫呆呆地望着他，大为困惑。

“略表敬意呀！”

“这家伙真他妈奇怪！”坚捷特尼科夫想。

“这家伙真不开窍！”乞乞科夫也想。

“安德烈·伊凡诺维奇，明晨十点左右，我就去将军府，我觉得向人表达敬意，应越早越好！能把您的马车借我吗？我那轻便马车还未修复到可使用状态。”

“这是哪的话呀！何必用这种口气呢？您就当是自己的，您想怎么使唤就怎么使唤好啦！”

结束了谈话，他们又道了声晚安，怀着对对方古怪不屑的心情，各自安息去了。

但，这事也真邪门。次日，当乞乞科夫穿戴上自己最好的衣着、以军人的姿态，轻盈地跳上坚捷特尼科夫准备的马车，向将军致敬去的时候。坚捷特尼科夫又感到了那种久违的激动，他那沉寂已久的，已不灵活的思维又开始兴奋起来。被兴奋的神经激活的感情，突然击垮了这个懒汉建立的围困自己的堡垒，他变得异常的不安。忽儿坐在沙发里，忽儿站在窗前，忽儿抓起本书，忽儿低头遐想。唉，几个月来的努力又白废了。乱七八糟的零星的回忆，一股脑地涌入了他的脑海里。“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他靠近窗口，眺望橡树林那边延伸的大道，在森林尽头，一团尘埃正逐渐平息下来。让我们暂且撇下坚捷特尼科夫，尾随乞乞科夫去拜访将军吧！

第　二　章

乞乞科夫坐着三匹高头大马拉着的马车在三十多分钟内飞快地跑过十里路程，开始经过一片橡树林，接着到了最近用牛犁过的耕田中已有绿芽的农田，接着绕过山峦周围，一幅幅遥远的景色就出现在脚下；最后他经过种着刚刚发芽的菩提树的大林荫道，走到了庄园的中心点。走到这里，往右一拐，菩提树林荫道变成另一条道路，那儿种着椭圆形的杨树，下面都被小小的四方

篱笆包住。路的尽头是一扇铁制的镂空大门，从大门看去，将军府那气派雄伟的雕花山花墙和八根带着科斯林风格[①] 的大柱子一目了然。油漆的气味弥漫在四周，涂上油漆的每一件东西都脱去破旧的痕迹，面目全新。庭院的整齐干净与嵌木质地板不相上下。乞乞科夫礼貌地跳下马车，通过门卫禀告将军他的拜访，很快他就被直接带到将军的书房。趾高气扬的将军让乞乞科夫大为敬佩。将军套着一件用昂贵的绛紫色绗线缎子面做的睡衣。他的短髭和美髭有些发白，剪得很短的头发附在后脑勺上，下面的后脖颈则很厚实，两者之间是一条俗称三层肉脖儿或者三重肉脖儿的深缝。而将军本人却仪表堂堂，目光敏锐。可以说，这是在一二年间众多的外表俊朗而又可以入画的将军之一。我们和贝特里歇夫将军一样，存在很多长处的同时，也存在很多短处。从他身上，犹如俄罗斯人一样拥有前者和后者混合在一起的品质。在关键时候显得勇敢、大度，慷慨大方，机智灵敏，某些时候却很执拗、贪心、自爱和每个俄罗斯人悠闲无聊时不可避免的种种小心眼儿。他对于在官场上比他官运亨通的人都不喜欢，每次说到他们总是用尽心智去挖苦讽刺他们。对他而言最怄气的是以前他一位无论智能、才干还是能力都不如他的同僚超过了他，不仅做了两个省份的总督，而气愤的是他还兼管着他名下田庄的省份，这让他感觉成为他的臣民一般。于是，他寻找一切机会恶言攻击那个人，诋毁他的每一道命令，极度的愚昧无知都可从他的一切行为和措施表现出来。总之，一切的行为让他变得很古怪，其中有他的教养，尽管他是一个提倡培养高尚教养的人；他既乐于展示自己，也乐于发掘别人没发现的东西，而且他不乐于与那些了解一些他自己不知道的东西的人交往。反正，他是一个喜欢稍稍班门弄斧的人。尽管他受过半外国式的教育，而他却乐于饰演一个俄罗斯老爷的角色。尽管他拥有这种不平衡的品质，

---

① 科斯林风格：一种古希腊的建筑风格。

拥有对比鲜明的矛盾，于是很多令他不开心的事情则会在官场中出现，最后他不得不退休还家，把一切不满全归罪到另一个敌对的派别，而不是大度地在某件事件上检讨一下自己的行为。退休之后，英俊威武足以入画的气派仍然出现在他身上。不管是穿礼服，还是燕尾服，还是睡袍——英雄本色始终在他身上展现。或威风十足，或命令，从噪音出发一直到最细小的一个动作，如果不能在小官员心里引起足够的敬佩之情，也能让他们感到胆战心惊。

两种感觉在乞乞科夫身上都感觉到了：有尊敬也有胆怯。于是他礼貌虔诚地把头一偏，伸出双手，好像打算用它们端起一只放满杯碟的托盘，凭着令人惊叹的灵巧劲儿鞠躬，说道：

“参见将军大人，我一直很钦佩在战场屡战不止保家卫国的名将们，由此我认为更应该拜谒您及聆听您的教诲。”

表面上将军十分喜欢这种恭维，并且很亲切地摆了一下头，说道：

“看到你我很开心。你请坐，请坐。我想问一下你以前在哪里工作？”

“将军大人，”乞乞科夫走到圈手椅旁边，但不急于马上坐下去，而是用其中一只手扶住圈手椅，歪着身子坐在边上，同时说道：“刚开始我在税务局工作，接着在地方法院、建筑委员会和海关等很多单位都工作过。我的一生好像是一叶小舟在大风大浪中行走一般，将军大人。总之，在摇篮时我就学会忍耐。我自认为是耐性的化身。就算从想尽方法欲置我于死地的敌人手中蒙受种种苦难，也不需用语言或笔墨来形容。但是我只求在我白发之年有一隅之地，可以度过我的余生。现在我正在您家附近暂时居住着……”

“他是谁呀？”

“将军大人，他是坚捷特尼科夫。”

将军动了动眉头。

“他对于不能向您表示他虔诚的敬意十分后悔，将军大人。”

“什么能引起他的敬意呢？”

“当然是您的功勋啦。对此他简直无法用语言表示他的后悔之意。他说：‘我只希望能够多少……因为，本人向来十分钦佩尊敬保家卫国的英雄名将。’”

“好啦，好啦，他说了什么？反正我又没有生气，”已消了气的将军说道，“其实我很喜爱他，也相信将来他会成为一个大有前途的人。”

“他会成为一个前途无量的人，因为他不仅口才极佳，而且思维敏锐。将军您说得很有道理。”

“但是，我觉得他写的诗空洞无实际意义，这种玩意儿有什么用？”

“不！这不是无聊的玩意儿，将军大人。我认为他写的是真实可用的东西……将军大人，这是一部历史”。

“那么是讲什么的历史呢？”

“历史……”乞乞科夫不知道是由于他前面坐着一位将军还是只希望突出他自己话题的意义，出言又止。停顿了一会儿他才继续说：“这是一部将军史，尊敬的大人！”

“那么是写哪些将军的呢？”

“大人，总体上来说是概括性的。确切地说，也可称为我国的一部将军史”。

这时乞乞科夫已经左右矛盾，不知所言，恨不得啐自己一口唾沫，他在心里暗骂：“我究竟在瞎说些什么东西呀，老天爷！”

“对不起，我还是不明白……究竟这是怎么回事？是一些个人传记，还是关于一个年代的历史呢？那么，是只参与一二年战争者的，还是全部将军的传记呢？”

“将军大人，这只是参与一二年战争的将军的。”刚说完，他就纳闷：“我怎么也弄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为什么不到我这儿来呢？我相信可以为他收集到很多有

趣有意义的资料。”

“将军大人，他胆小不敢来呀。”

“可笑！他怎么会为了一句话而害怕呢？况且我并不是那样的人，我和他之间也没有什么矛盾冲突。说不准我还得上门拜访他呢。”

“我想他是担当不起的，应该是他亲自来拜访您的。”镇定下来的乞乞科夫说，他已振作起来，在心里自言自语：“怎么给我撞上这个将军？这一切可是我糊里糊涂乱编出来的呀。”

这时，一阵衣裙的窸窣声从书房里传出来。接着雕花书橱的桃木橱门被打开了。一个女性的身影出现在这扇被推开的门背面，她的一只手还握着门锁的黄铜把手。这个人影的突然出现就像在一个昏黑的屋子里，一束强烈的光线从后面直射一幅透明的画，令画发出异彩般令人震惊。因为这个房间由于她的出现而变得明亮灿烂。将军沉闷的书房由于有如阳光般的她飘入而绽放出异彩。随着她的惊鸿一现，乞乞科夫弄不清楚是什么人站在他面前。他实在判断不出她在哪一块国土上出生。因为只有古代玉石雕刻饰物才有像她那样纯洁高雅的面庞。虽然她长得不高，但站立着的她如箭一般挺立、轻盈，身体各部分又分外和谐匀称，配上合体的像和最高明的裁缝商量过的合体衣衫，她显得比谁都高。事实上这只是错觉。她的打扮只是一般，本来一块没有剪裁的素净衣料在三两处缝几针，穿在自有风韵的身上，好像行云流水般飘逸着一些褶裥。要是把它们和她一起搬到布上，那些衣着时髦的闺秀们准会自惭形秽，粗俗极了，就像用从街上地摊的花土布打扮出来似的。若根据她的样子和那合体衣衫上全部褶裥雕成一尊大理石塑像，一定会成为举世无双的复制品。

“这是小女，任性的丫头！”将军转向乞乞科夫道，“噢，我还不知道你的大名呢。”

“我认为一个没有英勇业绩受人称赞的人的姓氏和父名并不值得让别人知道。”乞乞科夫转过头谦卑地说。

“无论如何,我还是应该告诉你……”

“我叫巴维尔·伊凡诺维奇,将军大人。”乞乞科夫说。然后像军人般鞠了一躬,并且如皮球般轻轻一跳,往后退了一步。

“乌琳卡!”将军对女儿说,“刚刚巴维尔·伊凡诺维奇告诉我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以前我们认为邻居的坚捷特尼科夫很愚蠢,实际并非如此,他正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写一本一二年时期的将军史。”

“还有谁以为他是一个愚蠢的人呢?”她马上接过话头,“除了那个你信赖的维施涅巴克罗莫夫的肤浅卑鄙小人。”

“他确实很肤浅,却不一定卑鄙。”将军说道。

“我看他不只是有些肤浅,简直有些下流,有些可恨可耻。那些欺负亲兄弟、又将亲姐妹逐出家门的人,十足是一个可恨可耻的人!”

“但这只是无聊的传言而已。”

“无风不起浪,事情不会空穴来风。父亲,我不清楚,你是最善良最正直的,你不应该接待一个与你差距很大的人,一个你本人也知道拥有不良品行的人。”

“你看见了吧,就是这样,”微笑着的将军对乞乞科夫说,“我们在一起总吵个没完。”接着扭过头对好辩的女儿说道:

“我怎么能赶他走呢? 心肝宝贝儿!”

“不必赶他走,但又不必对他照顾周到,不必露出欢喜之情。”

这时,乞乞科夫打算插口了。

“小姐,人人都希望别人喜欢他。连关在木栏里的牲口也喜欢伸出头来让人家抚摸一下:嗨,来摸摸我吧! 又有什么方法可抑制这种念头呢?”

将军马上大笑起来。

“是的,是的,肯定会伸出头:摸摸,摸摸我呀。哈,哈,哈! 我敢保证不仅是一张脸,还有比在灰堆埋过还脏包括五脏六腑在

内的整个身子都希望别人赞叹一番呢……哈，哈，哈，哈！”

大笑着的将军身子开始晃动。以前曾戴过肩章的肩膀也抖动起来，仿佛上面还沉甸甸地压着金线绣成的肩章。

一大串表示笑声的感叹词也从乞乞科夫嘴里发出，为了尊重将军，在感叹词上加上字母“э”[1]，他的身子也伴随着“嗨，嗨，嗨，嗨！”的笑声晃动起来，尽管肩膀上没有沉甸甸的肩章，没有抖动的肩膀。

“我敢打赌这个骗子偷光国库还会厚着脸皮说，不能劳而不获，我出力出谋，应该奖励一番才对呀……哈，哈，哈，哈！”

一种痛苦的表情出现在少女纯洁高贵而又可人的脸上：“噢，爸爸，那些卑劣的行为只会使我气愤，我不清楚为什么您会大笑？对于那些招摇撞骗的人没有得到大家的鄙视咒骂时，一股愤慨之情会涌上心头。我马上会变得心如蛇蝎，甚至在心里骂道：我恨不得，我恨不得……”这时的她眼眶已噙满泪水。

“你千万别把气发在我们身上，”将军道，“这事与我们无关，是吗？”他回过头与乞乞科夫说：“吻我一下就回你的房间吧。穿好衣服后我将去吃饭。而你，我相信会愿意在我这儿吃饭吧？”

“将军，只要您……”

“不准太客气！一顿便饭就别跟我客气了。我还有足够的能力请人吃顿便饭，白菜汤还是有的，相信我吧。”

乞乞科夫迅速伸出双手，虔诚感激地深深低下了头。于是，房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消失在他的视线中，只剩下他自己那双半高统皮靴的靴尖。过了一会儿，当他再抬起头时，乌琳卡已不知所踪。一个蓄着两撇浓密短髭和一把络腮胡子的高个子贴身仆人站在她的位子上，一手捧着银水盂，另一只手拿着盥洗盆。

“你不介意我当着你的面更衣吧？”

“不仅更衣，有关您所要做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当着我的面

① 俄文字母э发音为“埃”。

做。”

将军先脱下半边睡袍，接着从粗壮的手臂上卷起上衣的袖子，于是洗脸，他哼哧着，犹如戏水的鸭子一样吐出水珠。肥皂沫伴着水珠溅满一屋子。

“每一个人都喜欢听赞扬声，都爱听，十分爱听，”他一边说着，一边不停地拭擦着自己的脖颈四周，“来，摸摸我的头！说实在的，正因为没有赞扬声，我认为他不会去偷去抢的。哈，哈，哈，哈。”

乞乞科夫甭提有多高兴啦。突然，一个念头出现在他脑中。“像将军这般心存善意，天性快乐的人一定可以试一试！”他想道。这时，一个侍仆端着水盂退出了房间，他便大声叫道：

“将军大人！您对每一个人都仁慈关爱，可不可以请教您一件重要的事情呢？”

“究竟什么事？”

乞乞科夫用眼角扫了一下四周。

“将军大人，我有一个年老体弱的伯父，除了我他没有别的继承人。他拥有三百个魂灵和两千……由于年老体弱，如今他不能再管理田产，而他又不肯给我管理。为此他找了一个古怪的理由：‘对于我的侄儿我并不了解；也许他是一个无行浪子呢。我让他先自力更生，用实力证明他的可靠性，有了三百个魂灵；到那天，我会把自己的三百个魂灵交给他。”

“究竟他怎么啦？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傻瓜吗？”将军不解问道。

“若是个傻瓜也好办，那就让他自讨苦吃。但是这件事牵连到我哪，将军大人。伯父身边有一个带着一群孩子的管家婆，要是被骗，所有家产都会被他们拿去”。

“我想这是个糊涂透顶的蠢老头罢了，”将军说，“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能够做什么呢？”迷惑不解的将军边说边望着乞乞科夫。

“我有一个好主意，将军大人，您可以把村子里已全部死掉却已办好不动产契约过户手续的农奴以这种方式转让给我。我就能拿到契据给老人家看，他的全部财产就会归入我名下了。”

听到此，将军嘴里发出一连串以前从没有人发出过的笑声。刚刚才穿好一半衣服的将军经不住这阵狂笑倒在圈手椅里。他的头往后一仰，差点透不过气来。笑声惊动了全屋子的人，贴身的侍仆来了，女儿也一脸疑惑跑来了。

“发生了什么事，父亲？”她迷惑不解地直盯着父亲担心地问道。

此时，将军一时发不出任何言语。

“我的朋友，没什么，没什么。马上回你自己的房去吧。马上可以吃饭了。你放心吧。哈，哈，哈！”

将军的笑声停了一会儿之后又开始弥漫开来，一直从前厅到最后一个房间。

不安出现在乞乞科夫身上。

“伯父呀，伯父！这回他一定吃大亏了！哈，哈，哈！一群死鬼代替了一群活人。哈，哈！”

“他也真是的，笑得那么厉害……”

“哈，哈！”将军接着笑道，“这头蠢驴！难得他有这种要求：‘先让他自力更生，从什么都没有到拥有三百个魂灵，加上我给他的三百个魂灵。’简直是一个大笨蛋。”

“将军大人，他是大笨蛋。”

“哦，亏你还想得出，竟然用死人搪塞老头子。哈，哈，哈！我愿意付出最高最高的价钱看看你如何把买卖死人的契据送到他面前。请告诉我，他长得如何？老吗？性格怎样？”

“大概八十多岁吧。”

“应该可以活动吧？精神吗？他的身边有个管家婆，应该十分结实吧？”

“他不结实！风烛残年，将军大人！”

“一个傻瓜！他真是一个傻瓜！”

“将军大人，他确是一个傻瓜，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他还经常外出，进行社交活动吗？能不能自己走动呢？”

“花多点力气，他还能走走路。”

“这个傻瓜身体还结实吗？牙齿还在吧？”

“他只剩两颗牙了，将军大人。”

“这头蠢驴！老弟，千万别气愤……尽管他是你的亲伯父，但还是头不折不扣的蠢驴。”

“的确是蠢驴，将军大人。尽管是至亲，承认这个问题心里还是很难受的，不过又有什么办法呢？”

乞乞科夫正在撒谎：他自己并不难过，况且他这辈子并没有一个什么伯父。

“大人，请您开恩卖给我……”

“有了你的好主意，我可以把他们和土地、房子、坟地全部出售，把死魂灵全转给你！哈，哈，哈，哈！蠢老头儿！蠢老头儿！哈，哈，哈，哈！你的伯父肯定吃大亏！哈，哈，哈……”

马上，将军府邸的每个房间很快回荡着将军的欢笑声。

第　三　章

“假若柯什卡廖夫上校的确是个傻瓜，一切就好办了。”乞乞科夫说，如今他正站在辽阔的田野和苍茫的大地之间，除了辽阔的天穹和天上的几朵白云，一切都消失不见了。

“谢里方，你问清楚到柯什卡廖夫上校家的路线没有？”

“亲爱的巴维尔·伊凡诺维奇，当时我忙得很，总围着马车转。于是我叫卢什卡去向车夫打听呢。”

“你是个蠢货！我特地告诉过你彼得卢什卡并不可信；他是个笨瓜，是个大笨蛋！没准他现在还因为喝酒太多沉睡不醒呢。”

“这里又有什么难以解决的事情？”突然彼得卢什卡转过身子，斜着睡眼说道，“走下这座山，顺着牧场走就可以到那儿了。”

“噢，想不到你才喝了这点麦酒，你还喝了什么？没有了吧？不错，很不错。这样可以吓倒那些外国人。”乞乞科夫说完摸了摸下巴颏，心里自言自语，“对于受过教育的上等人和外貌粗犷的仆人而言，总会存在很大差异！”

这时的马车正往山坡下走，一大片牧场和种满白杨树的林子出现在他们眼前。

轿式马车边走边颠簸着，不过由于马车装着柔韧的弹簧，所以在斜坡上的车能顺利平稳地行驶，最后终于绕着牧场飞跑起来，经过一座座水磨，伴着轻轻的辚辚声音通过几座木桥，摇摇晃晃地走在不甚平整却十分舒服的低洼地。好在再没遇上一个山冈或土墩，否则每个旅客的两肋一定受不了！远处隐隐约约出现一片沙土，身边则是一棵棵柳树、纤细的赤杨和银白的白杨，美景让车上的人都觉得在享受而不是驾车行驶了。坐在前座的谢里方和彼得卢什卡不时被柳条拂过脸颊，甚至被掀掉帽子。外貌凶狠的听差不时跳下马车，大声地诅咒该死的树以及种树的人，不过他就是不愿意戴稳帽子，或者用手扶住帽檐，只是希望以后不要再遇上这种倒霉的事情。边走着眼前的白桦、枞树慢慢增多，树根周围杂草茂盛，杂草是由蓝色的鸢尾和黄色的野生郁金香组成。慢慢地树林变得阴沉，一片漆黑笼罩上来。一会儿，偶尔斑驳的阳光好像一面面亮晶晶的镜子，令人眼前发亮。路上的树木逐渐变少，越来越多的光点出现了，最后他们来到一片湖水前。水面约有四里宽，安静和谐。湖对面是一个村庄，村庄灰色的圆木农家小屋分散在湖的四周。二十多个人都站在水里，水势不一：有的到腰上，有的到肩膀，甚至有的已钻进水里，一阵阵吆喝声从水里传出来。他们正全力把一张鱼网拉到对岸去。因为这里出了一个事故。一个身材长宽大小几乎一样的、像一只西瓜或一只木桶的胖子，不知怎么搞的和鱼儿纠缠到了鱼网里去

了。绝望的他大喊大叫："杰尼斯！你这蠢小子，松手给柯兹玛呀。柯兹玛，到拉杰尼斯那边去。不用那么大力，大福玛。你马上到小福玛那里去。蠢家伙，若这样做会把网弄破的！"

事实上，西瓜因为自己的肥胖而不担心会沉下去，他太胖了，无论如何扑腾，希望从网中钻出来，水的浮力仍会把他浮起来，即使再多两个人压在他的背脊上，他仍会如坚强的水泡般和他们一齐浮出水面，最多给他们压得鼻孔眼孔屡喷气泡，时不时哼上几声。不过，他还是挺担心鱼儿扯破鱼网跑了，正因为如此，除了上述的人以外，另有一些人呆在岸上，正往湖里扔几根麻绳用劲地拉他。

"那一定是老爷，柯什卡廖夫上校。"谢里方说。

"有什么根据呢？"

"你看他一身皮肉，不仅比别人白净，而且也有老爷那样的派头。"

正在这时，与鱼网缠在一起的老爷就快被拖上岸了。感觉到脚能站立了，他就马上站起来。正在这时，他看见了驶下水坝的轿式马车和坐在车里的乞乞科夫。

"您吃过饭没有？"老爷一边问着一边用提着一条刚刚捉到的鱼来到岸边，要知道他全身还被鱼网罩着呢。这时的他就像夏天闺秀戴着网眼纱手套的那段纤手玉臂，其中一只手放在眼边挡住阳光，另一只手则按着下身，远远望去就像梅迪启出浴的维纳斯[1] 般风姿绰约。

"我还没有吃。"乞乞科夫边说边抬起便帽，在轿式马车上恭敬地行礼。

"那好啊，该谢谢老天爷。来，小福玛，拿鲟鱼给客人看一看。特里什加！你这蠢蛋，马上放下鱼网，"老爷大声叫道，"马上去帮

① 梅迪启出浴的维纳斯：指由佛罗伦萨僭主罗棱佑·梅迪启（1449—1492）收藏的维纳斯雕像。

忙从木盆把鲟鱼搬出来。柯兹玛，别愣在那儿，快去帮忙呀！”

立即，一个巨大的怪物头被两个捕鱼的庄稼汉从木盆里搬了起来。

“看！这是一个鱼中精灵！刚从河里捞回来的，”胖乎乎的老爷叫道，“到我家去吧。马车夫，继续往前走，穿过菜园子就到了。大福玛，别愣着，去吧，给他们引路，那栅门弄下来就行了，我一会儿就到。”

脚长足赤的大福玛仅穿着一件衬衫，他跑在马车前引路，经过了整个村庄；那里的庄稼汉都是以捕鱼为生，所以每家每户门前都挂着各式各样的鱼网和鱼篓。最后他跑到一家菜园里，打开栅门，轿式马车就沿着一串儿菜园驶到靠近广场上木质的教堂门前。教堂背后稍过一点，就是老爷府第的屋顶了。

“我看柯什卡廖夫还挺古怪的。”乞乞科夫在心里想道。

“嗨，我到了。”身旁的一声叫唤令乞乞科夫转过头去，衣冠楚楚的老爷坐着车来到他面前：常礼服是草绿色的粗线呢子，长裤是黄色的，脖颈上虽然没系领带却不失潇洒少年的气派！侧着身子的他坐在一辆灵巧的跑车上，整个车身几乎被他充斥了。还没等乞乞科夫和他搭上话，他的人影已消失了。过了一会儿，灵巧的赛跑马车又出现在把鱼拖出水面的那个地方。熟悉的吆喝声又出现了：“大福玛，还有小福玛，还有杰尼斯，快来呀！”令乞乞科夫感到吃惊的是，当他的车来到屋前台阶时，胖乎乎的老爷早已站在台阶上了，一见他便拥他入怀。乞乞科夫很纳闷他有什么诀窍能飞快地跑去又跑来。按照俄罗斯的古老习俗，这两个朋友交叉亲吻了三次：因为老爷是一位旧道德的维护者。

“将军大人让我代他向您问安。”乞乞科夫说。

“将军大人？是哪一位？”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将军，他是您的亲戚。”

“到底是谁呀？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

“就是贝特里歇夫将军。”面露惊讶的乞乞科夫回答道。

“可是我并不认识他呀。”主人惊诧地说。

乞乞科夫有点吃惊……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希望也许可以与柯什卡廖夫上校讲话吧？”

“千万不要这样希望。您光临的是我的府邸，并不是他的府邸。我是彼得·彼得罗维奇·彼杜赫。我的姓是彼杜赫，名是彼得·彼得罗维奇。”主人接过他的话题。

乞乞科夫呆住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转过脸询问谢里方和彼得卢什卡，这两个仆人一个坐在驾驶前坐，一个站在马车的门边，俩人都在惊讶地望着他，张着大嘴，瞪圆了眼珠子，“你们真是蠢货，明明吩咐你们去柯什卡廖夫上校的府邸，干吗跑到彼得·彼得罗维奇·彼杜赫的府邸？”

“不！小伙子干得好！来，到厨房去，每人有赏一大杯伏特加酒，”彼得·彼得罗维奇·彼杜赫说道，“先把马卸下，到下房歇歇吧。”

“非常抱歉：这是一个我料不到的错误……”乞乞科夫说道。

“没什么。您还是先赏光吃个午饭吧，再计划下一步吧：没什么错误。请吧。”彼杜赫边说边抓住乞乞科夫的手臂，把他带到屋里去了。

这时里屋迎面走来两个年轻人，他们都穿着夏季常礼服，个子纤细，犹如两根细柳条儿；但高度却比他们父亲高出很大一截。

“这是我那回家度假的小儿子，是个中学生。陪客人聊一会儿天，尼古拉沙；你，亚历克萨沙，跟我来吧。”

说完主人就消失了。

于是乞乞科夫与尼古拉沙聊起天来。就他看来，尼古拉沙长大肯定成不了栋梁。没聊上几句，他就向乞乞科夫大吐苦水，说在外省中学读书一点好处也没有，因为外省没有吸引他们的地

方，彼得堡才是他们兄弟的目的地……

“一切都清楚了，”乞乞科夫心里却想，“闹了半天，只不过学会吃喝玩乐罢了……”

“那么您爸爸的田庄如何了？”他问道。

“我把它抵押掉了，真的抵押掉了。”回答这个问题的是重新回到客厅的爸爸本人。

“不好了，”乞乞科夫心想，“若不赶快下手，不久以后一个田庄也不会剩下来。”

“那大可不必！”怜悯之情涌上他的脸颊，他说，“您又何必这么急着抵押呢？”

“那可不一定，”彼杜赫说道，“有人认为这很划算。如今大家都热衷抵押，我又怎能落后呢？老呆在这儿也挺闷的；还是让我尝试搬到莫斯科去住一段日子吧。而且我的儿子也希望我带他们去京城接受更好的教育。”

“真是笨蛋！”乞乞科夫心想，“他的全部家当一定会被花得一干二净，而且孩子会变成好逸恶劳的败家子。呆在这个舒适的小农庄，什么都可以一目了然——庄稼汉的日子不错，他们的生活也不赖。但是京城的大饭店和大戏院，又能给他们什么教育呢？这个大笨蛋，还不如住在乡下享乐呢。”

“让我猜猜您此刻想什么？”彼杜赫说。

“我想什么？”乞乞科夫不解地问道。

“您一定在想：‘彼杜赫是个蠢货，有客人来吃饭，怎么连饭菜的影子也不见呢？’老兄，别急。不用等一个短发姑娘扎好辫子的时候，饭菜就可以端出来了。”

“爸爸！我看见帕拉东·米哈依罗维奇来啦！”亚历克萨沙望着窗外说道。

“一匹栗色的马正载着他飞奔而来。”弯腰站在窗口的尼古拉沙接着说。

“在哪儿呀？哪儿？”彼杜赫走过去大声问道。

“帕拉东·米哈依罗维奇是谁呀？”乞乞科夫问亚历克萨沙。

“他是我们的邻居，一个不错的人，名叫帕拉东·米哈依罗维奇·帕拉东诺夫。”彼杜赫先发制人说。

这时，帕拉东诺夫本人正走向屋子，他是个帅小伙，身材均匀，淡黄发亮的头发鬈弯成一个个小圆圈。跟着他跑进房间的是一条叫雅尔普的气势汹汹的狼狗，铜圈叮叮当当地敲打它的脖颈。

“吃过饭了吗？”主人问道。

“我已经吃过了。”

“到底您想怎么样？吃过了午饭，那您还来到我这儿干吗？”

客人一笑道：“告诉你句放心的话，我根本没有胃口，什么也没有吃。”

“假若您见到刚才捕到的大鱼就好啦。不仅有硕大的鲟鱼送上门，还有新鲜的鲫鱼和鲤鱼呢。”

“您为什么总是那么开心？听您唠叨这些都够我烦恼不已了。”

“您为什么不开心呢？”主人问道。

“为什么不开心？沉闷！该死的沉闷！”

“我看是因为您吃得太少了。我建议您美美地大吃一顿，一切忧郁都会被抛开了。以前每一个人都是快乐无忧的。”

“好了，不用再吹嘘了！难道您从来没沉闷过？”

“从没有！而且我根本没有打算，甚至没时间去发愁。清早醒来，眼前就是厨师，马上就可以吩咐吃什么午饭，喝什么茶，这时总管来了过一会儿就可以去抓鱼，可以去吃中饭。吃完饭，不等你睡觉，厨师又出现了，又得准备晚饭的菜单；接着又得给厨师安排明天午饭，还有什么时间去发愁呢？”

趁着聊天的当儿，乞乞科夫偷偷观察来客，后者异常的英俊，秀美均匀的身材，尚未脱去年轻的羞涩，脸颊处女般光洁白嫩，这一切都令他赞扬不止。不管是情欲还是悲伤，还是激动不

安的情绪，都不敢碰触一下他那青春的脸，在上面留下标记，尽管没有给它加入一些动力。虽然那些讽刺的笑意可为这张脸增添生气，但睡意朦胧的样子始终挂在脸上。

“假若您允许我插一句话，”他说，“我会说，我也不明白您这样人品的人干吗会不快乐呢？肯定啦，除了被生活所迫或受仇人中伤，总有一些喜欢置人于死地的小人存在……”

“请您务必相信我，”他的话头被来访的男子打断了，“我希望生活缤纷多彩，有时候我十分希望出现一些插曲：喏，有一个人把我惹生气也好——有时连这个也没有。沉闷，沉闷！”

“您是不是嫌田庄土地太少，魂灵数不多？”

“根本不是如此。我哥哥和我共有一万亩土地，还有一千多个魂灵。”

“这真是奇怪，我无法明白一切。可能是收成不好，疫病流行吧？那么男性农奴死了多少？”

“刚好与此相反，所有的事情都好极了。我哥哥是一个相当聪明干练的主人。”

“那为何您还觉得不快乐？我真的不明白。”乞乞科夫边说边耸了耸肩。

“来，让我们赶走不快乐吧，”主人说，“亚历克萨沙，马上到厨房去，马上叫厨师把上好的馅饼送上来。咦，叶梅里扬去哪里啦？还有安东什卡这偷儿在哪？怎么到现在还不上冷菜？”

就在这时，房门打开了。手捧餐巾的傻子叶梅里扬和偷儿安东什卡出现了。他们用托盘在铺好的餐桌上放上六瓶颜色各异的饮料。然后他们把各种各样令人口水直流的美味放在托盘和长颈玻璃酒瓶的周围。精干的侍仆走来走去，一道道用盖扣着不知什么内容的菜陆续上台，从盘隙还可以听出牛油发出的吱吱声响。其实傻子叶梅里扬和偷儿安东什卡干得挺好的，这两个绰号只是为了勉励爱抚他们罢了。老爷并不是一个习惯责怪奴仆的人，他本性平和。不过俄罗斯人就是像喜欢喝一杯伏特加酒加

强胃的消化功能一样总喜欢用挖苦的词语形容事物。本性如此，又有什么办法呢：那些平淡无味的东西并不能引起他的兴趣。

正菜在小吃后被端上来。这时亲切热情的主人变成一个霸道的暴君。只要他一发现哪位客人盘子里剩下一块菜，马上会敬上第二块，还美言曰“假若不成双成对，人兽鸟禽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若是见谁的盘子里剩下两块菜——马上会敬上第三块，并美言曰：“二又怎么够呢？上帝喜欢三位一体。”等到客人吞下第三块——他又会对客人说：“哪里有三只轱辘的大车？哪里有只盖三只墙角的茅屋？”对四他也有一句成语，对五——另外又有一句。乞乞科夫一连吃下十二块也不知菜为何味。他心想：“好啦，我看主人再也找不出其他借口了。”事实并非如此：没有言语的主人把小牛的脊背全倒进他的盘里面，填满肝脏之类东西的肉被串在铁扦上烤熟了，要知道它们可是来自一头健壮的小牛。

“要知道我用牛奶整整喂了它两年，而且像对儿子般尽心尽力照料它。”主人说。

“我真的吃不下了。”乞乞科夫说。

“试一试吧，再说‘吃不下’也不迟呀。”

“喉咙里实在没有地方再装下去了。”

“那可不一定，有一次教堂里已水泄不通，不过市长大人一到——马上就有地方啦。要知道原先一点空余的地方也没有。您再尽力试一试：就把这一块当做市长吧。”

乞乞科夫不得不再试一试——这一块就当做是市长。终于在原先好像什么东西都放不进去的地方找到了位置。

“唔，这种人绝对不能到彼得堡或莫斯科去。像他如此热情大方，到那里不用三年一定会把钱花个精光。”也就是说，不知道他在这方面是否有大进展：就算他不慷慨大方，不用说三年，就算三个月也会令他把钱花个精光。

主人不断地劝酒；若是客人喝不下，就让亚历克萨沙和尼古

拉沙顶上，而他那两个儿子一点不介意，依然灌下一杯杯酒。可以从中猜测，来到京城之后他们专攻人类的是哪一门知识了。客人可顶不住了：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他们才踱到凉台上，好不容易才在圈手椅里歇一会儿。主人则坐在他那把可容纳四个人的圈手椅里进入了梦乡。很快他沉重的身子变成铁匠铺的抽风箱，一阵阵就算是时髦的作曲家也难以创作出来的音响从他那硕大的嘴巴和鼻孔眼传出来：既有鼓声，又有长笛声，还有一种断断续续的如狗叫的呜呜声。

“看他打得多带劲呀！”帕拉东诺夫说。听到这里乞乞科夫笑了起来。

“当然啦，若这样吃下去，哪还有时间发愁？很快就困得想睡觉了。对吗？”

“当然。可是我——不过，请原谅，——我还不能彻底明白，一个人为什么会发愁。要知道排遣忧愁的办法多着呢。”

“还有什么？”

“对年轻人而言，办法肯定不少。比如跳跳舞，弹奏乐器……甚至还可以结婚成家。”

“那么娶谁呢？”

“相信邻居周围肯定有漂亮有钱的年轻小姐。”

“真的没有。”

“那也可以到另一个地方去寻找去拜访一下吧。”忽然一个绝佳的主意在乞乞科夫脑海里出现，“我就有一个绝妙的法子！”他盯着帕拉东诺夫的眼睛说道。

“你有什么好法子？”

“去旅行。”

“去哪里？”

“假若你有时间，不妨和我结伴而走。”乞乞科夫说，他偷望了一眼帕拉东诺夫。心里打着主意，“不错，如此一来，可以分摊开销，那么车辆的修理费就可以全扔给他了。”

“您接着打算去哪儿？”

“这次出行并不是为了我自己，全是受人之托。我的挚友，也就是我的恩人贝特里歇夫将军委托我代他拜访几位亲友……的确，拜访亲友仅是拜访亲友，可是其中，也可以这样说，有很多长处：毕竟可以看看外面的世界，拜会拜会各种各样的人士——不管是谁，不论他说些什么，总是一本活的教科书，更是一门重要的学问。”

言罢乞乞科夫又在心里琢磨：“这个主意不错。全部开销可以挂到他的账上，既可以骑骑他的马，又可以让我在他的田庄上休息一段时间。”

“那么我干吗不出门散散心呢？”这时帕拉东诺夫想道，“反正呆在家里又没什么事做，田庄该由哥哥经营；对我来说没什么阻碍。那么我干吗不出门转转呢？”

“那么你是否同意先去拜会家兄，在寒舍呆上一两天再走呢？否则他不会让我走的。”

“非常愿意，三天也可以。”

“好吧，我们击掌为定！走！”帕拉东诺夫变得活泼起来，马上接话道。

俩人拍了拍巴掌，说：“走！”

“你们俩去哪儿？”主人醒了，睁圆了眼睛问道，“不准离开！两位老爷。我已吩咐车夫卸下行李，您那匹马驹，帕拉东·米哈依烈奇[1]，我也吩咐放到十五里外的地方去吃草了。无论如何，你们都得在这里呆一夜，明早吃过午饭后你们要走我是不会再拦住你们的。”

那么乞乞科夫还能怎么办？只好同意主人的要求了。不过他们度过了一个美妙畅快的春夜。主人安排了水上的娱乐。二十四支桨在十二名船工手中上下翻飞，他们边载着他们在平静

---

① 帕拉东·米哈依烈奇：即米哈依罗维奇。

的湖面上急驰边放声高歌。经过湖面，他们驶到一条没有边际的大河，由于两边岸壁稍微倾斜，船儿不时碰到横截河面用于捕鱼的绳缆。平静的湖面无一丝波纹；只有两岸美景不断出现在他们眼前，丛林连着丛林，树木错落参差，真是一幅令人流连忘返的美景呀。突然，船工手里的二十四支桨在用力一划之后插进了水里，马上全部往上抬起，轻盈的小船便如鸟儿般在平静的水面展翅前行。领唱的船工正坐在舵手后面的第三个位子上，他可是个棒小伙：肩膀宽阔，声音高亢清亮。开始几段引子给他唱得如歌如泣，仿佛一只夜莺在歌唱，和声的是五个棒小伙，再加上六个船工在旁帮腔。立即，像俄罗斯大地一样辽阔的大地上飘荡起他们美妙的歌声。彼杜赫也来了精神，凑上去附和了几声，为合唱团不足的地方增添了力量，这时的乞乞科夫也觉得自己是一个俄罗斯人。只有帕拉东诺夫暗想："我真不知道这凄凉的歌声有什么动听之处？听到它，心里反而更觉难受。"

天色将晚，船儿也踏上了归程。漆黑的水里已经没有天空的倒影，昏暗中只有木桨拍打水面的声音。看见岸上点燃的一堆堆篝火，于是他们摸黑上了岸，渔夫们忙着在三脚炉架上用新鲜美味的尖齿鱼做汤呢。村子里的人全都回家了。农庄的牲口和家禽都已归家，就连它们掀起的灰尘也已经平息。暮归的牧童正骑在门口，等着别人赏赐一壶牛奶或者分享美味的鱼汤。黑暗中只有低低的嘈杂人声和不知是从邻村哪儿传来的犬吠声。皎洁的月亮升上枝头，黑暗的四周被一片亮光笼罩着，于是一切都变得亮堂堂了。多美妙的景色啊！但是没有一个人有心情去欣赏它。骑在两匹剽悍大马上的尼古拉沙和亚历克萨莎并没有心思在夜色中追逐驰骋，他们的心已飞向莫斯科，飞向糖果铺和大戏院，这是从一个来自京城的过路士官生告诉他们的。而他们的父亲正在考虑如何好好款待两位客人。帕拉东诺夫连打哈欠。而乞乞科夫正兴奋着呢。"噢，要是什么时候我也买一个村子就好了。"这么一想，未来娇妻和一群小乞乞科夫的身影立即出现在

他脑海。

丰盛的晚餐后巴维尔·伊凡诺维奇来到他下榻的房间，躺在床上，摸摸自己的肚子，他惊讶道：“这只大鼓！怕是连市长也装不下了。”不幸的是，主人的书房正在隔壁，而墙壁又很薄，他的一言一语全部传入主人耳里。于是主人在向厨师点的次日早餐时，不仅菜点繁多，而且美味得连死人也会狂流口水，完全可以和一顿午餐媲美。

“四方形的鱼肉馅饼，”主人边吸气边吩咐道，“你把鲟鱼的颊肉和脊筋塞进一只角，另一只鱼塞荞麦粥、带葱的蘑菇、甜鱼膏、牛脑髓，只要你认为可以入味的东西。不过，馅饼既要烤得又黄又脆，又要软一些。至于馅儿，要烤熟，让它的味道统统集中到皮子里去，来个全部馅儿。若是各种有滋味的东西不成片儿，而是到嘴就如雪般快速融化，让人吃的只知其味，感觉不出馅儿的味道。”彼杜赫边说边咂着嘴，嘴唇皮吧哒吧哒直响。

“我真希望鬼把他抓走，老不让人睡觉。”乞乞科夫想道，他为了避免再听见什么，用被子蒙住头。不幸的是，声音还是透过被子钻进了他的耳朵。

“再把甜菜丁、胡瓜鱼、乳蘑、芜菁、胡萝卜、豆荚等各种有滋味的东西放进鲟鱼肚子里，各种各样的配料放进去才入味。还有，往猪灌肠里放点冰，让肠子鼓得圆滚滚的。”

接着，彼杜赫还点了很多菜，一大串的“要煎，要烤，要蒸得入味”。直到说到一只什么火鸡的时候乞乞科夫才酣然入睡。

第二天，每个客人都吃得饱饱的，帕拉东诺夫饱得上不了马了。他的那匹大马也被马夫牵回去了。于是他们俩人上了轿式马车，车后则是懒洋洋的大头狗：它也太饱了。

“真是太过分了。”当他们从院子里驶出去时，乞乞科夫说道。

“他才不觉得苦闷呢，真让我气恼！”帕拉东诺夫心里暗道。

“假若我和你每年有七万收入，”乞乞科夫想道，“我才不会

觉得忧郁苦闷呢。那个有一千万家产的专卖商摩拉佐夫就不一样……好大好大的家产呀!”

“中途停下来时你方便吗?我可以顺便和家姊和姊夫说声再见。”

“非常乐意。”乞乞科夫说。

“若您对经营田地产有兴趣,”帕拉东诺夫说道,“相信您会觉得认识他是件有意思的事情。我肯定比他更聪明干练的管家您是找不到的。在十年之内他的田庄就大为改观,本来有三万进款,如今有二十万呢。”

“哦,肯定是一位很值得尊敬的人! 我很有兴趣和这样的人结识。真的,我一向如此。请问他叫什么名字?”

“柯斯坦若格洛。”

“这是他的本名和父名吗?”

“那是康斯坦丁·菲约陀罗维奇。”

“康斯坦丁·菲约陀罗维奇·柯斯坦若格洛!我相信和他相识一定很有意思。认识这样的人一定大有教益。”

给谢里方引路的是毛遂自荐的帕拉东诺夫,因为谢里方勉强地稳坐在赶车人前座上,十分有必要给他引路。有两次彼得卢什卡几乎从马车上一头栽下车去,最后非得用绳子把他捆在赶车人前坐才行。“两个畜牲!”乞乞科夫骂道。

“看吧,看吧,如今已到了他的地啦,”帕拉东诺夫说,“这一切是另一个样子。”

真的,连绵的树林伫立在广阔的田野上——一排排如箭的树木规格一致地排列着;后面是稍微高一点儿的树林,但也有幼林;再后面是又高一点的老树林。背后又是一片像刚才那样前是幼林,后面是老林的葱葱郁郁的田野。于是,他们如通过一重重地洞般来回三次穿过了树林。

“这里所有的树林,在别人手里十二年也长不出来,但在这里不用八年、十年就长成了。”

“如何才能做得这么好呢？”

“我看还是去问他自己吧。他是一个擅长地质的专家。他不会做没有用途的事情。他十分了解土壤的脾性，知道谁和谁是邻居一样恰如其分地安排哪一种庄稼旁边该种哪一些树。经过他的安排，每件东西总有三四种用途。栽种树林，不仅可以生产木材，还可以给耕田增加适当的水分。而落下的枯叶可以当做肥料，遮挡一些阳光。所以周围闹旱灾时他那儿不闹旱灾；周围欠收的年份里，他那儿却丰收。遗憾的是，我不太明白他的事情，不过他还是有自己独特的作法，要知道大家都叫他魔法师呢。”

“我也认为他是个厉害的人物，”乞乞科夫心想，“非常遗憾的是这个年轻人不够成熟老练，没能讲得更深刻。”

最后，村庄出现了。木造小屋依次散布在三个高坡上，每个山坡上都屹立着一座教堂，四周堆着巨大的稻草和干草垛。远远看去和一座城市没什么区别。“很好，”乞乞科夫自忖道，“肯定有一位农业巨头住在这儿”。这是一座十分坚固的木质小屋；笔直舒坦的街巷；就连停在路边的大车——那大车一定是牢固极了的新车；看到的庄稼汉都有一副精明灵巧的外表；牛羊都是肥壮精干的；连农家的猪也有一副养尊处优的模样。由此可见，庄稼汉就像歌谣唱的那样，过的是金银财宝铺满地，收也收不完的好日子。这里并没有刻意建造的英国式花园和草地；却按照旧习惯开了一条两旁是谷仓和作坊的大街，尽头是老爷的府邸，老爷从这里可以看见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在府邸上空特地悬挂了一盏路灯，四周十五里的地方都可以照亮。无论谁走到台阶，侍仆就会出来接待他们，他们的动作敏捷利索，比酒鬼谢里方迅速多了，尽管他们没有穿常礼服，而是土制的哥萨克式的蓝色粗呢大褂。

亲自来到台阶迎接的是女主人。她脸色既白嫩又粉红；好像万里无云的晴空般美丽。她的外貌和帕拉东诺夫就如一个模子出来的，不同的则是她不像他那样没有精神，而是外向和快乐。

“弟弟！你好！十分高兴看见你。可惜康斯坦丁外出了；快了，很快他就回来了。”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有些事情要解决，他去找村里一些做买卖的人了。”她边说边把客人带到里屋。

为了解开心中的疑问，乞乞科夫仔细打量这个有二十万进款的人的住所。希望从中能发现主人的喜好，就像根据贝壳来推测曾在其中居住并留下痕迹的牡蛎和蜗牛的形状一样。但是所见的一切并不能做出判断。全部的房间四壁皆空，简单大方；没有油画，没有水彩画，没有铜器，没有鲜花，没有摆设瓷器的木质书架，几乎连书也找不到。可以这样说，住在这里的人不是在这里面，更主要是在庄稼地里度过生活的，而且他的思想并不仅仅是从容不迫地在舒适的圈手椅或在壁炉前面烤火时考虑的决定，更多的是工作时就出现在脑海里，而且出现在哪里就在哪里将它变为现实。乞乞科夫仅仅从每间屋子里看到女性操持家务的痕迹。很多整洁的菩提树木板被摆在桌子和椅子上，木板上面则放着很多准备晒干的花瓣。

“姊姊，什么脏东西放在这里？”帕拉东诺夫好奇地问。

“不是脏东西。”女主人说，“要知道这是医治疟疾极好的药，去年还是靠它治好全部的庄稼呢。这种是用来浸酒；它是用来做果酱。平时你们喜欢拿果酱和腌菜笑话别人，若尝起来，又会大肆赞扬一番。”

这时帕拉东诺夫来到钢琴前，顺手敲了几个音符。

“天！这台老家伙真旧啊！姐姐，你不觉得不好意思吗？”帕拉东诺夫道。

“没办法，弟弟，我也不想这样，很久以前我就没有时间搞音乐了。我那个八岁的女儿，我必须教育她。我把她带给外国家庭教师教育，就是希望有更多时间搞音乐——真的抱歉，弟弟，我很难接受这个建议的。”

“姊姊，现在的你很乏味了，”弟弟边说边踱到窗口，“哦！是他！他来啦！正朝这儿走来！”帕拉东诺夫说。

于是乞乞科夫立即抢到窗口。只见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往前走来，他皮肤较黑，健康敏捷，身上穿的是一件骆驼毛呢的常礼服。似乎他并不太注重服饰，头上随便戴着一顶毛绒便帽。这时，两个身份卑微的人来到他身旁，摘了的帽子放在手里，只见他们边走边谈，讨论着什么事情。一个是平凡的庄稼汉；另一个则是外乡的地主，这是个腰间穿着蓝色大褂的狡猾家伙。他们三人到台阶旁边收住了脚步了，谈话声也传到了屋里。

“你们不妨试试这样：首先向你们的老爷赎身。我完全可以承担一切开支，以后你们给我工作就可以了。”

“康斯坦丁·菲约陀罗维奇，不用赎身了吧？您可以买下我们。到您那里就可以变得聪明了，掌握一切了啦。这个世上您是最聪明的人了。现在的难题就是我自己保护不了自己。酒保出售这种烈性酒，喝一小盅，五脏六腑就像火烧般，非得灌下一大桶凉水才行。还没等你完全清醒，只怕钱已不见了。吸引人的东西太多。我十分讨厌，邪恶的魔鬼把世界变成如此，各种歪点子都会出现，总把庄稼汉引上歪道；不是抽烟就是各式各样的坏东西……但又有什么解决方法呢？康斯坦丁·菲约陀罗维奇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很难把握自己。”

“请听我说：源头在我身上，但也是迫不得已的啊。当然啦，来到这儿你要什么有什么——牛马齐全。但问题在于我对庄稼汉的规定比别处高。来到我这儿工作，首先无论是给我干还是给别人干，千万别偷懒睡觉。我自己还得像老黄牛般苦干，到我这儿干活的庄稼汉也得如此才行。我自己经历过：不干活的人脑子里会钻进一大堆坏主意。对于这一点你们可得充分了解，仔细琢磨。”

“放心，对这一点我们了解琢磨了很久，康斯坦丁·菲约陀罗维奇。就连上了年纪的人也会说：‘在您手下的庄稼汉人人财

产多多，又有什么好说。一切都是有理由的：教士向来乐于助人。但是在我们这里全部教士都当差了，死个人葬礼也没法办了。”

“别担心，你先回去好好考虑一下吧。”

“嗳，好的。”

“康斯坦丁·菲约陀罗维奇，请再帮我一回……不妨压低价格吧。”另一边穿蓝色大褂的外乡地主劝道。

“讨价还价并不是我的作风，我不喜欢如此。我和别的地主不一样，你们喜欢在当票到期的时候捞点好处对付他们。对于你们，我十分清楚。有一份花名册在你们那里，谁的当票什么时候赎回来了你们最清楚。一切都有利于你。他缺钱时你可以出半价得到它。我并不喜欢你的钱。就算我的东西三年内卖不出去，我也不担心。当铺里的债没有我的份。”

“并非如此，康斯坦丁·菲约陀罗维奇。不是我自己的利益，只为了以后能和您继续做买卖，请务必收下这三千块定金，请别推辞！”富农从怀里掏出一把沾着油污的钞票。面无表情的柯斯坦若格洛接了过来，没有数一数就塞进常礼服屁股的口袋里了。

“嗯，”乞乞科夫心想，“这和塞一块手帕没什么两样。”

这时柯斯坦若格洛走到客厅的门口。黑黑的脸颊，花白而僵硬的黑头发，会说话的眼眸，南方血统的外向热情的，不矫揉造作的表情都深刻留在乞乞科夫的脑海中。他并不是纯种俄罗斯人。他的祖先来源他也不清楚。他的家世他也不认为该去注重，这一切对一个经营家业者而言都是额外的事情。而且他坚信是一个纯俄罗斯人，毕竟他只会俄语，其他的一概不懂！

接着帕拉东诺夫介绍了乞乞科夫。他们友好地互相吻了一下。

“现在我已决定到别的省份观光一下，顺便消除一下心头的不快。”帕拉东诺夫说道。

“很好，”柯斯坦若格洛说，“那么请问，”接着他侧过身子和蔼地问乞乞科夫，“现在你们准备去哪里？”

“请允许我解释，”彬彬有礼的乞乞科夫把头扭到一边，一只手不时轻抚圈手椅的扶手道，“这次出行并不是为我自己，完全是为了别人：我的知交贝特里歇夫将军，也就是我的恩人，他委托我代为拜访几位亲友。虽然表面只是访问亲友，但从别的角度看，对于自己也大有收益，可以了解外面的世界，多多结识各界朋友……真不失为一本真实的教材书，一门活的学问，更不用说通过四处游览可以去除病痛的好处啦。”

“说得好，的确可以多去游览其他地方。”

“真是高见，我认为也有道理，是该四处游览一番了。可以见到很多以前没见过的事物，也可以拜会呆在家里遇不到的朋友。真的，听别人一番话，比读十年书还有益呢，以现在为例，机会就在身边……康斯坦丁·菲约陀罗维奇，现在我要向您请教，请指点一下，用您的知识诱导我很久没有开窍的心灵。要知道这时的我很久没有被滋润了，等候着谛听您的教诲呢。”

“需要我教诲？到底有什么好教诲？”柯斯坦若格洛谦虚地说，“我自己也是学得并不多，很多东西都是不甚理解的。”

“绝妙的指点，足下恳请告诉我们怎么样掌握经营农业的窍门，怎么样才能取得固定收入，拥有真实财产的收入，而且如何做到既遵守法规又获得别人的爱戴。”

“您可不可以这样，”柯斯坦若格洛想了一会儿说道，“请您在寒舍呆上一天，我会把所有管理方法告诉您。到时您会发现其中没有什么窍门。”

“是的，请您务必留下，”女主人挽留道，接着扭过头询问弟弟：“弟弟，你也没什么急事要办，留下吧。”

“巴维尔·伊凡诺维奇有什么决定？我并没什么意见。”

“我十分乐意留下来……但是有这样一件事情：一位名叫柯什卡廖夫的上校是贝特里歇夫将军的亲戚。”

“我认为他是一个神神经经的人。”

“若真如此，我可不希望去拜访一个神神经经的人。但无论

如何，贝特里歇夫将军是我的知交，我的恩人呀……”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柯斯坦若格洛说道，“到他那儿得赶十里多的路程。若您打算立刻到他府上，最好坐上这架快捷的四轮马车，您就能在喝茶之前回到这里了”。

“的确不错！”说完，乞乞科夫拿起了帽子。

快捷四轮马车开了过来。三十分钟后就把他带到上校的田庄里。这是个乱七八糟的村子，“周围不是建新房子就是重修旧房子。大批大批的石灰、砖瓦和木料塞满了街头巷尾。完工的几间房屋很有官府衙门的派头。有一间屋子门上用金漆写着：“农具仓库”；另一间则写：“总会计室”；还有：“农务委员会”；“村民典范教育学校”等等。总之，各种性质的房子都有了。

当他看见上校时，他正在高脚账桌旁算账，一支鹅毛笔被他咬在嘴里。乞乞科夫受到上校热情亲切的接待。上校是一个热情好客、平易亲切的人：一看见乞乞科夫就倾诉他为了农庄的昌盛已经尽心尽力了；接着又语重心长地开导说，要农民开窍，需要高尚的情操，必须依靠文明的熏陶，高雅的文艺和美术，才能够培养造就高雅的人，这真是件难事。比如说，他还不能使村里妇女习惯束腰，但是在德国，早在一四年[1]，他和团部在那儿战斗时，磨坊主的女儿也学会弹钢琴了；再说，就算再落后无知，他是不会提早放弃的，他希望村里的农民学会犁田，又要让他们学会弗兰克林[2]有关避雷针的著作，领会维尔吉的稼穑诗，再或者是《土壤的化学分析研究》等等。

“说得对，为何不这样呢？”乞乞科夫自问道，“不过我到现在尚未读完《拉伐耶尔公爵夫人》，实在太忙了。”

对于如何使人们生活富足充实上校还滔滔不绝说了一大堆。他上身的巴黎款式的上装就说明了一切。他确信，只要有半

---

① 一四年：指一八一四年，当时俄军追击拿破仑残部至德国境内。

② 弗兰克林（1706—1790）：美国科学发明家。

数的俄国庄稼汉换上德国款式的裤子——相信俄罗斯的黄金时代将会来临，科学日新月异，商务也会欣欣向荣。

乞乞科夫特意望了他一眼，心想：“和这一位该讲实话了”；很快他列出了他的要求，他需要一些具有什么特点的农奴，过户契约和一切手续全部安排妥当。

“我可以根据你的言语判断出来，”上校显然很明白，“您要求我帮助您吗，对吗？”

“就是这样。”

“可以，麻烦您用文字把它表述出来吧。首先把申请书交到报告收发室，收发室就会把编好号码的申请交给我。我审批之后就交给农务委员会，在那里抄录后会交给管家，然后管家会同秘书……”

“天啊！”乞乞科夫尖叫，“要是这样下去，得等多久呀？到时如何用文字来表达这件事情呢？其实这是件挺特殊的事情，农奴是死了的。”

“不必担心，您可以这样写：这是个特殊例子，农奴已经死了。”

“可是，若写上‘死了的’肯定行不通。我希望别人不知道他们已不在人世了，虽然他们并不存在。”

“那么，您就写：也许应该，是该让人觉得他们是活生生的。有书面手续，事情才会容易一些。在英国，甚至法国——都是如此。我可以派一名管事给你，他会陪您到周围看一看。”

接着他摇了摇铃；应声进来了一个人。

“秘书！请叫管事来。”进来了一个不像庄稼汉，又不像官员的人，他是管事，“就由他带您到那些应该见识一下的地方走走吧。”

出于好奇，乞乞科夫十分乐意和管事去拜访一下那些必要的地方。由于报告收发室主管赫鲁廖夫被选调到最近成立的农业建筑委员会去了，所以那儿只挂着牌子，门则紧锁。主管变成

了老爷的贴身侍仆别廖佐夫斯基;但如今他又被调派到营造委员会去了。当他们来到农务司时,看见一派装修的景象,于是他们弄醒了一个醉醺醺的人,却不能从他嘴里掏出什么来。“这里乱得很,”最后管事老实地告诉乞乞科夫:“这里所有的事情都由营造委员会主管,能干的人都不干正经事了,随心所欲被派到他喜欢的地方去了。就连老爷也是听他们的。在这里,除了营造委员会谁也没利益可言。”可见他十分不满营造委员会。乞乞科夫看了周围一眼,事实也如此:处处都在大干特干。于是乞乞科夫没有心情再走下去了,但又如何向上校汇报到了什么地方,发现什么情况呢。要知道他的田庄乱七八糟,让人摸不着头脑,而且根本找不到报告收发委员会。

回去后,乞乞科夫把情况和上校汇报了。听后上校气极了,激动地抓住乞乞科夫的手。马上抓起纸和鹅毛笔,匆匆写下八点批评意见:营造委员会并不能够自主使用不属于它范围的干事,总管不能允许收发室代理主任尚未移交的公务就外出调查,农务委员会不能漠然处理报告收发室名存实亡这件事。

“这真是在乱搅一通。”乞乞科夫心想,这时他打算道别离开了。

“我不会允许你走的。要知道我的自尊心已经严重受到伤害。我希望你了解,有组织的、严明公平的管理机构有何意义。我会将您的事情交给另一个人着手,他有足够能力:他是一个优秀的大学生。我想让您看看我的农奴里有哪些人才……我请您先到我的书房小坐,为了节约您的宝贵时间,”上校边说边开了一扇门,“这里设备齐全,有书、有纸、有鹅毛笔、有铅笔,现在您是主人,请任意。每个人都应该拥有文明。”

他被柯什卡廖夫引进了一间书房。这是一间充斥了各类书本的大厅,没有一丝间隙,动物的标本也有。藏书则各式各样:不仅有林业的、畜牧业的、养殖业的、园艺的;还有令人眼花缭乱的专门杂志,那只寄给老订户,尽管没人去读它。乞乞科夫发现全

是一些不能用来快乐地耗费时间的书，于是便转过身去看另一个柜子。不看还好，一看更痛苦，那些都是哲学著作。题目为《思维领域初探。论共性、综合、本质，兼论其在阐明社会生产率有机因素方面之运用》的六大部书便出现在他面前。无论乞乞科夫翻到哪一页，每一页上都有：显现、发展、抽象、绝缘、关联等十分生涩难懂的术语。“这些不符合我的要求。”乞乞科夫说道。于是转身看第三口柜子，艺术方面的书全在那里。他便从中拿出一大本鬼神满篇、庸俗插图的书，津津有味读起来。中年的单身汉一直很喜欢看这种插图，就连那些时常进出芭蕾舞剧院和其他各种低俗庸俗娱乐场的老头儿也爱看。看完书后，乞乞科夫还想再拿一本类似的书，柯什卡廖夫上校就来了。他手里抓着一张纸，十分高兴。

“我刚刚与您说的人是个高手！全部都办好了。我会为了这件事升他的官职，升得比别人高，我会为了他一个人多设一个司。您看，在这几分钟内他凭着自己聪明才智把一切全办妥了。”

“十分谢谢老天爷开恩！”满心欢喜的乞乞科夫暗暗祈祷。上校接着说：

“拜大人所托，本人思虑良久，着手处理此事，现汇报如下：

一、勋章获得奖，六品文官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君，不慎将纳税魂灵错称为已死的魂灵，这其中就有不妥之处。从他的意思看来，是指准备死去的人，而不是已经死去的人。但是这种称谓已可以表明，他的错误之处来自教堂附近小学教育的限制，而不是他本人的习惯，要知道魂灵乃是永恒不灭的事物。”

“好家伙！”柯什卡廖夫停下来得意地说，“虽然他在这儿讽刺了您一下。不过您得赞叹他做得很周密呀。”

“二、由于本田庄的农奴全部典押了。不管是快要死去的人，还是其他情况的人，只要在大人名下就应该全部典押，并且每名农奴再交一百五十卢布作为押金再进行典押。除了古尔玛维依

罗夫卡小村之外全部都得典押，因为该村与地主帕连奇歇夫打官司还没有结果，划分不清的土地还不能擅自转让出售，这项决定已在《莫斯科公告》第四十二期上颁布。”

“事情如此，为何这么迟才告诉我？让我为了这些没意思的事情白白等到今天。”乞乞科夫生气道。

“您说得也对。我要您通过书面手续发现这件事情。这并非捉弄你。就是一个傻瓜在偶然情况下也会有惊人之举，但我认为只有留心去观察才能解决问题。”

气极了的乞乞科夫不再文质彬彬，拿起帽子就往外跑，一直跑到门口：他真的气极了。马车夫和四轮快捷马车正等在那儿，车夫明白没必要卸下马匹，假若要饲料，得递上申请书，非得等到第二天才能接到允许发给马匹燕麦的通知。这时，恭敬有加的上校追上了来。他死死拉住乞乞科夫的手，把它放在胸口上，因为乞乞科夫让他可以真切地看到办理书面手续的全过程，他很高兴；又指出严厉地教训少不了，谁叫一切事物都有其惰性呢，上了油的发条也有生锈变松的时候；由于这一件事，他想出了设立一个新委员会的好主意，就叫营造委员会行动监察委员会，如此一来就不会有人偷盗了。

乞乞科夫回去时晚了，那时已上灯了，他气极了，一肚子的怨气。

“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看到他走进门口，柯斯坦若格洛说。

“有什么事情你们谈了那么久？”帕拉东诺夫问。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蠢货。”乞乞科夫说。

“这没什么，”柯斯坦若格洛说，“柯什卡廖夫是个不错的人。他有自己的优点，通过他，可以夸张地、抽象地反衬出我们这里聪明人的愚蠢——因为这些精明能干的人没有从国情出发，就全部把愚蠢的做法全部套了过来。真弄不明白现在这些地主：既建立管理处，又搞作坊，又创办学校，又是成立委员会，该办的都

办啦。他们都是聪明人！一二年法国人离开后，原本还有些好转，而如今，一切又弄糟了，甚至比法国人还糟得更甚呢。相比之下，彼得·彼得罗维奇·彼杜赫还是个好地主。”

“你应该知道他已经把田庄押给银行了。”乞乞科夫道。

“是的，是的，现在什么都拿去抵押了，什么都拿去押给银行了。”开始生气的柯斯坦若格洛说道，“不管是做帽子的工人，做蜡烛工人，从伦敦聘请来做蜡烛的师傅，还是其他人，都变成买卖专家了。地主是一个尊敬的称号，如今他做了作坊主、工厂主，真了不起啊。还竟然用纺织机器织出透明的薄纱卖给城里的小姐太太们呢。”

“然而你自己也办工厂了。”帕拉东诺夫插了一句。

“是谁办的？它们是天生就有的吗？很多羊毛堆积在仓库，卖不出去——于是我把它织成平常的粗呢料，由于价廉物美，在本村的市场上一抢而光，要知道在我们村子里的庄稼汉十分称心合意呢。那些鱼鳞，前六年工厂主都把它们白白扔到河里了——你知道我怎么处理吗？——一旦把它们熬成胶水就赚了四万卢布。我这里可是如此办起来的。”

“真是一个聪明鬼！”瞪大眼睛的乞乞科夫直瞪瞪地望向他，心想，“这真是一只会制造财富的手。”

“由于很多快饿死的人来投奔我，于是我办起了工厂。虽然碰上了荒年，我与那些没有耕田播种却全心全意办工厂的地主一样，我竟然办了很多间类似的工厂。别人扔掉的下脚料很多，我有足够的能力每年开一家新工厂。只要你仔细观察自己田庄的周围，就可以找到很多可以生财的废品，多得让你看不过来，直嚷：不用了。我也不会因为拥有几间美丽豪华的宫殿就把那些废料藏起来。”

“真让人吃惊，尤其是每种废料都是可以增加利润的宝贝。”乞乞科夫说道。

“得了吧。假如踏踏实实办事倒也可以了。要是一个机械匠

打算开启一只工具箱，而且不选择按部就班地打开[1]，自己坚持一定得专程去伦敦考查一番，就会出现问题了。”这时柯斯坦若格洛吐了一口唾沫，“自从国外回来后，他会增加不少愚蠢的因素，比以前更蠢一百倍！”

“哎呀，怎么又大叫大嚷？康斯坦丁。”他的妻子关心道，“你得明白这对你身体没啥好处。”

“假若是与己无关的事，倒可以不关心。若真与自己有关，又怎能不生气呢？真担心俄罗斯人的性格会越变越坏。如今，以前没有出现的唐吉诃德的身影已出现在俄罗斯人的性格里了。若是他十分热衷大搞教育，那一个教育界的唐吉诃德就会出现了，一些连傻瓜都不会办的学校就会出现了。教育出来的人根本没有什么用场；城里没用上，乡下也没用上，自己是一个酒鬼，还自以为很有能耐呢。若是他喜欢博爱的思想，一个主张博爱的唐吉诃德便会来到人间，赔上百万的卢布，建造很多不大实用的医院和五花八门规模壮大的慈善机关，最后不仅赔上全部财产，而且所有人不得不去讨饭，这就是他所谓的博爱。”

对教育根本不喜欢的乞乞科夫只想打听一下如何将废料变成生财宝贝的途径；可惜柯斯坦若格洛一直不给他插嘴。他的嘴里一直不断吐出一堆气愤的语言，遗憾他无法停住这一切了。

“如今很多人都在思考如何让庄稼汉拥有很高的文化。不过你首先得让他走上致富之路，作为一个有用的当家人，等到那时，他自然会去学习文化。如今整个世界充满愚昧，一切并非如你所料。到底那些文人在乱编什么呢？一本出自尚未经事的毛头小伙子的新书竟然让大家去争相购买。一些新理论出现了：农民的生活十分朴素单一；他们应该尝试一些奢华的娱乐，刺激一下他们对现状的不满，对于他们，由于种种奢华娱乐，由人变成

[1] 贝克雷洛夫寓言《工具箱》。寓言讽刺一些自作聪明的人，因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结果一事无成。

无用的废物了，甚至染上一身古灵精怪的病，年满十八岁的男孩子就会去饮酒作乐了；最后落下个牙齿掉光，头发全失的下场。头顶一个光溜溜的灯泡，十分可怕。可恨的是有人总希望农民染上这种坏毛病。感谢老天爷，好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健康的阶层尚未碰到那些坏玩意。的确，在我们这个国家庄稼人地位最高。你何必去和他们较量呢？希望上帝让全部的人都成为庄稼汉吧！"

"那就是说您承认务农很有好处吗？"乞乞科夫问道。

"相对合理一些，但并不一定有利益。古语说：只有像老黄牛般辛苦劳作才能有所成就[①]，其中并没有窍门。已经有很多事实说明这些了，干庄稼活的人总是更有情操，更清白，更高贵，更崇高。我说过凡是什么事情都得以务农为基础。对于工厂，肯定会建起来的，不过应该办些有用途的工厂——制造当地老百姓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片面满足那些消耗现代人力量的东西。那些为了以后维持生活，扩大销路，使尽五花八门无耻下流的手段去侵占贫困老百姓的那些工厂。就算你把它们的好处说到天上去，我这儿也不会办任何刺激消费欲望的行业，我不会制造烟草、食糖，就算它有百万的利益。我不希望这个世界日益沉沦，我希望对得起上帝……毕竟我与老百姓同甘苦了二十年；这样做的下场是什么我很清楚。"

"令我最吃惊的是，为什么经过合理的管理残渣废物会变成生财有道的宝贝？"

"哼！什么政治经济学家？"柯斯坦若格洛并不赞同他的意见，一脸讽刺地说，"这些政治经济学家表面上不错，人人都是骗人混饭吃的大草包。他们的目光短浅，愚蠢得看不见鼻子远一点的东西。自己是头大蠢驴，却还厚着脸皮上台演讲，甚至斯文地戴上眼镜……简直是一群蠢材！"气呼呼的他又吐了一口唾沫。

---

① 见《圣经·旧约》《创世纪》第三章。亚当与夏娃吃了禁果，为了惩罚他们，耶和华对夏娃说："我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又对亚当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

“这一切都是事实，你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只希望你不要太气忿了，”太太劝他说，“平心静气地谈论这个问题的方法还有很多。”

“尊敬的康斯坦丁·菲约陀罗维奇，听了您的高论，每个人都从迷宫中走了出来，了解到生活的真谛，触及问题的本质。现在请允许我们暂时放下有关人类的话题，把注意力放到私事上面。比如说，若是我成了一个地主，希望在短期内发家致富，并且尽执行一个公民的义务。我该怎么办才能如此呢？”

“您打算走上富裕的道路？”接过话头的柯斯坦若格洛道，“您应该如此……”

“我们去吃晚餐吧！”女主人说完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到屋子中央围上披巾，以避免瘦弱的身子发抖。

乞乞科夫马上凭着军人般的灵巧劲儿从椅子上站起来，礼貌地挽起女主人，和她迈着庄重的步子穿过两间屋子来到饭厅。一只已经揭开盖子的盘子摆在餐桌上，一股放了不少鲜嫩蔬菜和春天嫩香芹的汤水香味马上弥漫了整个饭厅。大家在桌旁坐了下来。伶俐的侍仆把放在带把儿的盖碗里的菜肴和全部必需的东西全端上了桌子，于是便出去了。因为柯斯坦若格洛不大习惯仆人听主人谈话，更不喜欢别人看他的吃相。

先喝了汤，又喝了满满一杯匈牙利风味的葡萄酒之后，乞乞科夫对主人说：

“请您允许我继续来饭厅说未说完的话。刚才我向您询问过，如何才能把事情办好，最佳方法是[①] ……”

“如果他肯用四万出售那处田庄，要是我的话会马上购置下来。”

“哦！那么，”思考了一会儿的乞乞科夫怯怯地说，“为什么您不买下它呢？”

---

① 以下缺一张原稿。——原注。

“说到底还得有个限制呀。我自己那些田庄已忙得一塌糊涂了。这里的贵族早就诅咒我，以为我利用他们快破产的机会低价购入那些土地，乘人之危。这实在是冤枉我，让他们见鬼去吧。”

“人心实在难以揣测，人言难以抵拒呀！”乞乞科夫帮腔道。

“然而在我们这个省份里，又怎么……您真的很难想像！若别人提起我，总是叫我守财奴，天下第一大吝啬鬼。对于他们自己则一直保持宽容态度。当然啦！有人说，‘之所以把钱花光了，是因为我还是向来以崇高的追求为目标，帮助了很多工业企业家，也就是一批骗子们，是他们……否则我也可以像柯斯坦若格洛那样，舒舒服服快快乐乐过人生’。”

“我可不希望成为那种笨蛋呢！”乞乞科夫道。

“再说这些所谓的高尚理想全是骗人的鬼话。他们还能哄谁呢？尽管他们收藏了很多书，但却从没有阅读它。只会打牌和喝酒，这全是因为我忽略了他们，既没有大宴宾客，也不愿意借款引起的。我不习惯大宴宾客，太麻烦了。就算有人来我这儿吃饭，也得和我吃同样的饭菜——热情欢迎。说我不愿意借钱——简直是造谣。有人的确手头紧张，可以开口向我借，而且可以认认真真告诉我如何使用这笔钱。若从他的谈话中我看到他用钱合理，又能带来大笔财富，我是一定会答应他的，甚至不收他的利息。”

“必须留意这点。”乞乞科夫心想。

“永远我都不会拒绝，”柯斯坦若格洛接着说，“但是那些把钱扔到水里的荒唐事我绝对不干。请原谅我！假若这时他打算约情妇去吃一顿大餐，或者大肆添置家具布置自己的居室，又或者和一个婊子出席浪漫舞会，什么纪念会，纪念他碌碌无为的一生，我是绝对不会借钱给他的。”

说完，柯斯坦若格洛又吐了一口唾沫，而且几乎要在他太太面前嘣出那几个不文雅的字眼来了。他的脸上笼罩着一朵朵黑云。密密麻麻的皱纹爬满了前额，愤怒激动的血液在脉搏里汹涌

澎湃着。

“令我深感佩服的先生，请允许我向您再次继续中断的话题，”乞乞科夫说着又喝了一杯上等的果子酒。“假若我购买您刚才提到的田庄，我得花多少时间才能够迅速地赚到大钱呢？”

“您想赚大钱，”一肚子气的柯斯坦若格洛严肃而又快速地接口，“永远也赚不到大钱；若您想赚大钱，而不过问时间长短，倒可以迅速赚到大钱。”

“是这样的吗？”乞乞科夫问。

“是的。”柯斯坦若格洛急忙接口道，就像对乞乞科夫不满，“得热衷劳动。否则什么事情都不会成功。的确应该热衷劳动。请相信这并不单调无味。乡村生活能够闷死人是别人造谣的——要是我在城里住上一天，像城里人那样在无聊的俱乐部、饭馆、戏院里浪费时间，我肯定活不长久，无聊得想上吊。这是一群傻瓜！一群蠢驴！作为地主不应该有空余时间去发愁的，绝对没有时间，全被填满了。仅是五花八门的农活就够忙碌了，而且还有一堆别的工作！——都是可以令人振奋的工作。无论如何，乡村里的人还是与自然、一年四季分不开的，他们是一切创造活动的创造者和共鸣者。您看看今年的农活吧：还没到春天，一切都准备好了：备好种籽，翻点全部仓库，重新过秤粮食，把它们晒干；给庄稼汉分配新任务。全年计划得在年初计划好，详细调查。等到冰雪融化，河流顺畅无阻，太阳烤干大地，菜园和花园的铁锹，田野的木犁和钉耙就得忙起来！既要栽秧又要播种。这些都是举足轻重的大事情，和未来的收成息息相关。这是在为整片大地的创造幸福呀，也是播种很多很多人的粮食呀。到了夏天，就得不停地刈草刈草。到了庄稼成熟的秋天：一片接一片的黑麦熟了，接着又是小麦，转眼又有大麦、燕麦。全部麦田成熟了，长势喜人；不能拖延一分钟，就算有二十只眼睛也得全部睁大它们。庆祝丰收后，打麦场上堆满粮食，一垛一垛。接着是冬耕，冬天来临之前还得修谷仓、烘谷仓、牲畜栏，还得兼顾一下妇女们干的

各种农活，时不时回头看看什么已干完了。到冬天就得安排各个打麦场打麦子，然后把脱粒好的粮食从烘谷房运到仓库去。还必须照顾磨坊，照顾工厂，还有作坊，还得到庄稼地观察一番，观察那里的工作进展。而且我这个人，可以在使用斧子娴熟的工匠面前站上两个钟头；我会很乐意看他工作的。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是有目标有计划地干活，觉察到一切都在快速增长，结出能大大受益的果实，我会有说不出的高兴劲儿。并不是钱在增加，钱只是钱，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双手创造了一切；你看到的一切都来自你，你是一切的创造者。你的手如魔术师那样把美满富足的种子撒向四面八方。这种乐趣您能在哪里给我找到呢？”说到这里柯斯坦若格洛抬起头，皱纹也不见了。就像一位加冕日里的庄严国君，奕奕有神，眉宇间射出灿烂迷人的神采。“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种乐趣。在这里的人才能与上帝媲美，上帝把创造最高最高的乐趣，而且也万分希望人也成为这样的创造者，为全世界谋幸福。但是还有人把这叫做单调无味的事情！”

口若悬河的主人令乞乞科夫听得如痴如醉，仿佛置身天堂听极乐鸟欢歌一样。他咽下唾沫，亮晶晶的双眸露出一种心弛神往的表情。他希望一直听下去。

“可以退席了，康斯坦丁，”说完女主人欠身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大家离开座位。乞乞科夫又有礼地挽着女主人的胳膊，与她朝客厅走去。但是此时的他脑子被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占领了，动作中多了一丝丝迟钝。

“无论你如何说，什么东西都吸引不了我。”走在他们身后的帕拉东诺夫说道。

“这些客人很聪明，”主人心想，“说话文雅，而且不是纸上谈兵的庸人。”想到这里他更加高兴了，好像他十分满意自己优雅的谈吐，又好像他高兴自己碰上一个乐于做善事的大好人。

他们大家一起来到一间有温暖烛光、小巧优雅的屋子里。屋子直对凉台，玻璃门后面便是花园。上空的颗颗繁星在沉睡的花

木梢顶上眨眼，透过花园注视着他们。这对乞乞科夫觉得很开心，这种心情他已很久没有了。就像长年背井离乡的他重新站在老家屋檐下，历尽沧桑之后获得他的梦想，可以把那伴随他四处奔波的手杖扔掉，说一声："够啦！"周到热情的主人一番精辟的谈话在他心中激起波浪，令他陶醉不已。每一个人总有一些话语在他心中比其他的话语更亲切更贴心。而且常常令人料不到的是，在一个偏僻得被人遗忘的穷乡僻壤里，在一个荒芜寂寞的地方，会遇上这样如此的知音：他用温暖亲切的话语使你忘了自己，忘了艰苦的路途，忘了不舒适的路边客店，忘了耳边那些淫秽不堪入耳的调笑声，也忘了那些骗人勾当的骗子们。如此这般过了一个黄昏，它将永远形象地镌刻在心间，被真实地铭记在记忆中：谁在场，谁坐在哪个位子，他拿着什么，甚至连在墙壁、墙犄角和某一件细小的东西，都会仔仔细细记在脑中。

乞乞科夫记下了那个美好的夜晚：可爱的，宽大朴素的屋子，出现在聪明主人的脸上的仁慈神情，还有房间糊壁纸的花纹，递给帕拉东诺夫的带琥珀嘴的烟斗，他喷到雅尔普那张肥脸上的烟雾，打喷嚏的雅尔普独特的哼哧声，和善美丽的女主人的笑声，以及伴着笑意的话语："得了，别捉弄它啦。"记下了明亮的烛光，站在墙犄角的蟋蟀，记下了玻璃门，还记住了他们从门外看到的春夜晴空，那里缀满闪烁的星星，到处充斥着夜莺从苍翠树丛深处传出的美妙鸟啼。

"亲爱的康斯坦丁·菲约陀罗维奇，对于我来说，您的话醇如美酒。我认为整个俄罗斯没有人能与您相比了。"

说完他微微一笑。连他自己也觉得这样说不符合实情。

"不，我们这儿还有一位更聪明，令我自叹不如的智者。您想认识吗？"

"请问是哪一位？"吃惊的乞乞科夫问道。

"是我们的专卖商摩拉佐夫"。

"这是我第二次听到提起他了。"乞乞科夫尖声叫道。

“这是个不仅可以管理地主田庄，甚至管理国家的优秀人才。若我能成为一国之主，我会立刻任命他为财政部长。”

“而且我还听说这个人丰裕得很：他拥有一千万财产。”

“何止一千万！已经超过四千万！不用多久他便可拥有整个俄罗斯！”

“您到底说什么？”瞪圆眼睛的乞乞科夫张大嘴巴不解地问道。

“这可是真的。手里有十来万的人总是缓慢地富起来。若拥有了几百万，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一赚钱就可以让本钱翻一倍，甚至两倍。从而可以大大加固根基和地盘。他在这一点上没有对手，没有一个人斗得过他。不管他卖东西开什么价格，就是什么价格：不会有人杀价的。”

“哎呀，我的上帝。”说着乞乞科夫画了个十字。目光盯在柯斯坦若格洛身上，激动得胸口喘不过气来。

“真是不可想像！让人听了思想也麻木了。对于擅于观察研究虫蚁的本领大为惊叹；我觉得一个人手里周转着这么一大笔钱，的确了不起。请允许我向您问清楚这个情况：这笔财产得来是否光明正大呢？”

“他可是通过正经的途径和最正当的方式得来的。”

“真想不到。若只是几千块钱倒也不奇怪，这可是好几千万块呀……”

“刚好相反，必须犯罪才能获得几千块，可是积蓄几千万却很容易。邪门歪道并不是百万富翁的所为。只需要一直走过去，不管有什么挡在前面的路上，只管拣好了。反正别人拣不起来的。没有能耐的人就没有对手。听我说：他的增产程度大：一赚本钱就会翻一倍，甚至两倍。这样说来一千块没什么用途，至多赚上一成或二成。”

“令人想不到的是，从一戈比的事情开始吧。”

“当然，别的途径找不到了。这是固有的规律，”柯斯担若格

洛说道，“若某人天生有千百万家财，靠千百万家财养大，那么这个人一定赚不了钱，种种数不尽的不良风气会跟着他。于是他不得不从头创业，而不是从中间开始。他们创业必须从一戈比开始，而不是从一卢布开始；必须从底下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通过这些渠道，可以认识以后必须与之交涉的人和生活。当你亲自忍受了各种的屈辱，当你学会一个戈比当三个戈比使用的妙方，当你品尝了人生的各种酸甜苦辣，到了那时你准能增长智慧，磨炼意志，做每一件事都能找到方法，很好地解决问题。请相信我，这是千真万确的。创业必须从头开始，而不是从中间开始。我并不相信：‘借给我十万——我保证发财，’他一定会失败，不会成功。创业一定得从一戈比开始。”

“若真如此，我会发大财的，”乞乞科夫边说边想到了死魂灵，“我可真的从零点开始的。”

“应该让巴维尔·伊凡诺维奇睡觉了，康斯坦丁，”女主人说，“你没必要一次说个够。”

“您一定会发财的，”对于女主人的话柯斯坦格洛漠然不理，说道，“会有源源不绝的黄金涌向您，进款多得数不清。”

着了魔的巴维尔·伊凡诺维奇呆坐着；他的思维在憧憬和幻想中旋转。令人兴奋的想像在未来金色的收益上接二连三冒出金灿灿的火花，耳朵只剩一句话：“源源不绝的黄金涌向您。”

“真的，让巴维尔·伊凡诺维奇去睡吧，康斯坦丁。”

“不用你再啰嗦。好吧，若你想睡便自己去吧。”说完主人停住了话头，因为这时帕拉东诺夫如雷的鼾声和比他更响的雅尔普的鼾声响彻了整个房间。

发现真的应该去睡觉了，柯斯坦若格洛用力弄醒了帕拉东诺夫，说：“你的鼾该打够了吧。”又向乞乞科夫道别。每人便分手回房了，不久便进入梦乡了。

然而，乞乞科夫并没有睡着。处于异常兴奋状态的他正在憧憬如何迅速成为一个真正拥有田庄的主人。自从与柯斯坦若格

洛交谈后，一切梦想就可以变成现实了，发大财赚大钱也是触手可及的事了。本来难搞的田产经营已经变得轻而易举和简单透彻了，一切都适合他的本性。只要把那些死魂灵买下，再买下一处真实的田庄就可以了。兴奋的他好像看见自己已经在行动，在管理了，柯斯坦若格洛指点的一切都出现了——不仅伶俐，而且很慎重，经过周到地考虑才施用新的章法，亲自过问所有的事情，能够认出所有的庄稼汉。一切过分的享乐都被拒绝，刻苦律己，全部精力都被投进劳动和田庄的经营中。他明白，只要规定一条有条不紊的管理方式，经营的机器就很快上轨道，所有成果就会出现在他的面前了。到那时，到处将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情景，各种如麦粒般的残余废料就会在一座精巧的磨坊里迅速磨成面粉，一笔笔现金就会源源不断涌到他面前。想着想着，指点迷津的主人始终在他脑海涌现。这是他在整个俄罗斯第一个佩服其人格的人。以前他尊敬的人不是达官显贵就是豪门巨富。这是他第一个钦佩其才略的人。柯斯坦若格洛是第一个。他知道绝对不能欺骗他。另一番盘算出现在他心头：购买赫罗布耶夫的田庄。反正他有一万卢布；他准备向柯斯坦若格洛借贷一万五千，因为他说过自己喜欢帮助企望发家致富的人；剩余下的款子——无论如何总可以对付的，或典押，或让对方等着。这样也是可行的：就让你去折腾吧，上法院去告状吧，只要你乐意的话。他一直思考了很久。最后，全屋子里的人已经足足甜甜睡了四个小时，乞乞科夫也终于入了梦乡，一下子睡熟了。

第　四　章

第二天，一切事情都办成了，办得好极了。爽快的柯斯坦若格洛借了一万块给他，而且不收利息，不要求担保——只写了一张借据。他用行动证明他乐意帮助任何一个愿意发家致富的人。

他将自己的田庄展示给乞乞科夫看。所有的一切既简单又合理公平。每一件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不用主人再担心。不白白浪费任何一分钟,不对庄稼汉的活儿来一点马虎劲。地主就像是一个神灵,一下子把他们拉上了正道。没有一个偷懒悠闲的人。每一个庄稼汉都美滋滋地犁沟、撒种、翻地,干得很快乐。

现在连乞乞科夫也奇怪地发现,尽管这个人没有留下造福全人类的著作和计划,但却默默无闻地做了许多好事。相比之下,那些住在县城里的人,那些专门在嵌木地板上用鞋跟鞠躬作揖的人,在客厅里殷勤周旋的人,在我国偏远角落的破屋里大谈特谈治国妙方的归隐之士,都是无所建树地苦度了自己的一生。做地主的念头在乞乞科夫脑子里越发牢固了,如今的他兴奋极了。柯斯坦若格洛不仅把全部田产展现在他的面前,还亲自带他拜访赫罗布耶夫,甚至和他一起参观了后者的田庄。为此乞乞科夫很高兴。一顿丰盛的早餐之后,他们坐上巴维尔·伊凡诺维奇的快捷折篷马车出发了,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主人的四轮轻便马车。跑在前面的是雅尔普,路上的鸟儿全吓得展翅飞走了。柯斯坦若格洛名下的树林和耕地一直蔓延了十五里长的大路两边。这里一棵闲草也没有,树林和牧场间生在一起,这是个天堂,也是个美丽的花园。但是走到赫罗布耶夫的田界就发现:被牲口啃得光秃秃的灌木丛和被各种杂草压得透不过气的挣扎往上长的黑麦逐渐代替了树林。最后农家的小木屋出现了。四周破烂不堪,没有栅栏。中间是一间还没有竣工的石头空屋。很明显,材料短缺而没有盖上屋顶。一层薄稻草铺在屋顶上,显得暗沉沉的。另一间平房住着主人。看见他们三人策马而来,披着旧的常礼服,头发乱糟糟的主人跑了出来。虽然他只穿了一双有破洞的长统皮靴,而且睡眼朦胧,然而眉间的一片亲切还是不难看出的。见到他们,他兴奋极了,就像与亲兄弟相见一样。

“尊敬的康斯坦丁·菲约陀罗维奇!帕拉东·米哈依罗维奇!很欢迎你们来到我这里。让我擦擦眼再看清楚一些,这不是

在梦里吧。真的，我以为不会再有人来我这儿了呢。每个人都避开我，像避鼠疫一样；他们一定以为我又要借钱了。唉，我真伤心。这种日子怎么过呀？康斯坦丁·菲约陀罗维奇。这都怪我不好，但又有什么办法呢？猪狗永远不能和人一样。我非常遗憾以这副寒酸相迎接你们：靴子上的破洞你们也看见了吧？请问你们要用什么吗？”

“到这儿我们想和您商量一件事，不必太拘束。介绍一下，这是买主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柯斯坦若格洛说。

“我很荣庆认识您。能握一下手吗？”

乞乞科把手伸给他。

“我十分愿意带您参观一下我的田庄，那儿的确值得一看，尊敬的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不过现在插一句话：你们吃过午饭了吗？”

“我们用过了，”柯斯坦若格洛敷衍道，“请别耽误时间了，马上带我们去看吧。”

“好的，跟我来吧。”赫罗布拿起便帽，“去参观一下我的杂乱无章和荒唐无序。”

于是客人纷纷戴上帽子，走上了往村里的街道。一路上的小破屋都用包脚布塞着窗洞，活像睁眼瞎。

“那么让我们见识一下乱七八糟和荒唐无序吧，”赫罗布耶夫唠叨着，“你们吃过饭才来真是明智之举。请相信我，尊敬的康斯坦丁·菲约陀罗维奇，我家贫困到连一只母鸡也没有的程度。”

仿佛预感康斯坦丁·菲约陀罗维奇不会同情他，叹了口气后便挽住帕拉东诺夫，紧挨着他走在前面。跟在后面的是手挽着手的柯斯坦若格洛和乞乞科夫。

“帕拉东·米哈烈奇，我的日子十分艰难，真的！”赫罗布耶夫对帕拉东诺夫说，“简直让您没法想像我的苦日子。没有钱，没有吃，没有穿！也许这一切对你来说和讲外国话没什么两样。假

若我还年轻，还是一个人过日子，什么都好办。可是我的厄运全在我老的时候出来，要知道我还有老婆和五个孩子呢，想不发愁可是万万不行的……”

“假如您卖了村子，可以改善一下现状吗？”帕拉东诺夫问。

“不能改善。”赫罗布耶夫说完挥了挥手，“得到的钱都得拿去还债，我自己留下的不够一千卢布。”

“如果这样，您会怎么办呢？”

“希望老天爷会告诉我。”

“您应该多想些主意，不多想些主意是不行的。”

“有什么好主意？”

“到底什么主意，您可以找份差事做呀。”

“我是一个小小的十二品文官。别人家只会给我微不足道的面子。我那微薄的五百卢布怎么能够养活我的老婆和五个孩子呢？”

“您可以去当人家的管家。”

“我自己吃光用尽了，还有谁会把田庄交给我管呢？”

“如今面临饥饿和死亡的威胁，非得自谋生路才行。请让我问问家兄，能不能通过关系在城里给您谋一份好差事。”

“不用担心，帕拉东·米哈依罗维奇，”说完赫罗布耶夫叹了口气，紧紧抓住他的手，“现在我一点用处也没有啦。未老先衰。我的病根是以前留下的，老是腰酸背痛。而且膀子又有风湿病。我有什么用呢？干吗浪费公家的钱粮？我也知道很多人希望补上官员的缺口。上天保佑，不要为了我的薪俸而加重老百姓的税收。”

“一切都是好吃懒做的后果，”帕拉东诺夫寻思道，“不过比我的无所作为的确更糟。”

他们交谈时，柯斯坦若格洛和乞乞科夫在他们后面走着，很生气。

“您看，”柯斯坦若格洛用手指着说，“这里的庄稼汉很穷。缺

少大车和马。一旦发生瘟疫，就会死去大批牲口，谁还顾得起自己的财物：赶紧脱手变卖，给庄稼汉购置牲口，尽量不让他们有缺少劳动工具的时间。但根据目前的情况，就算花上几年时间也恢复不起来。这里的庄稼汉懒惰极了，十分喜爱喝酒。让他们一年不干活，就会毁了他的一辈子：邋里邋遢的坏习惯，偷懒成性的品性已脱不掉了。如何处置土地呢？您仔细看看这片田庄！”说着便指着从农家小木屋后面露出的一片牧场，“每年春风一吹就被水淹没大片肥沃的土地。要是我主管，一定会种上大麻，单这项就会有五千多卢布的收入；再种上芜菁，又可赚四千多卢布。但您看看这儿，山冈上种的是野生的黑麦穗。再看这座峡谷，我打算栽上高高的树林，高得连乌鸦也飞不上去。如今这个聚宝盆给白白扔掉了。就算没有牲口翻地，也可用铁锹开采来种菜呀。单靠种菜也可以出售赚钱呀，你可以自己加上老婆、孩子、家仆拿起铁锹一起干呀。你不该做个蠢材。要知道畜牲也得干活儿累死。至于人更应该履行责任，不应该像贪吃的猪一样在吃饭时噎死。”说完柯斯坦若格洛又啐了一口唾沫，一片气愤的心情笼罩在心头。

于是他们又往前走，停在长满金雀花丛的陡壁下面。远处暗沉沉的山岭绵延不绝，着眼处是一片闪闪的波光。稍近处是贝特里歇夫将军在密林包围中的府邸一角，府邸后面是葱葱郁郁的山峦，笼罩在一片灰蓝色烟雾中的山峦令人神往。乞乞科夫见到烟雾，立即肯定那是坚捷特尼科夫的田庄，这时他开口了：

“我想若是在这里种上树木，景色一定很美。”

“您喜欢风景？”突然神色严肃的柯斯坦若格洛朝他扫了一眼，问：“您得留神。若是您贪恋美景，到头来会落得个没饭吃没美景的下场。实益是您的目标，而不是美景。美会自己来的，我可以用城市向您证明：如今美丽如诗的城市都是人为形成的。正是那儿的居民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修盖房屋才有特别之处。而那些标准统一建造的城市只不过是一座座兵营。我劝您还是

注意实际而把美先扔一边吧。”

“那得等很久呀，若是能见一面自己梦想中的美丽，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您怎么啦？您才二十五岁？您忘了自己是一个彼得堡的官吏了吗？奇怪！千万得有耐心。您必须持续工作六年，栽植，播种，翻地，一分钟也不准停。刚开始会很辛苦，等到深耕细耘时，土地就会自己帮助您了。那时您的家财就不止百万了。到那儿，您不止有七十多个帮手，其实有七百个人在为您干活呢。全部东西都会翻上十倍。到时您就等着收钱吧，活儿全上了轨道。是的，大自然需要耐心对待，这是上帝赋予大自然的规律，上帝喜欢有恒心的人。”

“听了您的话，我的力量倍增，精神也来了。”

“看看这地耕得多差呀！”指着山丘的柯斯坦若格洛痛心地说，“我不能再留在这里了：眼前一片荒凉和混乱，我难过极了。如今您没有我也可以和他办好事情。立即从这个蠢材手中夺走聚宝盆吧。他只会浪费上帝的奖赏。”说完，心情激动的柯斯坦若格洛脸色充满愤怒之情，他与乞乞科夫分了手，快步来到主人面前道别。

“不必如此，康斯坦丁·菲约陀罗维奇，”主人吃惊地问，“干吗刚来就要走？”

“很抱歉，我回家有急事。”柯斯坦若格洛说，道了别，他钻进自己的四轮弹簧马车离开了。

赫罗布耶夫好像明白如此离开的原因。

“康斯坦丁·菲约陀罗维奇实在受不了，”他说，“在他眼中这种荒唐不理智的管理简直糟极了，他心里气着呢。巴维尔·伊凡诺维奇，请您相信我，今年我还没有种粮食呢。没有种籽，也没有耕地的牲口。别人看见我就讨厌，看着我的……[1] 帕拉东·米

---

[1] 此句未完——原注。

哈依罗维奇，听兄长说您是一位出色的地主。说到康斯坦丁·菲约陀罗维奇，与拿破仑再世一样厉害。说实话，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他的脑袋装了那么多聪明才智呢？他的智慧就算分一部分给我也好呀！两位，请小心过桥，千万别掉进水塘里。春天时我就建议要修理一下桥板。我最可怜的是那些贫困的庄稼汉；他们要一个榜样，但从我的身上能有什么榜样可作呢？你们说该怎么办才好呢？巴维尔·伊凡诺维奇，您还是买了他们吧，让您来支配他们。我没有能力让他们过舒舒服服的好日子，我自己连条理也找不到。很早以前我就想让他们恢复自由了，这样一来有什么好处呢？我认为他们希望过好日子，首先必须和一个公正而有效率的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学习他自强不息的精神……[1] 俄罗斯人哪，根据我的经验，没有鞭策是万万不行的……他会成为一个慵懒、颓废的人。”

“我很纳闷，”帕拉东诺夫说，“为什么俄罗斯人本性那么慵懒、懒惰呢？对普通人不加监督，怎么就会堕落成为酒鬼和流氓呢？”

“这是缺少教育所引起的。”乞乞科夫说道。

“只有老天爷才明白一切。我们虽然受过教育，而且在高等学校读过书，这一切对我们又有特别的地方呢？就拿我来说吧，学到什么？没有学好生活的道理，却把见了各种时髦的享受就大肆花钱的陋习学到手了，见识了很多必须用钱才能买到的东西。这一切无非是用钱换取舒适的生活罢了。我该学习这些吗？不！其他同学也不应该这样。最后只有三两个天资聪明的人真正得到益处，其他人只是一个劲去追求那些弄坏身体和榨取钱财的东西。老天相信我，我真的这样想。偶尔我会产生俄罗斯人无可救药的念头。他想干每一件事——却没干成一件。尽管他总在想：从明天开始我要过新生活，对于饮食也要大加节制了。一直

---

[1] 此句未完——原注。

到现在还没兑现过这些想法:谁知那天晚上他就开始大吃大喝,饱得舌头也不灵活了,只剩眨眼睛的份了;活像猫头鹰那样呆坐,只懂朝别人瞪眼。而且每个人都如此。”

“的确,这是种经常出现的情形。”乞乞科夫微微一笑。

“我们本性就不懂过理性的生活。我们中间也不可能有谁富有理性的。即使我看见有些人生活得很宽裕,手头的钱也在增加,我也不信。若他到老年一定会糊涂起来:心血来潮会花掉所有的钱。而且,不管是否受过教育,每人皆如此。也许缺少一些特别的东西,我也弄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东西。”

边探讨着,他们绕过了农家的小木屋,接着乘轻便折篷马车驶过一片牧场。假若那里树木还活着,那里的景色一定很迷人。一眼可望尽所有景色;前不久乞乞科夫经过的那些丘陵一侧正泛着蓝光。遗憾的是既看不见坚捷特尼科夫的村庄,也看不见贝特里歇夫将军的村庄。因为青山挡住了他们。山下是牧场,只有柳树和低矮的杨树生长着,高大的树全被砍掉了。他们观察了一座破旧的水力发动磨坊,那儿有一条河,河上本来用于流放木材,若实在有什么可以流放的话。路上不时出现了三三两两的放牧畜群,可惜牲口全是瘦小羸弱的。匆匆观察了一遍村庄,没有下车,他们便又返回村庄了。在街上他们碰见一个用手在腰间挠抓的庄稼汉,他正张大嘴打哈欠,洪亮的声音把带头的火鸡也吓了一跳。其实在任何的建筑物上都可以看见张大嘴巴打哈欠的现象[①];屋顶也不乏张大口打哈欠者。望着这些建筑物,帕拉东诺夫也忍不住打了个哈欠。整个屋子破烂不堪,补钉挨着补钉。有一间农舍,甚至把门板铺上了屋顶。至于田庄的经营则使用特利什金长褂[②] 式的方法:把袖管和后襟剪下来去缀补肘弯处的破洞。

---

① 此处意即破烂有洞。

② 特利什金长褂:克雷洛夫寓言中的形象,形容挖肉补疮的蠢愚行为。

“我这儿就是如此，”赫罗布耶夫说，“让我们去参观一下我的寒舍吧。”说完把他们带进了住房。

本来乞乞科夫以为他的住房也是一堆破烂和各种各样让人打哈欠的东西。令他吃惊的是住房收拾得十分整齐。当他们进入房间后便呆住了，眼前是一片与困窘交迫和光彩夺目的时髦奢侈玩意混杂在一起的情景。一尊也许是莎士比亚的雕像端放在墨水壶盖上；精巧名贵的象牙挠痒耙放在桌子上。迎接他们的是打扮得新潮大方的女主人。四个穿着讲究的孩子也在家庭教师的陪同下出来了。每个孩子都很可爱，假若让他们穿普通衬衫和杂色的粗布裙子，无拘无束地在院子里嬉闹，那他们便和农家野孩子一样。这时一个净扯废话的长舌女人来拜访女主人，于是两位太太进了闺房，孩子们也跑了出去。屋里只剩下男人。

“请问您出什么价格？”乞乞科夫说，“我希望马上听到一个最终肯定的价格，因为这个田庄实在太差劲了。”

“是差劲极了，巴维尔·伊凡诺维奇，”赫罗布耶夫说，“而且情况还不止这些。我必须说实话：列入纳税人口花名册的一百个魂灵里面，真正活着的只有五十个；我们这里曾发生一场十分厉害的霍乱。其余五十个没有带身份证就跑了。您只要把他们当做死掉的就行了。若是要劳驾法院追回他们，整个田庄非得归法院不可。正因为如此，我才开价三万五。”

不同意的乞乞科夫开始还价。

“这么差的条件还要三万五。不行，我只出两万五。”

帕拉东诺夫好意相劝。

“巴维尔·伊凡诺维奇，还是买下来吧，”他说，“这个田庄还值这个价钱。您若不愿意出三万五，不妨让咱们兄弟合伙购买吧。”

“好的，我同意，”乞乞科夫害怕地说，“可是，我有个条件：一半钱款过一年后再付清。”

“不行，巴维尔·伊凡诺维奇。我不能够同意这个条件。请

立即付一半给我，剩下的请在十五天后付清。若如您所言，当铺也会贷给我这样一笔钱的。每当水蛭吸血，当铺就会放债。”

“说真的，怎么办才好？目前我只有一万块，没有别的好办法了。”乞乞科夫骗了他：其实包括向柯斯坦若格洛借到的那笔钱在内，他一共有两万，但是他并不舍得一下子拿出那么多的钱来。

“很抱歉，巴维尔·伊凡诺维奇，如今我一定要一万五不可。”

“让我借您五千吧。”帕拉东诺夫接了口。

“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了，”乞乞科夫心想，“能借到他的钱，事情更顺利。”车夫从轻便折篷马车里捧出小木匣子，取出一万卢布给了赫罗布耶夫；其他的五千块明天再送来；虽然口头答应了，心里却只准备送三千块来，剩下的能拖则拖上一阵子再说，对巴维尔·伊凡诺维奇来说，他并不乐意把钱交出去。到了非交不可的时候也希望能推迟到明天交钱，不是今天。他的行为和我们大都一样，喜欢为难那些有求于我们的人。让他在大厅靠墙处呆坐好一阵子。也许每一个小时对他而言也是宝贵的，他的工作也会因此而有所损失。但这一切和我并不相干；老兄，今天我很忙，明天再说吧。

“请问您以后住哪儿？”帕拉东诺夫问赫罗布耶夫，“您有其他的田庄吗？”

“城里我有一间小房子，我可以搬去哪儿。孩子长大了需要教育，我得照顾他们。在这里可以找到神学教师，却很难找到教音乐、舞蹈的老师。”

“没有面包，您还让孩子学舞蹈？”乞乞科夫心里很纳闷。

“真怪！”帕拉东诺夫想道。

“让我们喝酒来庆祝这个成功的交易吧！”赫罗布耶夫说，“基留什卡小子，拿瓶香槟来。”

“没有面包，还有香槟酒。”乞乞科夫心想。

帕拉东诺夫想不出什么了。

储藏香槟是赫罗布耶夫无奈之举。小铺子不肯将香槟赊给他，而经常得喝点什么，于是只好用这种方法了。好在前不久从彼得堡来的法国佬那批葡萄酒对谁都肯赊账。无奈之下，只好赊了一瓶回来。

拿了香槟酒来，每人大喝了三大杯，心里十分开心。赫罗布耶夫放松了神经；满口都是笑话和奇闻逸事，人变得亲切又机敏。从他的谈话可以看出他十分明白人情世故。对于很多事物，他总能观察得十分周到。仅用寥寥数语，他就精确而且巧妙描述出邻近地主的面目，把每个人的缺点和弊端观察得一清二楚。那些地主们的破产史：他们破产的原因、来龙去脉、起因，都描述得清清楚楚；他最擅于刻画他们最最微小的习癖——乞乞科夫和帕拉东诺夫完全听入了迷，甘心承认世上最聪明的人就是他。

"我很想知道，"乞乞科夫说，"您如此聪明，为何找不到办法发家致富呢？"

"我有办法。"赫罗布耶夫向他们说了一套妙计。这些妙计都十分荒唐、古怪，和他的人情世故没什么关系，听后只叫人惊讶："老天爷，在世故和善于运用世故之间存在着如此大的距离。"一切的开始必须从先弄到十万或二十万卢布出发。到了那时，一切都会被安排得恰到好处，田庄会发达，漏洞可以弥补，收益可增加三倍，他可以恢复元气，还清全部债务。最后他自嘲道："我又有什么法子呢？一直没有热心行善的人借钱给我，不说二十万，十万也不借。我看上帝也不肯帮我。"

"的确，"乞乞科夫心想，"上帝才不会把二十万送给这种笨蛋呢。"

"我有一个大概有三百万财产的姑妈，"赫罗布耶夫说，"老太太很虔诚：她肯捐款修教堂和寺院，却不愿意帮助亲戚。这个老古董十分特别。仅是金丝雀就养了四百来只。还有一大群哈巴狗、吃白食的和侍仆，那些侍仆如今找不到了。最小的侍仆虽

然还被姑妈称为‘小伙子’，但他已经快六十岁了。若姑妈瞧不起哪位客人，她就会咐吩侍仆不上菜给他，于是客人就吃不上菜了。这就是我那异常奇怪的姑妈。”

“请问她的姓名是什么？住在哪儿？”乞乞科夫问道。

“她叫亚历克山德拉·伊凡诺夫娜·哈纳萨洛娃，就住在这个城市里。”

“为何您不让她帮帮忙呢？”帕拉东诺夫关切地说，“若她了解了您家里的境况，相信能为您提供一些帮助的。”

“唉，我那倔强的姑妈正好与此相反。她是认理不认人的老太太，帕拉东·米哈依罗维奇！就算我不去也有一群拍马屁的小人围着她转了。有一个想当省长的还厚着脸皮与她硬拉亲戚关系呢……我将在下星期设午宴款待全城的官员，请您们到时务必赏脸。”赫罗布耶夫说。

惊讶的帕拉东诺夫睁圆了眼睛。他不明白在俄罗斯，在都市和京城里有这样生活像谜一样的能人存在着。即使他们花光了钱财，欠了一屁股债，还依旧设宴请客；每个出席宴会的人都在说，最后一回请客了，主人明天就得入狱了。如此过了十年，这种能人仍活在世上，欠的债却有增无减，依旧设宴请客，而那些出席宴会的客人又会边吃边想，最后一回了，主人明天就得入狱了。

赫罗布耶夫城里的府邸是一种难得一见的现象。今天披着袈裟的神甫在他的府上主持祈祷仪式；法国演员明天会上演新戏目。有时穷得找不到一点面包，有时却大宴全城的演员和艺术家，还大方送给每人一份赏银。过着艰难的日子，若是别人处在他的境况也许早就自杀了；他却由于宗教情绪和他生活中的荒诞离奇左右着，没有走上绝路。每当他痛苦时，他就反复磨炼自己的精神并使之脱离尘世的烦恼，学习殉道者和苦行僧。如今他的心给软化了，精神大受感动，热泪盈眶。他不停地祈祷，希望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有意外的援助；一位他的故交想起他，汇来一

笔巨款；一位过路的陌生女士无意间听到他的身世，怀着女性的同情心送来丰厚的赠金；一场他从未听说过的官司中他胜出了。他虔诚地认为这些都是上天的恩赐，为此他总会进行一次感恩的祈祷，不久纸醉金迷的生活便又再一次开始了。

“他很可怜，真的很可怜。”帕拉东诺夫和乞乞科夫告辞后，乘车从他家离去时，帕拉东诺夫对乞乞科夫说。

“这是一个浪荡子，没什么值得可怜的地方。”乞乞科夫说道。

很快他就被抛置脑后了。帕拉东诺夫不想他是因为他对世上的人和事物总是懒洋洋，爱理不理。见到受苦的人，他既同情也会伤心，却不能留下深刻的印象。几分钟后他就不想赫罗布耶夫了。他对自己已没多想，更不去想赫罗布耶夫了。乞乞科夫不去想赫罗布耶夫，是由于他的思维全被刚才购买的货物全占领了。现在，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实实在在、有名有实的、真切拥有一处田庄的地主，梦想已成为现实。此时的他变得寡言少语，思想和行为慎重了不少，一层老谋深算的表情浮上了他的脸庞。“事情不难解决，耐心！劳动！我从娘胎出来便认识它们了。一切并不新鲜。现在，我的耐心还像年轻时那么充足吗？”不管如何，他想的是如何根据时节播种，如何抛掉一切蠢笨的念头，如何天天早起，在日出之前安排好一切，而看到自己田庄繁荣发达时又是如何的欣喜，拥有自己的骨肉时又如何欢喜。“这才是真正的生活。柯斯坦若格洛说得不错。”这儿，乞乞科夫的脸也因为这些变得体面端正了。也许思虑一些合情合理的事情会让人增加不少高贵的气质。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念头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也许事情也可以这么办，”乞乞科夫心想，“把稍好的一部分转卖出去，然后把田庄和死魂灵全部抵押掉。搞不好可以溜之大吉呢，干脆连柯斯坦若格洛的债都不还了。”这个奇怪的念头并不是乞乞科夫想出来的，它是一下子自动闪现来的，它正诱惑他，狡猾地瞅着他微笑呢。骚婊子！迷人精！这些突然而来的念头

又是谁引出来的呢？总之无论如何计算，这桩买卖十分合算，他很高兴。他的高兴缘于他将成为一个真正的地主，拥有属于自己的耕地和可供多种经营的资源，大批奴仆。奴仆都是活生生地存在着，为他服务。想着想着他坐不住了，扭扭身子，揉揉双手，暗自偷笑。

“请停下。”他的同伴大叫一声。他被这声叫唤惊醒了，向周围望了一下；他们在景色优美的密林中行驶着，高大挺拔的白桦树像坚固的围墙在左右两边延伸开去。耀眼发白的是野生白桦和白杨的树干，远看像一排洁白晶莹的雪栅栏，在刚绽开的绿芽衬托下既轻盈又俊秀。树林里传来夜莺叽叽喳喳的欢笑声。绿草丛中点点的黄色是野生郁金香在眨眼睛。惊奇的乞乞科夫不明白为何眼前一望无际的田野景色一下子变成这般幽静美景。一座白色的石砌教堂在树林之间若隐若现，密林的另一边则是一堵篱笆墙。地主老爷正走在街道上，戴着一顶便帽，拿着一根节疤累累的手杖向他们走来。跑在他的前面是一条有着细细长腿的英国种狗。

“这是我的哥哥，”帕拉东诺夫说，“请停车，车夫。”边说边跨出了轻便折篷马车，乞乞科夫也跟着下了车。两只狗亲热地互吻着。阿佐尔伸出它灵巧的舌头舔了雅尔普的脸，吻了帕拉东诺夫的手，最后扑上乞乞科夫的耳朵舔了一下。

见面后两兄弟拥抱问好。

“真不够意思，帕拉东诺夫，跟我开什么玩笑？”哥哥停下脚步问道。他叫瓦西里。

“您究竟指什么玩笑？”帕拉东诺夫不解问道。

“三天前马夫从彼杜赫田庄上把你的牝马牵了回来，说你和一位老爷走了。你该告诉我一声：去哪儿，干什么，去多久？弟弟，为什么这么冒失？要知道这些天我担心极了呀。”

“很抱歉，我忘了交代一声，”帕拉东诺夫说，“我们去拜访了康斯坦丁·菲约陀罗维奇。他和姐姐都向你致意呢。请让我向

您介绍：这是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这是我哥哥瓦西里。”

两位刚结识的人互相握了握手，而且摘下帽子亲吻了一下。

“乞乞科夫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瓦西里哥哥心想，“帕拉东诺夫弟弟一向是很随便就结交朋友了。”想到这，他有意无意地打量着乞乞科夫，发现这是个外表老实规矩的人。

乞乞科夫也在礼节允许的范围内盯住瓦西里哥哥。哥哥比帕拉东诺夫稍矮，头发色彩比弟弟的深，脸庞并不漂亮，只是眉宇间多了很多精神和活力，更显出他的善良本性。这一切在巴维尔·伊凡诺维奇身上很少出现。由此可见，瓦西里迷迷糊糊的时间也比较少一些。

“瓦夏[1]，我打算和巴维尔·伊凡诺维奇结伴同游可爱的俄罗斯。如此一来可以减少我的苦闷忧愁。”

“为什么突然决定了呢……”迷惑不解的哥哥说；很想加上一句：“干吗和一个刚刚认识的人一起呢？也许是一个笨蛋或骗子呢。”他有一肚子的不信任，用眼梢再打量了一下乞乞科夫，可惜对方仪表堂堂。

于是他们一起右拐进了大门。整个院子充满古典气息，样式在现在已不流行，屋顶高得可以遮阳。院子正中是两棵粗大的菩提树，树荫几乎笼罩了整个院子，很多木头长凳放在树底下。围墙则覆盖在怒放的丁香和稠李下面了，绕满花的围墙像一串项链围住了院子。地主老爷的底邸遮得密不透风，除了在枝桠空隙之间露出的可爱门窗。透过像箭一样高大挺拔的树干，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厨房、储藏室和地窖的白色墙角。林木环抱着一切。美丽的夜莺在欢歌，鸣唱声洒落在整个树林里。来到这里，心里不免涌出一片宁静而愉快的感觉。所有的事物非常淳朴和简单，却又是那么的无忧无虑，令心地善良者向往不已。瓦西里哥哥请乞

---

① 瓦夏：瓦西里的爱称。

乞科夫就座。于是他们都坐在了菩提树下的长凳上。

一个穿着一件淡红条纹布衬衫的十七岁小伙子把几瓶色泽不同的水果酿成的喀瓦斯端了上来，摆在桌上。有的喀瓦斯像牛油般浓，有的则嘶嘶作响，如柠檬汽水一般。放好了长颈玻璃瓶，他拿起放在树旁的铁锹进了花园。帕拉东诺夫兄弟和柯斯坦若格洛一样没有仆人；仆人是有，但全部仆人得轮流当花匠。固执的瓦西里哥哥认为仆人不是一个阶层。人人都可以递东西，没必要专门养上一批人；穿着衬衫和大褂的俄罗斯人既好看又聪明，而且很勤劳；若穿上德国人的常礼服，立即变得笨拙无比，而且懒惰极了。既不换衬衣也不上澡堂，穿着常礼服睡觉，也许有数不清的臭虫和跳蚤从他的德国常礼服里繁殖出来。这一点他很有道理。在他这里，特别讲究穿着：村妇用金线绣的包头巾，用土耳其披巾上的花边装饰衬衫的袖子。

"请享用我们家自制的享有盛名的喀瓦斯。"瓦西里哥哥说。

于是乞乞科夫从第一只长颈玻璃瓶中倒了一杯——味道和他以前在波兰喝过的蜜酒一样；泡沫和香槟酒一样多，舒畅的酒气从嘴里直冲到鼻孔眼里。"真是美味极了。"他说。于是又拿出另一瓶子倒一杯——味道更美更醇。

"不愧为饮料中的上品！"乞乞科夫说，"很荣幸，我在最尊敬的令妹夫康斯坦丁·菲约陀罗维奇府邸品尝到一流的果子酒，在您府上则品尝到一流的喀瓦斯。"

"说实话，果子酒也是我们家传过去的。我妹妹开始做的。我母亲祖籍小俄罗斯，本来是波尔塔瓦人。不过现在我们都忘记自己去做家务活了。请允许我问一下，您打算从哪个方向出发？经过哪些地方？"瓦西里哥哥问道。

"我这次出门，"乞乞科夫说，边在长凳上摇晃着身子，边用手抚摸自己的膝盖，"目的并不是为我自己，而是我的知交，恩人贝特里歇夫将军托我拜访他的几位亲友。虽说只是拜访亲友，但对我而言大有益处，既可以祛除病痛，也可以见见世面，广交朋

友，这可以算是一本生动活泼的教科书，一门重要的学问。”

听后，瓦西里哥哥陷入了思考。心想：“他的话虽然文绉绉的，但也说得十分正确。”沉吟一会儿，他扭过头对帕拉东诺夫说：

“帕拉东诺夫，现在我觉得旅行的确可以让人振作。你并没有毛病，只是精神不振，你和睡觉没什么两样。这一切不是饮食或疲劳的缘故，主要是缺少了解外面的世界。为此我同意你外出旅行。而我则希望对周围的一切事情别那样敏感，别那样小题大作。”

“是你甘心小题大作的，”帕拉东诺夫说，“你是自己找事做，浪费时间。”

“假如每一步都顺顺当当，我又怎么会多加一步自讨苦吃呢？”瓦西里说，“你听说没有？你在外面的时候，那连尼津也背着我们捣鬼呢。荒地给他占啦。无论别人多出大的价钱，我也不肯卖荒地的。村里的农民习惯每年在那儿聚会过春分节[1]，村上的故事也和这片荒地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何况对我而言，风俗习惯是十分神圣的东西，我宁愿牺牲一切来维护它。”

“他占有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些，”帕拉东诺夫说，“他刚刚从彼得堡搬过来，一切尚未了解；你该把实情告诉他，相信他会明白的。”

“他知道，十分明白。前不久我派人跟他说了，但他却蛮不讲理。”

“你应该自己去一趟，说清楚一些。不妨你亲自去和他谈谈吧。”

“不！他太难对付了。我不想再上他那儿。若你愿意，不妨自己去找他吧。”

“我可以去找他，但是我从不管事。我会被他哄骗的，会受骗

① 春分节：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按照俄国旧俗是举行婚礼的吉日。

上当的。”

“若方便我愿意替您去跑一趟，”乞乞科夫说道，“把事情给我讲述一遍好吗？”

瞥了他一眼，瓦西里心想：“这个人真好走动，多事！”

“您只须大概告诉我他是哪一类人就行了，”乞乞科夫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很抱歉，委托您办这件棘手的事情。他呀，我认为是个小人：出生在本省一个普通平凡的有点田产的贵族家庭，后来娶了一个私生女儿，却变得不可一世。如今更是蛮横霸道，不讲道理。但是我们这儿的人并不怕他。时髦新潮影响不了我们，对彼得堡也不另眼对待。”

“当然，当然，”乞乞科夫说道，“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您也知道他真的需要土地。但若他做事按照规矩，我会很高兴在别处白送他一些土地，不会是荒地或野坡……那些喜欢鸡蛋里挑石头的人认为……”

“我认为还是商量一下，也许事情会好办些。我经常受托处理一些事情，对方都很满意。拿贝特里歇夫将军来说，我也……”

“可是我还是十分抱歉让您和这样的一个人去谈话……[1]”

“……[2] 请保留这个秘密，不得外传，”乞乞科夫说，“诱使别人犯罪比犯罪本身更有害。”

“说得很对，说得很对。”连尼津说完便把头扭向一边。

“很高兴我们的意见相同。”乞乞科夫说，“其实我也有一笔兼有合法与非法性质的交易：外表是不合法的，实际上是合法的。我急需大批抵押品，我可以出两卢布购进一个活魂灵，却不希望任何人为此冒风险。若不幸我破产了，——希望上帝保佑我

① 原稿中此处有遗漏——原注。
② 原文中缺少此句开头。——原注。

万事无恙,——岂不连累了农奴主吗? 为此,我打算借用那些没有从纳税人口花名册上注销的死亡或逃亡的农奴,这样便可以事半功倍,既合乎基督教精神又替困境中的农奴主减轻农奴们交税租的负担。只要我们签订一份形式的契约,就像买卖活着的魂灵一样。”

“真是一桩十分特殊的买卖,”连尼津想着,人和椅子朝后面挪了挪,“事情的性质……”他又开口说。

“其中并没有引诱犯罪的因素,一切只是私下进行,”乞乞科夫答道,“而且是在奉公守法的人之间进行的。”

“我总觉得事情有点那个……”

“但是一点没有引诱犯罪的因素,”乞乞科夫肯定而又坦然地说,“事情像我们刚刚讨论的那样,是这样一种性质:它在遵纪守法的,年近四十岁的,品位高贵的人之间进行,而且是私下进行的。”说这些话时,他一直坦白而庄严地盯着对方的眼睛。

尽管连尼津聪明精干,明白了解衙门办事的各种手续,碰上这种事情,他也变得失去了主意,尤其怕自己陷入自己撒的网里。一直以来他都不擅长干不光彩的事情,而且也不愿意做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就算私下做也不愿意。“真是件古怪的事情。”他自忖,“还口口声声说愿与贤德之士结成莫逆之交! 这下看你怎么办!”

一切好像都对乞乞科夫有利。这时,好像为了促成这桩棘手的交易,年轻的连尼津夫人走进屋子,她瘦弱矮小,脸色苍白,但是穿着打扮完全是彼得堡的款式,这是一位十分稳重体面的[①]的人士。抱着娃娃的奶娘也跟在身后,这孩子是第一个,是结婚不久年轻夫妇爱情的结晶。乞乞科夫稍微带点弹跳的灵巧步子和把头一侧的姿态不仅吸引了彼得堡夫人,而且也吸引了娃娃。开始孩子还在哭闹,可是乞乞科夫边哄着:“噢,可爱的小宝贝,”

① 原文为法语。

边弹响手指头，再给他玩弄表链上的漂亮鸡心纹章，孩子就乐得停止了哭闹，吵着要他抱了。接着他把孩子高高举起，直举到天花板上，把孩子逗得眉开眼笑，使得做父母的十分高兴。正在这时，孩子也许受不住突然而来的快乐或别的原因，做出一个大失体面的行为。

“噢，上帝！”连尼津的妻子尖叫，“您的燕尾服全给弄脏了！”

乞乞科夫看了一眼：新穿的燕尾服被弄脏了一只袖管。“中邪了吗？见鬼了？小鬼！”他气呼呼地在心中大骂。

这时男主人、女主人、奶娘全跑去取香水，大家急忙给他拭擦衣服。

“不要紧的，根本不碍事，”乞乞科夫尽力让自己装出一副轻松愉快的表情，“这种年龄的小娃娃，哪懂什么事！”他一再重复这句话，在心里却骂道：“你这小坏蛋，给狼吃了才好，小流氓，挑这么个好地方干这种缺德事！”

这件微小的事却感动了主人，对乞乞科夫的交易大有利处。这样的客人的要求怎么忍心拒绝呢？他给予孩子这么多爱抚和关怀，还大方地牺牲自己的新衣服。为了不开恶劣的头，他们决定私下成交，毕竟诱引他人犯罪比非法交易本身有害。

“请允许我为您尽一点小力。我愿意充当您和帕拉东诺夫兄弟之间协议的调和人。您十分希望拥有土地，对吗？”

结尾的一章[①]

世界上的每样事物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苦心经营。古语说，不达目的不甘心。大老远去摸别人底细的旅行很顺利，所以，这次拜访中总有一些东西落到自己的小木匣子里。一句话，是一次思

---

① 选自较其他各章更早的版本。——原注。

考精确、聪明谨慎的活动。乞乞科夫只是占用一下，与盗窃不同。而且，我们每一个人总会占用一些东西：有人占用政府的树林；有人挪用公款；有人为了讨好一个外地的女戏子，偷偷挪用子女的钱财；有人侵占贫苦农民的血汗钱，只为了添置一套冈姆帕斯[1]家具或者一辆轿式马车。因为这个世界的诱惑实在太多了，不这样做怎么行呢？既有价钱贵得吓人的饭馆，也有化妆舞会、游园会，茨冈舞女献艺的跳舞会……周围的每个人都这样干，时髦潮流也这样干，你便很难控制自己，——你可以试试控制自己。但不能老是控制自己呀。每个人都不是圣人。于是，像越来越多的喜欢生活在舒适温馨之中的人一样，乞乞科夫稍微动了动脑筋，就让自己从经手的事情中得到了好处。这时已到了该离开城市的时候了，可惜道路并不好走。而且一个充满贵族气息的集市准备开张了。原来那个集市主要贩卖马匹、牲口、原料和由商贩和富农批发来的各种农产品。如今出售的主要是由布商从尼日戈罗德集市买下的货物。于是为了赚俄罗斯人的钱包的各路商人像潮水般涌来，带着大批化妆品的法国男客商，带着大批女式帽子的女商人……用柯斯坦若格洛的话来说，这是一群歼灭血汗钱的好手，如埃及蝗虫[2]一般，不仅啃光全部的东西，还要产下卵子，把他们埋进深深的泥土里。

因为歉收和真的倒霉的……[3]让许多地主不得不呆在乡村里。那些官员受不了歉收痛苦，只会大肆享乐了；甚至他们的妻子也不逊色。她们专心钻读了近期为煽起人们购买欲而广为散布的各种各样的书籍，十分希望享受一下各式新花样。法国佬最近开了一家新的娱乐场所——这是目前为止全省最著名的游乐

---

① 冈姆帕斯：当时彼得堡名噪一时的家具匠。

② 出自《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十章。耶和华因埃及人虐待以色列人并不听从其劝戒，故降诸种灾难于埃及以示惩罚，其中之一为蝗灾。埃及遂遍布蝗虫，天地为之昏暗，一切可食之物尽为蝗虫所啮。

③ 原稿中的遗漏——原注。

场：那里价钱十分便宜，还可以赊账，晚上还有夜宵供应。至于可以赊账一半，上至科长一级的官员，下至所有的小科员都十分乐意接受，他们都希望下一回可以受贿上面而……[1] 产生了一种炫耀马匹的冲动。这里是各种人物为了寻欢作乐而集合的地方。……就算天气阴暗，道路艰难，漂亮的轿式马车依然川流不息。只有老天爷才明白它们的来源地，就算到了彼得堡也不会太寒酸。聪明的商人、伙计不失时机举起帽子招呼太太们光顾他们的店铺。这里很难碰上蓄着大胡子、戴着便宜皮耳帽的男人。每个人都把下巴颏剃得光溜溜，一副欧洲气派。可惜他们都是一口病牙，面容黯淡。

"您请进，请进。请赏脸到小店瞧瞧吧。老爷，老爷！"几家店铺都把厉害的小伙计拉到门口大声吆喝。

见识过欧洲的商人对他们不屑一顾，偶尔威风地骂一句："挡路的木头[2]"，或者大叫一声："本店应有尽有，有条纹[3]花呢，深浅[4] 呢料。"

"有没有樾橘色带闪光花点的呢料吗？"乞乞科夫问道。

"本店有上等呢料。"商人说，一只手稍微抬高帽子行礼，另一只手指向店门。

于是乞乞科夫进了店堂。商人熟练地掀起柜台的木板，站在柜台里边，背后是从地上直堆到天花板的货物，前面是顾客。他熟练地把双手往柜台上一放，摇晃着上半身，问道：

"您想买哪种料子？"

"接近樾橘色的，可以带点橄榄色或深绿色点子的。"乞乞科夫说道。

"我可以自豪地说，您在小店可以买到最高档的呢料，比这

---

[1] 原稿中的遗漏——原注。
[2] 原文为德语直译为：木栅栏。
[3] 原文为法语：斑马，此处意为：有条纹的。
[4] 原文为法语：浅色的。

更好的只有到文明繁华的京城才能买到。拿三十四号码的呢料下来，伙计。不是这个！你怎么又自作主张了，像一个穷工人！把它扔下来。请您看看这料。”商人边说边打开料子，把它拿到乞乞科夫的鼻子前，以便他用手抚摸一下光滑柔腻的料子，用鼻子闻一闻。

“不错，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那一种，”乞乞科夫说道，“我在海关上工作，必须要最上等的料子，要接近樾橘色的，可以带一点红色，而不是带浅绿色的。”

“我明白了，您希望购买的是现在彼得堡最流行的那种颜色。本店有一种质地绝好的呢料。货色绝对上等，不过先和您说明，价格贵一点。”

欧洲商人爬上去拿料子。上面扔下一匹料子。也许他忘了自己已处在近时代，依然用过去的手法打开料子，然后捧着料子来到亮处，最后走出店铺当街展示料子，他一边对着日光眯起眼睛，一边自豪地说：“合适的颜色。的确是纳瓦里硝烟里透着火光[①]的呢料子。”

于是呢料被买下了；价钱也定了，尽管商人一直咬定价钱是“说一不二[②]”的。接着唑啦一声，灵巧的双手撕扯下了布料。依照俄罗斯的方式，料子迅速卷进了纸包。商人用细绳在纸包下面绕了几圈，然后在上面打了一个欢跳的结子。用剪刀剪断绳子，把东西全放进轻便折篷马车里。商人朝他又抬起了帽子。他也抬了帽子……其中有原因：乞乞科夫在衣袋里掏出了钱。

“真不幸，又遇上赫罗布耶夫。”乞乞科夫心想，赶快扭过身子，能避开最好，他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向赫罗布耶夫作有关遗产的解释。可惜，赫罗布耶夫看见他了。

“巴维尔、伊凡诺维奇，您干吗故意躲开我呢？您去哪儿了？

---

① 指略泛红色的深灰颜色。纳瓦里乃希腊海港。一八二七年曾发生举世闻名的以俄、英、法为一方与以希腊、土耳其为另一方的纳瓦里大海战。

② 原文为法语：意为固定价格。

我老找不到您。咱们必须好好谈一下这件事情，毕竟性质不一样了。”

“好久不见了，”乞乞科夫握住他的手，说道，“请相信，我也想找机会和您谈谈，可惜总找不到好机会。”心里却想：“鬼才懒得见你呢。”这时，他看见摩拉佐夫正从外面走进来。“噢，是尊敬的阿法纳西依·瓦西里耶维奇。最近您身体如何？”

“您一切还好吗？”摩拉佐夫摘下帽子问道。

商人和赫罗布耶夫也摘下帽子。

“还可以，除了腰有些酸痛，而且偶尔失眠之外。也许太少参加运动了”……

可惜摩拉佐夫没有深入追问乞乞科夫痛苦的原因，而是转过脸对赫罗布耶夫说：

“我叫谢苗·谢苗乃奇[①]，看见您进了店铺，我跟了过来。我必须与您商量一些事情，请问可以光临一下寒舍吗？”

“当然可以。”说完赫罗布耶夫和他一起走了。

“他们商量什么事情呢？”乞乞科夫寻思道。

“我认为阿法纳西依·瓦西里耶维奇是一个聪明尊敬的人，”商人说，“而且擅长自己的本行，就是文化水平太差了。毕竟经商必须了解一大套经商技巧，不仅仅会买和卖。其中与买卖相关的就有预算和行情，不明白这些，一定会连本钱也赔上的。”

乞乞科夫听后挥了挥手。

“您可真难找呀，巴维尔·伊凡诺维奇。”连尼津的声音突然从背后传出来。

商人礼貌地摘下帽子。

“您好，菲约陀尔·菲约陀烈奇[②]。”

“无论如何，请让我们到寒舍坐一下吧，我必须和您讨论一

---

① 谢苗·谢苗乃奇：即谢苗诺维奇。
② 菲约陀尔·菲约陀烈奇：即菲约陀罗维奇。

些问题。”他说。

乞乞科夫看了他一眼——脸色惨白。于是他立即向商人付了账，离开了店铺。

“我正等着您呢，谢苗·谢苗乃奇，”看见赫罗布耶夫走进门，摩拉佐夫说，“请和我进房子吧。”说完带着赫罗布耶夫到读者已经熟悉的一间屋子里，就算在一个年俸七百卢布左右的官员里，也找不到这么寒酸的屋子。

“请您说说，您的现状有什么改变呢？您姑母去世之后，您到底分得多少遗产？”

“怎么说呢，阿法纳西依·瓦西里维奇。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情况是否有所改变。我只得到五十个魂灵和三万卢布。因为这笔钱得还债，所以我一分钱也不到手。其实主要问题是，那份遗嘱导致了一场十分无耻卑劣的官司。阿法纳西依·瓦西里耶维奇，这其中有人想搞一些非法的交易。让我告诉您，当您听了那些卑鄙的交易肯定会吓一大跳。这个乞乞科夫……”

“等等，谢苗·谢苗乃奇，讲乞乞科夫之前，请您说说你自己吧，请告诉我，您估计花多少钱，您才能够完全脱离这个困窘的环境呢？”

“这很困难，”赫罗布耶夫说，“要脱离困境，付清全部债务，吃穿无忧，我估计至少得花十万块，这还是保守估计呢——总之这是对于我而言十分困难的事情。”

“若是您有了这笔钱，您如何支配自己的一生呢？”

“我会租一间房子居住，全心全意教育子女。我已没有什么希望，反正功名前程已到了尽头，我已没有什么用途。”

“无论如何，生活还是十分悠闲的，若是太悠闲就会生出很多坏主意，若是一个人忙于工作就不会如此了。”

“我已经不行了，一无是处，腰酸骨痛，精神不振。”

“活着不干事行吗？活在世上没工作，没有地位可万万不行。不妨看看上帝的职责吧：每一件事情都有自己的目标，都有自己

的责任。就算是一块石头，就连石头也是为让人受益而活着的。人，则是万物之首，悠闲无所贡献，就连天地也不会答应的。”

“我并不是没事可做呀。我可以教育一下我的子女呀。”

“我并不这样认为，谢苗·谢苗乃奇，这比一切都困难。连自己都教育不好的人怎么能让自己的子女受益呢？只有那些以自己的毕生为榜样的人才能培育好子女。但是您的一生可以作为好榜样吗？是让他们学会悠闲去虚度时光，还是让他们学习打牌赌钱？不！还是把孩子交给我教育吧，谢苗·谢苗乃奇：他们只会给您害了。您不妨想想：就是悠闲葬送了你。您必须远离悠闲的生活。无所目标没有牵挂的人怎么能在人世间存活呢？应该有一份责任牵绊他。拿打零工来说吧，他也是在工作呀。虽然他吃一个铜板的面包，但也是因为劳动才得来的，也有工作的价值。”

“其实我也努力试过，阿法纳西依·瓦西里耶维奇，我真的尝试过。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已经老了，没什么能力了。我该如何呢？还得让我去外出工作吗？我已四十五岁了，总不能和那些刚出校门的职员共用一张办公桌吧？而且我不懂受贿，既耽误了别人又毁灭自己的财路。如今官场都在互相勾结，各有自己的天地。说真的，阿法纳西依·瓦西里耶维奇，我想过，尝试过，每一个职位都考虑过，可还是没有理想的，只有进养老院去……”

“其实养老院只为那些刻苦工作过，流过不少汗的人创办的；那些年轻时就无所事事的人只会被拒之门外。而且在养老院也得干活、工作呀，不仅仅是打惠斯特纸牌。谢苗·谢苗诺维奇，”摩拉佐夫盯着他的脸说：“您不仅在骗自己，也在骗我呀。”

摩拉佐夫死死盯住赫罗布耶夫看，后者答不上话来。摩拉佐夫生出同情之心。

“请听我说，谢苗·谢苗诺维奇，如今您还上教堂，还在祈祷。我也知道您不会错过任何一次晨祷和晚祷。尽管您不喜欢早起，但您还是起床了，到教堂祈祷了。清晨四点，别人还没有起

床，您就到教堂祈祷了。”

“阿法纳西依·瓦西里耶维奇，其实这是另一回事。我之所以如此是为了感谢创造万物神明，而不是为了我自己。这又有什么好办法？我认为他对我十分宽宏大量，无论我如何下贱、卑微，他都会包容我，宽恕我，而世上的人只会用脚踢我，即使我最好的朋友也会欺骗我，而且事后还会假惺惺说出卖我是出于善良的目的呢。”

悲伤之情涌上赫罗布耶夫的脸庞。怜悯的泪从老人眼中流出，可是什么也……

“您还是为那位宽宏大量的神明服务吧。他会喜欢勤劳和祈祷的。其实您可以任意做一件事，只是像特地为他就行了，而不是为世人谋利益。举个例子，您在臼里捣水，应该想着这是一切全为他。如此一来，就会有好处了，您已找不到空闲去干坏事，去打牌赌钱，去与酒肉朋友花天酒地，去沉沦庸俗的生活了。唉，谢苗·谢苗诺维奇！请问您认识伊凡·博达贝奇吗？”

“认识的，我十分钦佩他。”

“本来他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商人，拥有五十多万家产。但是每一笔买卖赚钱后他就开始挥霍，直到花光了家产……他让儿子学法国话，让女儿嫁了一个将军。也不再在交易所巷子和小店铺喝茶了，而到一些大饭馆与碰上的朋友天天喝茶。他常常喝茶，最后把钱喝光了。这时，他儿子又遇上了不幸。如今他在我手下当伙计呢。从头开始吧。情况已向好的方面发展了。他又有五十万资本了。不过，他说：‘当了伙计之后，我宁愿当伙计直到我死去了。如今的我身体健康，精神振奋，而以前，肚子越来越大，还患了水肿病。我可不向往以前的日子。’他说，如今他滴茶不沾，每天只吃菜汤和粥，其他的都不喝。说到祈祷，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诚恳。他热心帮助穷人，比我们还热心；有人口头只会说乐意帮助别人，往往心口不一，把自己的钱都挥霍掉了。”

悲伤的赫罗布耶夫陷入了沉思。

他的双手被老人紧紧抓住了。

“若您能知道我多么怜惜您，那可好了，谢苗·谢苗诺维奇！我一直在想您哪。请听我说。有一位不见人面的隐士在修道院里。此人头脑高人一等，——至今没有比此更好的智慧了。他可以出一些主意……我告诉他：我有一位朋友，没有说名字，——他有这些难处。他听了一会儿，打断我的话说：‘上帝的事业最重要，本人的事业只是其次。现在正在修建教堂，但是资金缺乏：应该募捐钱款修理教堂。’说毕关上房门。我思考了半天这是什么意思。看来，他并不愿意出谋献策。接着我去拜访了大祭司。刚走进门，他听了我几句话就说：我是否认识一个可以为教堂募款的委托人；他可以出身贵族，可以出身商人，只要他比别人有教养，能够把这件差事当作对自己魂灵的挽救就行了。我听后呆住了：‘呀！上帝！修行隐士不是在指点谢苗·谢苗诺维奇担任这个职务吗？这个职务十分适合他啊！每当他拿着募款簿从地主的府邸走到农民的小木屋，再从农民的小木屋走到市民的楼房，如此一来，他完全可以了解谁过哪种生活，谁有哪些难处啦。只要他走遍几个省份回来的时候，一定比那些住在城里的人更加了解周围的情况……社会正需要这种人。’公爵大人时常在我面前提起，他希望高价寻找一个不用书本，可以从实情中了解本质的官员，毕竟从文字中根本看不出头绪，和糊涂账没什么两样。”

“您把我的心全搅乱了，不知怎么办才好，阿法纳西依·瓦西里耶维奇，”赫罗布耶夫说道，惊讶地望向他，“我几乎不相信，您对我说了那番话，的确需要一位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的人去干这件事情。我怎能扔下老婆、孩子不管呢？”

“您没有必要担心夫人和孩子。我可以照顾他们，孩子会有好老师。既然您愿意背个布袋为自己乞求布施，还不如为上帝祈祷呢，这岂不更高尚更体面吗？我会给您一辆轻便的带篷马车，不用担心颠簸辛苦：这一切全为您的健康考虑。我还会给您一些钱，利于您在路上做些善事，帮助那些穷困的人。一路上您可以

做个大善人。我相信您不会认错人的，您必定能判断谁配得到这份布施的。您一路走下去，准会十分正确地辨别各种类型的人，知道谁的心里想什么。这比那些官员好多了，他们见了谁都心惊胆跳，躲躲闪闪还得说假话；您可不相同，别人都知道您是为教堂募捐，每个人都十分愿意与您交心的。”

“我明白这是一个好主意，我也十分乐意实现它，即使不完全实现它；但是我总觉得，这件事已超过我的权力范围了。”

“您认为哪些才是您能解决的问题呢？”摩拉佐夫说道，“其实并没有什么是我们能办到的，一切事物都超过了我们的能力。上天不帮助我们，什么也干不成。但是祈祷会产生力量的。一个泅水的人画一个十字，说声：‘上帝，请仁慈地赐予我力量吧，’游啊游，就游到对岸了。我对这件事思考了很久；只把它当做上帝的恩赐。我会为您备好马车；请您立即到大祭司处拿一本募款簿，请他为您祝福，然后上路吧！”

“我同意您的意见，把这件事当做是上帝的恩赐，而不是为自己，”他心道，“请上帝将幸福赐给我吧，”立刻他感到勇气大增，力量倍增。他的头脑也仿佛复苏了，心中涌出一线自己可以脱离困境的曙光。灿烂的前途在向他招手……

这里，让我们暂且放下赫罗布耶夫，来看看乞乞科夫吧。

就在这时，一大堆的状子递进了法院。很多从未听说过的本家亲戚就像闻到肉味道的鸟群般钻了出来，每个人都希望瓜分老婆子死后遗留下来的大批财物。有的状子告乞乞科夫，有的状子控告最后的那份遗嘱全是伪造的，有的状子告第一份的遗嘱也是伪造的，有的状子揭发偷窃行为和隐瞒钱款的罪证。还出现了揭发乞乞科夫收购死魂灵，在海关工作时与人合伙走私的罪证。聪明的人想尽一切办法把旧账翻了出来，把他的历史打听得清清楚楚。至于他们如何把这一切全勘查出来，相信只有老天爷才知道。其中有不少是乞乞科夫以为除了他自己和老天以外没人知道的事情，一切都有确凿的证据。很快，一场好戏将开场了：

法律顾问将一张可信的便条给了乞乞科夫，把这一次只为法官知晓的秘密告诉了他。便条留言："现有要事奉告：本案将引起轩然大波。务必请慎记，切勿惊慌大意。吾将设法应付一切，请镇定。"看了便条，他安心了，说道："他是个天才。"令他更高兴的是，裁缝送了新衣服来。于是，乞乞科夫马上换上纳瓦里火光加硝烟颜色的簇新的燕尾服在镜子前照着。他又换上裤子，合身极了，美得可以入画。呢料合身地贴着身体的每个部分，大腿、小肚腿，全给赋予上更多的弹性。但他从背后系上带扣，肚子就像一只大鼓挺了起来。他便举起衣刷朝肚皮敲了一下道："真是一副蠢样，还好，看起来很有气派！"看起来上装比裤子还要好看：没有一丝皱纹，紧紧包住整个身子，而腰眼处则收成弓字形，他的全部曲线都给显示出来了。乞乞科夫觉得右边胳肢窝有点儿紧，裁缝微笑着说："这样更好看呢。请您绝对放心，做工包您满意，"随后自豪地洋洋自得道："除非在彼得堡，在哪也找不到像我这样的好手艺。"这个来自圣彼得堡的外商招牌明显地写着：来自伦敦和巴黎之外商。他并不是在开玩笑，而是想凭一句话用两座城市堵住其他裁缝的嘴巴。不让别人僭用这些城市，若谁想写，就写上卡尔塞鲁或哥本哈尔① 好了。

满意的乞乞科夫立即付了钱给裁缝。于是只剩下他一个人在屋子里，闲得很的他又在镜子里照起来，像一个演员般对镜欣赏、怀着爱心② 一样。一照下来，他发现自己的一切比以前更美丽了：面颊更可爱粉嫩，下巴颏更迷人圆润，而面颊与洁白的衣领配得刚好，蓝色的锦缎领带和衣领又恰到好处地搭配着。一条条新潮的褶裥和领带在硬胸上别有风彩，华贵的天鹅绒坎肩和硬胸配得正好，纳瓦里硝烟加火光色泽的燕尾服像丝绸般闪闪发亮，和整件衣服正好和谐一致。从左边转身——不错！从右边

---

① 卡尔塞鲁或哥本哈尔：系德国城市卡尔斯鲁厄和丹麦城市哥本哈根之讹意。

② 原文为意大利语：意为顾影自怜。

转身——更好！身材之美，和御前侍从或者咬着舌头说法国话的绅士不相上下，盛怒时那位绅士甚至不用俄语骂人，使用法国方言解除不快呢。这是如此高雅的品味呀！他把头稍微侧向一边，作出一副向一位受过最新最好教育的中年夫人发问的架式：噢，真是一幅绝好的图画。赶快让艺术家把它描绘下来！得意洋洋的他轻轻做了一个类似昂特拉沙[①]的跳跃动作，五屉柜也被震动了，噗的一声掉下一瓶香水；这并没有引起他精神上的丝毫不安；只是习惯地对那只破瓶子骂了一声"傻婆娘"，就又想道："如今应该先去访问谁呢？最好……"这时前厅突然传来一阵阵钉有马刺的皮靴铿锵作响的声音，一位气势如千军万马般全身戎装的宪兵出现了，他说："总督大人传见您，请马上前往，不得有误！"听到此言，乞乞科夫全身颤抖。一个留着短髭的庞然大物出现在他的面前，马尾毛插在肩膀上，一个肩膀系着一条佩刀带，另一个肩膀又是一条佩刀带，腰间挂着一把其大无比的军刀。他忽然觉得另外一边也挂着一件只有鬼才知道的武器。真是一种无以伦比的气概呀。他刚想开口问清楚，那个大怪物却粗暴地说："命令火速前往，不得拖延！"他通过前厅的房门隐约看见门前还有一个大怪物；朝外瞥了一眼，正停着一辆马车呢。还有什么东西可想？他不得不穿上那件纳瓦里火光加硝烟颜色的燕尾服上了马车，一名宪兵押住他，混身颤抖不已的乞乞科夫被押进了总督府。来到前厅，还没有等他完全恢复精神，一名值日官就说道："快去吧！公爵大人正等着您！"匆匆走过前厅，信使正在收取文件包，接着来到大厅，穿过大厅时，他的心一直想："千万别给他抓住呀！要是既不开法庭也不办什么手续就把我弄去西伯利亚，我可惨啦！"他的心跳马上加速，与一个妒火中烧的情人心跳没什么两样。最后，与命运休戚相关的门被打开了，办公室、公文包、文件柜、书籍和面容严肃的公爵大人出现了。

① 昂特拉沙：舞蹈术语，意即双脚相拍的动作。

“魔鬼,魔鬼!”乞乞科夫自忖道,“我的魂灵要被他毁灭了,他会像狼吃小羊一样把我吞进肚子里。”

“我允许您留在本城,本来您得关进大牢里。我原谅了您,您却不知悔改,而是以未曾有人犯过的卑劣无耻的欺诈行为玷污您自己。”气愤不已,公爵说着嘴唇也在猛烈抽动。

“请大人说清楚,您指的卑劣无耻的欺诈行为是什么呢?”心惊胆战的乞乞科夫问道。

“一个女人,”走近乞乞科夫的公爵盯着他的眼睛,说道,“根据您的口授,一个女人留了一份遗嘱,她已被抓起来,而且很快和您对质了。”

乞乞科夫立即觉得光明在他眼睛里黯淡了。

“我有罪,的确有罪。大人,请您听我把整个事情全部说出来。您听后一定会觉得我的罪过没有大到这步田地:一切都是仇人造谣中伤我。大人,请相信我!”

“您身上卑鄙下贱的本性比其他任何一个寡廉鲜耻的骗子捏造歪曲出来的还要多上好几倍。我认为您一生中并没有做过一件诚实的事情。您用极其卑鄙的手段获得每一个戈比,一切都是偷窃和不正当行为的结果,您该为自己的一切行为受到惩罚而充军到西伯利亚去。事已至此,一切不用再说了。今天以后你会被扔到监狱里去,你必须去那里,像凶狠的歹徒和强盗一起等待自己命运的审判。这样对你而言已经很放松了,毕竟你比他们可恶了好几倍;他们是衣衫褴褛的下等人,你却是……”说着公爵用眼光扫了扫纳瓦里火光加硝烟色泽的燕尾服,然后伸手拉了铃绳一下。

“请大人可怜我吧,”乞乞科夫尖叫,“大人饶了我吧。您也是一个好人,并不希望您饶恕我——只要您可怜可怜我家中的老母亲。”

“骗人!”气愤之极的公爵大声喝道,“上一次你也用这个法子,其实你并没有子女和妻子,如今又拿你母亲出来求情吗?”

“大人明察，我的确是个流氓，一个脸皮厚的坏人。”乞乞科夫说道，他的声音……[1]“那时我真的骗了人，我没有子女和妻子；但是老天是知道我的，我一直渴望有个家，可以尽一个人和公民的义务，更希望以此完全得到人和上司的敬意。但是一切都不如意。我不得不用血，大人啊，用血去获取低贱的生存呀。用诱惑和鼓动在这个世上生存……一切都是仇恨，一切都是那些想把我毁灭，夺取我财物的人在作祟。我的一生像一场狂风暴雨，又像在波涛翻滚中的一艘小船，让风浪侵蚀。我是个好人，大人啊，请相信我！”

他的泪水突然一涌而出，他整个身子扑在公爵脚下；不理那身纳瓦里火光加硝烟色泽的燕尾服，不理天鹅绒坎肩、锦缎领带以及做得绝妙的裤子，也不理细心梳理、用最高贵的香水喷洒的头发。

“快滚开，叫士兵把他带走。”公爵对几个进门来的人说。

“大人，大人！”乞乞科夫尖叫道，使劲地用手抱住公爵的皮靴。

公爵全身涌出一股颤抖。

“快滚开，我对您说。”他说完使劲用力想让自己的腿从乞乞科夫的拥抱中脱身。

“若您宽恕我，大人，我不会离开。”乞乞科夫说，手却更用力地死搂住公爵的皮靴。由于皮靴被按在乞乞科夫的胸口，于是公爵的两条腿被那身纳瓦里火光加硝烟颜色的燕尾服拖了好一段距离。

一股难以形容的厌恶出现在公爵面前，叫道，“走开！我让您滚！”此时的公爵就像一个人看到一只丑陋之极却又叫人没胆量去一下踩死的昆虫般恶憎。他猛地一甩腿，乞乞科夫感到他的鼻子、嘴唇和圆乎乎的下巴颏被皮靴狠狠踢了一脚，然而他没有放

---

① 原文句子未完——原注。

开皮靴，而是更用力抱住它。这时两名强壮有力的宪兵一用力，他被拽开了，他的两条胳膊被架着穿过一个个房间拽了出去。他脸色苍白，头昏脑胀，失去了知觉。那种状态就像一个人看到自己已经不可避免对恐怖的死亡时的恐怖光景。

在通往楼梯的门口，摩拉佐夫走过来了。希望的曙光突然出现了。猛地，他用力一挣扎，从两名宪兵手中跳了开去，倒在万分奇怪的老人的脚下。

“我的老天，巴维尔·伊凡诺维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请救救我，他们正要把我扔进监狱，让我去死呢。”这时，宪兵又把他抓起来了，拖住就走，几乎不让他有机会听到对方回话。

于是，我们那位刚刚引起同胞们注意的主人公在刚体验到幸福生活的甜蜜的时候穿着纳瓦里火光加硝烟颜色的高雅的、新上身的燕尾服被扔进这样一间房子：杂物间潮乎乎地，到处长满了霉点，到处散发着守卫士兵们的破皮鞋和包脚布的臭气。房子里有一张还没有涂上油漆的桌子，两把翻倒在地的椅子，一扇钉上铁槛的窗子，一只破旧不堪的炉子，遗憾的是每一条隙缝里冒的不是暖气，只是苍白无力的白烟。乞乞科夫并没有来得及带上必需的东西，仅仅带上那只藏钱的木匣子，或许这笔钱可以用来……无论是字据证件，还是收购死魂灵的文契，全部都被官员们拿去了。他倒在地上，深深的悲伤像一条吸血的蛆虫一样紧紧缠在他的心上。悲伤越来越迅速地侵蚀他那颗原本无忧无虑的心。假如再如此这般地度过悲伤的一天，那么可以肯定乞乞科夫就不能在世上存活了。幸运的是，一只挽救他生命的手抚慰了他的痛苦。牢房的门在一个小时后被打开了，摩拉佐夫老人走了进来。

一个被饥渴折磨，混身披着旅途的黄沙尘土、疲惫不堪、全身软绵绵的行人若被涓涓清泉流入饥渴的喉咙里，——那么他的精神未必可以为之大震，他也不一定为此焕发生机，不幸的乞

乞科夫就是那样。

“您是我的救星！”刚才还沉浸在伤心欲绝悲哀里的乞乞科夫边说边从地上用力跃起，迅速吻了一下摩拉佐夫的手背，而且紧紧把它贴在心口上。“上帝会重重奖赏您的，您挽救了一个好人于困境之中。”泪水不禁涌了出来。

老人则以同情而询问的目光望着他，只问了一句话：“巴维尔·伊凡诺维奇啊，巴维尔·伊凡诺维奇，您到底作了什么错事？”

“我能怎么办？一个可恶的女人把我害惨了。我不知好歹，不知及时抽身。该死的上帝引诱了我，让我越过了人的理性和良性的范围。我犯了罪，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啊。但，无论如何怎么能这样把一个贵族不通过审判没有审问就关进监狱呢？我是一个贵族呀，阿法纳西依·瓦西里耶维奇。为什么不给多些机会回家搞一下我的东西呢？我的全部东西如今可没人管了。阿法纳西依·瓦西里耶维奇，我有一只木匣子，我的全部财产全在里面。这一切全是用汗、用血、用多年的劳动，饱尝艰辛才换来的呀……我可怜的小木匣子呀，阿法纳西依·瓦西里耶维奇。我担心，全部东西都会被偷走的。上帝呀，救救我！”

再也控制不住他心中的悲伤，大哭起来。巨大的哭声穿过厚厚的墙壁，远处也可以听到一两句说话声。他用一只手抓住领口，用力扯下颈脖上的锦缎领带，撕碎了身上那件纳瓦里火光加硝烟颜色的燕尾服。

“巴维尔·伊凡诺维奇啊，您为什么让那些钱财勾住了魂灵啊？您实在不该为了它们而让自己陷入如此尴尬的环境中啊！”

“救救我，大恩人，救救我！”巴维尔·伊凡诺维奇倒在地痛苦地叫道，“公爵大人向来挺器重您的，他会允许您提出的要求的。”

“事实并非如此，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不管我如何想帮您，不管我如何愿意出力。现在您面对的是一个人人平等的法网，并

不只是一个人权力所能面对的呀！”

“上帝是个妖鬼，披着人皮的魔鬼，我可给它害惨了。”

他的头猛地往墙上撞去，一只手则用力在桌上猛捶一下，拳头也流出了血。但是他既不感到脑袋的疼痛，也不觉得这一捶的剧痛。

“请冷静下来，巴维尔·伊凡诺维奇。您必须为自己珍贵的魂灵想一想，如何求得与上帝友好共处，而不是和人友好共处啊。”

“阿法纳西依·瓦西里耶维奇，您可得说说这究竟是什么命运啊。曾经有人，哪怕仅仅一个人，遇上过这种厄运吗？我自己可是满怀耐心，怀着充满血泪的耐心去赚钱的，一切都是吃尽了苦头的。从来我没有像某些人一样吞并过谁的财产，没有挪用公款。我之所以想赚钱，并不只是为自己的利益，更主要是为了祖国。也是为了能好好活下去，留一点产业给下一代。我一直希望有子孙繁衍生息。这是我赚钱的目的。我的确违背了道德，做了坏事，我并不打算为此辩解，可是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我是看到直径不通，走弯路希望更大点的时候才违心走上弯路的。我可是为这一切花了很大力气，耗尽心血了呀。我赚的钱也只是赚有钱人的钱。这与那些无耻之徒是不同的，他们大大咧咧地挪用大笔公款，占用那些贫困人的钱财，无情地从他们的手里夺走最后一个戈比。您说说，我可是多么可怜啊，——每一次胜利就在眼前，就要成功的时候……一场风暴突如其来，整条船不慎撞上暗礁，船身被撞成碎片。我的财产超过三十万，有一幢三层的楼房，两处田庄。哦，阿法纳西依·瓦西里耶维奇，为什么我的命这么惨呢？为什么要我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打击呢？本来我就像风浪中的一艘小船命如苦水，老天干吗不放过我呢？我的耐心、恒心的报酬在哪里呢？这段艰辛的过程中我克服了很多障碍，熬了很多苦。我先后三次重新开始啦；每次失去全部东西之后，我不像别人那样伤心地栽入酒杯，泡在酒馆里，而是努力东山再起，要

知道我的每一个戈比都是呕心沥血的结果呀……虽然别人生来就好运，我却不信命。把每一个戈比当三个戈比使用，依旧不屈不挠，日复一日地努力去赚钱呀。”

他还没有说完话，内心的痛苦使他忍受不住又倒在椅子上，呼呼大哭起来。乞乞科夫扯下被撕成碎条挂在身上的燕尾服后襟，用力把它抛到一边，两只手死死蹂躏着头发，以前他从不让头发受苦，如今却狠狠地扯它们，希望以皮肉的痛楚弥补内心无法驱赶的伤痛。

摩拉佐夫看着他生平第一次见到的不同寻常的悲痛，只能默默无语坐在那里。前不久还像上层名流或将军一般风度翩翩，谈吐文雅的乞乞科夫，如今却成了不幸的狂人：头发乱蓬蓬，模样很糟糕，燕尾服被撕碎了，裤子被撕破了。气忿不已的他只有捏着直冒鲜血的拳头，口里喃喃不绝地痛骂那些为难他的人。

“巴维尔·伊凡诺维奇啊，巴维尔·伊凡诺维奇。若是您能够努力而耐心的为自己美好的目的奋斗，您一定会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人。那么您的好事数也数不清了。假若在充满真善美的人间，有人像您赚钱财般狠下功夫，有人像您那样抛弃自尊心，放弃功名，对自己利益不甚顾及地为人类造福，我们的人间将会一片欣欣向荣！巴维尔·伊凡诺维奇啊，巴维尔·伊凡诺维奇，遗憾的不是您在别人面前有罪，而是在自己面前有罪——您实在愧对老天赐予您的聪明才华和充沛精力。您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最后却埋没了自己的才能，毁灭了您自己的前途。”

其实心灵并没有秘密。无论一个人如何脱离正轨误入歧途，无论如何失去理智冷酷无情，也无论他如何深陷堕落的生活。但是，若他用善良本性，用他已被自己抹杀的善良去改造他，相信他迷途的内心会自主地动摇起来，他迷失的心灵会重新找到方向。

“阿法纳西依·瓦西里耶维奇，”可怜巴巴的乞乞科夫用双

手抓住他的双手，“噢，假如我能够被放出去，并且归还我的一切财产，一切都会好了。我向您发誓，以后我会过另一种新生活。请救救我，恩人，救我！”

“我又能帮您什么呢？我只有与法律作对才能救您。若我真的肯那样，公爵还是会依法办事，——他一定不会允许亵渎法律的行为。”

“您有足够的能力办好这件事，恩人。我并不害怕法律，我能在法律面前找到出路。而如今，我无缘无故被扔进监狱，像一条无辜的小狗那样被宰割，还有我的小木匣子、财产、契约……请务必救救我！”抱住老人的双腿，他的泪水沫湿了老人的袜子。

“巴维尔·伊凡诺维奇啊，巴维尔·伊凡诺维奇，”摩拉佐夫老人边摇头边说，“您怎么会被金钱蒙住双眼呢？您怎么能够为了它而出卖自己可悲的魂灵呢？”

“我当然会想到我的魂灵，但是，现在请务必救救我。”

“巴维尔·伊凡诺维奇，”摩拉佐夫老人说到这里停住了……“您该明白，救您是我的权力范围之外的事。不过您放心，我会尽力而为，争取让您获释。我并不敢保证可以成功，但我还是会全力为您的。若成功了，巴维尔·伊凡诺维奇，我要您一件酬劳：您必须将那些发财致富的欲念抛置于九霄云外。说真的，我的家产比您的多，万一失去它们，我不会流眼泪。重要的并不是没收我手中的财产，而是坚持那种不偷盗、不剥削的精神。您自己把自己比作风浪中的孤舟，相信在人世间的阅历十分多，而且您的财产足够您下半辈子吃穿了。您可以搬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居住，尽量靠近教堂和善良纯朴的人，尽量与人为善。要是您丢不开留下后代的强烈愿望，您可以娶一个不甚富裕，却心地善良的，乐于过简单生活的姑娘。忘掉这个庸俗喧哗的世界和一切无聊的生活吧。也让世界忘记您吧。您在那里不会安宁的。您也知道这是个处处充满居心叵测的、诲淫诲盗的和违背信用的人。”

“我保证听您的话。本来我就打算安分守己地过日子，经营农庄，过简朴的生活。不幸却被恶魔迷了心窍，脱离了正道，一切都是撒旦、恶魔、妖孽作的怪。”

一种从未尝试过的、陌生的、他也说不清楚的感情，一齐涌上他的心头。有一种遥远的，一种被僵硬严肃的教诲，冷漠而无生气的童年，荒凉寂寥的老家，缺少家庭欢乐的孤独，贫穷和早期人生的匮乏的印象，夭折在童心中所窒息的东西，快要苏醒了。在他的身上，那些被污浊的，被盖满冰雪的窗户向他投射的阴森冷酷的目光所压抑的东西，正想冲出来飞向自由自在的天地。他呻吟了一声，他用双手遮住脸颊，悲伤地说：“您说得很对。”

“毕竟是不合法的基础，就连人情世故，丰富的阅历也帮不了您。假若有了这些，加上一个合法的基础，就会出现另一个状况了……唉，巴维尔·伊凡诺维奇，干吗自毁前程呢？快醒来吧：现在悔改还来得及。”

“晚了，一切已经晚了，”他呻吟着，摩拉佐夫听到这声音差点心碎了。“我明白自己错了，走了歪道，我离正道太远了，一切已回不了头。其实我受的是不正当的教育。父亲用一些劝善之言训导我，他还打我，让我摹写大堆的道德诫条。他却让我看见他偷窃邻居木材的丑事，甚至让我帮忙。当着我的面他还弄出一场天理难容的官司：勾引一个他所监护的孤女。榜样向来比教条更有说服力。如今的我可是精明极了。阿法纳西依·瓦西里耶维奇，我过着不甚体面的生活，但对于罪恶并不讨厌：本性已经麻木不仁了。对善并不热爱，没有乐于行善的良好心愿，这种心愿慢慢变为本性，成为习惯。我没有像求财般强烈的乐于为善而不断追求的渴望，说真的——我没有那个能力呀。”

老人同情地看着他，叹了一口气。

“您的毅力和耐心一样多，巴维尔·伊凡诺维奇。病人都明白药是苦的，但为了恢复健康，还得去服用它。您缺少对善的

爱,——不妨强迫自己去做善事吧,即使没有对他的爱。这样的话,您的行为比那些出于爱心而行善的人来说更值得赞扬。您只要强迫自己多干几回,——您的爱心会被培养出来的。您该相信,有志者事竟成。古人有话:‘天国是努力进入的[①]。’困难逼近您时,只要一步步向它走去,一步步面对它,一步步解决它,才能取得成功。唉,巴维尔·伊凡诺维奇,您有很多别人没有的力量,坚韧不拔的耐心——您就没有决心跨过重重障碍吗?我相信您可以成为一个勇士,因为现在有毅力的人太少了,很多人都是孱弱无能的。”

很明显,这席话说透了乞乞科夫的心理,重重地震撼了他心底那根贪慕虚荣的神经。一种不是决心,就是坚决的,类似决心的东西在他的眼中闪烁了一下。

“阿法纳西依·瓦西里耶维奇,”他肯定地说,“若是您替我求情,把我放了,让我有机会带上一些财物离开这里,我发誓会过另一种生活:我会买下一座田庄当地主,我不会为自己,而是为救济贫民积累钱财,用自己全部的力量去热心行善,把自己、城市里花天酒地的日子忘掉,过一种简单纯朴的生活。

“希望上帝保佑您,让您此志不忘,”老人快乐地接口道,“我会尽我的全力让公爵把您释放。能否成功,只有上帝知晓了。但是我相信您的命运会好转的。哦,我的上帝!拥抱我吧,也允许我拥抱您。真的,您让我快乐!好的,希望上帝保佑您,我马上去向公爵求情。”

屋子里只剩乞乞科夫了。

他的本性大受震动,变得柔软了。即使是最坚硬、最耐火耐燃的白金金属,也会有融化的时候:熔炉里火力旺盛,风箱猛吹,由炉火发出的难以忍受的热气冲到炉口的时候,再顽固的金属也会慢慢变白,化为液体。就算是一个最坚强的硬汉子,跌进苦

---

①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难的熔炉时，灼热难熬的烈火烧炙他坚强的性格时，再硬的汉子也会动摇的。

“我的心灵麻木，反应迟钝，但是我已竭尽全力了，让别人明白一切；我品德卑鄙，一事无成，但是我已尽全力让别人走上正道了；我是个坏的基督徒，但是我已尽全力不去引诱别人。我会到乡村里汗流浃背地劳动，诚诚恳恳地经营田庄，给别人留个好印象。究竟怎么一回事，好像我已成为废物似的。我有经营田庄的精明才干；我节俭、机智聪明、头脑冷静，而且有恒心。只要下定决心，一切好办！”

乞乞科夫想着这些，凭着他半梦半醒的机智，已经领悟了很多。本性在警告他，朦朦胧胧之间他觉得人活在世上必须履行这样一种责任：无论在任何地方，任何角落，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发生什么样的动荡不安和令人眼花的变迁。这时，一种热爱劳动的生活，一种远离都市的繁华，断绝人由于忘了劳动，乐于安逸而萌生的欲念的生活，在他面前闪现强烈的魅力，他已经忘掉了自己目前处境的不快，甚至为这惨重的教训对天意感激万分。若是人家释放他出狱，发还一部分财物……这时污秽脏乱的杂物间的单扇房门被打开了，一个官员身份的人走了进来，他叫萨莫斯维司托夫。他的相貌剽悍，肩膀宽阔厚实，拥有一双秀腿。别人认为，他是一个纵酒作乐的好伙伴，也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坏家伙。这个人有足够的能力在战争年代创造出奇迹。可以派他去穿越一个难以通行的危险地段，可以命令他在敌人的鼻子底下窃取大炮，这才能让他大显身手。遗憾的是，还没来得及让他进入一个正派人的战争环境，他便用尽各种法子为非作歹了。一切都不可预料。他有一套十分奇怪的信念和原则：他不出卖伙伴，义气十足，什么事情保证说到做到。对于他的顶头上司则把他看作和敌军对垒的炮弹一样，充分利用每一个薄弱环节，每一个弱点或任一个防备不严处，攻击过去……

“您的遭遇我们全听说了，”看见严严实实地关上身后的门，

他说，“不用担心，没事的，一切都会弥补过来的。不久我们又会为您效劳，做您忠实的仆人。给大伙的酬劳总共三万卢布，不会添一个子儿。”

“此话当真？”乞乞科夫尖叫，“我可以判成无罪吗？”

“当然可以，您的损失还会得到补偿呢。”

“那么，酬劳方面……

“我所说的三万已经包括了一切——给这儿的人的，给总督府里的人的，甚至还有给秘书的。”

“很抱歉，我根本无力偿还。我的全部财产只有一只木匣子，其他的一切都给抄封收管了。”

“一个小时后您会收到一切的。让我们拍掌为定，如何？”

伸出手的乞乞科夫心怦怦乱跳，他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我们都认识的一个朋友托我传话给您，千万要冷静、要镇定。再会啦。”

乞乞科夫想道：“那一定是法律顾问。”

于是萨莫斯司托夫走了。只留下乞乞科夫一个人，他还不大相信他的话呢。一个小时后，有人把小木匣、字据和钱款送来了——一切都被十分完整地保存着。这一切都是萨莫斯维司托夫帮的忙，他凭着卒头的身份走了一圈，臭骂了值班的哨兵一顿，说他们太大意了，又加了几名士兵加强防守，他则取走了小木匣子，以及那些可能让乞乞科夫名誉扫地的字据；他把全部的东西包扎好，让一名士兵装作送夜间睡觉的必用品那样，送去给乞乞科夫。于是，乞乞科夫不但收到了契约，还收到了为遮盖他高贵身体不可缺少一切温暖的用品。他对于迅速地送东西行为感到十分兴奋。一股强烈的希望诞生了，他已开始梦想一些十分诱人的玩意儿：在夜里听戏，追求美貌的舞娘。他已远离了乡村和恬静的生活，进入了都市和热闹的新世界。这就是生活！

正在这时，一件规模宏大没有穷尽的案件正在各级法院积极进行着。录事的鹅毛笔不停地写着，一个个聪明机智的脑袋不

时闻着鼻烟提精神，努力工作之余像艺术家一样欣赏那些弯弯扭扭的字。法律顾问就像一位隐身的魔法师，操纵整台机器。还没让人清醒过来，所有人都被搅进五里雾中，混乱越来越多。萨莫斯维司托夫以从未试过的勇敢干出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他打听到那个被关押的女人的地方，就立刻找到那里，一副长官的模样闯了进去，哨兵见了他后恭敬地敬礼，腰板则挺得直直的。“今天早上你就在这里站岗了吗？”“早上就开始了，长官。”“还有多少时间就离岗？”“长官，三个钟头。”“我会派你去办点事。我会关照警官，让别人顶替你。”“好的，长官。”言毕他上车回了家。为了避免别人参与此事，把事情办理天衣无缝，他把自己打扮成宪兵：两撇小胡髭和满脸连鬓的大胡子——鬼也认不出他来。他来到关押乞乞科夫的房子，提走了已落网的那个女人，把她交给两个精明灵巧的年轻官员。自己则翘起两撇小胡髭，面露凶色拿着枪来到哨兵面前，说：“你走吧，队长让我来替你站完这一班岗。”换了岗，他就扛着枪站在那里。等的只是机会。这时，在关押原来那个女人的地方，一个不知来自何方，有何企图的女人出现了。原来的那一个则被人神不知鬼不觉地藏起来了，就连事后也没有人知道她在哪里了。萨莫斯维司托夫以军人身份摆弄一切的时候，法律顾问正在非军事领域里大显神威呢：他让人告诉省长，检察长写密信告发了他；又告诉宪兵大队长，一个身份神秘隐晦的官员正写密信告发他；又让那个身份神秘莫测的官员相信，另一个更神秘的官员正在告发他呢；所有的官员都被他弄得失魂落魄，最后大家都来求他出主意。一个奇怪的局面出现了：层层叠叠的告密信积成一大堆，一桩桩从未曝光的奇案大白于天下，甚至揭出很多莫须有的案件来。于是，每一个人都被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查清的工作：谁有非法的私生子，是什么出身，本人的身份如何，谁在外面有姘妇，谁的老婆与谁吊膀子。所有丑闻、欺骗和五花八门的事情都和乞乞科夫的案情，以及死魂灵纠缠在一起。谁也弄不清楚，这两件事情中哪件更荒唐：两者不相

上下。这位聪明精干、头脑敏捷的官员,本来应该写一份摘要,如今却理不出一个头绪,他快发疯了。这时,公爵正在操心很多事情,而且一件比一件让人心烦意乱。省里的部分地区大闹饥荒,而派去发放救济粮食的官员把事情弄糟了。另外一部地区里,分裂派教徒正在胡作非为。他们中间正散布着流言:出了一个反基督徒,他不让死人安息,甚至大肆购买死魂灵。他们一边假惺惺忏悔,另一边则作孽,打着捉拿反基督教徒的幌子揍死很多非反基督的人。在另一个地方,庄稼汉暴动风起云涌,大肆反抗地主和县警察局长。他们中间也流传着流浪汉传播的流言:庄稼汉做地主的时候到了,他们应该穿上燕尾服做地主,地主则应该换上粗布大褂去当庄稼汉。这个县也不思量一番,如此一来地主和县警察局长岂不全乱套了吗?大家拒绝上交任何赋税。对此必须采取一些强硬的手段。可怜的公爵陷入十分沮丧的境地。这时,听差来报,有专卖商前来求见。"那么请他进来吧,"公爵说。老人推门走了进来。

"请您看看那个乞乞科夫。以前您尽替他说好话,维护他。如今他却干出比最下贱的小偷还卑鄙的丑事来,给抓起来了。"

"请允许我向您禀告,大人,我并不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伪造遗嘱,还有……太多了,应该拉出去示众鞭笞惩罚一顿才对。"

"我向您申辩并不是为了乞乞科夫。只是想知道,事情没有证实,没有审问,为何就草草下结论了?"

"那个假死的女人已被抓起来了,我有人证在手。我也乐意当着您的面重新审问一下她呢。"拉了一下铃,公爵吩咐带那个女人来。

摩拉佐夫不作声了。

"这是件十分可耻的事情,让我们大失颜面。本城的高级官员都被扯了进来,省长本人也是其中一人。真是不应该,他和小

偷和流氓蛇鼠一窝为非作歹。”公爵激动的说。

“您也该明白，省长是继承人，拥有提出要求的权利。而那些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亲戚，目的只是沾光赚点钱。都怪这个死去的富孀没有明智地立下遗嘱……”

“那又有什么理由干那些卑鄙下流的事情呢？简直是一群无用的东西！”满腔愤怒的公爵说，“我的手下全是一群卑劣无用的小人。”

“我们中间又有谁是完美无缺的呢？大人，本城的官员也是人，他们各有长处，有不少人很会办事，但也避免了什么罪过。”

“请听我说，阿法纳西依·瓦西里耶维奇，我本来以为您是个正人君子，为什么现在又热心维护那个卑劣无耻的小人呢？”

“大人，”摩拉佐夫说道，“就算您称他为卑劣无耻的小人，他也是个人。为什么不保护呢？要知道，正是愚昧无知导致了他的恶行。而且我们的每一步都存在不少不公正，其中不少是存心去做的。可以说，每一分钟我们都可以促成他人不幸的祸因。就连大人您也做出过不公正的事情呀。”

“您为什么这样说？”公爵听到这些不甚称心的话语，大为吃惊，大声责问道。

摩拉佐夫停住口，沉思了一会儿，像是琢磨什么，最后开口道：

“那么拿杰尔卡尼科夫的案子来说吧。”

“您该明白，阿法纳西依·瓦西里耶维奇，这是叛国投敌的罪行啊。”

“其实我不想为他求情。但我认为不应该把一个涉世未深而受别人引诱迷途的年轻人和一名主犯同罪论处，并不合理公平。虽然杰尔卡尼科夫的罪名与恶棍沃龙诺依的相同，但他们的罪行并不相等呀。”

“看在上帝的面上，请告诉我，”激动疑惑的公爵问，“这件案件您究竟知道多少事情？请对我直言。其实前不久我还上书彼

得堡，要求对他放宽政策呢。”

“大人，我之所以提到这一件案子，并不因为我知道很多您不甚明白的事情。他自己的确有一些优势，但他未必会利用它们，这样的话会连累另一个人。如今我想的是，当时您是否太匆忙了？大人，本人才疏学浅，这只是本人的一点拙见。您向来要求我直言不讳。我还在衙门工作的时候，手下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职员，既有好的又有坏的。其实对一个人以往的经历也该了解，不对一切事情深思熟虑，第一次见面就大加呵斥，你只能吓倒他，却不一定能够让他坦诚认错；若是您像对兄弟一样和他细细聊天，他会把一切全盘托出。既不要求宽容，也不对谁怀有敌意，毕竟他明白，是法律惩治他，不是我。”

公爵陷入了沉思。这时，一个拿着公文包的年轻官员走了进来，恭恭敬敬在门口停住脚步。忧虑和辛劳都在他年轻鲜润的脸上留下痕迹。可见他很适合担当这个专员的职务。这是少数官员的一个，con amore 在办理公事。他并不热衷功名利禄，也不存有效尤之心，他之所以呆在这里，是深信自己的位置在这里，而不是其他地方供职。他的职责是调查极其复杂的疑案，一步步剖析，掌握全部线索，阐述清楚案情。若是案情被他弄清楚，隐秘关节全曝光出来，他有能力简明扼要、清晰地描述案情的来龙去脉，让每一个人一目了然。那么他的失眠之夜，他的辛苦和努力，便有了丰厚的补偿。就算一个茅塞顿开的学生读通了一句极其生涩的句子，领悟伟大作家思想真谛的时候，学生的兴奋劲儿也比不上他解决一件最复杂案件的所有疑团的高兴劲儿。可是……①

“……② 必须在饥荒的地区分发赈灾粮，我比官员们更了解这些地区；哪些人缺什么，我可以亲自了解的。若大人您允许，我

① 以下原稿有大段遗漏。——原注。
② 原文中缺少此句开头。——原注。

会找那些分裂派教徒谈一谈。他们乐于与我们这种人以及老百姓交谈。上帝保佑，也许我可以从中协调，心平气和地和他们了结一切难题。这些官员们可办不到：他们为了此事只会文书往来，把自己埋进文书堆里。最后双眼只会盯住文书，不管正事了。我决不会收您的钱，在这个饿殍遍野的特殊时期，存在赚钱的念头十分可耻。请放心，我有充足的粮食贮备着；刚刚我就拨了一批给西伯利亚，不必担心，明年夏季会有新的粮食运来补足的。”

“只有上帝才能够报答您这样大力的效劳，阿法纳西依·瓦西里耶维奇。我不想对您说那些客套的话语，任何言语都不能表达我的心意……不过，请允许我对您提出的请求说一句话。您说，对于这件事件我有没有过问的权利！若是饶恕了那些卑劣无耻的人，对我而言是公允，还是正直呢？”

“大人，您不该那样描述他们，况且也有不少品德良好的人在里面。要知道，每个人的处境总是十分复杂的，大人。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情况，若你站在一个满是过错的人的立场想一想，也许会发现这些过错起源不是他呢。”

“要是我不抓他们治罪，他们会说什么呢？他们当中会有人更加嚣张，甚至说制服了我。以后他们不会再尊重我了。”

“请允许我给您拿个主意，大人。您可以把他们全部召集起来，让他们知道一切您都了解，而且可以像刚才说的那样，干脆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他们，然后让他们站在您的立场上替您拿一些主意，到时再选择一个称心如意的好了。”

“您认为，崇高神圣的情操他们会接受。但事实正好相反，它和尔虞我诈、图谋不轨一样让他们难以理解。您该相信，他们会为此笑话我的。”

“我并不这样认为，大人。俄罗斯人的感觉，就算是品德最卑劣的俄罗斯人的感觉，都是公平合理的。除非他是犹太人而非俄罗斯人。大人，您没必要隐瞒什么，就像刚才和我说的那样，直言告诉他们。您也许不知道，他们正在诽谤您，说您是个贪图虚荣，

刚愎自用的人，听不进别人的一言半语，只会相信自己。那么，您更应该让他们知道事情的始末，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您还有什么顾虑呢？您向来做事光明磊落，不用担心什么。要不就当做不是对他们讲话，而是对上帝忏悔一样好了。”

“我会慎重考虑这一点的，阿法纳西依·瓦西里耶维奇。”公爵思考着说，“我还是十分感激您的那些忠告的。”

“大人，那请您下令释放乞乞科夫吧。”

“那么您去对乞乞科夫说吧，让他快点滚开吧，滚得越远越好。这辈子我不会饶恕他的。”

摩拉佐夫鞠躬道别后，直接从公爵府赶到乞乞科夫那里去了。这时的乞乞科夫情绪已趋稳定，可以安心地吃午餐。这些饭菜都十分精细，由一个十分讲究的厨房用的陶瓷手提盒盛放着送给他的。刚说了几句话，老人发觉乞乞科夫可能与一个诡辩有术的官员交谈过了，他还觉得圆滑老练的法律顾问一定从中做了手脚。

“请听我说，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他说道，“有好消息告诉您：您自由了！条件是您马上离开这个城市。赶快收拾您的全部行李吧，不要耽搁一分钟了，希望老天保佑您，一路平安吧，事情越来越糟了。我觉得有一个人在教唆您；我偷偷告诉您，一件更重要的案子正在调查，以后不管多大的力量都救不了那个罪犯。他自己喜欢拖人下水，若是拖出其他的人，就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行，事情也可以了结了。刚刚我离去时，您的心情还很平静，比现在平静多了。如今我认真地劝告您。说实在的，最重要的并不是人们争吵不休以致相互残杀的财物。如果不想一想另外一个世界上的生活，又怎能真正感觉到这尘世的种种欢乐呢？请相信我吧，巴维尔·伊凡诺维奇，若是每个人因为贪恋尘世间的利益而相互争夺身外之物，不管心灵的维护，那么人世间的一切财富也将失去它的美丽了。到了那时，恐怕天下饥民一片，贫困交迫了。普通的老百姓将受苦受难，每一个人都在劫难逃……一切都十

分清楚。无论您如何认为，肉体总是归属于魂灵的。于是才有世道的公平合理。您不要再想那些死魂灵了，好好想想您自己的活魂灵吧。我希望您以后走上自新的道路。明天早上我将出门，您要赶快收拾东西。否则我走了您会遭殃的。”

老人说完之后就走了。乞乞科夫又陷入了沉思。如今新的生活对他而言变得十分重要了。“摩拉佐夫说得很多！”他说道，“现在是我改过自新的时候了。”言毕他出了牢门。一名哨兵捧着小木匣子跟在他身后，另一名则挟着床垫和内衣。见到老爷被释放出来，谢里方和彼得卢什卡都十分高兴。

“现在好了，亲爱的伙计，”乞乞科夫亲切地说道，“赶快收拾行李，该动身走了。”

“巴维尔·伊凡诺维奇，我们走吧，”谢里方说道，“雪下得很厚，路会很好走的。我还真想离开这个城市，它让人腻透了，我不想再呆在这儿了。”

“马上找车匠来吧，让他给马车装上滑木[①]。”乞乞科夫说道。他自己则进城了，尽管他没有决定上哪家府邸辞行。在一番波折后，他的丑闻已经街知巷闻了，他自然十分难过。他避免遇见熟人，只是偷偷找到那位卖给他纳瓦里火光加硝烟颜色呢料的商人，又剪了四尺料子重做燕尾服和裤子，然后又找到上回那个裁缝。虽然裁缝开了两倍价钱，但乞乞科夫还是狠心答应了。铺子里的全班人员马上在烛光下用针、用熨斗、用牙齿熬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果然把燕尾服做好了，尽管晚了一点。马匹已准确妥当。乞乞科夫还是试穿了燕尾服，衣服和上回那套一样贴身极了。遗憾的是他发现有一块光秃秃的地方在头顶上方，伤心之极的他说：“当时真不应该那样痛苦，更不应该扯我自己的头发。”付了款给裁缝之后，他上了车离开了城市。这时他的心境五味杂陈，今日的他已不是先前的他了。先前的乞乞科夫的内心就像一

① 滑木：一种便于马车在雪地中行驶装置，形似雪橇上的滑木。

座拆毁的建筑物，之所以想拆除它，是打算建一座新的；然而如今建筑师没有交出设计定稿，工程还没有开工，工人只有干等了。在他离开前一个小时，摩拉佐夫和博塔贝奇乘一辆席篷马车走了；而在乞乞科夫离开后一个小时，公爵以将前往彼得堡为由召见了全体官员。

于是全城大大小小的官员，上自省长下至九品文官全都来到了总督府宽敞的大厅。既有各个厅、各个职务的主管，也有品衔不齐的文职官员，有受贿和不受贿的官员，有昧着良心干坏事的官员，有半昧良心好坏各半的官员，也有善良正派的官员，还有基斯罗耶陀夫，克拉斯诺诺索夫，萨莫斯维司托夫，——每个人既激动也不安地等待着总督。走进大厅的公爵脸色阴沉，目光和步履坚定不移。每个到会的官员一见到公爵都恭恭敬敬的一躬到地。公爵弯腰答礼之后，开口说：

"在我将前往彼得堡的时候，我打算和你们见一次面。首先解释一下召见的原因吧。前不久这里发生了一桩引人瞩目的案件。也许在场中有不少人知道是哪件事。这一个案件又引发了另一件案件，情节甚至比前者更恶劣，而且涉及到一些我向来认为正直可信的人。除此之外，我还知道有人心怀不轨，企图搞乱子，想阻碍破案的效率。不过现在我已经知道准是主谋，谁是幕后操纵者……[1] 即使他十分巧妙地掩盖了自己的行动。现在我决定破例，不根据材料进行审讯，而像战争时期的军事法庭一样，采用快刀斩乱麻的审判方式。我希望在向沙皇汇报一切案情之后皇上赐予我这项权利。虽然不依照民法办案，但由于案情重大，又有人提供大量不切实际、歪曲事实的告密信，使本来已经复杂的案情更加复杂。鉴于这些情况，我认为军事法庭是惟一可采用的方法。召集各位来，是想听听诸位的意见！"

公爵说完后停了一下，在等候答复。每个人都低头垂手而

① 原稿句子未完。——原注。

立，双眼盯着地面。很多人脸色变白了。

“这里还有一桩案件，作案人自以为可以瞒天过海。我却十分清楚。不必依照案卷材料查办此案了，我本人将作为原告和申诉人，我会拿出确凿的证据来。”

官员中有人抖了一下，稍微胆小的几个则局促不安起来。

“很明显，对于那些主谋分子应该剥夺官衔，没收财产，其他的则革职处分。也许会牵涉到很多无辜的人，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个案件太卑鄙了，一定得公正执法。我知道也许不足使每个人引以为诫，毕竟会有人接替被斥逐者的职位。正直公正的贤者也许会变质，被信用的新人也许会犯失节的过错。虽然会出现以上种种情况，但我还是坚持公正执法，这是国家法律的规定。我也知道有人在斥责我，说我施行苛政政策。那些斥责我的人还将……他们必会斥责……所以，我只有将国家法律作为惟一的工具，把它作为罪犯头上的一把利斧。”

一阵巨大的战栗不由自主地涌上每个人的脸上。

公爵倒很平静。他的脸上没有激动，也没有暴怒。

“如今我的手中虽然掌握着许多人的命运，但我不会为任何请求所动心的。如今我有求于你们诸位。要是你们实现了我的请求，我会亲自在皇上面前为你们祈求开恩的；可以把前事一笔勾销，宽大处理。我的请求如下：我知道无论什么手段、什么威胁、什么惩罚，都不能拯救正义，不义的根枝太牢固了，收取贿赂这种卑鄙的行为对于那些本性并不卑劣的人而言已成为习以为常、天经地义的事情了。许多人已经深深陷进去，无法自拔了。而现在，我们在祖国危难的时候，必须挺身而出拯救自己的祖国。每一个公民应该牺牲自己的一切利益，忍辱负重挽救国难。我在此呼吁，若是您的胸膛还跳动着一颗俄罗斯的心，就可能或多或少地理解崇高这一字眼。如今我们没有必要谈论谁的过失更大。或者，我犯的错误比别人都多；或者，我对你们太苛刻；或者，太多的猜疑让我疏远了你们中间一些真心想帮助我的人。但若他

们真心实意热爱祖国这片大地上的善良与美好，他们就不该对我傲慢的态度耿耿于怀，而应该控制自己的自尊心，降低自己的人格。我自己完全可以发现他们的自我牺牲和对善的热爱，我也可以听从他们有益和明智的劝告。我始终认为是下属去适应上司的脾性，而不应该上司迁就下属的脾性。这样才能更合理更容易一些，毕竟全部下属只能有一个上司，而一个上司也许有成百上千名下属。不过我们已没有讨论谁的过失更大的必要了。更重要的是我们肩负拯救祖国的重大任务，现在的国土已日益减少，敌人不是二十种外族语言[①] 那些人，而是我们自己；其实在合法的统治之外，另外一种统治势力日益形成，而且比其他任何势力都强大。它有自己的条件，给一切都定了价格，而这些价格则是人所共知、街知巷闻的。任何一位国王都没有办法纠正这种邪恶的风气，即使他比天下所有的君主更贤明，即使他设立了监察专员全力控制品格恶劣的官吏的行动，一切还是无济于事。假如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还不觉悟，觉得自己应该像起义年代时人民武装反抗外敌一样，奋力与邪恶斗争，一切还是没有用的。我是俄罗斯人，与你们情同手足、心心相印，在这里我向你们疾呼，我向你们当中思想高尚或者有所理解的有识之士呼吁。我请你们谨记每个人在每个职位上必定肩负的责任，也请谨记你们对自己的责任，在尘世中应尽的义务。郑重地考虑一下，毕竟在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全部的印象越来越模糊，我们凑凑合合……[②]”

---

① 二十种外族语言：指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军队，这支军队由各种民族所组成。

② 原稿到此中断。——原注。